游戏小说十年

幻想之卷



最终幻想VII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VII

地狱犬的挽歌 最终幻想VII

最终幻想X

最终幻想XII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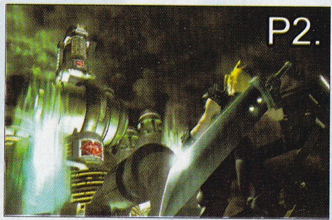


《游戏机实用技术》十周年纪念系列丛书

游戏小说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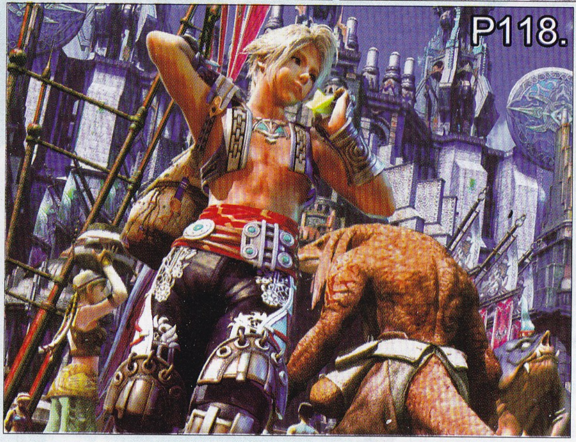
幻想之卷

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社 编著　　责任编辑 李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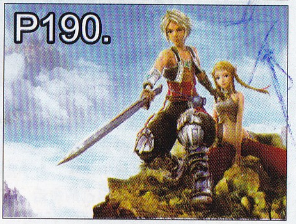












Contents

最终幻想Ⅶ 002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018

地狱犬的挽歌 最终幻想Ⅶ 054

最终幻想Ⅹ 072

最终幻想Ⅻ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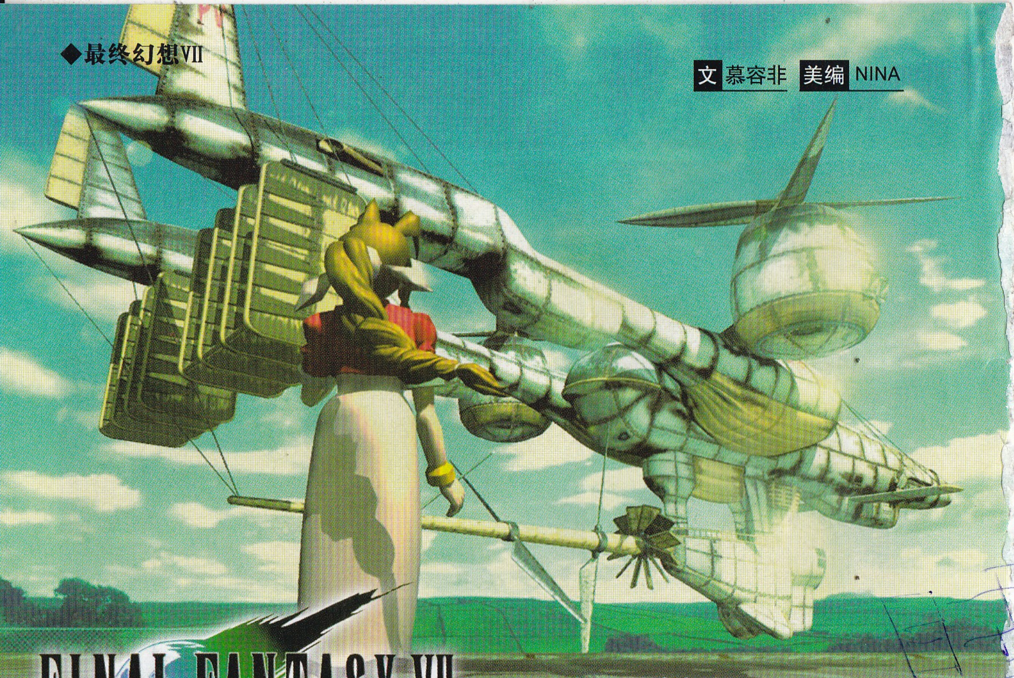
最终幻想Ⅻ 亡灵之翼 190

FF系列名场面赏析 214

健康游戏忠告

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注意自我保护，谨防受骗上当，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合理安排时间，享受健康生活

文 慕容非 美编 NINA



FINAL FANTASY V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VII

最终幻想VII			
游戏原名	Final Fantasy VII		
机种	PS	发售日	1997年1月31日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人物介绍



克劳德 Cloud

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自卑，小时候和蒂珐是青梅竹马。像很多男孩一样，克劳德憧憬强大的力量，将传说中的战士萨菲罗斯视为自己的偶像，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变强并保护蒂珐，为了实现理想他参加了神罗的军队，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蒂珐 Tifa

反神罗组织"雪崩"的成员，是克劳德的青梅竹马，惟一了解他真实过去的人。个性坚强而不失温柔，性格沉稳，对感情的问题非常内敛害羞。



艾莉斯 Aerith

虽说是贫民街的卖花少女，其实却是星球上惟一仅存的古代种。背负着沉重宿命的她始终保持着开朗的性格，与克劳德相遇后更是主动出击。



巴瑞特 Barett

反神罗组织"雪崩"的现任领袖，他的脾气很暴躁，但是在义女的面前却非常温柔，由于神罗的缘故，他的家乡一度遭到毁灭，亲友也死去，这是他决定与神罗作对的原因。



赤红十三 Red XIII

赤红十三是被称为星球的守护神的圣兽一族的成员，它会说人类的语言，并拥有高智慧且十分长寿。它的真名是拿拿基，赤红十三是宝条博士为了研究方便而起的名字。



尤菲 Tuffie

五台出身的女忍者，性格非常活泼可爱(也很狡猾)，为了拯救五台被神罗所统治的危机，她开始了旅行并成为魔石猎人，想要收集更多的魔石来复兴自己的故乡。



文森特 Vincent

原神罗塔克斯成员，曾是萨菲罗斯母亲露克西娅的恋人，他在亲眼目睹露克西娅被宝条用作人体实验后，自己也被宝条改造了身体，从此在神罗别墅地下室沉睡，直到克劳德找到了他。



萨菲罗斯 Sephiroth

传说中最强的战士，被人们称为英雄，不过在一次任务中，萨菲罗斯意外发现自己原来是杰诺瓦计划的产物，开始憎恨人类，并计划着将本来属于古代种的星球从人类手中夺回来。

人类是否知道生命是什么？

每当我们抬头注视夜空中浩繁的星星，都会感到一种奇异的渺小。对于一颗星星来说，人的生命，究竟又算是什么？

神罗

这是一座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城市，但却莫名地给人颓废的印象。

科技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少次的挫折。最重要的一次引起了整个地球的能源危机，正是在这场危机中神罗公司奇迹般地成长起来。因为它发现了新的能源，一种在地球上无所不在的能源。

由于掌握了这种能源，神罗公司很自然地掌握了世界。这个年代，政府早已自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经济实体，而随着能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各大公司最终都成为神罗公司的一部分。

神罗公司为振兴经济做了不少努力，同时也致力于社会福利的建设，因此，地球的文明发展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由于之前长时期的荒废，地球上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危机人类生命的怪物，为此神罗成立了特别军事组织"神兵"(Soldier)，捕杀各地肆虐的怪物。神兵组织声名显赫，青年们都以能够加入神兵组织成为"Soldier"为自豪的本钱。

实际上，神兵组织的另一个使命，是保护"魔晃"反应炉的安全。地球上，这样的反应炉有很多，现在眼前的这座城市，就有八个反应炉设置在城市周围。

魔晃，就是神罗发现的新能源。

卖花人

星光迸射，消失，露出卖花人那恬静的脸来。

她的长发松松地束在一起，眼睛中闪动着平静得超乎年龄的光华，手挽着花篮，向着黑暗的街上走去。

滴滴答答的脚步声，在夜里听来分外清晰。

沉着而镇静，仿佛天上的星光一样。

雪崩

Midgar。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炸毁米德加市的八座魔晃炉中的第一号魔晃炉。由于这里是神罗公司总部所在地，所以行动的难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不过既然有了那个曾经是神兵的家伙帮忙，相信会减少许多阻力，希望蒂珐的推荐不会错。

谢斯的效率还是那么让人放心，很快就解决了路上的电子锁。每次的行动都幸亏有她这样冷静机警的人预先策划布置，才会在强大的神罗力量威胁中屡屡获胜。

那个叫克劳德的小子果然有点神兵的样子，很快我们就来到反应炉跟前，放置好炸弹正准备离开时，敌人的守护装置发动了攻击，整个魔晃炉区域也响起了警报，炸弹设置的时间是在10分钟后爆炸，必须速战速决了。

撤退成功，为了安全，我们约定暂时分头离开，在8号街车站汇合。

那一次行动很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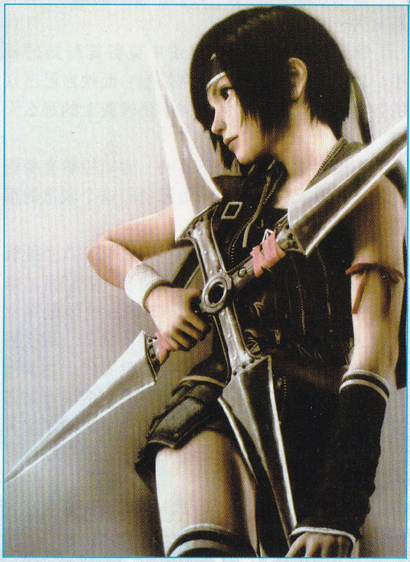
邂逅

当时的克劳德即便是在身边不断爆炸起火的情况下，依然冷静得像冰块一样。但在成功逃到街道上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撞上了一个卖花女孩。

——这里就有问题，如果他真的很厉害，怎么会撞到人呢？实在很难相信会这样，你是不是记错了？

——你们这样让我觉得很没有做父亲的威严啊，我说的话还会有错吗？

克劳德撞上了那个叫艾莉斯的卖花女孩，后





来还买了她一朵花。这实在是很让人惊讶的一件事。

那个女孩子有一双很特别的眼睛，见过她的人都可以感觉到。

列车的墓场

克劳德跳上了火车。那时候雪崩成员已经在车厢里集合了。

巴瑞特："大家都到齐了吗？"

谢斯："还差那个雇佣兵。"

"可能他已经不会来了……""说到底只是个雇佣兵吧……""只是为了钱才会参加……"

正在众人议论的时候，克劳德从车顶跃入车厢。

克劳德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对不起，我迟到了。"

巴瑞特正在生气，冷冷抛下一句"走吧"便径自向另一节车厢走去。

谢斯因为方才在魔晃炉中克劳德对她的援手，对这个冷漠的青年大有好感，而她自己出众的智力，也看出这雇佣兵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无情。

不理会正在生气的巴瑞特，谢斯拉着克劳德的手来到车上的地图前向他解说起这个城市的情形。

"米德加市有8个魔晃炉，分别属于八个区管辖，每个区就以魔晃炉的番号命名。我们刚才炸毁的是一号魔晃炉，现在列车的目的地是第七区。这里的地上世界是属于上层社会的，现在列车正向地下行进，地下世界不但是平民居住的地区，也是处理城市垃圾的地方。我们的终点站还有个名字，叫做列车墓场，因为那里堆满了废弃的列车。雪崩的大本营就在那里。"

车子已经到了终点。

回到蒂玹所在的酒吧，巴瑞特粗暴地用枪声赶走里面的顾客，看得大家不禁摇头叹息。

克劳德见过蒂玹之后就直接提起酬金，但雪崩的资金显然并不宽裕，因此钱拿得并不爽快。所以克劳德亦不再打算再接雪崩的任务。

正当克劳德决定离开的时候，蒂玹拦住了他。

"你答应过成为神兵之后要回来帮我的。"

"……"

"你真的忘记了。"

克劳德记得那一晚的事情。

"蒂玹，我要离开村子了，我想成为神兵。"

"你们男孩子都是这样，一个个地离开家乡……"

"你知道英雄萨菲罗斯吗？我将来也会成为和他一样的英雄。"

"那时候你会忘记我吗？"

"……不会。"

"如果你真的成了神兵，那以后我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你会回来帮我吗？"

"我会。"

克劳德留了下来，参加爆破第五号魔晃炉的行动。

相遇

行动并没有成功，五号魔晃炉是神罗设下的陷阱，虽然最后克劳德击退了神罗的战斗机体，但战斗机体的爆炸也弄断了他们所站的桥梁，虽然克劳德用手抓住了断裂的钢筋，但是终于还是滑了下去。

蒂玹伸出的手停留在空中，她终于没能够抓着他。

……

良久，克劳德醒来，一眼便看到蔚蓝的天空。

"你醒来了！"艾莉斯坐在他的身边，正饶有兴味地看着他。

"是你救了我？"

"不是啊，救你的是这里的屋顶，我的花圃，还有这些柔软的草。"克劳德顺着她含笑的目光一路从屋顶到地面看了下来，意识到自己给这个宁静的小教堂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后不禁脸红了起来。

"你很害羞。"艾莉斯顽皮地注视他蓝色的眼睛，克劳德下意识地移开目光。

"神兵是不是都会使用魔晶石呢？你会吗？"

"我会。"克劳德拿自己的魔晶石给她看，"这种颜色的，可以使用魔法。"

"我也有一块，可是不是绿色的，"艾莉斯拿

出头发上的一颗白色透出绿光的石头。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它有什么特别用处吗？"

"它最大的特别之处就是完全没有用处！"艾莉斯叹了口气。

"等我整理好这里就带你到我家休息，你现在不要乱动啦。"艾莉斯不再捉弄他。

这时候进来了几个神罗士兵，出乎克劳德意料的是，那些人并非追他，而是冲着艾莉斯来的。而艾莉斯看来也很清楚这一点，于是立刻向克劳德求救。

"你是雇佣兵！是吧？"

"对啊。"

"我现在就算雇佣你做保镖了！至于酬金……用一次约会代替好不好？"这时刻她仍不忘记捉弄一下克劳德。

在克劳德的帮助下，两人终于摆脱追兵，回到艾莉斯的家中。

晚餐时克劳德问起回到列车墓场的道路，艾莉斯立刻说让她来带路，而艾莉斯的妈妈却看起来很担心她的女儿。到了晚上，趁艾莉斯上楼的时间，她恳求克劳德离开她的女儿，不要让她卷入危险。看起来大家都隐约知道雪崩的事情了，克劳德立刻答应了这位善良的母亲的要求。

晚上，克劳德悄悄离开艾莉斯的家，但在通往第六区的门前，他发现艾莉斯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不由得想起她妈妈刚才对自己说的话——"那孩子一旦决定了主意就没人能改变，所以请你尽量早一点离开。"想不到，还是被她发现了。

中途休息时，艾莉斯好奇地拉着克劳德坐上了公园里的滑梯。

"你是神兵，那么你是几级的？"

"我……几级？……"

"一样的人……"

"什么一样的人？"

"……我本来喜欢的一个人。"

"他也是神兵？叫什么？"

"不告诉你！"艾莉斯又恢复了开朗。

蜜蜂馆

第六区同样的残破，但由于半路上看到蒂珐被人关在车里送走，克劳德只好暂时改变计划，先去救出蒂珐。

来到第六区的黑街，这里有一种病态的繁荣，经过打听，得知蒂珐可能在蜜蜂馆，但是蜜蜂馆是只对会员开放的，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知蒂珐已经被这里的老大哥尼奥带走，但哥尼奥的宅院是不许陌生男子进入的。

正当克劳德烦恼的时候，艾莉斯胸有成竹地拉着克劳德离开，原来她的主意就是让克劳德扮成女孩子！

唉，为什么她老是以让克劳德发窘为乐呢？

——真的吗？好难想像克劳德扮成女孩子的样子啊，一定很有趣。

——是啊，当时我也是这么觉得。

最终克劳德终于被弄成女孩子的样子，混进了哥尼奥的屋子，救出了蒂珐，但最后还是中了圈套，被丢进充满怪物的下水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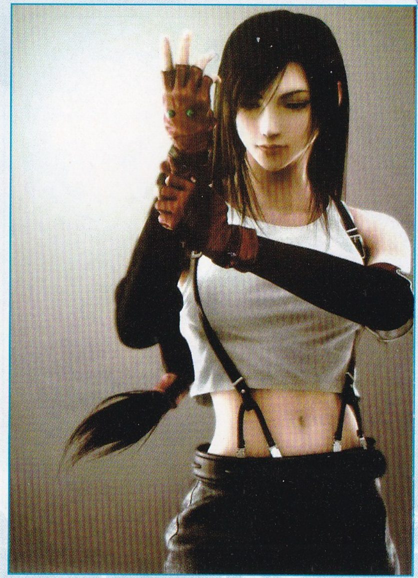
第七区崩坏

在落入陷阱之前，哥尼奥说出神罗已经知道雪崩藏在第七区，为了彻底扫荡雪崩，神罗已经下令炸毁支撑第七区人造天幕的支撑塔，以求了绝后患。

所以现在必须立刻赶到第七区阻止神罗的暴行。

来到第七区，战斗已经开始，地下居民们大部分已经撤离。蒂珐看到形势严峻，便拜托艾莉斯为她照顾好巴瑞特的女儿玛莲，她自己回头便向支撑塔上部走去。克劳德跟在她的身后。

半路上，看到一个人从半空中摔下来，克劳德认得那个人曾经参加过一号魔晃炉作战，现在



却已经是个死人。

得知巴瑞特还在上面对抗神罗军，克劳德加速向塔顶挺进。一路上又看到同伴们的尸体，连谢斯也倒在地上。

在塔顶，巴瑞特正攻击着空中盘旋的直升机。但是神罗部队已经开启了支撑塔自爆的程序，虽然击败了神罗官兵，但是克劳德没能停止自爆系统，随着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支撑塔被炸毁了。

神罗兵临走前抓住了艾莉斯，用直升机带着她离开。

如果不是巴瑞特抓住了空中摆荡的挂钩，相信他们三人也已像那些无辜的平民般被埋葬在地下。

但现在，却只有他们三个人生还。

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那些在贫穷和黑暗中艰难求生的无辜百姓，还有玛莲，就这样被神罗的一个命令埋葬了。

巴瑞特痛苦至狂呼出声，举起手臂装配的机关枪向着天空扫射。

——玛莲死了吗？

——没有，艾莉斯不会让她受伤的。

"玛莲不会有事，刚才艾莉斯对我们说没事，她一定是说玛莲还活着。"蒂珐冷静下来。

"为什么神罗一直在追逐艾莉斯？我们现在到艾莉斯的家里去，也许还可以得到玛莲的情报。"克劳德仍然很冷静。



古代种

"艾莉斯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十五年前，我的丈夫上了前线作战，战争结束了，在其他人都陆续回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回来。我每天去车站等他回家。"

"后来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了艾莉斯，当时她的妈妈刚刚在她的面前死去，但她却并不难过。那天下着大雪，我带着她回家。"

"她告诉我，她的妈妈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回到了星星里面。那时她就安慰着我，她说我的丈夫好好地活着，我相信她的话。可是我的丈夫还是没有回来，直到有一天，艾莉斯对我说他死了，又说他昨天回来看过我。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神罗公司送来的信，告诉我他真的死了。"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艾莉斯不是普通的孩子，我一直担心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她的身上。后来有一天，一个神罗的人来我家要带走艾莉斯，说她是古代种，小时候从神罗的研究所逃跑出来，现在他们要带回她。但是艾莉斯很聪明，一直没让别人知道她的奇怪能力，表现得跟其他孩子一模一样，我当时就那样拒绝了神罗的要求。虽然神罗没有死心，想要偷偷捉走艾莉斯，可是每次艾莉斯都会摆脱他们。她好像能够听到我们不能听到的声音一样。"

"可是这次她带着一个小女孩，遇到神罗兵之后，为了把小女孩送回来，她答应了他们的条件，自己上了直升机。那个小女孩叫玛莲，现在在楼上已经睡着了，你们要看看她吗？"

"对不起。"巴瑞特看着她，只说出这一句话。

"这不关别人的事，是她自己的命运。"

——我想巴瑞特一定第一个要去救艾莉斯，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但他们的确没有耽搁，立刻就要去神罗大厦救人。

由于没有列车可以回到地面，所以只能够另想办法。在黑街打听到由于第七区的爆炸后，他们从街角的破墙开始向上攀登，跟踪着宝条博士来到68楼并找到了我和艾莉斯。

——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个巴瑞特看到我就好像看到怪物一样，一见我到了艾莉斯身边就发疯似地用机关枪乱射，搞得观察器发生故障差点把我和艾莉斯害死。

——那后来怎么样了？

——宝条自然不会舍得杀死我们，他自己打

开了密封门。

蒂珐带着艾莉斯离开，我向克劳德自我介绍之后就成为他们的同伴了，我们分成两组，但后来还是中了神罗的陷阱，在电梯上被他们逮捕了。

在神罗大厦70层，神罗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时我才知道神罗抓艾莉斯的目的是为了誓约之地，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得到更纯净更充足的魔晃能源，甚至可以建设一座前所未有的巨型都市作为新的总部。

——誓约之地？是什么地方？

——那是自古相传只有塞拉(Cetra)族才能够找到的地方。可是塞拉族早已经灭亡了，当时我真的不相信艾莉斯是塞拉族人，可是她真的让我感到她就是塞拉族。

——后来，我们被关到牢里，但睡了一觉之后，醒来时神罗大厦已经被血洗了。

萨菲罗斯

我们沿着血迹来到神罗主席的尸体前，他被一把刀杀死在座位上，克劳德认出那是萨菲罗斯使用的刀。被吓傻的巴路玛说出萨菲罗斯在杀死主席的时候曾经说他绝不让别人染指誓约之地。

"萨菲罗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蒂珐问。

"只有他使用这么长的刀。"克劳德解释。

来到楼顶，原来的副主席罗佛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克劳德让大家先离开，由他一个人对付罗佛斯。

我们都离开了，但蒂珐留在68楼等候克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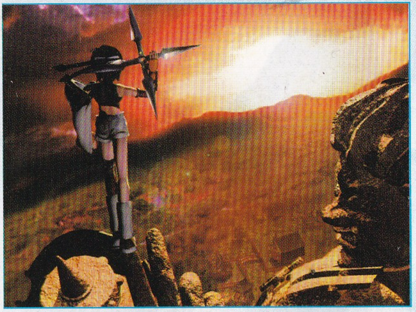
在底层，闻讯而来的神罗兵已经包围了大厦，后来蒂珐和巴瑞特开着卡车冲出来，克劳德驾驶摩托在边上保护，我们才得以全身而退。

打败一个大机器人之后，我们来到卡姆镇休整，那时克劳德为我们解释了他和萨菲罗斯的关系。

"萨菲罗斯和誓约之地怎会有关系？"巴瑞特问。

"我不知道……"

"我曾经是萨菲罗斯手下的一个士兵，那时因为尼布尔海姆地区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凶暴野兽，我们奉命去调查。那时候他还是人们眼中的英雄，虽然待人冷漠，但对我还不坏。在路上，我问起萨菲罗斯的家人，他说他的妈妈叫杰诺瓦，可是当我问起他的父亲的时候，他却愣了一下，跟着一阵大笑，没有回答我。"



"我们一路杀了不少变异的怪物，到了尼布尔海姆的时候我们休息了一晚，我趁机回家看望了我的妈妈，第二天启程到山中的魔晃炉之前，我、萨菲罗斯和蒂珐还照了一张相。"

"后来我们终于进了魔晃炉，那里面有很多容器。这是一座废弃了的魔晃炉，但门上却写着'杰诺瓦'这几个字。"

"萨菲罗斯看过那些容器里的怪物，立刻说出那些原来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接着向我们解释说我们这样的神兵成员都是要经过魔晃炉浸泡的，但这里的魔晃浓度极高，因此，被浸者的细胞发生了异变，变成了我们见到的怪物。"

"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一个让我后悔至今的问题，只因为他说像'你们这些神兵'的时候语气的不屑，使我脱口问他，问他的能力是怎样来的……"

"听到我的问题，萨菲罗斯的身体震了一下，我想他之前并没有考虑这一点，但被我一问，他便想要找出原因。"

"在那所曾经被神罗征用的别墅的地下室里，我们找到了一个藏书库，那以后，萨菲罗斯就每天把自己关在那里查阅资料，我去了几次，开始知道了神罗曾经在地底深处发现一具沉睡的'尸体'，后来宝条博士获准使用一号魔晃炉进行对那'尸体'的研究。而那具'尸体'的项目代号就叫杰诺瓦！"

"这以后萨菲罗斯更加沉迷，不再理我们，只在他的自言自语中我们听说还有个叫杰斯多的博士参加了研究计划，而萨菲罗斯却认识那个人……"

"接下来是……我的家乡尼布尔海姆被他毁掉……那天他一见到我们，就骂我们是'叛徒'，他说我们现在的这颗星球是属于塞拉族的，塞拉族为了寻找他们的誓约之地，在星际间四处旅行，每到一处都帮助开发星球的文明。后来我们的星球遭遇的巨大的创伤，为了挽救这颗星球，塞拉族几乎全部牺牲了。但在危机中苟且偷生的



新生人类却活了下来并逐渐接管了这颗星球。萨菲罗斯在文献中发现他就是当年'杰诺瓦'计划的产物，正是由于他身上是古代种塞拉族的血液，他才具有那种超人的力量。而他现在既然已经知道真相，就要去见他自己真正的母亲。"

"他说完这些，就冲了出去，我跟着离开屋子，却发现……村子已经变成地狱……到处都是被萨菲罗斯杀死的人，全村成了火海……后来我追着他的足迹到了那座废弃了的魔晃炉，萨菲罗斯已经打开了那扇门。"

"'妈妈，我们塞拉族有着优秀的素质，这星球本该是我们的，现在星球选择了我，我一定会从那些叛徒手中取回属于我们的星球。'这是我赶到后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我和他交手了，很奇怪我没有死去，而事后却听到神罗宣布的萨菲罗斯的死讯。"

"现在既然他又出现了，一定跟你说的什么星球危机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这里有问题，萨菲罗斯既然是无敌的英雄，克劳德怎么能够打败他呢？

——这个连我们都很疑惑，可惜当时克劳德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村民那里可以知道有人看到黑衣白发的人去了草原。

在路上，一片沼泽挡住了去路，后来在陆行鸟牧场得到的陆行鸟魔石使我们捉住了一只陆行鸟，最后穿过了沼泽。

路上我们看到一条巨蟒被人杀死在山洞口。这种巨蟒我们刚才也遇到一条，不过我们是逃过来的，现在这里却又有这样一条被杀死后挂在石头上的蛇，除了萨菲罗斯应该没有别人会做了。

在山洞里看到神罗的机要秘书伊莉娜，当时带走艾莉斯的曾也在那里，他们的目标似乎也是要找到萨菲罗斯。

出了山洞可以看到顶上伫立着一只苍鹰的城堡，那里好像也是义军的基地。不过为了追上萨菲罗斯，我们还是直接到了海边的加农港，这里的巨型大炮非常引人注意。

穿越海洋

——在加农港的海边克劳德救起了普莉西拉，唉，看到那个拼命装酷的小子红着脸做人工呼吸真是件有趣的事情，难怪艾莉斯那么喜欢捉弄他。

——老爸定是觉得有点嫉妒吧。

——救出了普莉西拉后她送了召唤兽给我们，后来又让她的海豚朋友送我们上了神罗的军事要塞，而我们正好碰上新任神罗主席罗佛斯要来这里阅兵！那军官居然还让我们也参加阅兵式！

——你真的参加了？不会吧？

——为了不出岔子，只好勉强参加啦。

在阅兵式上由于我们表现得不错，竟然还得到了主席的奖赏，当时真的有点紧张。

后来我们混上了船。那时克劳德为了找到我们倒也是费了不少劲呢。但就在航行途中，我们真的见到了萨菲罗斯，可是他却好像不记得克劳德了。最后他并没有和我们交手，而是留下一只怪物缠住我们，自己却离开了。

上了岸，来到伊斯塔港，这里是热带度假港，克劳德在海滩边竟然看到了宝条！很多人提到南面有一座金碟游乐场。

离开了港口，发现还不能进入游乐场，只好听巴瑞特的建议向西进入铁路隧道，但一路上脾气火爆的巴瑞特却变得越来越沉默。

在道路的尽头是荒废的村子，在村民们刚刚看到巴瑞特的时候，他们都围上来指着巴瑞特的脸骂他，但巴瑞特却一声也不吭。

原来这里就是巴瑞特的故乡。本来这里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一切都是从巴瑞特力主建设魔晃炉开始的，那时的巴瑞特很年轻，一心想要让家乡变成繁荣富裕的城镇。经过他的努力，村民们同意了神罗公司建设魔晃炉的要求。只有巴

瑞特的好友迪恩一个人坚决反对这件事，但他知道巴瑞特是为了村民，所以后来他让步了。但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次意外事故，魔晃炉发生了大爆炸，整个村子被毁了。而神罗公司为了掩盖魔晃炉的危险性，下令屠杀所有幸存者。

巴瑞特当时因事外出，当他和迪恩回到村子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地狱。他也在神罗士兵的机枪扫射下失去了右手臂。那时他才知道，使用魔晃能源的代价有多么大。

后来巴瑞特就在自己的断臂装上了现在的机枪，他要用自己的手来为无辜死去的村民报仇，只是，直到现在，故乡还没有人肯原谅他。

巴瑞特自己也不会原谅他自己，现在的他，也许只是为了那些人的冤魂才活着的吧。

平静下来的巴瑞特告诉大家，村子里有缆车可以到达金碟游乐场。

金碟地狱

乘坐免费的缆车来到金碟游乐场，需要花钱买门票才能够进去。

艾莉斯来到这里兴奋不已，提议大家留下来好好玩一天，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除了巴瑞特，他见没人认可他立刻上路的建议，气愤地独自出发去找萨菲罗斯了！

在游戏厅，艾莉斯拉着克劳德去找一个长得像猫的预言师算命，但算出来的结果却很奇怪——你所追寻的都会得到，但却会失去最宝贵的。

那个叫凯特·西的预言师显然对出现这种它不能解释的结果非常介意，于是提出一定要跟着克劳德看看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这时来到斗技场，发现到处是人的尸体，幸存者说是一个手臂上装着机枪的男人干的，所有的人心都一沉。

巴瑞特？

——真的是巴瑞特失去控制杀的人？

——不是他。

这时园长迪奥已经赶到，他立刻下令保安兵逮捕面前的克劳德，虽然大家逃到斗技场里面，但仍然被迪奥用机关送到了金碟游乐场下面的死亡沙漠里！

在下面见到了巴瑞特，他一口否认杀人的事。在克劳德的逼问下，他才说出除了他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也在手上装了机枪……只是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迪恩。

在下面的卡车里见到这里的首领的副手，得知首领不在。为了参加陆行鸟大赛离开这里，克劳德到处寻找那个首领。从这里的犯人的口中可以知道首领居住的地方在东北处，接着发现沙漠监狱的看守已经被人杀死，于是克劳德穿过向东北方来到首领的住处。

出现在眼前的是悬崖边上的一片墓地，一个人正对着空旷的悬崖开枪。

“迪恩，……真的是你。”

迪恩：“这怀念的声音……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的声音……”

巴瑞特：“一直相信我们会再相会的……我跟你都做了同样的手术而生存下来……听我说……迪恩……”

当巴瑞特要走上前去时，迪恩开了一枪。

巴瑞特：“为什么你连无关的人们也要杀呢……”

迪恩：“……为什么？需要理由吗？杀人类有什么不对的，神罗不是也杀了我们村子中的人吗？所以对于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我才想要用枪来解决一切！”

……

迪恩：“你还想问什么？我告诉你，我的身体早已坏得差不多，就像这里的人、房子！反正这世界已经没什么可让我留恋的……克雷鲁村……艾蕾娜……玛莲……”

巴瑞特：“玛莲……玛莲还活着啊！”

这时迪恩转过身用着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巴瑞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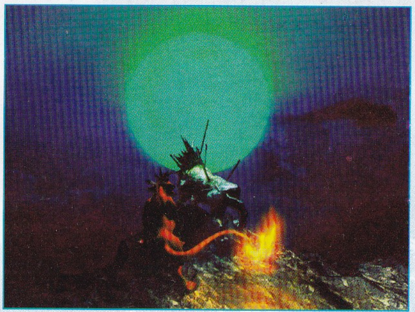
迪恩：“……？”

巴瑞特：“在那个时候，米娜发现你女儿玛莲并带她一起逃出来！”

迪恩：“……”

巴瑞特：“玛莲现在在米德加市，我带你一起去见她，好不好？”

迪恩：“这样吗……她还活在这世上……我知道了，巴瑞特！我们果然还是打一战才能解决一切了……”



巴瑞特："你说什么？"

迪恩："玛莲没有跟她在一起，艾蕾娜一个人一定会觉得很孤独。"

巴瑞特："迪恩……理智一点！"

迪恩："我可以去跟玛莲的妈妈见面了……"

巴瑞特："别说这种话！"

迪恩："是啊！我的生命早该在那一天完结了吧！"

迪恩忽然对着巴瑞特疯狂地开枪。巴瑞特看着他不愿意还手。

克劳德大叫："巴瑞特！"

巴瑞特："你们不要管，这件事我自己解决。"

巴瑞特击伤了迪恩，正要上前检查他的伤势。

迪恩："……不要靠过来！在我失去手腕的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人生没有希望了……"

巴瑞特："迪恩……这我可以体会！但是，只要有信心的话，任何事都可以完成的，不是吗？"

迪恩："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在世上了，就连我自己本身也……"

巴瑞特："玛莲！你忘记玛莲了吗？"

迪恩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仔细想想……巴瑞特……玛莲她……毕竟……毕竟我的出现对那孩子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吧……所以那个……巴瑞特……我的手玷污了太多污秽，没有资格再去抱玛莲了……"迪恩挣扎着向悬崖边上挪去。

"……巴瑞特……这个项链拿给玛莲吧！那是艾蕾娜……我妻子的遗物……帮我照顾好她……"

迪恩："……对了！……玛莲……也该有四岁了吧！"

迪恩："巴瑞特！玛莲……很爱哭的……"

巴瑞特："迪恩……？"

——迪恩跳下悬崖，巴瑞特没来得及抓住他，只能够对着空旷的悬崖大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像他那样的男人痛哭的时候，才是最让人难过的。



——你也哭过吗？

——……我……我也哭过……在我年轻的时候……

"……迪恩……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我的手更加污秽啊！"

回到沙漠监狱见到副官，巴瑞特拿出项链想要证明自己已经见过首领，但他还没有说话，副官的神情便已经黯然："他死了……是吗？"

"……是的。"

"如果不是他已经死了，你绝不会碰到这串项链。……我这就为你们联系艾斯特小姐。"

在陆行鸟的比赛中获得胜利就可以离开这里，并且迪奥园长为了表示歉意还送了一辆可以越过浅滩的老爷车给克劳德。

宇宙峡谷

在森林中被魔晃污染的村子里，有一对老年夫妇向克劳德问起一个名叫扎克斯的神罗士兵，但克劳德并不认识他。听到这里，蒂珐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在向我们的宇宙峡谷进发的时候，途中遇到一个叫尤菲的女孩子，她十分难缠，打败她之后，克劳德跟她谈了半天，她才答应不再与我们作对，但实际上她是干脆就加入了我们。

——她很麻烦吗？

——那是自然，后来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

我们进了宇宙峡谷，后来我带着他们去见布肯哈根长老，长老那时候正潜心研究星象学。

在布肯哈根长老的研究室里，克劳德看到了我们居住的星球的模型，也看到了生命能量在星球上循环的示意模型，后来，长老将星球模型上的生命能量全部吸走之后，整个模型便碎成碎片消失了。

那时候，神罗疯狂地开采魔晃，就是在掠夺着星球的生命能源，所以环境越来越差，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少。

长老请克劳德担负起拯救这颗星球的责任，还让他带着我一起出去磨炼，我当时并不服气。因为我的年纪比克劳德大得多了。

——我一直没有原谅我的父亲，长老一定早就知道了。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使我感到耻辱的话，我也不会离开宇宙峡谷，被宝条捉去做研究。

——那是为什么？

——我那作为族长的父亲曾经在赤兽族与基族的战争中一个人离开战场，那种行为，对于世代保卫星球和平的赤兽族战士来说，是最大的耻辱……

——后来，在我们离开之前，长老打开了那一扇封印着的门，要我和克劳德一起进去。

基族洞窟里充满了基族没有消散的亡灵，我们一路向深处探索，发现当年大战的痕迹还没有消失，连池水都流满了血。

在最深处，我们遇上了基族王的幽灵，消灭他之后，长老带着我来到最尽头的山峰。他指着山峰顶上的一座石头狮子告诉我，那就是我的父亲。

他说他变成石头是因为中了基族的毒箭，我看到他的身上的确插满了箭。

他说我父亲当年为了让宇宙峡谷再也不受基族的威胁，在基族进攻的时候独自一人挡住了基族大军，只有很少一部分基族到达宇宙峡谷，但也很快被战士们杀死。可是，身为族长的他为了不让族人们受伤，却让自己死去了，还让自己惟一的儿子误会了几十年，甚至以自己的姓氏为耻辱……

“妈妈不知道吗？”

“你妈妈临终前让我不要告诉你，她想你自己去想通，你的父亲究竟是为什么当上赤兽族的族长的。”

那时我听到滴水的声音，水从山顶滴下来，一滴一滴闪闪发光。我看到父亲石化的身体映着月光，那水滴，便是从他的眼睛里滴下的。

“我是拿拿基，我是伟大的赤兽族战士的儿子！我会为了保护这颗星球而战斗！”

就是那一次，我哭了。

接着我们离开宇宙峡谷，往北面克劳德的故乡尼布尔海姆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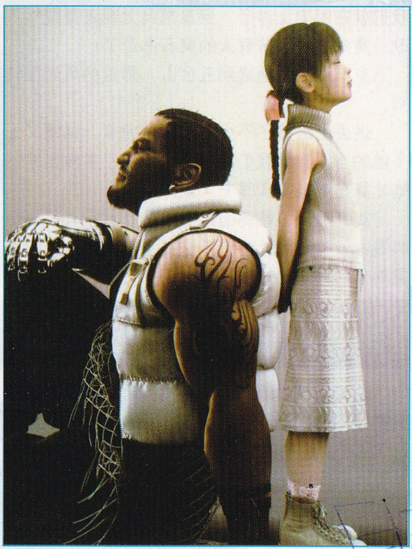
尼布尔海姆

那里的人们似乎忌讳提起五年前的事情，克劳德在当初萨菲罗斯查阅资料的地方再次见到他，在话中他提到了“复归”，可是当时没人能明白。接着他便离开了。

为了找到萨菲罗斯，我们进了矿山。但是没什么收获，一直向前来到了火箭村。

——火箭村？

——是啊，本来叫做石头镇的，后来神罗在那里建了火箭发射场，慢慢地就改称火箭村了。



进村之后，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架飞机，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架飞机对寻找萨菲罗斯很有用，于是就去找主人商量。

但是只见到一个女人，她告诉我们船长希德现在正在火箭里检查呢。我们到火箭上找到希德提出想借用飞机，却被他一口回绝。

正当我们放弃时，有人报告神罗主席罗佛斯亲自来了火箭村，希德一听，认为自己的航天梦有了新希望，立刻离开发射场去见罗佛斯。

却没料到神罗的目的与我们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手段更加强硬罢了。如果不是希德的助手西娜见机行事让我们立刻开飞机逃走的话，那飞机早就被神罗抢走了。

——不过，西娜很喜欢希德的，但希德的为人却不怎么样，老是对西娜发脾气。

——啊？为什么？

——因为当年如果不是由于西娜太过专注于检查火箭仪表忘记发射时间的话，希德就不会为了她的生命放弃他一生中最大的梦想。那次发射失败之后，神罗就再也没有投资做第二次发射准备了。而希德从那以后就变得脾气暴躁了。也只有西娜才会那样容忍他。

不过虽然得到了飞机，可是神罗的攻击也击中了飞机尾翼。经过希德的修理之后，这架飞机还是不能飞了，只能够在浅水区滑行。不过这样也可以到很多新地方了。

由于降落的地点正好靠近尤菲的家乡，于是

我们就在那里上岸了，但没想到尤菲还是贼性不改，竟然偷光了所有人的魔石逃走了！

克劳德生气地追到五台山，那里的风光很特别。

进去之后费了不少劲才找到尤菲，结果又上了她的当，直到我们把她从哥尼奥手中救出来，她才算是老老实实跟着大家作战了。

离开五台，希德曾经听说萨菲罗斯去了一个叫做古代神殿的地方，不过去了之后才知道那里需要钥匙才能够进去。

古代神殿

在游乐场附近的小木屋里打听到进入古代神殿需要的键之石现在在游乐场主人迪奥的手里，进了游乐场，按照迪奥提出的条件在战斗中取胜就可以获得那块珍贵的键之石。

正要离开的时候，缆车忽然出了故障，大家只好在幽灵旅馆住一晚上再说。夜里，艾莉斯敲开克劳德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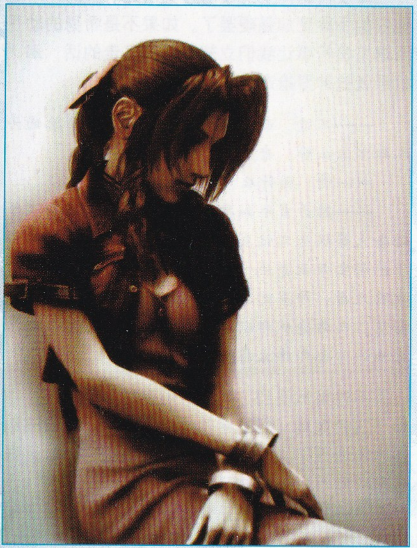
"我欠你一次约会，你忘了吗？"

艾莉斯拉着克劳德离开旅馆准备大玩一番，来到剧场的时候，他们正好是第100对入场的情侣！于是被邀请扮演男女主角……

很久很久以前……

巫师："啊……你要问那邪恶的龙王的弱点吗？……那是……那是……对！一定就是……真爱！"

恶龙王抓住了公主（艾莉斯饰），骑士（克劳德饰）正要上演勇者斗恶龙的时候，巫师给他提醒："一个吻！真爱的力量！"



吻谁呢？公主？国王？还是恶龙王？

废话！当然是公主！

克劳德红着脸轻轻吻了艾莉斯，艾莉斯紧张得把台词都念错了。但真爱的力量果然强大，恶龙王立刻消失了！

演出成功！

接着艾莉斯跑到索道观光车那里，克劳德只好跟上去。

外面燃起无数的烟花，在夜空里看来如梦如幻。

"明明是两个人，看上去却是一样的。"艾莉斯忽然说出一句奇怪的话。

克劳德傻傻地看着她不说话。

"我想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了他。"

克劳德不说话。

"克劳德……"

"我一直在寻找你……"

"我一直想见到你……"

"可是我就在这儿啊！"克劳德终于说话。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盼望着……和你相遇……"

克劳德和艾莉斯回到中央区，不料正好看到凯特西拿着键之石想要离开，一看到克劳德，凯特西立刻逃走，克劳德马上追了上去。但还是来不及阻止凯特西把键之石送给乘直升机的曾。

凯特西是间谍，不等克劳德发问，它自己说了出来。它的外形只是玩具而已，真正控制它的行动的人躲在神罗总部。而这次对克劳德摊牌，凯特西显然早有准备，因为玛莲现在在他们手上。

和凯特西一起来到古代神殿，曾在神殿里，显然受了伤。从他的口中得知萨菲罗斯也到了这里。利用键之石打开神殿的门，一直向前就可以见到古代种的记忆泉，它告诉艾莉斯和克劳德萨菲罗斯到神殿后的事情，看起来萨菲罗斯从墙上的壁画中仿佛看出了什么，正在开心地大笑着。

最后来到神殿底部可以看到一个神殿的小模型浮在空中，艾莉斯在倾听了古代种的声音后告诉他这整座神殿就是可以召唤陨石的黑魔石，而眼前的神殿模型就是让神殿变成魔石的控制器，就是说，必须要有人在神殿内部控制着神殿变小才行，可是，那个人再也没有机会逃出来。

这时克劳德找到凯特西的电话，凯特西表示它将来下面操纵神殿变成魔石，因为它的身体是量产的，损失了也没有关系。

"她让我小心，我很高兴。"

“……古代种为了这颗黑魔石一定费了不少心……”

“虽然神罗里像我这样的员工傀儡还有很多，可是我，我只有一个……”

“再见了……我想我不能再和你们一起保卫这颗星球了……”

随着一阵地动山摇。神殿消失，在地上出现的深坑里，一块黑色的魔晶石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只要得到它，那么萨菲罗斯就不能够发动陨石，星球就不会被他毁掉，现在似乎就要成功了。

“似乎萨菲罗斯还不知道得到这颗黑魔石的方法，不然……”

当克劳德用手抓住那颗黑魔石的时候，上面传来萨菲罗斯的声音：“好遗憾，我早已知道，这些年我追逐着生命之泉，到处寻找着古代种的知识和智慧，怎会不知道这个？”

萨菲罗斯来到克劳德面前：“给我吧！”

每个人都看到克劳德在努力地挣扎着，但最后，每个人都看到克劳德把那颗用凯特西生命换来的关系到星球存亡的魔石交给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敌人——萨菲罗斯！

“哈哈哈哈！好……克劳德……好孩子……”萨菲罗斯大笑着离开。

——为什么？难道克劳德也像凯特西一样，是个傀儡吗？

——他不是。

忘却之都

“我干了什么？……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

“……记忆……什么时候……一切像梦一样……不要惊醒我……”

“克劳德，你能听到我吗？”艾莉斯的身影在一片森林里出现，又消失。

正当克劳德想追上去的时候，萨菲罗斯自天而将，挡在面前。

“克劳德，你醒来了！”

“艾莉斯去了哪里？”克劳德脸色苍白。

“她说要立刻赶到古代种的都市去阻止萨菲罗斯的计划。”

忘却之都在北方的大陆上，必须穿越沉睡森林才可以到达，然而如果要经过沉睡森林，就一定要得到月亮竖琴才行，这在考古场可以挖到。

忘却之都到处可以看出当年古代种的超凡智



慧，然而，始终没有找到艾莉斯的下落。

但在忘却之都休息到夜里的时候，克劳德忽然感觉到艾莉斯就在附近。起床后克劳德发现出现了新的道路。在下面，克劳德看到艾莉斯正在中央的祭坛上，正当克劳德走过去的时候，萨菲罗斯出现了。

正宗刀贯穿了艾莉斯的身体，仅余的两个古代种终于只剩下一个，邪恶杀死了善良。

克劳德只来得及抱起艾莉斯冰凉的身体，看着她仍然平静的面容。

“……艾莉斯！”克劳德无视萨菲罗斯的存在，抱着艾莉斯痛哭失声。

“哦？……会哭……难道说你也会有感情吗？”

“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哈哈哈哈！”萨菲罗斯留下一只怪物，自己再次离开。

——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在艾莉斯死去的时候，一颗魔晶石从她的头发里滑下，落到了祭坛下的水里。

——艾莉斯她早已知道自己会死去吗？

——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人问过克劳德。

那只怪物在临死的时候，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克劳德说出一句话：

“何必？你只是……一个傀儡。”

克劳德仿佛没有听到，他轻轻抱起艾莉斯，慢慢地离开了地下祭坛。

在祭坛外的水池里，克劳德低头看着艾莉斯，阳光斜斜地照在她恬静的脸上，接下来，就是永别吗？

克劳德终于放手，看着艾莉斯慢慢地沉入水中，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是个神兵，但是我的体内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存在，所以我把黑魔石交给了萨菲罗斯，现在我要弥补自己的错，在他能够使用黑魔石之前把魔石取回来。

雪原

萨菲罗斯已经去了北极，因此克劳德追着他的脚步，从忘却之都右边的出口向雪山方向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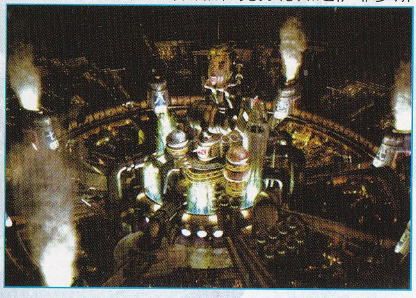
出了山洞就可以来到雪原村，从士兵口中可以知道这是塞拉族最后居住的村落。而调查电脑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古代种的情报。伊芙露娜原本是神罗的研究对象，后来成为杰斯多博士的助手，而她也是村子里最后的古代种，两年后伊芙露娜和博士相爱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女儿诞生十天后杰斯多为她起名叫艾莉斯。又过了十天，宝条来到雪原村想要带走艾莉斯作研究，杰斯多愤而反抗，伊芙露娜趁机带着艾莉斯逃走，杰斯多博士却被神罗兵杀死了。

在记载中，伊芙露娜告诉杰斯多古代种的很多事情。

很久之前当塞拉族旅行到这颗星球时，听到这颗星球发出痛苦的呻吟，接着发现星球上有一个巨大的伤口，虽然经过塞拉族的全力治疗，但是这个伤口大得无法愈合。在和星球的交流中塞拉族得知伤口是由于一个外来的东西撞击产生的，直到现在那东西还留在星球内部，不断产生破坏。后来那东西被塞拉族称为杰诺瓦。而杰诺瓦也觉察到了塞拉族的行动并设法使塞拉族感染自己的细胞，而被感染的人就成为怪物。

星球为了疗伤，在伤口集中了大量的生命能量，而过度地使用生命能量也是这里的环境恶化终年积雪的原因。为了对付杰诺瓦，星球又用自己的意志制造出几只"兵器"，但这些并没有发生作用，因为塞拉族已经成功地封印住了邪恶的杰诺瓦意识。但是他们不能够完全消灭杰诺瓦，为了防止杰诺瓦的复活，塞拉族世世代代都监视着杰诺瓦的动静，可是随着星球生命能量的渐渐枯竭，塞拉族的族人越来越少，到了伊芙露娜这一代只剩下一个人了。

了解了杰诺瓦的真相，克劳德知道萨菲罗斯现在定是到杰诺瓦的封印之地去了，于是就立刻准备前往北方。



从村民处得到滑雪板和地图后就可以上路，一路上滑过雪道来到冰原，就可以设法攀登盖亚绝壁。

终于看到了星球的伤口，那里充满了生命能量，形成了巨大的龙卷。

打倒萨菲罗斯制造的怪物，得到黑魔石。继续往前时，克劳德和蒂珐发现忽然回到了故乡尼布尔海姆。

——那是萨菲罗斯制造的幻境，当时的克劳德却无法不被它迷惑，因为他自己早就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而蒂珐并不是对克劳德的情况一无所知，她的心中也对克劳德的一些事情有怀疑，所以萨菲罗斯才能够趁虚而入。

萨菲罗斯把克劳德带到"五"年前的那场大火中，那时克劳德还很镇定。

接着萨菲罗斯拿出当年他、蒂珐和克劳德的合影——那上面站在萨菲罗斯和蒂珐之间的是一个黑发战士！不是克劳德！这时克劳德的脸色变得不安。

萨菲罗斯最后说克劳德只是宝条制造的傀儡，是萨菲罗斯的一个失败的克隆，他的所有记忆都是人为复制给它的……甚至失败得连一个号码都没有……克劳德听到这里抱着自己的头坐到了地上。

接下来，萨菲罗斯变成蒂珐的样子骗走了拿着黑魔石的人。而同时，神罗势力也来到了封印之地。

——谁会这么傻？

——……那只是萨菲罗斯太狡猾啦。

克劳德显然已经相信了萨菲罗斯的话，他跟着萨菲罗斯来到封印之地，宝条也在那里。克劳德恳求宝条给他一个号码，但宝条却说用杰诺瓦细胞和魔晃能量制造出的克劳德的价值只是证明杰诺瓦的肉体即使完全损坏了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后"复归"，而现在克劳德显然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因为萨菲罗斯的精神已经通过生命之泉到达星球的各个地方，杰诺瓦的"复归"已经开始了。

完全崩溃的克劳德像行尸走肉般地接过黑魔石交给了被冰封的萨菲罗斯，原来萨菲罗斯的身体一直被保存在这里，之前出现的只是他精神能量制造出的幻影！

这一刻，得到黑魔石的力量的萨菲罗斯完全复活了，封印之地开始剧烈地震动，冰壁中的杰诺瓦也苏醒了过来！

生命能量的激发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地动山摇。

真的已经没有希望……

失落

蒂珐在黑暗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旁边站着巴瑞特。

是神罗救了他们，但却不是为了让他们生存，只是要通过电视让世界知道，反抗神罗的人是怎样被处刑的，在这个危机关头，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不被置疑，罗佛斯选择了恐怖政策。

蒂珐被绑在毒气室里，正当电视转播要开始的时候，神罗方面响起紧急警报，有巨型怪兽向基地高速靠近！

巴瑞特首先获得自由，但却救不出蒂珐，只有跟着新的凯特西一起来到甲板上，和尤菲一起夺取了神罗的飞空艇高风。

蒂珐设法用地上的钥匙打开了镣铐，从缺口离开毒气室，最后在大炮的炮口位置抓住了巴瑞特抛下的绳梯，逃离了加农基地。

经过四处寻觅，最后在东南的小岛上的Mldeel村见到了被生命之泉送到这里的克劳德，但是他已经变得像个白痴一样，谁也不认得，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坚强的战士了。

看到被绑在轮椅上只会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声的克劳德，蒂珐哭了起来。医生说克劳德是严重的魔晃中毒症，所以丧失了记忆。

但蒂珐知道其实不是那样的，克劳德是因为自己的内心被封锁了才会变成这样的。

"巴瑞特，即使是最后一点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还有机会阻止萨菲罗斯。可是，我不能和你们一起作战了……我要照顾他。"蒂珐看着克劳德，平静地说。

"你留下来吧，其余的交给我们。"巴瑞特带头离开。

回到巴瑞特的故乡，神罗为了对付萨菲罗斯正在全力制造魔晃炮，现在正要运送巨型魔石离开这里。可是他们的运输路线却是直接穿过这个村子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乡再次让神罗毁去，巴瑞特立刻赶往魔晃炉。

经过一番追逐拦下了列车，巴瑞特再次来到Mldeel村，这时克劳德还是那副失神的样子。

外面忽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克劳德紧张了起来："……阿支那……阿支那……它来了……"

虽然怪兽被希德他们击退，可是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厉害，地下的生命之泉喷涌而出，整个Mleedl村很快被生命之泉淹没。



在最后一瞬间，蒂珐终于没能带着克劳德逃离村子，她陪着克劳德一起消失在生命之泉中。

生命之泉

为了找回你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你说一件事，我说一件事，我们从小事去想，一起寻找你真正的记忆，好不好……

没有用的，我的杰诺瓦可以知道你的记忆，证明不了什么，我知道我是个失败品……

你是克劳德……

在你的记忆里，一定有什么可以证实你的身分的……让我进入你的记忆去看看……

没有用……

……这是我的房间……

那是我第一次进你的房间，那时候你整天都和别人一起玩，从来没有注意到我，那是你第一次让我去你家……

……我本来已经忘记了那件事……

那时你的妈妈刚刚去世，你很难过，那天你带着我们一起到后面的山里去，你说你妈妈是到了山的那一边，你要去找她回来，那座山里大人们说有怪物吃人的，从来不准我们靠近……

……后来我受伤了？

那时候别的孩子一个个地回去了，可是你还是往前走，只有我跟在你后面，后来桥断了……

……

大人们找到我们的时候，你已经昏迷了，你受了很重的伤，病了好长时间，我却只受了一点儿伤，后来我被爸爸打了一顿。

……

我很生气，我为自己的无能生气，我想是我自己太没用了，没能够保护你，所以想到神罗去当兵。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萨菲罗斯的名字。

……克劳德……这段记忆我都不知道……你还不相信你就是克劳德吗？

五年前的尼布尔海姆。



我、萨菲罗斯一起走进村子……村子被毁之后，我追着萨菲罗斯来到魔晃炉，在那里……我看到蒂珐……看到你被萨菲罗斯一刀砍伤……

……不对……那是……那是……扎克斯……

……你记起来了！那是扎克斯，和萨菲罗斯一起到尼布尔海姆的是扎克斯！……那么，你在哪里？克劳德？……你在哪里？

……我在魔晃炉外面，听到萨菲罗斯的笑声和你的声音，我才冲了进去……进去后发现……扎克斯和你都受了伤……我追了进去……看到萨菲罗斯……他问我是谁……我要他把家乡、把蒂珐还给我……我曾经那样地崇拜他……

……你就是那个拦住我的神罗兵？

……是的……我告诉每个人我离开家乡是为了成为神兵……但我最终还是不行……我一直是个小士兵……那天进尼布尔海姆的时候……我并没有走在中间……我带着头盔走在边上……那个才是我。

萨菲罗斯没有把我看在眼里……他甚至不屑和我动手就走了出去……我追在他后面……扎克斯让我杀了他……我追了出去……举着刀向他冲过去……

……但是他只是一举刀……就把刀穿过了我的身子把我举了起来……他嘲笑我太相信奇迹了……后来……后来我握着插入我胸膛的刀刃把萨菲罗斯……我把萨菲罗斯扔进了魔晃炉下的深渊里……

克劳德！

谢谢你，蒂珐。

巨型魔石

“我从来没有成为神兵，那些我作为神兵的事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我为了荣誉离开村子，但没能够在神兵组织实现我的梦想。我为我的无能而害羞，那时我从我的好友扎克斯那里听说了他的故事，我把听到的和我自己的经历混合成自己的幻想。并非只有神兵才会接受魔晃的改造的，但像我这样的人就连普通的魔晃改造也经受不住，最终我体内的杰诺瓦细胞、萨菲罗斯的强大意念、和我自己的脆弱使我被萨菲罗斯一次次地控制利用。……我才是让陨石坠落的罪魁祸首。所以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阻止萨菲罗斯。大家愿意帮助我一起作战吗？”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不能中途停下的！”

在兀鹰城堡帮助打败神罗兵，可以得到第二块魔晶石。

接着到加农港，用10元钱贿赂士兵就可以进入水下基地，在那里可以获得第三块魔晶石。

最后赶到火箭村，在火箭上得到最后一块巨型魔晶石。

乘坐逃生舱离开的克劳德幸运地回到地面，这时火箭撞上了空中的陨石并且炸出了一个大洞，但是陨石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朝着地面而来。

——当时我想到长老，于是建议大家一起到宇宙峡谷去见长老，长老说在迷失的时候，要静下来想什么事是被忽略了的。克劳德想到艾莉斯曾经说过的“神圣”——惟一能够对抗“黑暗”的魔法。

——艾莉斯一定已经找到了神圣，是吗？

我们回到忘却之都，在艾莉斯最后停留的地方，长老从地上的字迹中认出如果有古代钥匙的话就可以开启特别的门。

接着在海底找到古代钥匙回到忘却之都，在出现的瀑布中，我们看到艾莉斯遇害前正在做的事情，她正试图和古代种的智慧沟通，想要发动“神圣”。

只是她成功了吗？

星星的兵器

神罗的魔晃炮调整完成，正要向萨菲罗斯发动攻击。

这是凯特西接到信息，海底出现怪兽，正在向大炮所在的米德加市靠近。

为了市民的生命，克劳德只好选择拦住兵器。

我们最终击毁了它，但是在它回头前的目光中，我们感觉不到邪恶。克劳德说，他觉得它很悲伤。

魔晃炮的攻击开始了，目标是星球的伤痕。那只被我们击退的兵器拦在大炮前面，在它自己被魔晃束贯通之前，它也发出了无数的炮火反击

魔晃炮。

那一天的天空由于陨石的缘故，已经变成红色的。

兵器的反击并非没有效果，它击中了神罗主席所在的指挥室，罗佛斯就在那一场战争中死亡。

而魔晃炮的巨大能量，也击散了星球伤痕上的结界。露出了充满生命能量的大空洞。

这时凯特西说出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宝条控制了米德加市的电脑中枢，正在蓄积整个城市的魔晃能源。

乘坐飞空艇空降到魔晃炮基地，途中会遇到神罗秘书和军事部长的攻击，最后在电脑中心见到了宝条。

"宝条！一切都结束了！"

"哦……是你，失败品。"

"以科学家的眼光看，你的确是失败品。"

"你在做什么？"

"萨菲罗斯，他需要能量，我就给他能量……"

"你疯了！"

宝条："为了自己的儿子，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儿子？"

"你不知道……就连萨菲罗斯也不知道……他总是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哈哈……"

这时的宝条已经在自己身上进行了更彻底的杰诺瓦改造，完全变成了怪物形态，击败了宝条之后，终于可以面对最后一战。

所有成员都和自己最重要的人度过了最后一夜，天明之后，就在大空洞上方集合。

克劳德和蒂珐是在大空洞边缘度过这一夜的，蒂珐仿佛想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

最后在大空洞里，队伍会分成两组，一直到了大空洞最深处，萨菲罗斯的精神已经和杰诺瓦合成一体，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萨菲罗斯死了。

天下无敌的萨菲罗斯死了。

他还没有死……我感觉到他……

杰诺瓦的肉体即使毁坏，也还是可以"复归"的……

克劳德追逐着萨菲罗斯潜藏的灵魂，最后终于彻底消灭了他。

在结束的那一刹那，生命之泉含笑缠住了克劳德的心。克劳德身躯一震。

现实的世界里，大空洞就要崩溃了，蒂珐伸出的手这一次没有错过克劳德，在最危险的时候拉起了停在下面的克劳德。

"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星星给我的答案……誓约之地……"

"我想我可以遇见她……在那里……"

"嗯……我回去见她……"

被克劳德保护着向上攀登的蒂珐，悄悄地流下了泪水，终于，她还是没有抓住他。

生命之泉蓬勃而出，直向陨石冲去！

克劳德他们以一发之差成功地到达了飞空艇。

神圣

回到地面的克劳德一眼看到陨石已经快要砸上地面！陨石下方就是世界最大的都市米德加市！

来不及了！

克劳德无力地跪在地上。

"艾莉斯……我还是没能够为你救起他们……我还是那么无能……"这一刻，克劳德才流出他在艾莉斯死去时也没有流下的泪水。

生命之泉托住了陨石，减缓了它的速度，可是米德加市还是已经遭到破坏。

玛莲，现在她在米德加市里！

玛莲忽然听到了艾莉斯的声音。"卖花姐姐？"她推开窗户，看到了一幅震撼着她小小心灵的景象！

地表到处涌起神圣的绿色光辉，蜿蜒着涌向陨石，越来越多，越来越盛。圣洁的光辉充满了黑暗的天空，人们纷纷打开窗户，看着这来自生命根源的力量！

生命之泉。

艾莉斯，她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神圣。

陨石渐渐消失。

生命重归大地。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五百年，但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一天，无比美丽的情景。

——今天我带着你们来这里，是要你们看看峡谷外的世界，那也是你们将来要保护的地方。



文 玛娜　美编 NINA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游戏原名	Crisis Core Final Fantasy Ⅶ		
机种	PSP	发售日	2007年9月13日
游戏类型	动作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Enix

CRISIS CORE FINAL FANTASY Ⅶ

人物介绍



扎克斯　Zax

本作的主角，性格非常开朗，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神罗军队一级战士，是克劳德所羡慕的对象。在尼布尔海姆事件后，他和克劳德一起成为了实验品，在带着克劳德逃亡的途中被神罗的追兵所杀。



艾莉斯　Aerith

居住在贫民街的卖花少女，星球上惟一仅存的古代种，在扎克斯从天而降掉落在教堂的时候与扎克斯相识并相恋。



安吉尔　Angeal

神罗的一级战士，既是扎克斯的师父也是兄长，为人性格耿直，与萨菲罗斯、杰涅西斯和扎克斯都有很好的关系，是个可以让人信赖的人。



杰涅西斯　Genesis

神罗的一级战士，有着很强的自尊心，一直将萨菲罗斯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他的爱好是读书，特别喜欢叙事诗《Loveless》，在神罗与五台的战争中突然失踪并拉开了本作故事的序幕。



萨菲罗斯　Sephiroth

神罗最强的战士，被称为传说中的英雄，也是很多人嫉妒的对象。不过他本身早就对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在得知了关于身世的秘密后性格突变。



克劳德　Cloud

《FFⅦ》的男主角，为了得到蒂珐的注意而参加了神罗的军队，不过两年过去了，却还是普通的士兵，在尼布尔海姆的任务中，他和扎克斯相识并成为了朋友。

序章 拥有梦想

米德加。

13年前利用魔晃能源建成的新兴都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魔晃都市，神罗总部就设立在它的中心地区。

在从发现魔晃能源到魔晃能源日渐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这30年间，越来越多的城市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米德加是其中膨胀得最为极度的都市。源源不绝的能源供给它血液，络绎不绝的人流提供给它以血肉，人们得到了几乎远远超越时代的力量，历史从未像现在一样发展得如此迅速。

这是一个难能一求的黄金时代。

也是一个一去不回的时代。

在米德加，最出名的不是繁华如锦的建筑；不是永不休眠的城市；不是穿梭于街头从事各色工作的财阀地主；也不是几乎什么都能搞到的黑市渠道，而是坐落于城市中心地段的神罗公司与遍布城市的巨大魔晃炉。

在神罗公司中，最出名的东西有也有两样：一是令所有人为之惧怕的巨大势力，另一个，则是由神罗培养出的近乎完美的战士——一级战士，他们经由浸泡魔晃得到完美的强大身体，在艰苦绝伦的训练中磨炼坚韧的意志。

在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之前，几乎所有少年都曾经抱持着成为一级战士的梦想，但是真正能够站在顶端的，只有区区几人。

一辆疾速驶过的火车从密布着铁轨的交通蛛网中穿行而过，轰隆隆的振动声引起了周遭的一片共振，在被绿色的魔晃之光所覆盖的城市中传出很远，距离列车不远的上方，一架神罗的直升机盘旋而来。

——神罗列车姆卡九三式零二已被五台兵占领，列车正朝米德加第八街驶去，接下来将会让战士投入战斗，希望能解决这次事件。

——任务内容不变，现在开始倒计时——3——2——1，定位，任务开始，战士降落准备完毕。

直升机的舱门开启，扎克斯缓缓步出舱门处，眯起眼睛打量着下方狭窄的列车顶端。

”列车现在被五台兵占领了，尽快消灭敌人，将列车夺回来。”机舱内的声音不紧不慢地继续下达指令。

“明～白！”拖着特有的长长尾音，扎克斯纵身从直升机上跳了下去，身后仿佛传来了安吉尔愤怒的“给我认真点”的吼声。

“扎克斯！扎克斯！集中注意力，这辆车上没有神罗的士兵，明白吗？”紧随着扎克斯落到车顶，安吉尔也跳了下来，长久以来，作为神罗一级战士的他都像老师和兄长一样教导着扎克斯。

扎克斯微笑着点了点头，活动了一下手腕的关节，在车顶上大踏步冲了出去。前方不远处，一群神罗兵举着枪支冲了出来。

“真麻烦哪……”扎克斯皱着眉头，挥起手中的长剑，毫不客气地向神罗军冲了过去，在黑夜中神罗面罩上的三个红点就像是苍蝇的复眼一样，正是最好的攻击目标。

“欢迎光临！二级战士扎克斯来了！”距对方还有几步之隔，扎克斯突然改变了目标，飞跃而起，从几个诧异的神罗兵脑袋上跳过去，落在两节列车的交接处，将连接用的铁环砍断，神罗兵所在的一节车厢立刻被抛在了遥远的后方。

——列车识别号码姆卡九三式零二，已经将其从一号魔晃炉附近引导至第一街车站。行动进入第二阶段，监视权限等级……

列车缓缓地停在站台之上，被魔晃的绿色空气所萦绕的车站中，远处一盏红色交通指示灯一明一灭，只有曲调轻松的手机铃声打破寂静，从以帅气造型跳到站台上的扎克斯的口袋中传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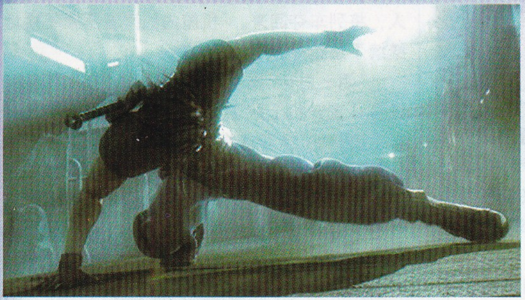
“扎克斯，顺利吗？”安吉尔的电话。

“怎么回事，神罗的士兵是这次的敌人？”

“他们是伪装成神罗兵的五台兵罢了，接下来冲出车站，到上面的广场去。”

随着安吉尔的话音落下，在车站的一头，一群穿着神罗士兵服的五台兵发现了扎克斯，逼近过来。





“嗯……可以大干一场吗？”扎克斯斜眼看着涌来的敌人。

“注意分寸。”

“轻轻松松！我简直就和一级战士差不多嘛。”扎克斯一边得意笑着，一边从转眼间就被放倒的敌兵身边跳过去，找到了通往车站外面的楼梯。

第一街的居民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慌乱地沿着楼梯逃向车站——在车站的出站口，第一街中心地区，一只巨大的蓝色巨兽耀武扬威地喘着粗气。蓝色身体、黄色瞳孔，红色的鬃毛如同火焰般熊熊燃烧。

看起来，要比之前的废物兵士们麻烦些，不过对于扎克斯来说，这种程度的巨兽也不过是小意思罢了，如果这就是安吉尔对自己的考验，未免也太容易了点。

扎克斯轻松地想着，为巨兽送上最后一刀，看着巨兽轰然倒地，在地面垂死挣扎，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后背面朝敌人，到底是自信还是愚蠢呢？”

就在这松懈的瞬间，一股冰冷的寒意从颈后升起，不知何时，细长的刀锋轻轻地钻到了扎克斯的耳旁，刀锋散发着银白色的辉光，传达出危险的讯号，扎克斯只好乖乖举起手来，缓缓转过身，眼前所见的情景令他慌张起来。

“怎、怎么会这样……”

那高举手中长刀的人，就如刀身一样，浑身都散发出银白色的锐利光芒，银色长发顺着黑色的风衣流泻而下，如刀削般的狭长的眼神里充满凌厉的气势，见到扎克斯惊讶的表情，对方的嘴角勾起一丝嘲讽般的微笑。

面前的男人，正是传说中的神罗最强战士，萨菲罗斯。

“混蛋！我也要成为英雄！”

扎克斯不服输地举剑反击，萨菲罗斯轻轻一挑，实力的悬殊便将两人的立场明确划分。

扎克斯的长剑远远地飞到了路的一边。

“结束了。”萨菲罗斯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扎克斯，长刀正宗指向他的喉头，随后砍下。

巨大的金属撞击声，然后是有什么金属做的东西在地面弹跳的声音，最后是一片寂静……察觉到事态的变化，扎克斯小心地睁开眼睛。萨菲罗斯的长刀之下，一把折断了前端的宽剑将其来势牢牢挡住，安吉尔及时赶到并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了不起，不愧是安吉尔哪。”刚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扎克斯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发出了感叹。

安吉尔无奈地看了扎克斯一眼，取出口袋中的手机，选择了“任务结束”的指令。

一瞬之间，周围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化成绿色的线条和色块和一个又一个方块，最后彻底消失。表情凝固的萨菲罗斯也渐渐如坍塌的积木一样消失，一切结束之后，只剩下一间充满着机器和高科技设备的大厅。

“训练中止。”安吉尔宣布。

“为什么？”扎克斯慌忙追问道，将戴在双眼上的神罗专用训练仪器摘下，这种训练仪器可以通过催眠、投影和刺激神经等各种方式给战士进行强化训练。

安吉尔表情严肃地举起剑来，指向扎克斯。

“你在开玩笑吧，刚才明明是我表现的机会啊！”扎克斯不服输地争辩道。

安吉尔仍然一言不发，看着面前面孔稚嫩的后辈，默默地将剑换了个方向，递给扎克斯，步出门外。

“扎克斯，拥有梦想吧。”离开大厅前，安吉尔一字一句地说。

“哎？”

“如果想成为英雄，就要拥有梦想，还有尊严。”

玻璃门摇了几下，静静地在安吉尔身后合上，大厅中只剩下扎克斯一人，满腹疑惑地直立在房间正中。

对于扎克斯来说，梦想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

第一章 不要背叛我

"扎克斯，你最近好像很焦躁啊。"康赛尔注视着一直在做下蹲训练的扎克斯，小心地搭讪道，他已经注意扎克斯有段时间了，扎克斯皱成一团的锋利眉头就像是整个训练室的士兵都欠他钱一样。

"那是当然啦……老是训练训练，一次实战都没有，都快无聊死了。"扎克斯肆无忌惮地发着牢骚，"你最近忙么，大家怎么老是闷在公司啊？"

"闷在公司……难道你还不知道么？最近发生了大量战士逃走的事件。"康赛尔对扎克斯的消息闭塞表示了一定的惊讶，"还有一个一级战士也失踪了呢，五台地区的2、3级战士一个不剩都不见了。目的、动机，什么都还不清楚。"

扎克斯停下了无聊的下蹲训练，抱起手臂倾听事件的后话。

"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吧，所以你的实战任务才会终止……啊，是一级的前辈。"远远看到安吉尔的身影，康赛尔兴奋地叫了出来，即便是在神罗公司中，一级战士也是下级战士所崇敬的偶像，特别是平时没有架子的安吉尔，更是在下级战士和士兵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这次，安吉尔给扎克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扎克斯，有活干了。"

"呜哦！太好了！好久没遇到实战任务了！"

"嗯……你是这次的主力，跟我到拉萨德总管那里去听取详细说明吧。"相对于兴奋不已的扎克斯来说，安吉尔却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扎克斯，我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和你谈话，我是神罗战士的总管拉萨德。"见到扎克斯等人进入任务准备室，身着西装的总管礼貌地伸出右手与扎克斯相握。

平整合身的蓝色条纹西服，一尘不染的洁白手套，与衬衣搭配完美的紫色领带，梳理整齐的金色短发，以及优雅的银色金属框眼镜，无一不在展示着总管优雅的品位与修养。

"虽然有些仓促……"拉萨德将会议桌上的电脑打开，给扎克斯看屏幕上显示的照片和资料，"一级战士，杰涅西斯，一个月前在五台的行动中失踪，你听说过吗？"

"完全没有。"扎克斯回答道，神罗的保密机制一向严格。

"我们的行动也因为这次意外中断了……最后决定还是让你去。"

"去五台？"

"没错，为了终结这场耗时过久的战争。"拉萨德注视着屏幕，伸出中指轻轻推了一下镜架。

一直沉默地坐在一旁的安吉尔补充道："我已经推荐你成为一级战士了。"

一级战士，这可是每个进入神罗的人都想成为的一级战士啊。

"安——吉——尔！我爱死你了！"扎克斯兴奋地跳到安吉尔身边，牢牢地蹭在安吉尔身上，嘴里发出难以辨识的声音。"安吉——尔～"

拉萨德忍不住偷偷将头转到一边，发出小声的喷笑，安吉尔慌忙将扎克斯推开。

"这次我和你们一起到现场去，非常期待你的表现。"拉萨德清清嗓子，"另外，你的梦想是什么？成为一级战士？"

"不，是成为英雄。"扎克斯昂起头。

"是吗……看来是个没什么可能实现的梦想啊。"拉萨德调侃着扎克斯，站起身准备出发。

"……哎？"扎克斯失望地跟在后面。



五台

“从这里直走就是汤布林寨，动作快点儿，B队已经在作战区域准备好了。”趁着神罗的直升机降落在五台山的敌军据点附近，安吉尔环顾周围，向扎克斯催促道，不远的斜坡下，几个五台兵正朝着两人迅速接近。

“这里交给我吧。”扎克斯抽出刀握在手中，冲上前去敲昏了敌军，“总管一定正躲在哪里观察吧，这次我一定要活跃一点。”

“扎克斯……你知道笨苹果吗？”安吉尔突然问道。

“那是什么？”

“唔，原来你不知道啊……那就别想当一级战士了。”安吉尔若有所思地摸着刚长出来的胡茬子，大步流星向前走去。

“等、等等我，笨苹果到底是什么啊？”扎克斯慌忙追了上去，在安吉尔身后不依不饶地纠缠着。“安吉尔，安吉尔～笨苹果到底是什么，告诉我嘛。”

“正式名称是白色巴诺拉，它会在一年里的任意季节结出果实，于是村里的人就亲切地把它称为笨苹果。”安吉尔停下来，面带微笑地解释道：“在农庄里，苹果想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你这个高明的小偷。”

“家里穷嘛。”安吉尔理所当然地辩解道。

“借口。”

“不过嘛，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尊严的，村里的地主家长了一颗最大的苹果树，那颗苹果树上的苹果一直都被公认为最美味，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偷过，因为地主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

“既然是朋友，让他给你几个不就好啦。”扎克斯将双手绕到脖子后面，大大咧咧地说着。

“嘿嘿……尊严有时候还真是个讨厌的东西。”安吉尔自嘲地笑了一笑，好像已经结束了谈话。

“那、那这和升职成一级战士有什么关系哪？”

“唔，反正知道了也没什么损失吧。”安吉尔抱起双手，继续向前走着。

“啊？原来什么关系都没有！”扎克斯这才恍然大悟，气鼓鼓地追着哈哈大笑的安吉尔，“不许笑，这有什么好笑的。”

两人一路扭打着来到了汤布林寨外围，安吉尔蹲下来，将自己隐藏在茂密的草丛之中，“B小队马上就要引爆炸弹了，那就是信号。”

“而我们就乘着混乱潜入进去。”扎克斯接道。

“没错，他们把炸弹放置在据点中心，你就从正面突破……”

“嗯……那、那……”扎克斯眯起眼睛，两手握成拳放在胸前比划着，用两个人之间才明白的哼唧声请示安吉尔。

“随你喜欢的闹吧。”对于像条撒娇的小狗一样的扎克斯，安吉尔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

扎克斯开心地站了起来，“哈哈，交给我吧，这种事我最擅长了。”

乘着战斗前的等待时间，安吉尔将背后背着的大剑抽出，用双手捧着贴在额头上，双眼紧闭，像是在虔诚地祷告着什么，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就像是个祈福的仪式。

“我好像从来没看到你用过那把剑。”扎克斯好奇地问道，“好像专用护身符一样，太浪费了吧。”

安吉尔小心地将剑收回剑鞘，正色道，“使用的话，它就会被弄脏、出现缺口、以及磨损……那样才是浪费。”

“你……真那样想？”

“唔，我天生就是这么小气。”

“说笑的吧？”

一阵巨大的橘红色火光从远方的据点处传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将整个天空染成了红色，接下来是巨大的爆炸声和地面的震动接踵而至。

“作战开始。”

扎克斯早就等这一刻的到来等得已经不耐烦了，他像射出的箭一样迅速冲入了敌军的据点中，将堵住门口的一群操着火枪的敌人迅速打倒在地。五台兵们使用的复古盔甲和武器比起先进的神罗技术就如刀切豆腐一样简直不值一提，扎克斯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利用魔晃能源，坚持这样的复古生活。

“怎么样，进入据点内部了吗？”电话铃声响起，是安吉尔。

“轻轻松松！简单的我都要睡着了。”

“不要大意，五台军中好像有专门对付战士的大型怪物，应该就在这一带。”安吉尔提醒扎克斯。

“那……打败那家伙我是不是就能成为一级

战士了？”

“得看这次行动的最后结果，你的任务是牵制敌人，好好大干一场吸引五台兵的注意力吧。这样一来拉萨德对你的评价也应该会有所提升。”

“嘿嘿，这种任务太容易了！交给我吧！”扎克斯在敌阵中势如破竹般前进，对于一个久经训练的战士来说，五台兵这些原本是由周遭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力。

很快，一扇木质大门出现在眼前，伸手推开，一个四方形的大广场上座落着华丽古老的东方式建筑，而那建筑的两旁，相貌狰狞的石制神像如同护卫一样盘踞在左右。

这应该就是据点的中心了。

“第一，修行比与人打交道更困难。”

在扎克斯举步之前，一道人影突然跳出来，挡在大殿门口。

“第二，为了守卫故乡五台。”

稚嫩的嗓音传来，留着黑色短发，头绑绿色绑带，眼睛黑黑亮亮，穿着就像在进行武术修行似的小女孩双手叉腰，瞪视着扎克斯，“第三，丑陋的神罗战士……一决胜负吧！”

“你干什么啊？”

小女孩气势凌人地高高昂起下巴来，“我是五台最强的战士！不会让你再前进一步了！”

“小孩儿？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快回家去吧。”扎克斯好言相劝。

“该回去的是你！”对方气鼓鼓地瞪圆了眼睛，突然在扎克斯眼前消失了，转瞬之间，人影就绕到了扎克斯身后，“要想继续往前走就先把我打倒吧！”

速度虽然不错，不过和小孩子打架可从来没想过哪……扎克斯情不自禁伸起胳膊挠着头皮。

小女孩挥舞着细小的胳膊冲了过来，两个小拳头在距离扎克斯还有10来厘米的地方乱捶一气，“咻咻咻！怎么样！尝到苦头了吧！”一边像划拳一样，一边得意爽朗地笑了起来。

“呃……啊！好痛！被打败了！”扎克斯突然蹲下来，装模作样地捂住小腹惨叫起来。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实力！五台的和平由我来守护！”黑发的小女孩再度叉起腰挺出小肚子来，接着就满意地和来的时候一样跑开了。

“真是个精力旺盛的小家伙……”扎克斯站起身来朝远处望了一眼，无奈地拍拍双手，走进大殿的正门，“不想了，干活干活……”

大殿的四周，架着几个燃烧着红色蜡烛的灯柱，虽说数量不少，但是光线却不怎么好，除了大殿中央被照得清晰可见，地面上映照出大大的“斗”字之外，四周全部笼罩在阴影之中。

但是即便双目不能见，扎克斯也清楚这大殿中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生物，因为他还有敏锐的嗅觉。

在上面！

扎克斯猛然抬起头来，伴随着一股恶臭，两只巨大的怪兽从屋顶跳了下来，烛火被这剧烈的冲击吹的闪了几下，地面也不堪重负地震动起来。

“你们俩就是专门对付战士的怪物吧……”扎克斯双手持剑指向敌人，屏息静气，那两只身披盔甲、手持重武器的人型怪兽，无论是体型还是壮硕程度都远胜扎克斯，但是，巨大的体型是优势也是弱点，庞大意味着缓慢的速度，厚重的表皮预示着对防御和躲避的疏漏，加上大殿的面积并不算大，挤了两只人型怪兽后，原先本应擅长的重武器攻击也难以施展全力。

实力相差并不太大的对手过招，一点点疏漏便足以分出胜负，更何况是这么多的致命破绽。

将手中的刀锋送入怪兽的脖子后，扎克斯顺手拨通了安吉尔的电话。

“二级战士扎克斯所向无敌！”

“干得不错。”安吉尔满意地称赞道，“现在马上撤退，还有五分钟就爆炸了。”

“明～白！”扎克斯收起手机，离开前得意地在充满恶臭的大殿中闲逛起来，欣赏着自己打倒的两个怪兽，“拉萨德总管，看到了么～”

一阵强风突然从背后的上方袭来，地面随之被剧烈撼动，扎克斯凭着本能的反应翻身向前躲开，一把巨大的铁锤重重地砸在原先所在之处。

居然还有一只人型怪物！

“我现在赶时间呐！”扎克斯愤怒地朝着巨大的怪物冲上去，却在一个疏忽之下被击中胸口，巨大的力量将他高高扬起，狠狠地撞在粗壮的立柱上，意识顿时模糊起来。

“这下糟了……”扎克斯试图站起来，但是刚受到猛烈撞击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双腿绵软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怪物步步逼近，在面罩所遮盖的面孔下，怪兽黄色的眼球射出丝毫不加掩饰的杀戮欲望。

与此同时，一阵刀光横穿而来，贯穿了怪兽庞大的身体，怪物应声而倒。

“你又欠我一次，刚才你的注意力分散

了。"安吉尔提着背后那把像铁块一样巨大的重剑走到扎克斯面前，剑锋上丝毫不见血的痕迹，果然是把吹发即断的名剑。

扎克斯尴尬地岔开话题，"是、是么……对了，你不是说使用那把剑的话就会有缺口什么的吗？"

"跟剑比起来嘛……还是你重要点。"安吉尔上下打量着手中的大剑，伸出食指和拇指比出一个摸约1cm的距离，随后爽朗大笑起来，"只有一点点哦。"

"谢谢。"

除了坦率地道谢之外，扎克斯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话告诉这个如同自己亲人般的战士，对于两个一同经历生死的战士来说，语言所能代表的意义实在太少。

离开据点赶到指定的集合地点，拉萨德这才刚刚赶到，年轻的总管一边快步走来，一边略带歉意地解释。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还不太习惯到现场指挥。"

"你其实不用特意过来的。"安吉尔道。

"我只是……十分想亲眼见证这次将长久战乱引向终结的行动。"拉萨德将目光投向扎克斯，"对汤布林据点的进攻辛苦你了，你的优异表现我都清楚。坦白的说，我认为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仅凭自己就将敌军全部消灭了。"

"对此我也很惊奇。"安吉尔点了点头，"不知不觉中，你又成长了，扎克斯。"

拉萨德的语气中八分认真，两分调侃，"你在五台战争中的战绩将被世人铭记，你想成为英雄的梦想，看来已经实现了。"

"您过奖了，拉萨德总管，扎克斯还需要进一步的锻炼。"安吉尔谦虚地回应，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笑容，看起来比扎克斯还要开心，说实话，被两个大男人争相夸赞的情景在扎克斯的眼中其实有些尴尬。

"那么，我们就快走吧。"安吉尔担心着没完成的任务，"萨菲罗斯还在等我们。"

三人正要迈步，几个服装怪异的人从一旁的树丛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像是五台兵的残党，安吉尔挥剑将两人放倒在地，挡住其他敌人的攻势，护住手无缚鸡之力的总管，冷静地下达指令。

"扎克斯，把总管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两人长期以来形成的默契使扎克斯完全没有一丝犹豫，拉住拉萨德向正赶来的神罗军队方向奔去，直到平安将总管交给武装的神罗兵，这才返身回去。

实话说，扎克斯并不担心安吉尔，这些杂兵对他来说完全不足挂齿，但是过于寂静的四周却让扎克斯的内心感到不安，沿着来路一路狂奔回去，除了沿路倒下的杂兵们，别说是安吉尔的行踪，就连一点细微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些……好像不是五台兵。"扎克斯停下脚步，仔细端详，这才发现事情并不如自己所想的简单。

一颗散发出火光的红色圆球突然蹦到扎克斯眼前，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迅速汇聚成一个奇怪的图案，越来越清晰——是召唤法阵！

眼前的情景瞬间为之一变，再睁开眼时，周围已经是一片暗红色的岩石，远处传来火山岩有些呛人的气味，夹杂着阵阵灼热气流喷涌过来，一只巨大的召唤兽虎视眈眈地瞪着自己，刚才还身处森林小道中的扎克斯对这个情况稍微有些适应障碍，他只在安吉尔的口中听闻过这个诡异的情景，这是传说中的火焰召唤兽，伊夫里特。

有人把召唤兽召唤出来，但是究竟是谁？为的是什么？

一阵微风从扎克斯的耳边吹过，随后伊夫里特突然像是失去重心一样，烂泥一般跌倒在地面上。

不对，不是微风。

是正巧赶上的萨菲罗斯。

扎克斯环顾周围，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梦一样，两人转瞬之间又重新回到了森林的深处。

"好厉害哪。"扎克斯紧紧盯着传说中的神罗第一战士，虽然在全息影像中已经交过几次手，不过像现在这样真正见面交谈还是第一次。

萨菲罗斯的注意力却只在地上的几具尸体中，他伸手掀开其中一具尸体的面罩，露出一个留着赤红色中短发的美男子来，轮廓稍显高傲与不近人情，是杰涅西斯。

"那个逃走的一级战士？"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扎克斯的意料。

萨菲罗斯没有回答，而是揭开了第二具尸体的面罩。

相同的脸庞，又是杰涅西斯。

"是杰涅西斯的复制品么……"萨菲罗斯像

是知道些什么似的默念着，面色由阴转晴，又由晴转阴，突然间转过脸来大声问道，"安吉尔在哪？"

"他本应该在这里作战的……"

"哼，那家伙也走了么……"萨菲罗斯冷冷地从鼻子中喷出一口气，若有所思。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

"安吉尔也做了叛徒，就是这个意思。"

"不可能！"扎克斯全力反驳道，"我很了解安吉尔！他不是那种人！"

萨菲罗斯似乎无意与扎克斯辩驳，也或许他是急于证明自己的猜想，迅速从一条斜插过来的小道中离开了，只剩下扎克斯仍站在原地，坚持朝远处的白色人影重申着自己的信念。

"安吉尔，他绝对不会背叛我的！"

第二章 我们不是怪物

安吉尔那个混蛋，究竟打算消失到什么时候！

走在通往任务准备室的路上，扎克斯的脑中却如同烧开的水一样翻腾不已。

从那天算起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安吉尔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萨菲罗斯也是，说什么杰涅西斯和安吉尔一起叛逃了。不过安吉尔是不会容许那种事发生的，因为那家伙把战士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烦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安吉尔，不管你在哪儿，赶快给我回来啊！

扎克斯拼命地甩了甩脑袋，把乱七八糟的念头都丢了出去，用力打开了任务准备室的门。

"安吉尔……我们已经调查了他的老家，还是找不到任何情报。"拉萨德以一贯的姿势坐在桌边，双手撑着下巴，一级战士的陆续离奇消失让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叫我过来有什么事？"

"新任务，我们希望你去失踪的一级战士杰涅西斯的故乡去看看，虽然他父母那里声称没有接触过杰涅西斯……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的话。"

"为什么？"

"毕竟是亲子关系，为慎重起见，我事先已经派了些人过去，但都失去联络了。"拉萨德示意门外等候着的男子进来，"总之，希望你去调



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和你一起去。"

进来的男子穿着熨烫笔挺的黑色西装制服，黑发一丝不乱，在脑后仔细地绑了个辫子，东方人的面孔上流露出一股十分精干的神态。收拾的非常清爽，全身上下看不到任何多余的装饰品，一看就知道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我是塔克斯的曾。"男子向扎克斯轻轻点头示意。

扎克斯不禁微微皱起眉头，塔克斯，全称是神罗公司总务部调查科，隶属治安维持部门的精锐部队，不过甚至可以无视治安维持部门总管的命令独立行动，表面上的工作是情报收集和进行战士人才的选拔，事实上暗中是进行拉拢诱拐、暗杀和企业其他秘密行动的精锐部队。可以说，只要有塔克斯参与的任务，就意味着……

"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任务吗？"扎克斯试探着问道。

但是没有人回答。

"对了，这个任务本来应该是派萨菲罗斯去的，可见它受到的重视，太大意的话小心吃苦头。"对于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扎克斯，曾冷冷地提醒道。

"那萨菲罗斯呢？"

"他拒绝了。"

"就这样？这也太我行我素了吧。"

一旁静静聆听的曾迅速接话道，"那么，要不要我告诉他本人你的意见？"

"啊！啊！不行，不行啊！"扎克斯慌忙阻止，只见对方露出了一个坏心眼的微笑。

塔克斯的人，原来也有喜欢开玩笑的啊。

巴诺拉村

巴诺拉村，杰涅西斯的故乡。

这个偏僻的乡村长久以来都以盛产美味的苹果而闻名，踏入村口，首先迎接扎克斯和曾的，就是一大片形状奇特，像是组成一个半圆形温室的苹果树林。



苹果树林的中心留出了一条平坦的通道，扎克斯和曾就走在这条林荫小路上，生长在头顶的几颗紫色苹果吸引了扎克斯的注意。

"这些苹果树真奇怪。"

"是白色巴诺拉，俗称笨苹果。"

"也就是说，这里是巴诺拉村？安吉尔的故乡？"一点微小的线索突然从扎克斯的脑海中跳了出来，他努力尝试抓住，但是无法将整个脉络连贯起来。

"没错，杰涅西斯和安吉尔从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曾突然停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苹果树通道尽头的村庄里，穿着紫红色制服的士兵正三五成群地在附近巡视。

"果然在这个村里。"曾似乎早就发现了问题，"之前就很在意看不到一个村民的事，看来有可能整个村子都被他们占领了。"

"又是这群该死的复制人。"回想起在那天晚上五台之战中发生的事，扎克斯恨声说道。

曾的神情突然紧绷起来。"这个说法你是从哪听到的？"

"萨菲罗斯那里。"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许久，曾才缓缓开口。

"这种技术是从我们公司的科学部门偷出来的，是一种能够复制杰涅西斯能力以及特征的技术，也就是说……单纯地将'战士'当成怪物来看待。"

"战士怎么可能和怪物一样呢……"

曾好似没有听到问题一样，若无其事地转移了话题。

"总之，要在内部的纠纷外泄之前尽快处理掉这件事，先调查一下村子吧。"

既然了解内情颇多的塔克斯成员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扎克斯也只好作罢，闷声不响地跟着对方在村庄的房屋间穿梭，虽然一向大大咧咧惯了，但是有一点扎克斯还是清楚的，在神罗这样的地方，好奇心稍微小一点对谁都好。

走到一幢看上去是村里最大的房屋前，曾停下脚步，"这儿就是杰涅西斯的老家，他父母是这附近的地主。"

房屋前有一颗巨大的苹果树横穿而过，看起来已经有相当的年纪了，树上几颗即将成熟的笨苹果随着风声微微晃动着身体，就像是在说些什么。

——但是……我绝对没有偷过，因为我跟地主的儿子是好朋友。

安吉尔那天晚上的话突然浮现在扎克斯的脑海中。

"他们不算是什么旧识，倒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亦亲亦友。"曾继续陈述着安吉尔和杰涅西斯的过去。

"听说……"扎克斯垂下头，斟酌着自己的措辞，"逃走的杰涅西斯将好朋友安吉尔变成了自己的同伙，是吗？"

"萨菲罗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曾平静地回应道，在屋子附近转悠着，寻找常人所不会注意的线索。

看来萨菲罗斯应该早已向上面提出自己的疑问了，不然也不会出动塔克斯参与进来。

很快，曾就发现了可疑之处，指着房屋旁边不远处一座看起来很新的墓碑，指示扎克斯，"你去安吉尔家里确认一下，我去调查那个墓。"

"切，塔克斯就做这些事？"扎克斯终于抓住了机会嘲笑一下曾以报在神罗总部的小仇。

"不用在意，我的薪水好像比你高。"

曾轻轻一挥，便将话题又丢还给了扎克斯，不擅口角之争的扎克斯只好愤愤地闭上嘴巴，向村中的一排小平房跑去。

即便是这排看起来有些寒酸的平房里，村民也几乎走了个净光，扎克斯默默祈祷着，推开了安吉尔的家门，一阵吱吱呀呀的响声后，因为没有点灯而显得相当黑暗的房间全貌呈现出来，在客厅正中的桌边，一个风姿卓存的妇人静静向扎克斯望去，虽然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但是依稀还能看出年轻时代的美貌。

"打、打扰了。您是安吉尔的母亲吗？哦，我、我叫扎克斯，安吉尔是我的前辈。"被对方如湖水般冷漠的眼神注视，扎克斯不禁口吃起来。

听到了扎克斯的名字，妇人的神情瞬间和缓下来，"嗯……难道你就是'小狗扎克斯'？"

"吓？"

"儿子寄来的信里这么写的：'从来不知道集中精力为何物，就像小狗一样不安分'。"回

忆起信的内容，再对照着扎克斯本人尴尬的表情，妇人忍不住小声笑了起来。"你好像不是杰涅西斯的同伙？"

"嗯，我和他不一样，请你放心。"

妇人默默地点了点头，问道，"我儿子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扎克斯小声回答。

"一个月以前，杰涅西斯带着很多人回到这里，然后把村民都杀了。"妇人静静地说着可怕的过去，金黄色的日光在她的侧脸上投下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杰涅西斯，他以前明明是个很好的孩子……"

"那安吉尔呢？"

"也回来了……不过他把剑放下之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扎克斯这才注意到放置在墙角的巨剑。

"那把剑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这样啊……难怪那家伙几乎从不用它。"

从来不用、从未离身的巨剑，如今却孤独地躺在积满灰尘的墙角，看上去无比落寞。

"安吉尔的事就交给我吧，伯母，我觉得你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比较好。"扎克斯最后看了一眼巨剑，回到妇人面前，单膝跪地蹲了下来劝说道，但是妇人却似乎另有打算，只是默默念叨着扎克斯难以理解的话。

"不用担心，杰涅西斯他杀不了我……"

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曾那边又有了新情况，扎克斯快步赶去，曾正在一个并不高的山坡上等着，山坡上杂草不生，仅有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并非隐蔽的好地方，但是曾显然有其他用意。正对山坡的是一间工厂，透过玻璃制的透明天花板，隐约可以看到零散几个复制人在其中不断移动。

"刚才的坟墓，是杰涅西斯父母的。"待扎克斯蹲下后，曾将检查的结果如实传达。

"难道他连自己的父母也……？"

"看来不能用常理来推断这个对手的行为，安吉尔怎么样？"





"他不在家里。"扎克斯泄气地低下头，"不过拜托了，请再给我些时间！如果遇到安吉尔的话让我来说服他，只要他改变了想法，说不定连杰涅西斯也会回到神罗。"

曾长久地注视着扎克斯，沉默许久才轻声道，"我想我知道萨菲罗斯指名要你来完成这个任务的理由了，杰涅西斯和安吉尔……萨菲罗斯只有这两个朋友，他们是萨菲罗斯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这就是他违抗命令的理由吧。"

"但，我和安吉尔也是朋友啊。"

"所以他应该期待的是……你能把那两个人都带回去。"曾注视着工厂中央，若有所思。

如曾若预料的一般，工厂中布满了复制人的身影，一楼一个小房间的电脑里，还能找到一些关于复制人的资料，看起来最早的一批复制人应该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乘着曾在电脑中寻找剩下的蛛丝马迹的时机，扎克斯闪身爬上二楼，从这个工厂的高度和占地面积来看，其实能藏匿人的地方并不多。

"深渊之谜是女神的赠礼，为了寻求飞上天空的我们，心之水面不停彷徨，小小涟漪就此泛起……"

踏上二楼的楼梯后，一阵忘情的朗读声渐渐清晰，体积惊人的巨大落地窗正被夕阳映射出璀璨的色彩，在二楼的地板上打出了一片难以逼视的强光，而那片强光之中，杰涅西斯正放松地靠在窗边的墙壁上，一手握书，朗读声正出于他的口中。

对于打扰了自己午后休憩时光的扎克斯，杰涅西斯轻蔑地哼了一声，"真吵哪，小狗扎克斯。"

尽管杰涅西斯的态度让人不爽，但是出于对一级战士的尊敬，扎克斯还是勉强压抑了下去。

"那间屋子门口的坟墓里……好像埋葬着什么？"曾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扎克斯身后，饶有兴



趣地观察着房间四周的圆形容器，容器中装满了绿色培养液，是用来培养复制人的地方。

“喔，稍微威胁一下，他们把假情报传给你们了，简直是废物。”杰涅西斯轻松自如地说着。

“就算不用威胁他们也会这么做的，怎么说也是你的父母啊。”扎克斯难以理解面前的男人。

杰涅西斯也并不需要他人的理解，他缓缓转过身来，正对扎克斯和曾，好让自己的愤怒与决断可以更直接地传达给两人。

“他们俩一直在背叛我，从我来到那个家庭那天开始……你们这些神罗的走狗……什么都不知道！”一片赤红的火光从杰涅西斯的右手膨胀开来，狠狠击中了曾。

扎克斯忍无可忍，抽出刀来，快步向前，但是，一个突然跃入眼帘的背影挡住了他的去路，手中的长剑转眼已经到了对方手中。

如山脉般宽阔，如湖水般平静，熟悉到怎么也无法忘却的背影。

“哟，我的搭档。”杰涅西斯微笑着招呼道。

安吉尔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将手中的剑对准了杰涅西斯。

“很好，看来你终于下定决心了。”杰涅西斯露出一丝无奈的神情，转瞬之间又回到了平时自大的模样，举步向楼梯走去。

安吉尔默默地注视着对方，仍然高举手中的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只是……你能在那个世界活下去吗？”缓缓走过安吉尔的身边，杰涅西斯停驻了片刻，便毫不犹豫地消失在楼梯尽头。

“别跑！”扎克斯拔腿想追，却被安吉尔推了一把，手中的刀掉落下来，刀身没入木制地板之中。像对待杰涅西斯一样，安吉尔冷冷地扫了扎克斯一眼，背对着他走下了楼梯。

扎克斯不甘心地拔起刀来，冲到工场门口，但是两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行踪，即便怎么寻找也不见踪迹。

“没时间了，快离开村子。”曾从楼上冲下来，强迫扎克斯离开工场，“我们公司的一贯做法是消除一切对公司不利的痕迹，所以马上要对这个村庄进行轰炸，你确定安吉尔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吗？”

安吉尔的母亲还留在家里！

扎克斯的脸色瞬间转白。

“真没办法……我向他们说明这里的情况，适当推迟一点轰炸时间。”曾体贴地掏出手机，示意扎克斯快点行动。

“谢谢你，曾！”一边慌忙道谢，扎克斯一边拔腿朝着村庄的方向狂奔起来。

但是一切还是迟了。

冲进安吉尔家里的时候，一滩触目惊心的血泊几乎侵染了半张地毯，血泊的中间，安吉尔的母亲浑身僵硬地伏在地上，除了一张翻倒的木椅之外，周围看不到任何挣扎的痕迹。

震惊与痛苦在一瞬间侵蚀了扎克斯身为战士的敏锐观察力，经过了几秒之后，扎克斯才发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

手中握着大剑的安吉尔，背靠着墙壁，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地上的尸体，如同一尊石像。

“你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喂！”一股灼热的血液瞬间涌到扎克斯脑中，他抓起昔日的老师与兄长的衣领，愤怒地大吼起来，对方完全不为所动的反应更是如同火上浇油，扎克斯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安吉尔，将他打出门外。

“这就是……这就是你所说的尊严么！”

“妈妈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她跟我所犯下的罪是一样的。”安吉尔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眼神逃避似的盯着地面。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给我好好解释清楚！”扎克斯逼近一步。

“我早就说过了吧。”代替安吉尔的，是杰涅西斯轻蔑的声音，微微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得意，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两人之间。“他已经无法继续在‘那个世界’生存了。”

安吉尔扭过头去，一句话也不说，匆匆地向村口的方向走去，扎克斯慌忙追上去，但却被杰涅西斯斜伸出的一条腿绊倒在地面。

“你要起飞了吗？飞向那个憎恶我们的世界”凝视着安吉尔的背影，杰涅西斯高声吟诵起《Loveless》里的诗句，像是给安吉尔的离场作一个滑稽的旁白。

“闭嘴！”扎克斯愤怒地瞪视着不住背诵诗

句的男人。

“等待着你的，只有更为残酷的明天……”

“我说了闭嘴！”

“即便只有逆卷而上的狂风……”杰涅西斯陶醉地举起手来在空中挥舞，突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喃喃自语道，“今天萨菲罗斯好像不在这里……要怎么办呢？”

扎克斯匆忙地爬起来，只见杰涅西斯举起的左手中射出一阵刺目的光芒，随着光芒的扩张聚集，一个圆形的魔法阵渐渐成型，和五台一战中的召唤兽法阵同出一辙。

“别把召唤兽用在这种事情上！你身为战士的尊严哪里去了！”

“尊严？”像是被扎克斯的话刺痛了一般，杰涅西斯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我们是……怪物。”

从杰涅西斯的背上，突然弹出了一支被黑色羽毛所覆盖的巨大翅膀，远远伸展出去，比一个人还要长，却仅有一支，孤零零地长在左侧肩胛骨上，与杰涅西斯瘦削的身体形成了难以想像的画面。

片翼……

扎克斯静静地凝视着这一景象，不断从翅膀上飘落的黑色羽毛在空中轻轻飞舞，就像是不能为人所知的禁忌一样，具有令人沉默的强大力量。

杰涅西斯转过身去，只给扎克斯留下了一个无法看穿的背影。

“梦想……还有尊严，都已经消失了。”

一阵强风吹过，杰涅西斯纵身跃起，挥动翅膀飞入高空之中，如同被蓝天藏匿一样，很快便消失在视线之中，只剩下几根黑色的羽毛打着旋从空中飘落，证明刚才发生的事情何其真实。

“战士……绝对不是怪物。”

扎克斯伸手托住一根羽毛，紧紧攥在手中，像是和自己，又像是和已经离开的杰涅西斯强调。

巴诺拉村的痕迹清理行动在扎克斯到达山顶后开始，神罗的炸弹沿着计算好的路线从空中一刻不停地落下，巨大的火力转眼间便将小小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平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连同回忆一起，在烈火中渐渐都化成了灰烬。

钻进神罗的直升机前，扎克斯再次回过头去。

遥远的村口果树上，一颗小小的紫色笨苹果在火海中发出被灼烧的吱吱声，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焦炭，随即灰飞烟灭。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偷过，因为地主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

安吉尔……

一阵悲伤突如其来地攫住了扎克斯。

第三章 天使的梦想只有一个

自从五台的残党被全部剿灭，巴诺拉村从地球上就此消失之后，已经笼罩在神罗头上太久的漫长战争终于结束了。

失踪的杰涅西斯和安吉尔被社内通报为因公殉职，每个人都松下一口气来，除了扎克斯之外。

——那把剑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跟剑比起来，还是你比较重要，只有一点点哦。

安吉尔母亲坐在木椅上，被夕阳所照亮的背影；安吉尔举起剑放在额前默默祈祷的虔诚侧脸；安吉尔爽朗的笑容。

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像走马灯一样在扎克斯的眼前转来转去，无数谜团将思绪搅成了一滩浑水，让人简直无法思考。

扎克斯很想对着安吉尔的幻影问出那些已经困惑了自己很久的问题，但是，他也害怕得到无法挽回的答案。

由于两名一级战士的离开，本来就人数寥寥的高级战士实力大幅削弱，凭借在五台和巴诺拉的优异表现，与整个事件关系密切的扎克斯终于晋升为一级战士。

但是，拉萨德通知了这个喜讯之后，扎克斯并没有感到心中有多少喜悦之情。



“那个……我高兴不起来……”面对着萨菲罗斯和拉萨德恭喜的微笑，扎克斯老实地回答。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发生了那么多变故……”拉萨德话锋一转，将事情引入正题，“虽然有些仓促，但有件事希望你去办。”

扎克斯另有深意地瞥了身后的萨菲罗斯一眼，“又想让我去充当诱饵？”

拉萨德的表情凝重起来，“公司下达了消灭杰涅西斯，他的部下，还有安吉尔的命令。”

“我去？”

“不。”拉萨德摇了摇头，“派遣神罗士兵去。”

“为什么不是我？”扎克斯向前迈出一步。

“上面不信任你。”

“战士的朋友意识，会妨碍任务的执行。”一直沉默到现在的萨菲罗斯突然开了口，“所以这次我也会去。”

“去消灭他们？”扎克斯紧紧地盯住萨菲罗斯的眼睛，想从其中找到一些真实的想法。

没等扎克斯寻找到自己的答案，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就突然打破了任务准备室中的安静，伴随着一阵阵爆炸声的传来，安全系统开始启动，赤红色的警告信号灯将准备室中映射得通红一片。

“萨菲罗斯到社长室去！扎克斯去大楼入口。”拉萨德迅速扫视了一眼电脑里的情报，作出了决定。

扎克斯已经抢先冲了出去。

神罗大厦的各个楼层几乎同时遭到了敌人的入侵，可见这次的行动必定已经策划了一段时间，当扎克斯来到一楼大厅时，墙壁和楼梯已经被炮弹破坏得几乎面目全非，数十台神罗公司制造的战斗机械正肆意对整个建筑进行着破坏，和神罗制造的战斗机械同时攻入的还有一些杰涅西斯的复制体。扎克斯冲入敌阵，砍碎了几台机械，但是转眼之间敌人的增援又从墙壁上的裂缝中涌入，连绵不绝，数量惊人。

将社长室清理完后，萨菲罗斯赶到一楼，与扎克斯联手阻止了敌人的又一轮进攻，暂时将事态平缓下来。

“这应该是霍兰达的主意。”萨菲罗斯扫视了一眼倒在地上的一片机械零件，将长刀收入刀鞘。

“霍兰达是谁？”扎克斯瞪大眼睛，发现自己简直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偷取了复制技术后从神罗失踪的科学家。”

“你是说，这是杰涅西斯和那个叫霍兰达的家伙联手的结果？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资深的神罗高级战士萨菲罗斯充当了为他解答疑问的对象。

“霍兰达在以前争夺科学部门主导权的斗争中失败了，可能这就是他憎恨神罗的原因吧，他的行动应该是在对神罗复仇。”

“无聊，杰涅西斯怎么会帮他做这种事。”扎克斯双手抱在胸前，从鼻孔里喷出一口气以表现自己的不屑。

“虽然我也很难相信……”萨菲罗斯沉思着。

“那就不要相信。”

可能是因为扎克斯的回答太过坚定了，甚至完全没有加以任何思索，萨菲罗斯露出一丝不常见的笑容，提起长刀向出口走去。

“就照你说的办，走吧，扎克斯。街道里还有杰涅西斯的复制人呢。”

街道上确实密布着杰涅西斯复制人的身影，来不及逃离危险地区的市民们被追赶着，发出慌乱的求救声，广场的尽头，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窈窕女子被几名敌人围在中间，看上去十分危险，扎克斯握住刀柄狂奔过去，正欲举刀英雄救美，却被一根斜穿在面前的警棍挡住了去路。

警棍的主人是一个看起来相当轻佻的红发男子，穿着一身熟悉的黑西服，脑袋上顶着一副没什么实际作用的护目镜，用开玩笑一般的口气说着。

“第八街交给我们塔克斯负责就行了喔。”

同样都是塔克斯的成员，这个红发男人应该是和曾正好相反的类型。

曾和一个戴着墨镜的光头男子随之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光头男子友善地提示道。“那个人你不用担心。”

扎克斯闻言将目光转向先前的少女，只见少女手中持着一把几乎是普通手里剑十多倍大的手里剑站在原地，而先前围攻她的复制人早已被摆平在地上。

“其他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曾静静地听取着两个下属的报告。

“整个米德加现在到处都是怪物。”

“战士们也陷入了苦战。”

“雷诺，鲁德。交给你们了。”

两个塔克斯的成员答应了一声，各自向目标奔去。

“居然连塔克斯也出动了？”扎克斯望着两个人的背影，稍稍有些诧异。

“因为战士们全都被派出去了。”一个轻柔的少女声代替曾回答了他的疑问，是先前那个使用手里剑作武器的少女，近距离看起来，她大约不过20岁出头，红褐色的中长发不加任何修饰，轻轻散在肩头，稚嫩的相貌、老成的做派与中规中矩的黑色西装形成了相当有趣的对比。

“你也是塔克斯的成员？”

“我叫西丝内。”

“我是战士扎克斯。”扎克斯主动伸出右手，却被曾打断了两人的相识和闲聊。

“扎克斯，你不是还在执行任务吗？”

扎克斯慌忙将手收了回去，尴尬的表情引得西丝内不禁失笑，少女迅速离开了这个气氛诡异的地方，继续在附近寻找需要救助的居民。

西丝内离开不久后，两声与其他复制人不同的枪响从她所前往的方向传来，战士特有的洞察力使扎克斯感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古怪，顾不上和曾说明便急匆匆地飞奔过去。

在枪声响起的地方，站着一个无比熟悉的红色身影。

杰涅西斯。

杰涅西斯单手持枪，正向西丝内所在的方向瞄准。与其他复制人不同，他既没有戴面具，实力显然也要强劲得多。扎克斯扫视了一眼战场，插入了战局之中，将西丝内挡在身后，西丝内的手里剑早已被击落在地上，这场战斗对于她来说显然相当吃力。

杰涅西斯冷笑一声，将目标转移到扎克斯身上，一手长棍，一手长枪的攻击兼顾远近，罩得周遭一片毫无破绽，相当难以应付，但是以擅长使用强力魔法而闻名的他却迟迟没有使出最拿手的火球与召唤兽法阵，威胁性大打折扣。几轮凶猛的连续攻击被扎克斯躲过之后，杰涅西斯的速度明显降低下来，原本挥得密不透风的长棍也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破绽。

这个人的实力与扎克斯所知的杰涅西斯相差太远，与其说是杰涅西斯或者他的复制体，倒不如说是将杰涅西斯的实力减半得到的仿制体。

扎克斯又与对方缠斗片刻，便找了个机会转到杰涅西斯背后，乘其还未转身时狠狠用刀背敲了一记。对方见势不妙，伸出半条黑色羽翼跃入空中打算逃走，却被早有准备的扎克斯在翅膀上横劈一刀，自半空中栽到地上。

无数黑色羽毛从受到攻击而破损的翅膀上飘落下来，扎克斯只是抬起眼来，冷漠地扫视了一下，这个场景再一次勾起他不快的回忆。西丝内却如同被诡异的美所迷惑一般，轻轻走到杰涅西斯的身边，蹲在地上凝视着宽大的翅膀。

“小时候我一直希望，要是有双翅膀就好了，像天使背上的那种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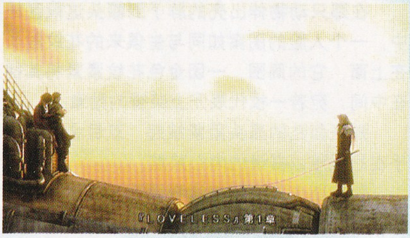
“人类要是长翅膀，就变成了怪物。”扎克斯生硬地转过身去，拒绝这个令人不安的场景。

“翅膀，是给人们带来自由的东西，绝不是什么怪物的标志。”

头一次听到这样完全相反的观点，扎克斯不知所措地转身，正与西丝内澄静的双目交织在一起，在她的瞳孔中，只有坦然和向往，看不到任何恐惧与不安。

翅膀是给人们带来自由的东西……扎克斯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默重复这句话。

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心中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了呢？





五号魔晃炉

——"处理完第八街的事情，立刻到五号魔晃炉来，有人在这里看到安吉尔了。"

扎克斯轻轻踏入五号魔晃炉的大门，呼吸还没有平复下来，刚才与萨菲罗斯通话的内容仍不停在脑中回响。

——"在军队真正出动之前，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他们……"

——"然后呢？"

——"消灭任务失败。"

从某些角度来说，扎克斯确实很庆幸和自己一起执行任务的人是萨菲罗斯。

五号魔晃炉和米德加所有的魔晃炉一样，拥有光鲜的外表，但是内部阴暗可恐，如一团绿雾般的魔晃气体与冰凉的钢铁构成了魔晃炉的骨架，楼梯、支架、铁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在一片令人压抑的气体中肆意穿梭。

每向前踏出一步，脚下的支架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在空旷的魔晃炉中传出很远。摸约十来步之外铁架上趴着的一团物体吸引了扎克斯的注意，不过在魔晃气体的阻碍下，物体形状模糊不清，只有靠近了才能看出那是只明显由基因工程制造出的动物，背上有壳，翅膀像鹰，上肢如人类手指，下肢宛若青蛙，股沟伸出一条细长的哺乳动物类尾巴，怪物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刚死还没过多久。

但是比起扎克斯注意到的细节来说，这些不合理的身体结构，简直如同在学校里学到的公式定理一样正常。

在那只动物伸出壳的脖子到额头这段区域中，一个人脸的图案如同与生俱来的花纹般长在上面，它的周围，一团金色花纹紧紧将其拥在中间，宛若一枚代表无上荣誉的勋章。

那张面孔的眉头紧紧皱起，双目合一，似乎在忍受难以言说的内心煎熬。

扎克斯久久注视着这张面孔，血液瞬间变得冰冷，莫名的刺痛感从十根手指尖传来，荟集到胸口，就像是落入了一个大空洞般——他对这张脸并不陌生。

那是安吉尔的脸。

萨菲罗斯静静走来，扎克斯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脚步声。

"看样子，可能存在杰涅西斯以外的复制生物，以前在神罗总部的虚拟训练室里……"萨菲罗斯早已看到这张面孔，从他一如既往平静的外表上，看不出受到了什么影响。

"嗯？"

"我们趁二级战士不在的时候，曾经溜进去大闹了一场。"萨菲罗斯挖掘着脑中的过去，将扎克斯带入自己久远的回忆之中，"杰涅西斯，安吉尔，我……"

"看来你们的关系确实不错。"

"可能吧……"

数年前 神罗总部虚拟训练室

在一片被夕阳映射成紫色的湛蓝天空下，巨大的魔晃大炮如同一座巨大的堡垒般拔地而起，直穿云霄。这座神罗公司的高科技结晶上，无数金属板忠于职守地覆盖在表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金黄的光芒。与它庞大的体积相比起来，地面上纵横交错的大道，就像一根根蛛网般纤细易断。

三个人影静静直立在大炮的顶端上，在距离地面有数千英尺高度的最高点，阴影已经渐渐侵食了阳光所不能及的另一面，地面的嘈杂被云层所遮挡，静谧中，只有一个声线清澈的男声轻轻诵读着一段诗篇。

"深渊之谜是女神的赠礼，为了寻求飞上天空的我们，心之水面不停彷徨，小小涟漪就此泛起……"

"《Loveless》第一章。"诵读的声音告一段落，萨菲罗斯轻声道。

"哼，你很清楚嘛。"杰涅西斯微微一笑，将手中的厚重的叙事诗仔细收好，虽然每天贴身携带，但是装饰精美的书壳没有一点污渍，内页也如买来时一样崭新，足可见杰涅西斯对其的重视程度。

"每天都听你念叨，就算不喜欢也记住了。"

萨菲罗斯话音刚落，三人便各自抽出武器，原本轻松的气氛顿时荡然无存，每隔一段时间便聚到一起切磋一场，这是三个一级战士之间的惯例，当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萨菲

罗斯取得胜利。

“老是废话连篇，不会连怎么挥剑也忘了吧。”安吉尔一如既往般随手拿了把普通战士使用的长剑握在手中，摆出起手势。

“哼，你在说谁啊。”

杰涅西斯则手持一把形状奇特、剑身赤红的长剑，一股魔力被注入剑身之中，立刻发出了刺目的光芒。两人不约而同地从原地跃起，向站在炮筒另一侧的萨菲罗斯冲去。

三名战士在狭窄的炮筒上缠斗起来，一团刀光剑影在三人之间不停变幻，招招均为点到即止，萨菲罗斯面对安吉尔和杰涅西斯两人的联手夹攻左格右挡，挥洒自如，丝毫不显劣势，一刀将两人的攻势同时挡住，反使安吉尔与杰涅西斯退后了几步。

安吉尔左右移动几步，虚晃一下便疾步冲前，一刀挥下，萨菲罗斯迅速举刀格挡，两柄长剑撞击在一起，激起阵阵火星。两人的力量不相伯仲之时，武器的优劣便是胜负关键，只见正宗的剑锋渐渐没入安吉尔那把无甚特别的长刀之中，胜负立现。

萨菲罗斯挥臂将安吉尔震开，微笑道：“赶紧丢掉这把玩具剑吧。”

“不愧是萨菲罗斯。”安吉尔面不改色退回杰涅西斯身边，手中长剑垂下，剑身已满是裂痕。

杰涅西斯在一旁观察许久，向前微微迈出一步，眼神中已有九分认真。

“安吉尔，你退后，我想和萨菲罗斯一较高下。”

看到杰涅西斯不似在开玩笑，安吉尔不禁微微一愣。

杰涅西斯缓缓举起手中长剑，左手轻轻拂过剑身，一串符咒般的文字自赤红色中升起，难以掩盖的杀气随即而来。

“我也要成为英雄。”杰涅西斯长视萨菲罗斯，一字一句道。

“哼，好啊。”萨菲罗斯无所谓地答道，反倒更加激起杰涅西斯的怒火。





“你的从容，到底能保持到什么时候？”杰涅西斯凌空跃起，赤红色的光芒早已砸向萨菲罗斯，两人的武器化为红白两道光芒，在空中不断交织，较量早已不再是例行的相互切磋，一招一式均充满了露骨的杀气。但是在终于稍稍认真起来的萨菲罗斯那压倒性的力量面前，杰涅西斯终于发现，实力的差距比自己所想像的还要更加遥远。

不过对于素来高傲的他来说，这只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对抗意识。

乘萨菲罗斯不备将其暂时困在火球之后，杰涅西斯仍不收手，迅速凝神聚气，一团赤红色光芒灌注了全力，渐渐自手中升起。

“住手，你想把大楼毁掉？”安吉尔见势不妙，横插入两人之间。

“我只是想成为英雄而已！”

杰涅西斯已然失去了理智，伸手罩在安吉尔面前，酝酿已久的光球尽数放出，巨大的爆炸顿时便将安吉尔卷入空中，从数千英尺的高空直落而下。

此时，一片蓝色刀光乘隙而来，萨菲罗斯早已冲破火球的束缚全力攻来，手下不再留情。面对着密不透风的刀光，杰涅西斯仅能不断后退，在萨菲罗斯所经之处，两人所立足的炮筒如一条吸管般，被凌厉的刀风切成一片片圆环，掉入难以看清的海面之上。

可以栖身之处愈发狭小，杰涅西斯已经避无可避，正宗挥出一片刀光，如有意识般瞄准杰涅西斯的破绽游动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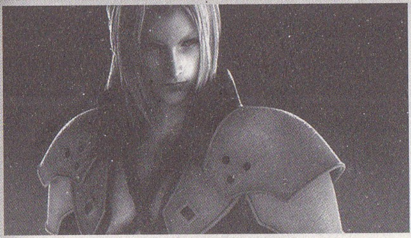
一团人影再度插入两人之间。

“到此为止了！”安吉尔以背上的大剑接住萨菲罗斯的攻击，手中长剑挡下杰涅西斯的反击，从眉头紧皱的程度足可看出他的愤怒。

受到安吉尔的阻止，萨菲罗斯暂时停下攻势，杰涅西斯却毫不领情，左手再次聚起光球向安吉尔挥去。

“不要阻碍我！”

光球呼啸而去，狠狠撞击在安吉尔的长剑



上，早已破碎不堪的长剑再也无法耐住这股巨大的冲击由中间断裂，碎片四溅。剑尖在巨大的惯性之下擦过杰涅西斯的手臂，强烈的刺痛感终于让杰涅西斯冷静下来，收回了蓄势待发的攻势。

光球被剑改变了方向，在另一侧引起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像是什么破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伫立在都市之中的神罗大炮迅速化为绿色色块分崩瓦解，显露出神罗虚拟训练室的本来面目。在激烈战斗后的瞬间死寂下，除了杰涅西斯沉重的呼吸声外，只有训练室里因受到严重破坏而出现故障的电路系统仍不停闪现点点火花。

“皮外伤而已，就算不用管也能马上愈合。”杰涅西斯一手捂住伤口，拾起掉落地面的长剑，缓缓向训练室门外走去，《Loveless》的诗句一如既往响起。

“就算在没有约定的明天，也必定会回到你所在的地点”

五号魔晃炉

“那他后来没事吧？”听完萨菲罗斯的回忆，扎克斯急切询问。

“没什么问题，杰涅西斯几乎没受什么伤，不过，安吉尔就……”

“安吉尔？安吉尔怎么了？”

萨菲罗斯微微一笑，仿佛仍沉浸于过去的回忆中，“之后安吉尔一直教训了我好长时间。”

“为什么？”听起来安吉尔似乎和现在一样，爱唠叨人的性格从没变过。

“反正就是和平常一样……思想准备、梦想、希望之类的。”萨菲罗斯将目光投向地上的怪物尸体，喃喃自语道，“莫非他们真的和霍兰达联手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怪物头上浮现起的安吉尔面孔，紧紧闭着自己的双眼，像是拒绝将心中的秘密泄露出去一般。

“据说霍兰达的秘密研究所就在这附近。”萨菲罗斯开始在四周寻找起来，看来他的到来绝非单纯为了安吉尔这么简单。一扇门上被白色涂料刷出“06”字样的密码门吸引了两人的注意，过于精密的密码锁与巨大的铁拴慎重地将其与外界完全隔绝。

“在这里。”萨菲罗斯话音未落，已将门打开，闪身进去。

门后的研究所不算太大，约有两层楼高，一段铁梯从门前开始盘延而下，一直通到灰尘遍地的底部，房内没有任何装饰，最显眼的还要数底层几个正在运作的大型培养罐。房内的灯都开着，实验仪器也都保持运转，看来霍兰达仍然在这里活动。

培养罐中装着几只之前所见、长有安吉尔面孔的怪物，而凌乱的实验桌上，一份显眼的研究报告吸引了扎克斯的注意，研究报告的内容关于战士的“退化”，报告中称这种现象为“G系列”所特有。

“看得我脑袋都晕了……”扎克斯略扫了几眼，把报告递给萨菲罗斯，出人意料的是，萨菲罗斯对这份报告并不陌生。

“那是在杰涅西斯消失前发生的事……他应该只受了些轻伤，但不知为什么恢复速度却非常慢，后来治好他的，就是霍兰达。”萨菲罗斯再次提起数年前的那场较量，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并不明显，但自从那场决斗之后，一切都偷偷地发生了变化。就像潜伏于冰层之下的怪物胚胎，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潜滋暗长。

“魔晃能量从杰涅西斯手臂的伤口侵入到了身体里，这一点很麻烦，首先要给他输入大量的血，我曾请求霍兰达使用我的，不过他拒绝了……因为我的血是不行的。”

“为什么？”

萨菲罗斯反问道：“你听说过‘古代种计划’和‘G计划’吗？”

扎克斯茫然地摇了摇头。

“都是霍兰达提出的实验，神罗曾在地底发现了能和星球沟通并拥有强大力量的古代种细胞，霍兰达希望使用古代种的细胞植入普通的人类胎儿中，培养出能力超凡的战士来减少开采魔晃能量的开支。本来实验应该都是失败的，生出来的孩子都非常普通，但是……杰涅西斯也依靠‘G计划’诞生了。”

扎克斯突然有所领悟，"G计划……"

"嗯，也就是'杰涅西斯计划'。"萨菲罗斯沉默地转过头去，"就像报告里写的那样，杰涅西斯的变化十分明显……"

"你是指……退化？"

"不只是这个。"

"复制人？"

"嗯。"萨菲罗斯默默点头。

研究所的铁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在两人向铁梯望去的同时，悄无声息走进的霍兰达也发现了研究所中的麻烦。

这是扎克斯第一次见到霍兰达的真容，面前这个年届六十、身形稍显臃肿、蓬头垢面、套着污渍斑斑的灰大褂，脸上胡须浓密的男人，实在和他所猜想的科学家相差太远。

"你果然在这里。"萨菲罗斯缓缓转身。

"除了我还有谁能阻止杰涅西斯和安吉尔的退化？"霍兰达面对两人却并不畏惧，浮肿的脸上露出一丝有恃无恐的笑意。

与此同时，杰涅西斯从屋顶缓缓降下，挡在霍兰达之前，手中赤红色的长剑瞬间已经指向萨菲罗斯的喉管，道："我不会把霍兰达交给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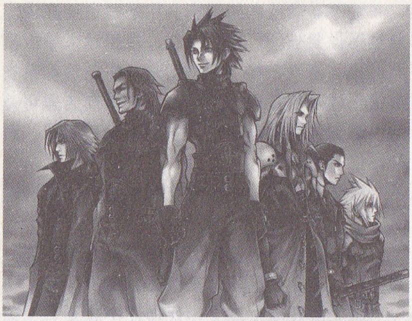
说话之间，霍兰达已抓住机会逃出门外，扎克斯紧跟其后追赶出去，房中便只剩下萨菲罗斯与杰涅西斯两人。

"毫不吝惜，与祝福同行，你也被女神所爱，以英雄的身分治愈世界……"，杰涅西斯缓缓将剑撤下，如往常般念起难以明白的诗篇。

"又是《Loveless》，你还真是没变。"

"三位友人一同奔赴战场，一个成为俘虏，一个升入天空，剩下的一个变成了英雄……"杰涅西斯并不理会，继续自说自话。

"经常听说的故事。"萨菲罗斯并不打算接着听下去。



"如果让我们来演的话……英雄是由我演，还是你？"

"你来演好了。"

"啊哈……"杰涅西斯发出难以辨识的笑声，"其实，你的名声全部都该是我的东西。"

"无聊。"萨菲罗斯已经厌倦了这样的交谈，转过身去。很显然，杰涅西斯已经不愿再像以前一样掩饰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他轻轻挥动起自己的翅膀，几根羽毛轻轻飘落，在两人相互对峙的气场间无辜地打着转。

"事到如今……我最想得到的东西是'女神的礼物'。"杰涅西斯的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终于要将霍兰达抓住的关口，一柄巨大的重剑阻止了扎克斯的前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兰达匆忙逃走。

"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扎克斯愤怒地转向大剑伸来的方向，消失许久的安吉尔正站在柱子后的阴影处，"你现在对霍兰达唯命是从么……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征服世界。"安吉尔面无表情地答道。

"别开这种无聊的玩笑了！"扎克斯简直笑都笑不出来。

"那么……是复仇。"

"向谁复仇？"

安吉尔将大剑移开，一言不发地向前走了几步。

一支翅膀自安吉尔的背上舒展开来，将射过来的阳光挡住了大半。如初次见到杰涅西斯时一样仅有一边的残缺翅膀，羽毛随着翅膀的颤动，如同受惊一般纷纷飘落下来。

与杰涅西斯惟一不同的就是，安吉尔的翅膀是纯白的颜色。

安吉尔转过身来，正视扎克斯，眼中血丝清晰可见，"我已经变成了怪物。怪物的目的除了征服世界和复仇以外，还能有什么？"

"不……翅膀绝不是怪物的标志！"从震惊中醒觉过来，扎克斯脱口而出。

"那你告诉我。"安吉尔激动地走近扎克斯，"这究竟是什么？"

扎克斯伸手接住一根漂浮在空中的羽毛，低声说道，"……是天使的翅膀。"

"原来如此……"安吉尔自嘲地笑了起来，"那天使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的梦想又该是什么？"

扎克斯沉默下去，脑海中一片空白，虽然



心中十分肯定，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不知道说，只是与安吉尔默默相对而立，两人间的距离近在咫尺，却如同相隔一条长河，无法跨越。

安吉尔举起手中的大剑，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扫视数遍，突然狠狠将其插下，剑锋深深陷入地面。

“天使的梦想只有一个。”安吉尔一步步逼近扎克斯。

“是什么？”

“变成人类。”

一拳重击正中扎克斯小腹，巨大的力量将他远远击出数米之外，落在一片架在高空的铁丝网之上。

“和我打呀！”安吉尔大声吼道，扎克斯却只是爬起来，微笑着轻轻摇了摇头。

被激怒的安吉尔狠狠挥起右拳击向地面，巨大的冲击力使脚下的水泥发出了阵阵颤动，扎克斯脚下的铁丝网也因为撞击突然从中间断开，将他抛入望不见底的黑色空洞中。

第四章 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一片漆黑之中，几根白色羽毛在空中以无视物理法则的轨迹不断飘荡，从刚才起就萦绕在身边的失重的感觉过去之后，扎克斯脑袋开始隐隐作痛，就像被严重干扰的电台一样，发出一阵阵杂音，直到一个甜美柔和的女声从天而降，周围才渐渐清晰起来。

“喂喂？”

“喂喂？”女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一片耀目的白光自头顶射来，白光之中仿佛有一个人影，人影长长的发丝滑在扎克斯的脸颊上，就像是各种说不上名字的花香味凝结成丝，摩擦出一阵阵痒痒的感觉。

看到扎克斯睁开眼睛，人影开心地跳了起来，“啊，成功了！”

那是个穿着白色碎花连衣裙的少女，褐色的头发简单绑在脑后，时不时露出如果冻般细腻白皙的脖子，从天空中射下的柔和光线为她打上了一层朦胧的光圈，美丽圣洁的如同女神一样。

“这里是天堂？”

“不是，这里是贫民窟的教堂。”

“那你是天使？”

扎克斯的问题惹得少女笑弯了腰，少女轻盈地转了个圈，跳到扎克斯的面前，伸出手指向屋顶指了一下，“我叫艾莉斯，你呢，是从那里掉下来的。”

艾莉斯指向的屋顶上，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空洞。

扎克斯一个翻身跳了起来，“真谢谢你救了我，我叫扎克斯，看来非得给你点谢礼不行啊。”他做出一副沉吟的模样，最终直视着少女问道，“不如和我约会怎么样？”

艾莉斯是个非常有趣的女孩，在她的性格之中，浪漫与一点小小的古怪似乎天生共存。当你认为自己已经很接近她的时候，总会突然发现让人惊讶的陌生一面，但是没过多久，她又会变回一个天真的少女，单纯得与自己的年龄完全不合。

单纯到似乎独自一人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满脑子却只关心着她的那些花儿。

贫民窟的教堂中有一片小小的田地，种满了艾莉斯亲手培植的花朵，就在扎克斯掉下来的地方。米德加已经很少能看见花了，由于魔晃能量的长期污染和城市高度机械化，花朵根本无法生存，但是艾莉斯就像是能和花朵对话一样，经由她照管的鲜花，完全看不到一丝颓靡的迹象。

她不喜欢蓝色的天空，用她的说法来说，总觉得像要被“吸”进去一样，表情让人难以揣测，也不喜欢在街上到处闲逛，宁愿静静呆在教堂里注视着花田，但是每次看到商店里可爱的小饰品又喜欢得和十几岁的小女孩一样，眼神始终不忍离开。

在艾莉斯的眼中，扎克斯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或者说，是一份自天而降的圣诞大礼包，突然打乱了自己平静而安稳的生活。

明明摔在地上跌个半死却还不忘要和女孩

约会，总是自说自话地带着自己到处乱跑，却丝毫不让人觉得讨厌，精力充沛到让人难以想像，脑中永远不停冒出各种古怪的念头。

更夸张的是，对于他来说，念头远远不只是念头而已，只要一想出来，就一定要试试看实践一下。

看到花田之后，扎克斯突然说，"是我的话就把它们全部换成钱，让米德加充满鲜花，钱包塞满钞票！"

很快他就不知道从哪里搬来一堆木材和工具，架在教堂门口，咣哧咣哧做起了木匠活。

艾莉斯并不喜欢战士，战士的生活与她所爱的平凡大相径庭，但是扎克斯和印象中的战士完全不同。他会坚持买下红色发带作为相识的礼物，也会帮着街边的小孩到处找钱包，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永远有着做不完的事情。

只是这种时光常常被突然响起的手机打断，然后扎克斯就会抱歉地望着自己，匆匆赶往下一个任务地点。

然后是再下一个和再再下一个，从来不曾停歇。

自从从五号魔晃炉摔下之后，扎克斯再次见到安吉尔，是神罗总部遭到杰涅西斯袭击的时候。

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起源于霍兰达由来已久的私人仇恨，在神罗任职的时候，他曾与科学部门的宝条博士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权利争夺，最终黯然失败，宝条就此控制了神罗的科学部门，而霍兰达则开始默默进行着自己的研究，直到杰涅西斯的出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向神罗复仇的好时机。

安吉尔就在这个关头出现了，带着他的剑，还有战士的尊严。

虽然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矛盾，但还是扎克斯所熟悉的安吉尔。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安吉尔如此说道，"有时脑袋里就像是飘着一团浓雾一样，但是只要这把破坏之剑还在手中，我就不会舍弃自己的尊严。"

扎克斯也并不想知道安吉尔的想法，只要仍然能和他并肩作战就已经足够了。

将神罗大厦的下层和外部交给萨菲罗斯与安吉尔，扎克斯快步冲向宝条博士所在的研究室，研究室位于整个建筑的最高几层，暂时还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

"宝条博士，杰涅西斯的队伍已经进攻进来了，我来保护你去安全场所！"

好不容易找到宝条，他正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对扎克斯的话只是轻蔑一笑。"退化的怪物有什么可怕的？"

"你是说杰涅西斯？"

"没错，在那个愚蠢的时代，我们一直把从外太空而来的未知生命体杰诺瓦当成是古代种，他就是在那个时代诞生的。"宝条似乎是决意不离开研究室，仍然不紧不慢地说着。

扎克斯微微一怔。

"不知道也没关系，反正战士的任务就是什么也不想，只要保护我就好。你准备好豁出性命来保护我这颗珍贵的大脑了吗？别输给那些二流科学家的失败作品。"

宝条口中所说的失败作品，无疑就是突然出现在他背后，举剑对准自己脖子的杰涅西斯。

"这是霍兰达的命令？你认为跟着霍兰达就能阻止退化吗？"对于自己目前的危险处境，宝条只是不停说着刺激杰涅西斯的话，"可怜啊，实在是太可怜了。"

杰涅西斯并没有被激怒，相反，有什么似乎触动了他的内心，他只是将剑威胁性地动了一下。

安吉尔也紧跟其后冲入研究室。

"看来霍兰达的怪物们都聚在一起了。"宝条斜眼望向杰涅西斯，"《Loveless》第四章，是至亲好友将要展开决斗的场景，我本以为会对研究有什么好处，就找来看了一下。"

众人都在静静等待他的后话。

"结果……毫无意义。"

"那决斗的结果呢？"安吉尔追问道。

"不知道，最终章早就遗失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关于最后的结果有很多说法。"杰涅西斯似乎放弃了宝条，缓缓走向研究室墙壁巨大的玻璃罩旁，左手发出一团火球，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最终，'女神的赠礼'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杰涅西斯展开了自己的翅膀，随即破空而出。

扎克斯刚想拔腿追去，早已被安吉尔拦腰抱起，追着杰涅西斯冲出神罗大厦，从高空望下去，地上的建筑物就如饼干般整齐地排列成各种图案，让人不禁头晕目眩。

见到追兵渐进，杰涅西斯匆忙停下，一手

已使了个召唤法阵，企图阻挡两人。安吉尔并不中计，只是将扎克斯留在附近一所大楼的高台上应付召唤兽，便转了个圈，避开召唤法阵的范围，追上杰涅西斯在空中缠斗在了一起。

匆忙从召唤兽法阵中脱身出来，已经不知过了多久，扎克斯再度望向被夜色所笼罩的天空，却已经空无一人。

安吉尔，杰涅西斯，周围寂静无声，没有打斗痕迹，甚至连一个敌人都没留下。

一望无际的夜空中只有一团暗淡不清的月亮拼命发出光芒，妄图照亮更大的范围。

大家似乎都突然被这片夜空吞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第五章 不要放弃战士的尊严

安吉尔没有被夜空吞噬，不过几天之后，他就安然无恙地突然从空中跳了下来，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地带来了杰涅西斯和霍兰达正在莫迪奥海姆的消息，用他的话来说，这样会让自己感觉仍是个战士。消失的反倒是萨菲罗斯，自从神罗大厦受袭之后就钻进了资料室里再也不见出现，连手机也无法打通。

带着一股疑惑之情，扎克斯匆匆告别了艾莉斯，乘上了曾的直升机直飞莫迪奥海姆。

莫迪奥海姆是位处北方的一个偏僻山村，隐蔽于这种地方确实对躲开神罗的视线有些帮助，尽管扎克斯对敌人的小聪明颇为赞赏，但是沿途的酷寒却给行进之路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攀爬着积雪足有一指深的山路，加上山谷中不断吹来的冰冷狂风，仍让一群在米德加的温暖气候中呆久了的普通神罗士兵不时停下搓手跺脚。

扎克斯精力旺盛地爬在最前面，很快，曾和一群神罗士兵就被他远远丢在了几米之外。

"别被我丢得太远喔！"扎克斯转过身去大声向后面叫道，一个一直紧跟在他身后的神罗士兵引起了他的注意。

"干得不错嘛！"扎克斯一边不停向上攀爬，一边向对方答话道。

"我也是在乡下出生的。"从神罗面罩里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声音，听起来不过16、7岁。"就是尼布尔海姆。"

这个听起来就略带泥土气息的地名引得扎克斯大笑起来。

"那你呢？"对方不服气地问道。

"我？老家是贡加加。"

面罩里也传来几声压抑着的笑声，扎克斯突然来了精神，"你笑了！你刚才笑了！你知道贡加加？"

对方摇了摇头，"没有，不过这个名字听起来还真土气。"

"尼布尔海姆才是吧！"扎克斯反击道，"我虽然没去过，不过那里应该有魔晃炉吧。"

面罩里的脑袋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在米德加以外，有魔晃炉的地方基本上……"

"什么都没有！"面罩里的声音和扎克斯重合在一起，两人对视一眼，因英雄所见略同而大笑起来。

"我叫克劳德。"有着稚嫩声音的神罗士兵摘下面罩，露出了一头金黄的短发，还有一张同样稚嫩的面孔。

与克劳德的相识减缓了无聊雪地的枯燥，但是，扎克斯所要独自面对的痛苦结果，却并不会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

偷偷潜入杰涅西斯军在村外的基地之后，一副让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出现在扎克斯面前，杰涅西斯正以一把长剑指向霍兰达，退化的症状在他的身上已经越来越明显，原本红色的头发中竟夹杂上了醒目的灰白。

霍兰达缓缓向后面退去，企图躲开杰涅西斯手中长剑的同时试图说服着他，"你还需要我！要是我死了，谁能阻止你的退化！"

“杰诺瓦细胞。”杰涅西斯似乎找到了拯救自己的王牌，再无顾忌，挥剑向霍兰达砍去，扎克斯看准时机冲去，撞开长剑，克劳德也乘机抱住企图逃走的霍兰达。

“没人知道杰诺瓦细胞究竟在哪里，宝条也不知道，哪儿也找不到！”霍兰达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叫道。

“那就让我慢慢腐烂吧，但是整个世界都要给我陪葬！”杰涅西斯也摆脱扎克斯的阻挡，再度挥剑向霍兰达砍去。

霍兰达情急之下，使出全力甩开克劳德，连滚带爬地朝着外面逃去，克劳德紧跟其后追了出去，杰涅西斯也想跟上，却被扎克斯一个箭步挡住去路，拔刀开战。

只是几天不见，杰涅西斯的退化却已更加严重，虚弱不堪到全然不复当日雄风，英雄迟暮，扎克斯几乎不忍再次狠狠击溃他的自尊。

“这就是怪物的下场……”杰涅西斯无力再战，垂下长剑，缓缓向背后的栏杆退去，似乎心中锐气也随之消退。

“我们不是怪物，是战士啊！”扎克斯已经猜到他的想法，慌忙冲上前去。

杰涅西斯却只是继续向后退去，最终退到了栏杆的边缘，毫无眷恋地向着身后的一片高空倒下，身影越降越低，最终消失不见。

冲出基地之后已经不见克劳德和霍兰达的身影，只有几行杂乱的脚印仍残留在雪地之上，顺着痕迹追去，才见到莫迪奥海姆村庄的踪影，一只熟悉的怪物停在村中的公众浴室之前，脖子上正是安吉尔的头像。

莫非安吉尔也到了这里？

扎克斯匆忙冲入浴室，在蒸汽炉所散发出的白色蒸汽中，沿路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神罗士兵的尸体，克劳德和曾也在其中，虽然性命无忧，但是伤势不轻。曾努力靠着墙壁坐起身来，被扎克斯看到这种场面让他有些尴尬，他伸手指了指一边的房门，胸口起伏不定，“就在里面……保住霍兰达……安吉尔正等着你。”

安吉尔果然正在等着扎克斯。

他背对着房门，一动不动，直到扎克斯走上前去，才开口道，“杰涅西斯本来应该由我打败的。”

“真是的……这又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任务。”

“但接下来就是你自己的任务了。”安吉尔话锋一转，举起大剑指向扎克斯，“应该有人在等着你回去吧。”

说话之间已经连砍几剑，招招朝着要害而来，扎克斯匆匆躲过，不得已只好拔出刀来。

攻与守之间，霍兰达突然从门外闪进，高声笑道。“很好，安吉尔！现在就是将我们父子的仇恨彻底消除的时候！”

“闭嘴，我的父亲已经死了。”安吉尔停下剑来怒视霍兰达。

“那就为你的母亲报仇吧。”

“母亲是因对过去感到羞愧而自杀的。”安吉尔咬紧牙关，一字一句说道，这个诡异的场面已经让扎克斯的脑袋几乎都要短路了。

“羞愧？不，她应该为自己的过去感到光荣，因为自己的名字作为实验代号被保留了下来。”霍兰达发出一阵怪笑，“‘G计划’，也就是吉丽安计划。”

“不准你提到我母亲的名字！”

安吉尔已经暴怒起来，一把抓住霍兰达的衣领将他提起。

“体内被植入杰诺瓦细胞的女人，吉丽安，还有在婴儿时期被植入吉丽安细胞的杰涅西斯。”霍兰达毫不畏惧安吉尔的恐吓，表情和话语都愈发令人恶心。“我承认杰涅西斯是个失败的作品，但是，安吉尔……你在吉丽安的体内时就反复进行了细胞分裂，你是完美的。”

安吉尔一把将霍兰达推开，转向扎克斯道，“我是完美的……怪物，我的细胞可以植入他人体内，并进行再分配。”

“双向复制，也就是说你正确地继承了杰诺瓦细胞的力量。”霍兰达补充道。

“扎克斯，你还记得吗？你答应与所有让世界痛苦的东西为敌。”安吉尔不再理会霍兰达，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扎克斯木然站在原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他所能承受的太多。

安吉尔深吸一口气，凝视着扎克斯，高高举起双手，“我自己的身体正在折磨我，扎克斯，你看看吧。”

四只怪物随着安吉尔的动作被召唤出来，它们形态各异，但是却有着共同的印记，都是借由安吉尔的细胞而制造出的怪物。

“混蛋！你这样做事情会无法挽回的！我只要你的细胞！”霍兰达并没有料到安吉尔的举动，他的计划显然被打乱，原先得意的表情突然紧张起来，不顾一切地冲向安吉尔，但是再

一次被远远推开。

四只怪物仿佛受到了指引，一同朝着安吉尔冲去，将他扑倒在地紧紧围在其中。五具身体发出一阵阵奇怪的颤动，像是在吞吃着什么，又像是正在慢慢融合，扎克斯努力想看清发生在安吉尔身上的事情，但是一阵强烈的白光突然从地上的躯体中散发出来，阻挡了一切来自外界的视线。

就在这股刺目的光芒中，安吉尔的身体迅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融合，进化，吸收，再进化……

当扎克斯终于能再次看清周围的物体时，一切变化已经结束，安吉尔已经不复存在。

与扎克斯对立而站的，是一只长着安吉尔脑袋的巨大怪物。

为了彻底根绝被诅咒的细胞，安吉尔将由自己制造出的怪物全部唤回了体内，他明白自己的能力和意识不足以控制这场融合的结果，也预见到了融合之后被异化为非人的结果，所以，他才将解决这一切的钥匙交到了扎克斯手中。

除了扎克斯之外，安吉尔并没有可以用性命去信任的人。

怪物已经吞噬了安吉尔的意识，它咆哮着盯上了面前的敌人，手中的枪如一道电光般朝着扎克斯刺来，滑过扎克斯的脸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虽然有着安吉尔的面孔，但是这个怪物已经不再是安吉尔了。

扎克斯摆好架势等着怪物冲来，痛苦与仇恨不能形容他的内心，他的心中没有恨，没有敌意，有的只是深深的悲伤，手中的长剑每挥动一次，就让悲伤更加深一分，每次将剑插入安吉尔的体内，努力克制的情感就更加强烈地反噬着自己。

身为一名战士，有时候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心，抛弃一切感情，扎克斯早已有了这样的觉悟，但是当自己的敌人是安吉尔时，日渐麻木的内心重新变得敏感无比。

扎克斯宁愿让安吉尔亲手刺穿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不能。

艾莉斯正等着自己回去，一起推着花车，让鲜花盖满米德加。

扎克斯用尽全力，将手中长剑刺向安吉尔关节间的要害之处，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时



间仿佛也在一瞬间戛然而止。

怪物的身躯随着生命力的流失如烟雾般散去，冰冷的地板上只有安吉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由于失血过多，安吉尔的面色苍白如纸，但是神智和自我再次回到了他的身体中。

“扎克斯，干得好……”安吉尔仰面躺在地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神色，托起手中大剑放在扎克斯手中，“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代表着荣誉的破坏之剑，与安吉尔常年相伴的破坏之剑，如今却将离开主人的身边。

扎克斯接过大剑，眼中泪水已将夺眶而出。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尊严。”

安吉尔轻声说道，似乎放下了困扰自己已久的心事，安详无比地合上双眼。

无数记忆瞬间涌现在扎克斯的眼前，但是，这些记忆从这一刻开始，就真的只是记忆了。

扎克斯将大剑贴在自己的额头上，久久凝视着安吉尔，直到他的身体如地面一般冰凉，夜色将黑色神罗制服与周围混成一片，才静静地站起身来，抱着大剑离开了这片充满悲伤的土地。

拥有梦想吧，想成为英雄就得拥有梦想，还有尊严。

这是安吉尔以生命教给扎克斯的东西。

第六章 杰涅西斯真的死了么?

把霍兰达带回总部交给上层之后，一切事情都开始发生着扎克斯所难以看穿的变化，一个待命休假的通知之后，仿佛过了很久都不再有任何消息，身边开始一直出现塔克斯的家伙，不光监视着自己，也监视着艾莉斯，准确来说，从很久之前就开始监视艾莉斯，只是最近才被扎克斯察觉罢了。

再也没有人提起安吉尔和杰涅西斯，仿佛他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

扎克斯不知道这些变化之后隐藏着什么，但是他很清楚，这些隐藏着的东西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他尽情享受着海滩与阳光，还有难得的假日，每天继续枯燥地练习着下蹲运动，惟一让人觉得不快的，只是没有让艾莉斯也看看这如天空般湛蓝的海水。

直到西丝内出现在休假的海滩，带来了拉萨德总管因挪用公司公款提供给霍兰达作为研究资金并已失踪的消息，庞大内幕的冰山一角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都在想什么啊……”扎克斯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对认识的人们其实完全没有一点了解。

“真相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而从将这种真实用语言说出来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变得不确定了……”西丝内故弄玄虚地说着。

“切……你到那边去一下。”扎克斯掏出手机，寻找着艾莉斯的号码，这一切都被西丝内看在眼里。

“想打给艾莉斯？”

“你怎么知道，你们真的在监视我？”扎克斯警惕地看着西丝内，但是穿着泳装的年轻塔克斯成员只是淡淡一笑，“被监视的是艾莉斯，她可是古代种哦，全世界只有一个。你不知道？”

扎克斯轻轻摇了摇头。

艾莉斯确实从未对他提起过这件事，但是扎克斯并不感到惊讶，不管艾莉斯的身分究竟是什么，对他来说其实并无分别。从亲眼看着安吉尔闭上双眼的时候开始，这些对他来说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让他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另一件事。

杰涅西斯也许没有死。

在曾所提出的设想中，即便他已经死去，没有肉体的精神也可能重新回归了环绕整个星球的精神能量——生命之源，利用生命之源控制复制体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是比起这个猜想来说，第六感似乎在告诉扎克斯杰涅西斯仍然活着的事实，在没有亲眼见到真正的杰涅西斯的尸体之前，扎克斯更倾向于这种可能。

全世界各地都开始涌现新一批杰涅西斯复制体，他们袭击了关押着霍兰达的朱诺市，好不容易被抓住的霍兰达趁着混乱与人手不足的机会从神罗的看管下逃走，给几个复制体救了出去。

就连米德加也没有逃过复制体的魔掌。

第七章 我可能会舍弃神罗

由于担心艾莉斯的安危，扎克斯匆匆忙忙赶到了米德加的贫民窟之中。

教堂中没有受到什么破坏，但是艾莉斯仿佛正身陷险境，一头长着翅膀的怪物堵在教堂门前，虎视眈眈地盯着扎克斯。

扎克斯举起剑来摆好架势，但是怪物背后的艾莉斯却拼命地摇起了脑袋。一个愣神之间，怪物已示威般地高高扬起脑袋，露出了脖子前的安吉尔头像，冲着教堂的大门扑了过去，将一台偷偷钻进教堂的攻击型机械抓得粉碎，这才得意地舒展了一下翅膀，一头栽倒在地上。

看起来，它似乎是特地赶来保护艾莉斯的，但是，被自然界的法则所诅咒的退化现象，也毫不留情地降临在它的身上。

艾莉斯匆匆跑到怪物的面前，怪物支撑着爬起来，展翅飞上横梁，在高空远远地盯住大门，如同一个守护神般。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它的样子……好像很悲伤。”艾莉斯担忧地望着高处，轻声说道。

凝视着愁眉不展的艾莉斯，扎克斯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去街上卖花吧。”他突然说道，“先让贫民窟满是鲜花好了。”

扎克斯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和艾莉斯告别，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正等着他去执行，在到教堂之前，扎克斯在总部见到了萨菲罗斯。

萨菲罗斯已从资料室中出来，但这些天的

翻查资料似乎并没有让他茅塞顿开。

"在很多地方的魔晃炉附近都出现了大量的怪物，工作人员全部下落不明，现场附近的战士也都失去了联络。公司决定为了调查此事再派一些战士，你和我，一起去尼布尔海姆。"

扎克斯不禁有些失望，他本以为这次的任务理应关于"那件事"，但是，尼布尔海姆不正是克劳德的故乡么。

"失去联络的战士都是追踪拉萨德的人，他们好像还在附近发现了类似培养罐的装置。"萨菲罗斯道，"应该是霍兰达从莫迪奥海姆的研究基地带走的东西。"

"这也就是说，拉萨德，霍兰达……杰涅西斯他们也许是一伙的？"

萨菲罗斯微微点头，不再说话，良久，才叫住了正打算离开的扎克斯。

"我们得到的命令是调查魔晃炉，完全没提到那些老朋友的事。"萨菲罗斯转过头去，没有任何表情地叙述着自己的决定，"根据情形，我可能会舍弃神罗……不过在那之前，当然还是服从神罗命令的战士。"

在扎克斯仍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时候，萨菲罗斯就已经被称为神罗最强战士，无数人以萨菲罗斯为目标，不断激励着自己挺过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与训练，那个时候对于扎克斯来说，萨菲罗斯只是一个高高存在、代表了神话与梦想的名字。如今扎克斯已经成为了一级战士，但是萨菲罗斯仍然是那个高高存在的名字，并没因此而有什么改变，没有人知道他沉默寡言的表面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想法。

扎克斯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嗳？这个花车也太不可爱了。"少女稍稍有些惊讶的声音将扎克斯唤回现实之中，由废旧木材拼起来的花车是算不上可爱，扎克斯装模作样地围着花车转了几圈，摸着下巴道，"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主要看的是花嘛！"

艾莉斯赌气般地把脸转到一边去。"我只是说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而已。"

"不要奢侈嘛。"扎克斯慌忙哄道。"虽说是'小小的'，但也不会少吧。"

艾莉斯得意地回过头来，仿佛把刚才的赌气都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是当然，想不想听，一共有23个呢！"

"还是用笔写在纸上吧……不然我会忘记的。"

艾莉斯点了点头，用笔在一张小小的纸条上开始认真地写了起来。

扎克斯趁机赶紧把花车推出教堂，省得艾莉斯突然反悔。

教堂外能看到曾藏在墙角的身影，扎克斯推着花车继续往前走，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塔克斯的监视任务中也包括了保护监视对象，不让艾莉斯受到任何伤害的内容，再加上教堂里的"守护神"，多少让扎克斯能够安心一点。

而且在现在这种局面下，曾可能是惟一可以指望的人了。虽然在向他反复叮咛关照艾莉斯的时候被嘲笑了一通，但扎克斯无论如何就是放不下心来，或许是因为萨菲罗斯的话，或许是因为杰涅西斯没有死的消息，或许是因为其他的什么……

"大家都会来买吧？"艾莉斯推着做工稍显粗糙的小小花车，怯生生地站在平民窟街道的一边，小心地拉了拉扎克斯的手指。

已经在这里站了20分钟了，但是行人只是诧异地望着这和周围环境毫不搭调的花车，没有一个人产生买花的打算。

"一定会来的，再一会就有很多的客人了。"扎克斯打量了几眼周围，跳出去拽住一个路过的男人，"喂！你！买不买花？现在买的话只要十块钱！这种价格简直是吐血大甩卖！不买可是你的损失哦！"

艾莉斯看着扎克斯的胡闹，不禁笑出声来，仿佛突然间打起了十万分的精神，也从花车中跑了出去，跑向一个路过的小孩。

"扎克斯，又有客人了！"艾莉斯很开心地如天使般朝着扎克斯微笑着。

在稍迟一点的时间，当扎克斯提到自己要出一趟远门执行任务的时候，艾莉斯也像这样微笑着和扎克斯告别。

伸出手来，把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交给扎克斯。

那张纸条上，就是艾莉斯的23个小小的愿望。

第八章 明白了，我会去找你的

在尼布尔海姆发生的一切，对所有参与到这件事的人来说，都是生命中巨大的转折。

转折，有好的转折，也有坏的转折，同样的一件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好坏各占其半，

但是在尼布尔海姆中发生的转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场彻底的噩梦。

四年之后，扎克斯有时会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来到这里，自己的生命会不会随之改变。

或许和艾莉斯一起在平民街的教堂里再做一辆新的花车，或许带着艾莉斯去看不会让人害怕的天空，或许这个或许那个，或许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只是不像现在这样。

有时候，扎克斯还会不禁想起，如果很久以前，没有和安吉尔一起参与五台作战，没有寻找失踪的杰涅西斯，安吉尔的生命会不会随之改变。

但是他也只是想想而已，对一切已经变成现实的事情，你只能回想。

踏入尼布尔海姆之后，一股质朴乡村的风情顿时吸引了战士们的注意，清新至极的空气似乎将长途跋涉的疲劳洗得干干净净。

"很久没有回故乡了吧，感觉怎么样？"萨菲罗斯好似也被闲暇的乡村风情感染了一般，朝已沉浸在对故乡的怀念的克劳德望去，"我因为没有故乡，所以不知道……"

克劳德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面罩套在了脑袋上，可能是不好意思以穿着军服的模样面对自己的熟人，只是静悄悄地跟在众人身后一言不发向前走去，像个害羞的孩子一样。

"那……你父母呢？"扎克斯好奇地问道。

"母亲的名字叫杰诺瓦，生下我之后很快就死了，父亲……"萨菲罗斯突然笑了起来，"我在说什么啊……走吧。"

杰诺瓦……降落在地球上的未知生命体，从天而降的灾厄……扎克斯默默念着这个不祥的名字，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

抵达尼布尔海姆的时间已经不早，众人决定先行在旅馆休息一夜，明天再开始调查整个村子。扎克斯在村外闲转了几圈，感受早已久违的乡村夜风，顺便给艾莉斯发了一条问候短信，这才伸着懒腰缓缓回到旅馆之中，萨菲罗斯并没有出去，而是站在窗前向远处张望。

"不知道为什么，风景……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发现了扎克斯的身影，萨菲罗斯转过头来，疑惑地说着。

第二天一早的行程已被安排好，由于通往尼布尔海姆魔晃炉的山路比较崎岖，村里特地派出了一个当地的少女为前往魔晃炉的萨菲罗斯、扎克斯和克劳德导游。

导游大约也就是克劳德的年纪，名叫蒂珐，戴着一顶牛仔帽，背心短裙，性格相当冒失，沿途给三个大男人找了不少麻烦，再加上嗅到萨菲罗斯的新闻价值而出动的旅行记者沿途拍照，更是让这次任务吵闹不堪。

不过如蒂珐所说，她对附近的路倒是相当熟悉，不到下午就把众人带到了魔晃炉前。

萨菲罗斯打开魔晃炉被紧紧密封的门锁，蒂珐也赶紧好奇地跟了上去。

"普通人不允许进去，里面都是神罗公司的机密。"萨菲罗斯谨慎地将蒂珐挡在门外，吩咐留在门外的克劳德看住蒂珐，这才和扎克斯关好门，向着尼布尔海姆魔晃炉的中心区域走去。

尼布尔海姆的魔晃炉内部与扎克斯所见过的五号魔晃炉有几分相似，同样的结构，同样的寂静沉暗，甚至连被霍兰达作为研究室的房间都布置得几乎差不多，沿着楼梯分布的三排巨大培养罐将整个空间塞得无比拥挤。

一扇被紧紧锁住的铁门上，写着杰诺瓦几个大字，但是萨菲罗斯并没有看到，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已经被一台发着蓝色光芒的培养罐所吸引。

萨菲罗斯默默地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好奇的扎克斯，让他可以凑近一点看清里面的东西。

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浸泡在培养罐蓝色的魔晃液体中，恐怖的面孔早已超出扎克斯想像，他情不自禁向后退了一步。

"像你们这样的普通战士，都是浸泡过魔晃的人，虽说和普通人有一些差别，可总归还是人类。"萨菲罗斯挨着培养罐一个个检查过去，眼前所见均是恶魔的面孔，"但是，这些家伙又是什么……用来浸泡他们的魔晃液体密度远远高于给你们用的。"

"这就是……怪物？"扎克斯困难地吐字。

"没错，制造这些怪物的就是宝条。"萨菲罗斯转身离开培养罐，"那些怪物的原形就是使用魔晃能量在培养罐制造出来的异形生物。"



扎克斯默默思考着萨菲罗斯的话，一个刚才没有注意的词突然蹦进了他的脑中。

“你刚才说‘你们这些普通战士’……难道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阵剧烈的头疼突然袭击了萨菲罗斯，就像是脑子在与什么东西发生共鸣，萨菲罗斯跌跌撞撞走了几步，稳住自己的身体，一个可怕的念头猛然浮现。

有什么东西正呼唤着他的身体和血液，就在这里，就在此刻。但是在这里，只有培养罐中如恶魔般的怪物们和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萨菲罗斯就已经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其他孩子无聊地扭打在一起，或是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只是默默站在一边，冷漠地注视着他们，心中充满嘲讽。萨菲罗斯知道，自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虽然他并不清楚自己究竟特别在哪里，但是这些年来，仍一直试图寻找到什么来揭开自己身世的真正秘密。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场自己静静观看却不参与其中的戏剧。

但是解开这个秘密的关键居然在这里，在一群人造的、愚蠢的怪物的肮脏出生地中。

这个事实就像一把尖锐的利刃，狠狠插进他骄傲而脆弱的自尊之中。

“难、难道……难道我也是这样诞生的吗……”萨菲罗斯长久地注视着那群丑陋的怪物，但是又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这些肮脏的躯体与他并不相同。

扎克斯想要搀扶住步伐不稳的萨菲罗斯，却被他一把推开。

萨菲罗斯默默望着自己的手掌，没有鳍，没有变形，没有鳞片，没有羽毛，仍如一块精美的艺术品般完美无瑕，但是……我是人类吗？

萨菲罗斯情不自禁自语出声。

“很遗憾，你是怪物。”杰涅西斯突然从天而降，伸手放出几个火球，被萨菲罗斯轻松挡住，杰涅西斯并不因此而失望，带着一丝近乎恶意的笑容道，“你是在杰诺瓦计划中诞生的，最强的怪物。”



如扎克斯所猜想，杰涅西斯果然还活着——如果头发已经完全灰白，退化迹象愈发明显的他还能算是活着的话。

“杰诺瓦计划到底是什么？”萨菲罗斯追问。

“杰诺瓦计划……是以前进行的所有实验的总称，那些使用了杰诺瓦细胞的实验。”

“妈妈的细胞？”

“可怜的萨菲罗斯，你应该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一直都只是听说一个名字吧？”杰涅西斯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萨菲罗斯最后的一线希望，“真不知道你把她想像成了什么样了呢……”

“闭嘴！杰涅西斯！”扎克斯企图阻止杰涅西斯的话，对于一直被隐瞒的萨菲罗斯来说，这些事实在是太过残忍。

但是，这正是杰涅西斯的目的。

“杰诺瓦是神罗在两千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的……怪物。”杰涅西斯一字一句，缓缓说道。

萨菲罗斯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萨菲罗斯，我要借用你的力量，我的退化已经无法停止了。”杰涅西斯道，“杰诺瓦计划·G制造了安吉尔和像我一样的怪物，而杰诺瓦计划·S以无数次失败的经验为奠基石，终于造出了完美的怪物。”

S……萨菲罗斯。

萨菲罗斯的表情未变，冷冷问道，“我能做什么？”

“你没有制造复制体的能力，所以身体资料不会扩散，也就是说……不会发生退化现象。”杰涅西斯掏出了一颗紫色的笨苹果，久久地举在手中，仿佛它就是一直在追寻的女神的赠礼。“萨菲罗斯，把你的细胞分给我吧。”

“你的话到底是用来迷惑我的谎话呢……还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真相呢……不管怎样都好。”萨菲罗斯抬起头来，望向门上的“杰诺瓦”几个大字，轻叹一声，打掉杰涅西斯手中苹果，“你就慢慢自生自灭去吧。”

“原来如此……不愧是最完美的怪物。”杰涅西斯不以为意地走了出去。

“在野兽们的战争即将终结世界之时，女神自冥空之上降临，展开光与暗的翅膀，赐予将众生引向至上幸福的‘礼物’。”

“等等！”扎克斯匆忙追出，杰涅西斯却已



不见踪影，几个杰涅西斯复制人正巧将克劳德打晕，缓缓逼向蒂珐。

"那个人为了保护我……"蒂珐似乎被突然发生的怪事吓得不清。

扎克斯默默点头，帮着蒂珐将昏迷不醒的克劳德搬回旅馆之中，过了许久，克劳德才慢慢清醒过来，神情相当沮丧，被这样糊里糊涂打晕，对任何一个男子汉来说都是一场打击。

"蒂珐没事，你放心吧。"扎克斯宽慰道。

克劳德稍稍安心，但是仍在不断自责，"如果我也是战士的话……"

"战士一个个都跟怪物一样，你还是别想了。"

"发生了什么事？"扎克斯的古怪引起了克劳德的好奇。

"我也不知道，本来还想弄清楚的……"扎克斯长长吐出一口气，一头栽倒在床上，"对了，你认不认识蒂珐？"

克劳德掩饰般地将头转到另一边，小声道，"算认识吧……"

"跟她打了招呼没有？"

"没有。"

"虽然你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样真的没关系吗？"明知得不到答案，扎克斯还是随口问着，克劳德果然没有回答。

一堆蜂拥而至的麻烦事让他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和冷静，扎克斯跳下床去，缓缓走向大剑。

"因为我是战士，所以一向都只考虑战斗就可以了，那些复杂的问题都可以交给别人去想。发生了什么事？敌人是谁？我管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扎克斯突然一把抓起大剑，作势向下挥去，但是终究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闭上双眼，像安吉尔一样把大剑顶在额头上，就像是一个让自己平静的仪式。

"那个……扎克斯。"克劳德犹豫着问道，"我好像从没见过你用那把剑。"

使用的话它就会被弄脏，出现缺口，以及破损……那样才是浪费。不过跟剑比起来，还是你比较重要，虽然只有一点点哦。

拥有梦想，还有，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战士的尊严，听清楚了吗？

安吉尔的身影仿佛突然间出现在面前，将他从迷茫与烦躁中一把拽出。

"这是梦想与尊严的象征，不……它本身就是梦想与尊严。"扎克斯重新将视线移回大剑，杂乱的心绪奇迹般地平静下来，最终，他转过头，重新恢复了一贯爽朗的笑容。"我刚才变得有些迷茫，谢谢你，克劳德。"

"总之，先睡觉！"扎克斯将大剑轻轻靠着墙壁放好，未等克劳德反应过来就跳上床去，闭紧双眼陷入了梦乡。

人们常说，不管遇到什么痛苦的事情，好好睡上一觉，明天就又是个好天气。

自那天开始，萨菲罗斯就再也不曾出现在尼布尔海姆，他走进了村外属于神罗财产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一座大屋中，彻夜研读地下书库里记载的各种资料。那所大屋曾经被用来进行一些扎克斯并不知道的秘密研究，表面看来再普通不过，但是顺着一条隐蔽的暗道走下去，就会发现地下的无穷奥秘。

扎克斯几度进去探望萨菲罗斯，除了面前的资料和对身世之谜的热衷之外，他的眼中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东西，只是近乎狂热地贪婪阅读着厚重的书籍，地下室的灯从未熄灭。

就这样，待在尼布尔海姆的七天过去了。

第七天，尼布尔海姆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在吞噬尼布尔海姆的一片火海之中，萨菲罗斯的身影伫立其中，似乎在等待扎克斯的出现，昏迷过去的克劳德就躺在他脚边的烈焰旁。

"我……现在就去迎接她。"萨菲罗斯的脸上，露出一抹扎克斯从未见过的笑容，随即转身向着魔晃炉的方向走去。在那混杂了诸多情



感的笑容中，扎克斯惟一能看得真切的，就是双瞳中的彻骨恨意。

被烈焰所笼罩的尼布尔海姆就如曾经的巴诺拉村一般，阵阵悲鸣声从建筑物中传出，村民的尸首在沿路的地面横七竖八躺着。

蒂珐没有如其他村民一样被杀，只是在魔晃炉前被萨菲罗斯打伤，但是故乡的毁灭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说，比任何事都更让人痛苦，试图扶起她的时候，蒂珐连碰都不肯让扎克斯碰一下。

"讨厌！讨厌神罗的战士！也讨厌你！我全部都讨厌！"

愤恨的眼神就像锋利的刀刃一样不停割在扎克斯的心中，或许战士就像她所说的一样……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灾厄。

扎克斯挥起破坏之剑，将魔晃炉的大门斩开，萨菲罗斯正在对着一个浑身被银色机械所包裹起来的生物温柔地说话。

"妈妈，我们一起夺回这个星球吧，我想到了个好主意，我们到约定之地去吧。"

萨菲罗斯爱恋至极地抚摸着那生物。

"萨菲罗斯！为什么杀了村里的人？为什么伤害蒂珐？"扎克斯举剑冲入研究室中。

"妈妈，他们又来了。"萨菲罗斯得意地高声笑着，"凭借妈妈卓越的能力和知识，本该成为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但那些家伙……那些一无是处的家伙，却将这个星球从妈妈手里夺走了。"萨菲罗斯斜眼望向扎克斯，"不过，你不要再悲伤了，我将和你一起去……"

话音未落，萨菲罗斯伸手将那层机械外壳拽开，隐藏在里面的杰诺瓦身体终于暴露出来。

由于常年被魔晃溶液浸泡，杰诺瓦的身体已经变成了淡淡的幽蓝色，诡异的花纹就像是实验所残留下的印痕般缠绕在她的身体上，紫红色的双瞳注视着前方，如同噩梦一般的场景在这个房间中突然绽放。

"萨菲罗斯，亏我这么信任你！"扎克斯已不想再看，挥剑冲去，面前的人已经不是他所认识的萨菲罗斯了。

"我是被选中的人，被选中成为这个星球支配者的人。"

萨菲罗斯也举剑格挡，巨大的力量将扎克斯打落到研究室里的空洞之中，萨菲罗斯随即跳下追击。

虽然敌人是昔日的英雄萨菲罗斯，但扎克斯早已不是当初青涩无知的普通战士，全力以赴仍勉强可战个平手。萨菲罗斯几次发起攻击都未得手，无心与扎克斯久斗，操起正宗向地面斜砍一刀，地板上的强化玻璃顿时分崩离析，脚下已是万丈深渊，只剩下一条窄窄的通道可以行走，稍有偏差便有可能葬身于此。

扎克斯找了个空隙，翻身跃出这个不利的战场，再度奔入研究室中，然而萨菲罗斯比他更快，早已降到扎克斯面前，挡住杰诺瓦的身体。只听一阵风声传来，扎克斯便被一击重击打到实验室外的台阶上，破坏之剑脱手而飞，剧烈的疼痛与头晕目眩之下，已然无力站起。

萨菲罗斯冷冷看他一眼，并不追击，再度回到杰诺瓦的面前与她喃喃细语，好似已经完全着了魔。

但是眼中只有杰诺瓦的萨菲罗斯并不知道，就在此时，有一个他所意想不到的人也悄悄走进了实验室，拾起插在地上的破坏之剑，向着萨菲罗斯慢慢逼近。

装着杰诺瓦的培养罐突然碎裂开来，萨菲罗斯惊讶地回头，面前持着大剑的男子居然是克劳德，而那把大剑，此时正穿过自己的胸口。一股冰凉与炽热交杂的感觉从被穿透的胸口传来，全身力道随之散开，萨菲罗斯扶住培养罐慢慢滑下，居然被一名普通神罗士兵所伤的事实让他难以置信。

克劳德也几乎不敢相信，是蒂珐和故乡使他鼓起了勇气。他拔出剑来，晃晃悠悠地走到蒂珐身边，温柔地扶起昏迷不醒的蒂珐，呼唤她的名字。

但是，萨菲罗斯仍未死去。

他踉跄着从实验室中走出，手中抱着杰诺瓦的头颅，直奔克劳德而来。

"像你这样的人……"萨菲罗斯的体力明显不支，但是恨意却更加浓烈。扎克斯也想起身，可浑身的骨头都像已经断裂一样，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

"克劳德，阻止萨菲罗斯……"扎克斯艰难地说着。

克劳德轻轻点头，将蒂珐放下，举起大剑再度冲向萨菲罗斯。只是，萨菲罗斯再也不会给他任何机会，轻松挡下大剑之后便将克劳德甩入研究室中。克劳德企图爬起身来，但是正宗已穿透他的身体。

"不要得意忘形了。"萨菲罗斯用剑将克劳德高高挑起，复仇的快感在他冷峻的脸上如烈火般燃烧。

克劳德低垂着头，好似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但是从他的身体中传出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正宗渐渐压下，脚掌落到地面，伸手抓住正宗的刀锋，反倒将萨菲罗斯一点点举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在一瞬间，萨菲罗斯感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惊慌。随即，他的身体被克劳德用力甩出，在墙壁上撞击一下，便掉入了研究室地面的一个空洞中。

在那个洞的下面，正是魔晃之河。

萨菲罗斯已除，尼布尔海姆的仇已报。克劳德捂着伤口，步伐缓慢地走出研究室中，想要回到蒂琺身边，但是眼前一黑，身体已瘫软在台阶之上。

"干得好，克劳德！"扎克斯的视线也开始模糊，紧张感顿失之后，意识也渐渐远离了他。

在昏暗中，扎克斯仿佛看到宝条博士就站在自己和克劳德身边，十分兴奋地说着。

"这个人还真有趣，实在是很有趣……可以当作新的样本。"

之后，意识再次离扎克斯远去。

第九章 我们是英雄

无边的黑暗就像墨色一样浓稠深邃，在一片连意识都要随之湮灭的深渊中，几根洁白的羽毛以圆舞曲般的步伐在黑暗处不断旋转。时间渐渐逝去，空间也随之流失，沙漏的落沙一粒两粒流入时间之河，变得难以辨识，空洞的世界中连声音都被吸光殆尽，就像徘徊在死亡之河的河岸之上，前方空无一物，只有永无止境的长眠。

但是也不完全如此，每次当扎克斯陷入沉睡的时候，都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突然出现，将他从黑甜乡中拉出。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脑袋已经变成了磨损的破旧齿轮，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运作。

"你这样也算战士？这样可怜的战士不要也罢。"安吉尔拍动着白色的翅膀，出现在扎克斯面前，又似乎十分失望的离去了。扎克斯拼命动着自己的身体，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有一双翅膀就好了啊……

扎克斯每次看到那些羽毛，都忍不住这样想着。

如果有一双翅膀的话，就可以飞起来，飞到随便什么地方的天空中去了。

一名研究员走到几个培养罐旁，按照惯例查看着实验品的情况，对两个神罗士兵开始实验已经有四年了，都以实验失败告终，一个对杰诺瓦细胞的抵抗能力太强，根本无法改造，另一个年轻点的又因为抗性太弱导致魔晃重度中毒，可能之后永远都一直维持着目前的植物人状态，宝条不愿丢弃这两个实验体，只能一直将他们放在培养罐里，勉强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继续。

但是今天与以往却不同。

一只培养罐已经被砸碎，留下满地的玻璃渣和趴在地上的实验品，研究员慌忙上前查看，一只拳头突然伸出，将他狠狠打晕。

那个实验品从地上爬起来，矫健的身手并没有因四年的时间而荒废，他趴在另一个培养罐上，看着里面的实验品，小声念道："克劳德……"

随后他将培养罐砸碎，从中拖出了已经完全丧失意识的同伴，扛在肩上，缓缓踏出了研究室的大门。

扎克斯不知道自己在培养罐中已经睡了多久，但是再次踏入尼布尔海姆的土地上，一切已经完全不同。在那天晚上被烧毁的村庄已经恢复了原样，神罗的普通士兵们在村中随处可见，甚至将同样穿着神罗制服的扎克斯作为敌人，一句话不说就攻击过来。

巨大的变化完全出乎扎克斯的意料，漫长的沉睡而导致的体力不支使他不得不暂时在神罗的府邸中暂时停留片刻，自从那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

而惟一和他一起共同度过噩梦的克劳德，却没有一丝像是要清醒过来的迹象。

扎克斯从衣柜里找出一套战士制服，帮他换下被魔晃液浸湿的普通士兵服，尺寸稍稍大了一点，不过比起一直被魔晃液熏着已经好上





很多了。

在床上稍事休息，扎克斯不禁想起艾莉斯交给他的纸条。

小小的愿望总共有二十三个，但扎克斯肯定没办法全部都记住，所以我把它们集合成一个——希望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能多一些。

虽然已经被魔晃液浸得模糊不清，但是仍可看清艾莉斯用心写下的每一个字。

扎克斯小心地将纸条折回原样，装回自己的口袋里。

"那个，克劳德，我必须得回米德加去。"虽然明知克劳德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扎克斯还是大声问道，"你也会跟我一起去吧？"

回到米德加的路途比想像中更加漫长，为了争夺两人体内被注入的萨菲罗斯细胞，杰涅西斯复制体也不断进行着攻击，神罗士兵的阻挠，各种神罗制机械的追踪，扎克斯只能以自己手中的大剑杀出一条路来。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走过无数的大路和小路，原来没有了直升机之后，曾经执行过任务的地方每一个都相隔这么遥远。

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扎克斯养成了和克劳德说话的习惯。

"嘿，今天的情况好像还不错。""看得到吗？月亮好大啊。""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吧，你不反对是吧？"

虽然很清楚克劳德什么也听不到，但是扎克斯仍不厌其烦地继续着，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扭过头去，和肩上的克劳德说上几句。或许这么说着说着，克劳德有一天就会突然醒来，也或许是这样的漫长旅途，一个人实在太过孤独。

踏出尼布尔海姆的地界几天之后，神罗的正规军已经代替了之前的普通士兵，甚至连塔克斯也开始参与其中，情势更加严峻起来。

好在塔克斯似乎并不打算认真执行神罗下达的追捕指令。

经过自己故乡的时候，扎克斯忍不住偷偷将克劳德在村口藏好，想去看看已经很久不见的父母。

但是，杰涅西斯和霍兰达早已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霍兰达业已将自己改造成了如杰涅西斯一样的怪物，在科学之路上走到极限之后，人性也将走到它的极限。

"没办法啊……我差一点儿就让给杰涅西斯杀了，想要活下来就只有用这个方法，我使用了一点杰涅西斯的细胞。"霍兰达一边说一边得意地笑着，"不过我对退化可不感到悲观。"

"'女神的赠礼'……只要有了纯粹的S细胞，就不会有退化这些问题。"杰涅西斯喃喃念道。

扎克斯的细胞对他们来说没有用处，作为神罗战士的他经由魔晃的改造之后，细胞组织早已发生变质。

"你们两个人一起逃走的？"杰涅西斯想起了什么，"两名逃亡者，一名原战士和一个普通士兵。"

扎克斯慌忙否定，但是霍兰达已经带着两名复制人迅速飞走，向着村口冲去。

没有经过战士改造的克劳德，无疑就是纯粹S细胞的拥有者。

扎克斯匆忙奔向霍兰达飞去的方向，却被杰涅西斯挡去了去路。

"你知道连接最终章和第四章最后一部分的诗句是什么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扎克斯冷冷地望着如强弩之末般的杰涅西斯。

"你的牺牲、世界的终结，已不再被流传，如清风缓缓拂过不为人知的水面……"

"老是说什么牺牲和终结，真是太无聊了。"

"真可悲哪，居然不理解这么美丽的诗句。"杰涅西斯轻轻拍动翅膀，"算了，我可以理解，其实就连我自己也有些部分弄不清楚……想要得到'女神的赠礼'，最大的谜题在于'水面'，而且，我们终于追寻到了'生命之源'。"

"关于失落的最终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我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我会证明给你看。"杰涅西斯拖延着时间，慢慢说道。

"我才不会去想这种不正常的事！"扎克斯看准时机，突然朝着杰涅西斯飞扑过去，但对方似乎早已看穿，转眼之间已到了几米之外，只有手中一直握着的笨苹果被扎克斯夺了过去。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杰涅西斯在高空

中，嘲笑般地看着没有翅膀的扎克斯。

顾不得理睬杰涅西斯，扎克斯匆忙奔回藏匿克劳德的地方，霍兰达先他一步赶到，伸出手去，打算抓起昏迷不醒的克劳德。

与此同时，一个白色的身影突然飞过，挡在克劳德的面前，虽然很快就被霍兰达一掌推开，但是这短暂的时间已经够了，足够让扎克斯乘隙冲过去，将自己手中大剑插入霍兰达体内。

仅仅挣扎几下，霍兰达便无力再动，他充满罪恶的生命终于化成了一片绿色能量体，重新回归生命之源。

虽然植入了杰涅西斯的细胞，但是霍兰达似乎忘了，自己不是个战士，也永远不会成为战士。

解决了霍兰达后，扎克斯回身望向刚才冲来争取了宝贵时间的白色身影。那个人长着与安吉尔一样的面庞和洁白的翅膀，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那头已经完全变成了白色的头发。

扎克斯呆在原地，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对方伸出了一只手来向他示意，这才缓过神来。

"什么啊，你怎么成了这幅样子？"扎克斯毫不客气地问道。

"我没法像一级战士那样战斗，我只是安吉尔的复制体。"对方微微一笑，为自己刚才被霍兰达推开的狼狈解释道，"我是拉萨德。"

为了复仇，拉萨德从朱诺救出了霍兰达，但是他显然选错了同伴，反倒被植入安吉尔的细胞，成为了安吉尔的复制人，但是，这个结局对他来说，反倒是最好的结局。

"自从被植入安吉尔的细胞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忘记了支配我整个人生的复仇。取而代之的是……想要帮助你们，想要拯救杰涅西斯。"拉萨德不停地说着，"不，比那样的感觉还要强烈……我想要拯救世界。"

"没什么不可思议的，那就是安吉尔一直在做的事。"扎克斯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破坏之剑。

"杰涅西斯好像就快要得到'女神的赠礼'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阻止他。"拉萨德回头看了看背上的翅膀，"安吉尔会引导我们的，是吧？"

"原来如此，也许是，总管。"尽管并不知道拉萨德在说些什么，扎克斯仍是不断点头应道。

"哼，总管……扎克斯，你的梦想是什么？"

"哎？啊，那个……要成为英雄！"

"哼哼，看来是个没什么可能实现的梦想啊。"拉萨德重复着很久以前与扎克斯的对话。

确实是很久之前了。

"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和安吉尔一起。"扎克斯轻轻抛起手中苹果，"等一切都完成之后，我们就是英雄了，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你知道杰涅西斯住在哪里吗？"

笨苹果划出一条直线从扎克斯眼前经过，一瞬间似乎勾起了他的回忆。

"啊！"

扎克斯突然叫了起来，把笨苹果伸到拉萨德面前，曾经的总管立刻明白了扎克斯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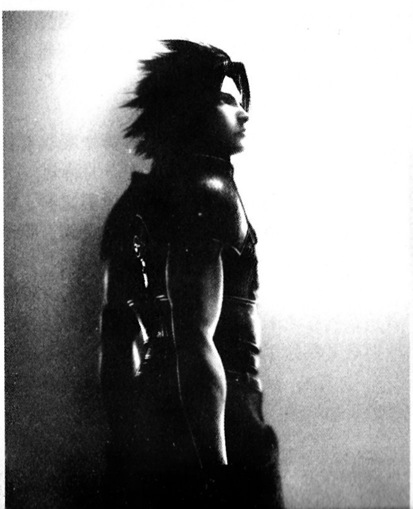
第十章 诀别之门

踏上巴诺拉村的土地之时，巴诺拉已经不再是扎克斯记忆中那个平静的小村庄了。大块的岩石密布在地面，缝隙中透出阵阵绿色光芒，就像地狱的入口。只有这里才会出产紫色的笨苹果，从杰涅西斯一直抓在手中的新鲜的笨苹果中就早该猜到，他一定一直在这里居住着。

"克劳德就交给你了。"扎克斯站在村中离奇出现的巨大洞穴前，他可以感受到杰涅西斯的气息。

拉萨德虚弱地点了点头，他的身体状况在这些天的赶路中越来越差，退化几乎带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扎克斯已经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了。

洞穴之中有着巨大的空间，被分成了许多





房间紧密相挨的结构。在其中一间房间之中，收藏一些关于杰涅西斯的东西。

白色巴诺拉果汁获取全国农产品大赛·加工部门·最优秀奖。这是一本记事本上记载的资料。

想出这种果汁的是巴诺拉村一位名叫杰涅西斯的少年，杰涅西斯这样说道。

“就算不做成果汁直接吃苹果也很好吃的，我的梦想就是和父母一起请英雄萨菲罗斯吃苹果，我想让跟我年纪差不多却异常优秀的萨菲罗斯也看到我的成果。”

扎克斯默默合上记事本，曾经想和萨菲罗斯一起吃苹果的杰涅西斯一定想不到，长大以后的自己会暗暗嫉恨着萨菲罗斯。就像扎克斯自己想不到，曾经憧憬的萨菲罗斯，居然会变成这幅模样。

“你迟到了。”杰涅西斯似乎早已料到了扎克斯的来临，静静站在一个巨大的空地上等待着他，广阔的空地上，除了一尊女神像之外别无它物。

“我那被复仇紧紧束缚的灵魂，到达苦恼尽头的希望将会为我带来救赎。”

“又是《Loveless》？”

“你继承了安吉尔的志愿……体内还有萨菲罗斯的细胞，可以说让我们三人再次相会，这简直就是《Loveless》的再现啊。”杰涅西斯道，在扎克斯的眼中，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失常了。

“醒醒吧，杰涅西斯！”

杰涅西斯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扎克斯，随后，念起扎克斯耳熟能详的诗句。

“ 在野兽们的战争即将终结世界之时，女神自冥空之上降临，展开光与暗的翅膀，赐予将众生引向至上幸福的‘礼物’。”

随着他的声音，杰涅西斯背后巨大女神雕像顶端的红色圆球突然发出刺目的红光，杰涅西斯高高举起手中长剑，贪婪地吸收着那股光芒。“这就是‘女神的赠物’——天然生长在巴诺拉的神秘物种。”

“女神的赠物不是指S细胞吗？”

“有很多种解释。”杰涅西斯的双目开始散发出红色光芒，音色渐渐变成了一阵阵低沉的咆哮，“让思念循环往复的东西本身也是……至于现在，我受到了星球的加护。”

“杰涅西斯，听我说，你不要也变成怪物啊！”扎克斯徒劳地叫着，试图唤回杰涅西斯的神智，但是一切已不能阻止他的异化变形。

“我那被复仇紧紧缠绕的灵魂，到达苦恼尽头的希望，将会为我带来救赎……让你安详睡去。”杰涅西斯说完便以自己庞大而坚硬的身躯向扎克斯冲来。

悲怆的诗句也暗示着杰涅西斯心中无法对人说出的痛苦，扎克斯已经明白了，杰涅西斯从一开始就期待着被自己杀死，期待着得到救赎。

“为什么……你们都要把这样讨厌的事情强加给我呢！”扎克斯痛苦地拔剑出鞘，等待着……最后的救赎。

拖着杰涅西斯昏迷过去的身体，扎克斯艰难地爬出洞穴，拉萨德正半躺在地上等待着他，面容已是极度疲惫。

“神罗的人就快来了……”拉萨德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指了指不远处一只白色的怪物——正是曾经守护艾莉斯的那只，“你就和那家伙一起……战斗吧。”

扎克斯缓缓走近那只俯在地面的怪物，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肉体落地的撞击声，拉萨德已经走入退化的终点，生命已经离他远去，几乎在差不多的时候，那只怪物也静静地抽搐了几下，永远闭上了眼睛。

安吉尔的细胞所带来的生命，到现在为止，已经彻底终结了。

扎克斯狠狠地捶在地面上，这样痛苦的别离，他已经面对的太多。

拉萨德和怪物的尸体，渐渐化为一股淡绿色的光流，最终完全消失，回归了生命之源。





在尸体消失的地方，一封奇怪的白色信件轻轻飘落下来。

扎克斯：

最近身体还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呢？

自从上次分别已经过了四年了，还有，这是写给你的第八十九封信哦，虽然我已经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了，希望最后一封信一定要交到你手上……

对了，花卖得很好，大家都很开心，这都多亏了扎克斯。

艾莉斯

四年、第八十九封信……

“什么‘最后一封’啊！”扎克斯郁结地对着天空大喊起来，天空蔚蓝依旧，但是所有事情却都已经变了，在扎克斯所不知道的地方，飞快地变化着。

“艾莉斯……等着我。”扎克斯默默下定了决心。

已经和艾莉斯约定好的，很快就会回去一起卖花，只需要再等一等而已。

只是再等一会。

神罗大厦的屋顶上，一架直升飞机已经准备就绪，正打算起航，西丝内缓缓走近直升机，在她秀气的脸上，一股难以忽略的忧郁分外明显。

“军队已经出动了，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那两个家伙……”曾皱着眉头叮嘱道。

西丝内轻轻点头，“我知道，军队那帮人一点分寸都没有。”

“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虽然是这么说着，但是在曾脸上的愁容丝毫没有为之减少，“你一定要救下扎克斯。”

“当然了，我还没告诉他我的真名呢。”

“那就拜托给你了，我想把信都交给他，一共有八十八封……”

神罗直升机在靠近地面的空中飞过，直升机里的两个人仔细地搜索着一片荒凉的广阔土地。

“在这样的荒野里想找到两个人，简直就不可能嘛。”雷诺紧张地注视着地面，自从接受了曾的指派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这里找寻扎克斯和克劳德的下落。

“什么任务都得完成，这就是塔克斯！”坐在副驾驶席的鲁德眼睛也始终盯着直升机的窗外，“而且……曾还给了我们一样东西。”

“交给目标？这任务可比那些不负责的邮局一年的工作量还要大。”联络装置突然响起，是西丝内。

“情况怎么样？”西丝内简短地问道。

“完全找不到，你那边呢？”

“一样，接下来我搜查二三五方向，你们去一二零方向。”

“看来得快点啊。”鲁德切断通话，拨动方向杆，直升机转了个小小的圈，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下一个区域。

神罗的士兵已经跟上来了，虽然没有看到，但是扎克斯的心中清楚无比。他们没有贸然冲上来，而是一直跟踪着自己，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

在自己所站的地方，如果有一座小山坡，应该就可以看到延续数千里的米德加了，通往米德加的路上，必定也埋伏着大量的士兵，就算不想理睬他们，也已经到了避无可避的地步。

“我绝对不会扔下你不管的，我们是朋友嘛。”扎克斯看了一眼似乎沉睡得很安详的克劳德，开玩笑般说着。

很快，他就找到一片被岩石所环绕的隐蔽地形，扎克斯轻轻将克劳德藏在岩石中间，向着不远处的包围圈走去。

仿佛是被不祥的预感而惊醒，克劳德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细缝，他试图伸出手去，挽留渐渐走远的扎克斯的背影，喉头努力上下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眼看着熟悉的背影一



渐渐远去。

扎克斯没有看到醒来的克劳德，他只是一直向前走着，直到密密麻麻的士兵们挡住他的去路。

“真是的……看来自由的代价很高啊。”扎克斯扫视一眼周围，以一贯的笑容自语道，所见之处均是全副武装的神罗士兵，盖满了整个山头，湛蓝的天空上，则是一架架盘旋来回的飞机。

取出大剑，贴近额头，祈祷。

就像安吉尔仍然在身边的时候那样。

“拥有梦想，还有，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战士的尊严。”

扎克斯微笑着抬起头来，冲进神罗的千军万马中，高声喊道。

“欢迎光临！”

不管大剑刺入多少敌人的体内，还是有无数的子弹射击过来；不管衣服上已经沾上多少鲜血，还是有数不清的敌人继续冲来；不管已经挥动了多少次大剑，猛烈的攻势都没有任何减弱。

扎克斯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身体究竟中了多少子弹，他只知道，不断地攻击，躲闪。

意识已经渐渐薄弱起来了，灼热的空气几乎让人无法呼吸，一阵阵炮弹在身旁的地上爆炸而溅起的硝烟和泥土，一片片从眼前掠过的血瀑与刀光，所有一切都在吞噬着扎克斯的体力和神智。

但是敌人仍如飞蝗一般扑来，丝毫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时机。

肺部如同被灼烧着，手中的大剑越来越重，鲜血似乎模糊了视线，无数子弹穿透身体，意识持续着一点点地被削弱。

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伴的身影渐渐模糊了……

曾经憎恨又仰慕的敌人的身影渐渐模糊了……





曾经伴随着自己一同走过无数训练与任务的挚友的身影渐渐模糊了……

曾经用温暖的怀抱包容自己的天使般的少女……

不……只有这个，只有这个是不能忘记的。

不管怎么样也不愿意忘记的人只有一个。

艾莉斯……

扎克斯静静躺在一片泥泞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神罗士兵已经散尽，一场雨水自天而降，匆匆地洗漱着肮脏凌乱的战场。

雨水轻轻地拍打在扎克斯的身上和脸上，洗去沾满全身的血迹，也洗去手中所握大剑的污渍。

在雨水的洗涤之下，肺部的灼烧感已经渐渐消退，模糊的意识仿佛清晰起来，整个世界清静无比，似乎只有一片湛蓝的天空，将地球温柔抱拥。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一个人影努力地爬了过来，眼神充满悲伤。

扎克斯不想看到这样的悲伤，不想看到就像是要离别的悲伤。

“如果见到艾莉斯，拜托你照顾她……”

少年轻轻点头。

“连我的份一起……”扎克斯微微勾起嘴角，将眼神迷茫的少年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活下去……你是……我活着的证明。”

克劳德缓缓抬起头来，被鲜血所模糊的脸颊上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

“我的尊严与梦想……都在这里。”举起手中的大剑，交到少年的手中，扎克斯仿佛终于安下心来，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我是……你活着的证明。”少年默默地重复了一遍。

痛苦的悲鸣声从他的口中发出，就像是可以一直传到很远很远的天空。

带着自己从研究室逃出来，为自己换上一

级战士的制服，一路上不断对自己说话，一路都开朗微笑着好像什么事都能搞定一样……虽然无法移动，但是这些事情，克劳德全部都记得。

泪水就和雨一样无法抑制地涌出。

"晚安……扎克斯。"

克劳德缓缓站起身来，抱住扎克斯托付给自己的大剑，拼命止住眼中的泪水。

在一片荒凉的黄色原野上，只有一个单薄的身影，用尽全力拖着手中大剑，一步步向着荒芜的远方走去。

云层中撒下了一抹灿烂的阳光，在湛蓝的天空中，一个单翼的影子正向扎克斯缓缓飞来，鲜花在脚下静静怒放，安静明亮的世界就像是天堂一样。

艾莉斯曾经说过，最讨厌这样湛蓝的天空，但是有机会的话，真想带她来看看啊……

影子渐渐飞近，扎克斯微笑着伸出手去，光芒之中同样有一只手伸出，将他带入一望无际的高空之上。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非常舒服。

一股长久未有的宁静将扎克斯包围起来。

我，应该算是英雄了吧。

三年后

艾莉斯手中挽着一只花篮，轻快地走在米



德加的街道中，米德加在这些年里愈发繁华，但是漂亮的鲜花，还是只有教堂里可以长得出。

不为赚钱，也不为其他什么，只要能继续将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鲜花卖到人们的手中，艾莉斯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因为，很久之前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想要让米德加满是鲜花。

一列火车从不远处的站台飞速驶过，周围的招牌不禁轻轻随之晃动起来，漆黑一片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个人影俯在火车顶上，手持一把有些破旧的大剑，身穿神罗制服，金色的短发随风轻轻舞动，有着和稚嫩的脸庞完全不同的坚定眼神。

"我是克劳德，一级战士。"

少年轻声念道，手已握上大剑。

在远方，仍然有人等待着他。

to be continued in《FINAL FANTASY VII》



最终幻想VII 地狱犬的挽歌



地狱犬的挽歌 最终幻想VII

游戏原名	Dirge of Cerberus Final Fantasy VII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6 年 1 月 26 日
游戏类型	动作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Enix

文 邪魔天使 美编 木仙

人物介绍

露克西娅



Lucrecia Crescent

萨菲罗斯的生母，她的体内也有杰诺瓦的DNA，所以对人世已经失去了眷念的她怎样都无法死去，只好一个人躲在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她是文森特最爱的人，不过本身却对于自己的感情非常迷茫。

谢尔柯



Shelke

DG的顶尖战士之一，具有潜入网络的能力，在后期她会对文森特产生特殊的感情。

文森特 · 瓦伦丁



Vincent Valentine

神罗总务部调查科的员工，曾是萨菲罗斯生母——露克西娅的恋人，被宝条改造了身体之后一直沉睡在神罗别墅的地下室中。3年前，他和克劳德等人一同拯救了世界，这次，他又被卷入了与自己的过去有关的一场事件中。

阿斯尔



Azul

很喜欢战斗的男人，具有可以轻松使用战车炮的强大力量，经常和谢尔柯一起行动，他曾经是塔克斯的成员。

利布



Reeve

他一直以凯特西的身分出现在克劳德等人的身边，曾是神罗的间谍，但是在和克劳德等人相处的时候被他们所感动，成为了双面间谍，本作中，他一直为了星球的再生而努力着。

宝条



Hojo

有偏执倾向的疯狂科学家，为了所谓的科学什么都会做，他亲手杀死了艾莉斯的父母，将萨菲罗斯作为实验体研究，而本作中又妄想通过非常手段使地球的武器复活，并利用它的力量毁灭地球。



三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虽然三年前亲手了结了那个叫宝条的男人，但不知为什么，文森特心中仍然还存在着一丝不安，而且这种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强烈。一年前那个叫卡达裘的男子的出现，让人们又一次见到了那个大家都不想提起的男人，看来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露克西娅……我们又见面了……”每当文森特感到心中烦闷的时候就会回到那个瀑布后的山洞，那里有巨大的魔晃水晶，但他想见的只是水晶中那个年轻的女子。虽然她紧闭着双眼不说一句话，但文森特只要看着她就已经足够了。

“对不起。”这是文森特听到的也是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也是听到露克西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该道歉的……应该是我。”文森特将思绪拉了回来，叹了一口气，世界再生组织（WRO）的首领利布约他在这个叫凯姆的地方见面。陨石灾难已经过去，人们的生活也有了一些起色，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凯姆之街正举行着热烈的庆典。文森特瞥了一眼电视屏幕，上面正报道着人员失踪以及发现一个巨大地下建筑的报道，比起外面的庆典，这条新闻更吸引文森特的注意。窗外的明月难得如此明亮，但却透露着诡异的气息。文森特将目光转移到那群游行的人身上，他们在街上有说有笑，跳着欢快的舞蹈。

但突如其来的一枚炸弹瞬间将这难得的欢乐炸得灰飞烟灭，巨大的轰鸣声从天上传来，若干架直升机映着皎洁的月光出现在文森特面前。从直升机上放下了无数士兵，他们疯狂地向市民们扫射，市民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拼命逃跑，那些没来得及逃的不是被乱枪打死就是被抓住，并像牲口一样被赶到集装箱中。忽然一架直升机出现在文森特所在屋子的窗口，三盏闪烁着蓝光的探照灯像邪恶的眼睛一样盯着文森特，文森特想也不想立刻飞身跃出，并以惊人的速度掏出他的爱枪地狱犬向那架直升机连开数枪。虽然他解决了一架直升机，但更多的士兵涌入凯姆之街，街道顿时变成了火海。

文森特看着眼前这一切，血红的眼睛因为愤怒而变得更加骇人。

“这是怎么回事？”文森特完全没想到

事情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短暂的欢乐转瞬即逝。

“找到你了。”一个头戴电子仪器的少女轻声说道，语气中带有一丝兴奋，但她那冷漠的态度又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文森特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与利布汇合，他们约好在这里见面，结果却遇到这样的事情，看来这几天调查的一些奇特情况果然是有问题的。文森特飞速地向汇合地点跑去，途中不断出现的士兵纷纷成为了他的枪下游魂，而与此同时，他也救助了一些市民。就在他到达与利布的汇合地点时，他却没有发现利布的身影，这样的寂静让人感到不安。果然，一阵轰鸣之后墙壁被撞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个高大强壮的蓝发巨汉和一个褐发少女出现在了文森特面前。

“怎么样，把古代魔晶石交出来吧。”褐发少女对文森特说道，她的语速很慢，声音也很低沉而且很冷漠，她的眼睛忽然变成了亮橙色，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文森特皱了一下眉头，古代魔晶石，他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古代魔晶石。这时，从缺口出也窜出几名持枪的士兵。他们高呼着“威斯万岁”向文森特扑了过来，文森特将目光集中在那个大汉和少女身上，对其他人完全无视，反正都是些杂鱼。但令人惊讶的是大汉和少女并没有攻击，当文森特干掉那帮杂鱼后那个大汉才饶有兴趣地向他走来，文森特也做好准备。不过就在这时那个少女却不知为什么昏倒在地，少女的昏倒让大汉完全没了战斗的兴致，他留下他的姓名——阿斯尔之后就离开了。

“文森特·瓦伦丁！你没事吧？”一个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年男人兴奋地跑进了屋。

“利布，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居然用平常的样子来见我。”就文森特看来，利布是个喜欢操作那只可爱的凯特·西来替他代言的幕后工作者，能以平常的姿态来见人的确少见。

“呵呵，到这种地方来用娃娃的话太不方便了。”利布笑了笑，但瞬间他的表情就变得严肃起来，“刚才那帮人是谁？”

“谁知道，那个男的叫阿斯尔。”文森特耸了耸肩。

“阿斯尔！”听到这个名字利布有些吃惊，“是那个苍之阿斯尔吗？他可是兹维特的一员啊，果然……”

从利布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他对那个人



的顾忌，看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这时利布的手下报告有士兵闯入。利布在匆匆邀请文森特一起合作后正准备离开，但他并没有看到一个士兵已经瞄准了自己。

一声枪响，利布应声倒地，文森特吃了一惊，他不敢相信这个朋友就这样被击倒了。但他摇晃了几下利布的身体后，利布的身体居然分解开来，原来是凯特·西在里面。从凯特·西那里了解到汇合地点后文森特立刻向目的地前进，但来到目的地迎接他的依旧是敌人的子弹，好在利布以及世界再生组织队员的到来解了文森特的围，这次来的不是凯特·西假冒的，而是“正品”利布。利布的到来暂时解决了凯姆之街的危机，那帮士兵也撤离了这里。利布再次向文森特提出合作的邀请，文森特也不想拒绝朋友，毕竟他也想查清事情的真相。

一头红色的长发，一身血红的铠甲，一双赤色的双眸。罗索满意地看着地上那些已经失去生气的尸体，这个兹维特的一员慵懒地坐在箱子上，回味着刚才杀戮带来的快感。

“哼，这帮没用的东西，如果在地底军团连一天都活不过去。”显然，刚才的虐杀并没有满足这个嗜血女人对血液狂热的欲望，眼前这几十人的尸体不过是让她稍稍活动了一下筋骨。

与此同时，文森特与利布正前往艾吉，那里似乎也遭到了攻击。

“那帮家伙是什么人？”坐在前往艾吉的车上，文森特向利布问道。

“听说是一个叫地底军团（Deep Ground）的组织，是已死的神罗总裁组建的，他们是隐密的神罗的影子。他们无视任何理论，是一个研究将人类变成强大士兵的机关。你所遇到的那个叫阿斯尔的男人在地底军团之中被称为兹维特的精英士兵。由于这个组织一直被神罗所隐藏，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资料。”

“就连曾经是神罗高级干部的你也不知道？”文森特问道。

“是的，恐怕除了总裁以外，没人知道地底军团的存在。”利布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除了军队高级官员海迪加、斯加雷特以及管理化学部门的宝条，就连社长继承人鲁法斯也不知道，而作为城市计划负责人的我也只是有所耳闻而已。关于地底军团的资料，前几天我们从斯加雷特留下来的记录中已经搞清楚了。”

宝条……文森特听到这个名字心中本能地一紧，这个男人不管到哪，不管是生是死，自己与他都有一种切不断的联系。

“对了，你知道久浓集团的失踪事件吧？”利布问道。

“嗯，听说几十人在同一时间失踪。”

“一般情况大家都这么说……”利布顿了顿，说道，“那是因为怕人们知道了真相而引起恐慌，所以对情报进行了人为的操作，事实上失踪的人有约一千两百人。一千两百人……就这样什么也没留下地人间蒸发了。我们WRO虽然着手调查，但却毫无头绪。就在这时，从艾吉传来一些奇怪的传闻，听说从米德加尔传来了人们的悲鸣。是风的声音？不……数十个，不，那是数百个、数千个人的声音，你能听见吗？在风中你能听见那个声音吗？”

利布看着文森特，文森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在这时，WRO队员叫他们赶紧打开监视器，似乎是出了什么状况。当利布打开监视器时，屏幕上出现的是一名裸露着上身的银发男子，他坐在一个奇怪的座位上，从背后无数的管道看来，这更像是一个容器。

“时间到了……”男人发出了低沉的声音，虽然不大，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却充满了死亡的味道。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狩猎世界的行动了，选中的允许成为粮食，没被选中的就会被虐杀，绞死、分尸、斩死……扑杀、刺杀、压杀、扼杀、射杀……很快，我们的狩猎就要开始了……哈哈，哈哈哈……”银发男人狂笑着，就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他的话却让人不得不相信。那笑声让文森特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那个方式，他

似乎在哪里体验过。利布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文森特的一声枪响让他立刻回过神来。他这时才发现已经有无数神罗守卫猎犬追了上来，利布将车上的机关炮台拿了出来，但守卫猎犬的数量太多，而他们也没注意到前方的桥已经被毁坏，当注意到时只能加大油门冲到对岸，不过由于冲力过大将车的引擎撞坏了。没办法，文森特只能步行去艾吉。

来到艾吉的时候已经下起了大雨，街道上没有一个人，能听到的只有雨水拍打地面的声音，安静得有些可怕。忽然，文森特感到背后有人的气息，他本能地转身、举枪。身后的那个人是名女性，她的穿着很性感，外面披一件白色的风衣，看上去是研究员的那种，胸前的挂牌标明她是WRO的人。不过现在那名女性的表现却不那么友善，她手中的枪正对着文森特的头。那名女性的左眼闭着，似乎曾经受到过很重的伤，而左臂隐藏在衣服下面，但文森特从延伸出来的金属物可以猜测，她的左臂应该是机械义肢。

"我是文森特·瓦伦丁，是利布叫我到这来的。"文森特放下了枪，对女性说道。

"抱歉，我是WRO的夏露娅·鲁伊，我已经从局长那听说过你的事情了。"那名叫夏露娅的女子听文森特表明了身分后收起了枪。

"你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文森特问道。

"我也想知道。我是因为其他事到这里来的，但没想到这里居然这么安静……WRO的部队和地底军团的那帮人都没了踪影，而且这里应该还有500人左右。"夏露娅见现在这样站着只是说话也不妥，于是提出先行离开，"抱歉，我还有要找的东西，我先告辞了。"

"找东西？"

"嗯，虽然局长多次阻止我，但我还是要找。"

"那是什么？"文森特本对此只是随便问问，但听夏露娅这么说反而有了兴趣。

"我的……生命。"说到这个，夏露娅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她那只仅剩的右眼中露出一丝哀愁。见到这情形文森特也不好再追问下去，他现在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地毯式的搜索还是很有效的，文森特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WRO队员，从他那里打听到了幸存的人的具体地点后文森特朝那个方向出发了，途中还顺便救了一个小男孩。来到仓库的文森特见到的并不是难民，而是地底军团的诛红之刃罗索，她没有看文森特，只是尽情地让雨点敲打着自己的脸颊。

"我出生的时候就被雨水浸湿了，当我看到天空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罗索转身对文森特说道，"你就是文森特·瓦伦丁吧，持有古代魔晶石的男人。"

"古代魔晶石？"这是文森特第二次听到这个名词了。

"是啊，你不是有吗？那可是控制奥美加的钥匙啊。"罗索笑了一下，但却是那么残忍，"如果你老老实实交给我，我就会让你体验不到痛苦安静地死去。"

文森特将眉毛一扬，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红色的眼睛盯着眼前的这个女人，他不知道什么古代魔晶石，即使知道他也不会交出去，更不怕这个女人。

"哦？看来谈判失败了，那就没办法了，就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吧！"罗索忽然目露凶光，举起她那特殊的双刃武器向文森特袭来。

一与罗索交手，文森特就明白这个女人并不是什么简单人物，他很肯定这个女人一定是兹维埃特的成员，所以他每一次进攻都显得很小心。罗索的进攻非常犀利，甚至让他有些透不过气来，他也被罗索疯狂的进攻逼得有些恼怒。当罗索的一套连续进攻将文森特击飞时，文森特彻底生气了，他忽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他知道这个时候那个东西本能地苏醒了。而罗索所见到的却是一个有着一双蝠翼的怪物，他的身体呈黑色，但脸却苍白没有血色，心脏的地方有一团白色的光，一眼看去似乎感到里面深

不见底。那个怪物发出了愤怒的嚎叫，罗索抵挡不住那股强大的气流被击飞了出去。当文森特恢复意志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身体非常沉重，他大口地喘着粗气，脚一软摔倒在地上。他觉得眼皮越来越沉，只是在朦胧中看到一双修长的大腿和一双蓝色的高跟鞋靠近了自己……

“露克西娅……”昏迷中文森特又回忆起了露克西娅。

“对不起……”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文森特。

“觉醒吧……”

“觉醒？”

文森特的思绪混乱极了，他的眼前忽然又出现了宝条的身影，他记得宝条向他狂叫的样子，也记得宝条举起了手中的枪，并扣动了板机。

“啊……”当文森特睁开眼睛时发现在自己在一个培养皿中，不知为什么，他对浸泡他的液体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而那位名叫夏露娅的女士正坐在她的面前。

“啊，你醒了！我马上把你放出来！”文森特的苏醒让夏露娅很高兴，见文森特迷惘地打量着周围时她急忙解释道，“这里是WRO总部的研究室，你在艾吉与兹维埃特的交战中晕倒了，所以我把你搬到这个地方来了。我认为这恐怕是你身体魔兽的因子暴走的原因，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暴走……难道是卡奥斯……”

“卡奥斯？难道你有卡奥斯生命体的因子？”一听到卡奥斯的名字，夏露娅很兴奋，然后就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对了，你和露克西娅博士关系非浅，你难道是她研究的成果？”

“研究？露克西娅？”这下文森特不知道这个有些神经质的女人在说什么了。

“抱歉，刚才的说法有些冒犯。”

“不，卡奥斯是露克西娅的……研究？”现在文森特倒是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这么说。

“难道你不知道？”夏露娅走到电脑前打开了里面的资料，“原神罗A级研究员露克西娅·克雷谢特博士，她有叫《星球的循环》的一篇论文，其中有一个她命名的异种生命体，那就是卡奥斯生命体。但由于内容实在奇特，所以即使是神罗内部也没人帮她。”

对不起……觉醒吧……文森特这时似乎有些明白露克西娅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你能看懂这篇论文吗？”

“不行。”夏露娅叹了口气，“这些资料太古老也太零散，现在还不能数据化，我之前也只是在神罗资料室里看到过一些碎片。”

正在这时，利布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见到文森特平安无事他松了口气。在询问了文森特的情况后，文森特将遇见罗索以及将罗索所说的古代魔晶石的事情告诉了



利布。

“古代魔晶石……控制奥美加的钥匙……”利布在研究室中来回踱着步子，然后他将这个问题扔给了夏露娅。

“星球的沉淀中诞生的灵魂，洗净污垢的纯净之流，将其引导至拥有终结之名的奥美加，其名为卡奥斯，星海的领路人。这是露克西娅博士论文的一小节，但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我读的也只是一些碎片。不过卡奥斯、奥美加，还有……这一切都与露克西娅博士有关联，不可能与她没关系。之后最好是调查一下她的记录……”就在夏露娅正在分析的时候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地底世界那帮士兵在阿斯尔的带领下已经开始行动了，文森特没有犹豫直接冲了出去，而在监视屏上，夏露娅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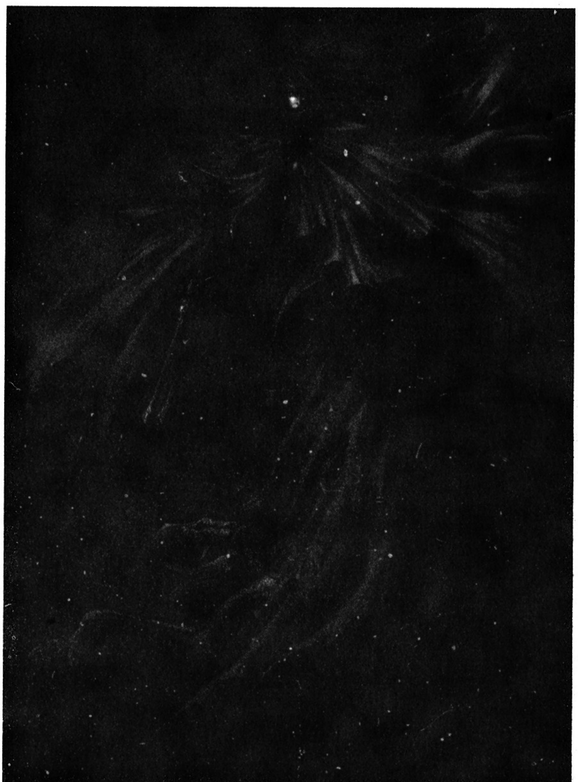
士兵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司令部，利布在WRO总部遭受攻击的时候就立即前往了那里，文森特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去支援他。而夏露娅虽然瞎了一只眼睛，机械手也不是很方便，但她敏捷的身手已经证明她依旧是个强大的战士。

“站住！”就在夏露娅与文森特合流前往司令部时，夏露娅举起枪对准了文森特的身后。

“还是被你看穿了。”一阵奇特的光闪过之后，褐发少女出现在了文森特的面前，显然她是利用光学迷彩技术尾随着文森特而来的。

“果然是你……谢尔柯。”夏露娅看到褐发少女时手不禁有些颤抖，看情形她与这个少女有不浅的渊源。

“我可不认识什么WRO的人。”那个叫谢尔柯的少女冷冷地说道，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我们……都变了……不，谢尔柯你还是没变，从十年前开始……谢尔柯，是我啊，我是夏露娅啊，我一直都在找你。”

夏露娅正要走上去，但却被一根通红的激光棒挡住了，谢尔柯的眼睛亮起了红光。

“别靠近我！你是谁，我是谁，这都毫无意义了！现在我是地底军团的一名士兵！”

“这怎么会没有意义！你是谢尔柯，即使过了十年，你也是我的妹妹！”

“是啊，已经过去十年了。”谢尔柯放下了手中的激光棒，“那个时候说什么我有素质，结果被强迫带走，之后不仅是身体，连脑子也被他们弄来弄去，每天都进行那些可怕的实验，每天我都能尝到痛苦与恐怖的滋味，这就是我

十年来的生活。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相信我有十九岁了吗？如果不浸泡魔晃，我的身体一天都承受不了。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救我……”

听着自己妹妹所述说的一切，夏露娅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就让我来了结你吧！”谢尔柯再次举起了激光棒。

“住手！”这时利布冲了进来。

“利布·崔斯缇，来得正好，你也给我消失吧！”

面对谢尔柯，利布毫无畏惧，反而上前走了一步，他指着夏露娅大声呵斥道：

“你看看她！那是为了把你夺回来与神罗战斗的结果！即使失去手腕、失去眼睛，不管面临怎样的危险，她都努力活了下来，她一直想救你。因为她的内脏大部分是人工的，几乎每天都要遭受生理排斥的痛苦，但即便如此她还是……”

“无聊……无聊……愚蠢！”

谢尔柯愤怒地向夏露娅冲了过去，文森特一枪打开了灭火的喷水口，他让利布将夏露娅先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在自己的枪里装上了麻醉弹。谢尔柯现在将目标对准了文森特，但她显然不是文森特的对手，很快文森特的麻醉弹就击中了她。但打倒了谢尔柯不过是战斗的开始，比她强大得的多的阿斯尔显然要棘手得多。他的防护罩可谓刀枪不入，虽然文森特利用巨大火箭筒轰碎了他的防护罩，但解决他还是费了一番功夫。

“你要去哪？”就在文森特打倒阿斯尔之后他转身准备离开。

“尼布尔海姆。”

文森特将去那个熟悉但并不想去的地方，但现在他有事情需要确认，他必须回到那个伤心地。

一切都是那么让人觉得熟悉，熟悉的地板，熟悉的墙壁。文森特回想起他与露克西娅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他当时作为一名塔克斯成员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去保护一个神罗的高级研究员。他原以为是个中年的男人，却没想到是一个年轻的女性，而且还是一个美丽的女性。她见到他时有些吃惊，而当她听到他的名字时更是有些惊慌失措。

“你是那个人的……”露克西娅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打住，作为一名塔克斯成员，文森特知道自己无权去过问被保护者的隐私，所以他也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些科学家其实都是些头脑有些问题的家伙。

走进那间研究室，一颗魔晶石滚了过来。文森特捡起了它，忽然他看到了露克西娅的身影。

“文森特……你是来调查我的吗？”说着，她向文森特走来。

文森特又惊又喜，准备去将她抱在怀里，但露克西娅的身影穿过了文森特，证明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幻影。

“不错……奥美加就要觉醒了。星球的沉淀中诞生的灵魂，洗净污垢的纯净之流，将其引导至拥有终结之名的奥美加，其名为卡奥斯，星海的领路人。这是古代种的遗迹中所留下的一段文字，是描写终结的故事。奥美加，这个表示终结的名字与其他生命一样，诞生于生命之流。”露克西娅的手缓缓抬起，一股股生命之流在她的手心聚集，“只是这需要星球上所有的生命，之后，为了将这些生命从终结引向开始，它会飞往浩瀚的星海。这就是这颗星球生命的循环，也许这不过是宇宙中相同的循环系统中的一种。我所知道的只有如果奥美加诞生的话，这个星球上一切生命都将终结，当奥美加飞走的时候，这里将变为死亡的世界。详细的资料都留在这里，虽然我不知道之后你会做什么，但是……对不起……”

露克西娅的幻影渐渐消失，留下的只有一张磁碟。

文森特开始在神罗屋中搜索起来，忽然，他觉得头一阵剧痛，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被浸泡在培养皿里，而露克西娅在外面关切地看着他，但在这时他再次碰到了那个叫罗索的女人。

“你们想把奥美加怎么样？”文森特质问道。

“不想怎么样，我对那东西没兴趣。”罗索的回答让文森特有些惊讶，“但是威斯想得到它，地下军团的所有士兵都赞同威斯，所以如果他想要奥美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全力将奥美加给他。我才不管世界怎么样，不过消灭全人类这个有趣的决定我可不想拒绝，这可是我的愿望啊。因为我就是为了杀人而诞生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由。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虽然只是被关闭在一个黑暗与魔晃的世界。你猜，获得自由的我们做了什么？呵呵，是互相残杀，因为大家只知道这些。我是在数千士兵的鲜血中生存下来的，不过这对我而言只是余兴节目而已，之后我就想……杀死世界上所有人，你明白吗？”

“不明白。”文森特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枪，这时一架疯狂的机器人冲了出来，文森特无暇顾忌罗索，与机器人展开激战。当他击倒机器人时没有查觉到罗索已经有所行动，她以飞快的速度冲到文森特面前，将她的利爪刺进了文森特的胸膛，文森特忽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变得很空洞，他似乎不能控制心中的那一阵躁动。

“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这次的计划我问了露克西娅博士，居然……居然拿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做实验！”文森特有些生气，而坐在他面前的那个阴郁的男人让他觉得更不舒服。

“你想说什么？毕竟她也是科学家。”阴郁的男人用挑衅的眼光看着文森特，“而且，这是我们的问题，请你不要向外人说。”

“不……那个……”文森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爽快点。”站在一旁的露克西娅对文森特说道。

“你这样真的……”

“为什么说‘你’？这是我的问题，与你无关！”露克西娅大声对文森特说道，但她眼中的痛苦却让文森特的心感到一阵刺痛，她知道她说的是违心的话，但他现在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只有看着她……我无法阻止她……那是罪……所以，这是给我的惩罚。我终于见到你了，就在我和你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受到惩罚的是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阻止你。我终于发现了，我，对你……露克西娅？”

“对不起……”

“你是谁？”文森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最近这段时间他连续昏迷了两次，这并不是个好现象，他对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也不是很满意，所以当他看到眼前这个披一件斗篷的家伙的时候语气并不是那么友好。

“听好了！吾乃天知地知人人皆知的被称为打倒邪恶的五台山一枝花……尤菲·如月！啊！”

伴随着一声惨叫，还在摆POSE的尤菲就从她踩着的那个高台上摔了下来。文森特叹了口气，都过去三年了，这小妮子的性格还是那么冒失，她还说自己是淑女呢。

“尤菲，这是哪？”文森特刚说一句忽然觉得心口一阵剧痛，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

“别动，你的胸口有个洞。”

“洞？”文森特向自己的心口看去，发现那里的魔晶石已经不见了，留下的只有一个漆黑的洞。

“我还以为你会死，没想到居然愈合了，呵呵，你的身体还是像以前那样方便啊。”

“尤菲，你怎么在这里？”文森特问道。

“我？哦，是那个利布大叔叫我帮忙，我去神罗屋调查，结果看到倒在地上的你。哈哈，文森特居然被我救了，快谢谢我！”

“哦，谢谢。”文森特的道谢反而让尤菲有些不习惯，忽然，她想到了什么，“对了，利布大叔说你醒了就联络他。”

尤菲飞快地接好通信装置，很快利布的脸就出现在了显示屏上。利布告诉文森特他以惯有的凯特·西的样子去调查，结果真的发现了奥美加的存在。但是很快紧急的情况就发生，WRO内部突然遭到袭击，事不宜迟，文森特立刻命令尤菲赶向WRO

总部。

赶到WRO总部的文森特看到的是一片狼藉，当他冲进总部内部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头长着角的巨兽。

“那是什么？”文森特问道。

“阿斯尔。”谢尔柯回答道。

这个回答让文森特大吃一惊，阿斯尔本应被自己打倒，没想到又再次出现，看来从内部破坏WRO总部的就是他了。夏露娅已经脱掉了碍事的研究员服，裸露的机械手臂让她显得更加干练。

“小心！”夏露娅惊呼一声撞向阿斯尔，但却被轻松弹开，但他的下一个目标却是谢尔柯。谢尔柯并不惊慌，只是拿出一颗魔晶石，令人惊讶的是这颗魔晶石居然制止了阿斯尔的进攻。

“这颗防御魔晶石跟你所持有的防御结界有相同的强度……”

“你这是什么意思？想妨碍我吗？”阿斯尔变成了人形，他对谢尔柯的举动非常不满。

“不，只是我不想被你伤害到。”

“哼，时机真巧啊。”阿斯尔哼了一声，“不过你已经没用了。”

“没用？”谢尔柯不知道阿斯尔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的身体跟下级士兵一样弱，不经过浸泡魔晃就完全不行，有的只是能潜入网络收集资料的这么一点点能力，像你这样的废物没有资格称为兹维埃特，而且这也是威斯的命令。”

“威斯的命令？”谢尔柯听到这句话时吃惊不小，她不明白为什么威斯大人会这样。

“你的存在只对应拥有古代魔晶石的人，所以才把那个女人的碎片记录在你的身体里，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当然，如果把你交给这些人也不妙，哼，这已经是决定了的事情了，你就别抱怨了，乖乖地回到星球那儿去吧。”

当阿斯尔正要向谢尔柯进攻时，夏露娅看准时机用一个拘束装置暂时制住了他，但这并不能持续太长的时间，而此时安全门也即将关闭了。

“快逃！”夏露娅拉着谢尔柯想把她推到门那边，但谢尔柯却有些排斥。

“放开我！”谢尔柯大叫着。

“不！”夏露娅的语气很坚决，“我们要一起把这十年弥补回来，所以不能在这里就死掉！”

门已经快合上，夏露娅用自己的机械手臂架在了两扇门之间，但凭机械手臂的强度，被压断只是迟早的问题。

“快逃吧。”夏露娅将谢尔柯推到门那



边，"我……真不是个好姐姐，我之前无法帮助你，对不起……文森特，我妹妹就拜托你了。"

"喂！"文森特也努力地架住门，但那只是徒劳的，机械手臂在逐渐被压扁，那条缝隙已经无法让一个人通过了。

"只要你活着就行……即使现在，我也是喜欢你的。"

门渐渐合上，谢尔柯看着夏露娅的脸渐渐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直到门合上。很快，门那边发出一声闷响，一滩鲜血从门缝中浸透了过来。

"你真是个笨蛋……姐姐……"

"真丢脸……还是什么杰诺瓦战争的英雄呢，没想到会这么惨……"利布向四周看了看，WRO的总部已经是一片狼藉，断掉的线路发出呲呲的声音，完整的墙壁几乎找不到了，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

"我也一样……"文森特说道，"现在你要做什么？"

"哎？"

"难到你现在就想停下来？"看着利布那有些吃惊的样子，文森特几乎要笑了出来，"对于时间已经停止的我而言，教会我要向前看的可是你们啊。"

"文森特……"没想到文森特会这么说，利布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答，只是陷入了沉默之中。

文森特不想再打搅这个目前失落的男人，他来到一个治疗用的培养皿面前，夏露娅正静静地躺在里面。她的头遭到了重击，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她虽然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却已经变成了植物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文森特，你在旁边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尤菲显得非常激动。

"对不起……"

"抱歉……"尤菲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为刚才的冲动向文森特道歉。

"真是愚蠢的人……"这时谢尔柯走了过来，看着仪器中的夏露娅冷冷地说道。

啪！尤菲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了谢尔柯脸上，她的双颊气得通红，连说话也不那么连贯了。

"你，你没有资格那么说她！夏露娅她，夏露娅她……"

"为什么……"谢尔柯还在那里自言自语。

"以前我问过她，她一个人在找什么，她回答说是'我的生命'。所以我认为你



对她而言，就是她的生命。”文森特说道。

“所以她要救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不顾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你知道吗，文森特·瓦伦丁？”

“抱歉，我不是她……只是……当一个人为了保护谁、为了保护一个重要的东西，他就会即使拼上自己的性命也会去保护它的。这，也许就是人类吧。”

“真正重要的东西……”谢尔柯虽然还是不能完全懂这些，但她似乎已经有些感悟了。

“说起来，我周围都是些喜欢乱帮助人的家伙。”文森特不想让气氛如此僵硬。

“你也一样。”谢尔柯微微笑了一下，文森特很满意，看来自己那拙劣的玩笑还是有成效了。

忽然谢尔柯觉得有些头晕，文森特一把扶住了她，当文森特接触到谢尔柯时，他看到了当年他还是塔克斯成员的情景。那是他与露克西娅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是一棵极为漂亮的树下，那个有些调皮的女子指着文森特睡着的那个位置说这是她专用的。

“你与她的碎片起反应了？”连谢尔柯也有些吃惊，她没想到文森特居然会与自己身体里的露克西娅的碎片起反应。

很快利布就带来了关于文森特拿回来的奥美加报告的分析报告，很遗憾，那些磁碟上的数据都不是完整的，只有与其他数据组合才能弄清其含义。

“你们说的资料是露克西娅·克雷谢特留下的资料？”谢尔柯问道。

“是啊……”利布不知道这个少女提问有什么意义。

“我的身体里记录了很多关于她的碎片的数据，这是为了找到古代魔晶石而记录在我身体里的，但是由于无法解析的有很多，有时干扰了我的思想，我觉得这种不规则的运动是资料缺损引起的，能否将那些奥美加报告植入我的身体里呢？我试着将它与我持有的资料组合，有可能会修复。”

“喂！喂！快出来！”这时尤菲在外面大声叫着，文森特与利布立即就走了出去。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艘巨大的飞空艇，从它与众不同的造型就能看出这是船长希德的爱舰——谢拉号！

希德的出现无疑给了现在这些已经有些泄气的人希望，在将一些设施搬上谢拉号后，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谢尔柯开始将飞空艇的设施改装成感知网络潜入装置，那是她的特殊能力——在保留感觉的情况下将自己投影进网络的虚拟空间，这样可以潜入到网络中调查情况。而与此同时，地面的克劳德、蒂法以及巴瑞特也集合了地面上剩下的WRO成员开始反击。很快的，谢尔柯就将感知网络潜入装置做好了，她将作为连接器的头罩戴在了头上，开始与露克西娅留下的碎片连接。位于舰桥的众人也聚集在了显示装置前，忽然，显示装置发出了淡蓝色的光辉，当周围暗下来后大家觉得仿佛置身于宇宙之中，四周是一颗颗星球。当大家静下来之后，一个声音响起：

“就好像人的生命会回归星球一样，星球也将会回归宇宙。任何东西总有一天会迎来自己的终结，星球也不例外。星球在生命耗尽之前会将纯净的生命之流汇聚在一起，这就是奥美加，奥美加也是为此而存在的。之后，集合了生命的奥美加为了将终结引向开始会飞向星海。奥美加是将生命归还宇宙而存在的方舟，接着，失去了生命的星球终于静静地迎来了死亡。”

“就像三年前苏醒的守护兽一样，守护兽是星球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抗体，而奥美加这个守护兽是在星球的生命迎来终结的时候将它带入新的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说，奥美加与其他守护兽一样，是星球产生的保护生命之流而存在的系统。本来奥美加自身并没有加害他人之意，在星球的生命终结前是不会觉醒的。”

“但是那帮家伙是想人为让奥美加觉醒。”利布这下明白地底军团的目的并不那么单纯，“他们模拟制造出纯度很高的生命之流，然后再现无数生命归还星球的状态。”

奥美加现在位于米德加深处的零号魔晃炉，而要让零号魔晃炉活性化需要1至8号魔晃炉提供辅助，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摧毁周围的魔晃炉，延迟奥美加复活。

文森特来到谢尔柯的面前，她看上去有些疲惫，但精神上看上去还是很稳定。

“文森特 · 瓦伦丁。”

“什么事？”

“这就是你所说的为了他人而做好事吧？”

“也许吧。”

“我的身体中她的碎片已经经过整理了，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画面，包括与你一起看到的那个……干涉……复原……我有些累了……”

谢尔柯的眼睛渐渐闭上，她真的是很累了，文森特小心翼翼地不出声响地走出了房间。但是当他走出房间后一阵剧痛又向他的心口袭来，文森特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血红色，他似乎又看到了露克西娅的幻影。文森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难道是梦？”但他看到墙壁上那道爪痕时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梦，失去了古代魔晶石，他有些控制不了自己体内的卡奥斯了。但是文森特还是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一来他不是那种多嘴的人，二来他也不想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给众人带来不安。

登陆作战顺利地展开了，而那些地底军团也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临走前谢尔柯将她在凯姆捡到的文森特的手机还给了他，并告诫他随时保持联络，而谢尔柯自己将在谢拉号上利用感知网络潜入装置连接整个米德加区域的电脑以提供入侵地底军团的支援，而她也可以通过文森特这个“监视器”收集情报复原露克西娅的资料，填补资料中的空缺。

抵抗组织与地底军团的战斗打响了，文森特从空中进攻，而克劳德则从地面进行突袭。但由于地底军团的反击极为犀利，文森特不得不迫降在离目标地点比较远的地方。在前往中央塔的时候他经过了列车墓地，他曾听克劳德提起过这个地方。途中虽然有许多地底军团的士兵，但他们在文森特面前形同虚设，而文森特还顺便拯救了一些WRO的成员。

来到中央塔，文森特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了罗索，他的出现让罗索小小地惊讶了一下，但罗索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哟，居然还活着，你还是人类吗？”

“比你们更像人类。”文森特反唇相讥。

“比我们？哈哈哈……”罗索发出了狂笑，“当然啦，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兹维埃特，是那些已经扭曲了的人类所制造出来只追求强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证明给所有人看，直到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消失为止。我会杀死你……对了，你已经活得够久了吧，这次我不会让你活着回去了，我会一片一片把你切碎。”

罗索话音未落就向文森特袭了过来，但文森特早已看穿她的伎俩，这次文森特不再手软，他将那个变态的女人狠狠地打倒在地，而罗索也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死亡方式——自杀。

“文森特 · 瓦伦丁。”文森特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谢尔柯。

“地上部队正处于苦战，现在魔晃炉还没有停止工作。”谢尔柯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现在在哪儿？”

“神罗大楼。”

忽然，那阵熟悉的疼痛又一次袭了上来。

“文森特！”察觉到文森特的异常情况，谢尔柯叫了起来。

“是卡奥斯……为什么？”

“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谢尔柯顿了顿继续说道，“你现在失去了控制卡奥斯的古代魔晶石，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古代魔晶石？”

“嗯，就是罗索从你身体里拿走的那东西。卡奥斯跟你身体里其他的物质完全不同，卡奥斯是……带来混沌之物……”

“谢尔柯？”文森特查觉到对方的异样，忽然他看到露克西娅的幻象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它会在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出现，为

了收集生命的奥美加而开始猎取所有生命，这就是卡奥斯，它寄宿在你的身体里……对不起……但是，不要输给它，我对你……”

忽然，露克西娅的幻象消失了，谢尔柯与文森特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谢拉号上的希德发现飞空艇出现了异常情况，引擎的动力越来越低。谢尔柯来到引擎室，见到的却是兹维埃特的奈罗，引擎室已经被毁，这里没有一个人，谢尔柯知道这个人有利用黑暗的能力，他们一定是被黑暗所吞噬了。虽然她知道奈罗的厉害，但谢尔柯还是向他提出了挑战，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神罗大楼，自从三年前被破坏就一直保持着破碎的样子，应该说现在的米德加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被破坏的，除了……地底军团。

尤菲传来的消息也并不乐观，他们失去了与希德的联系，联想到刚才露克西娅的幻象消失以及突然与谢尔柯失去联系，文森特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但他相信希德和谢尔柯的实力，现在要做的只有停止魔晃炉。来到神罗大楼的深处，站在他面前的是巨汉阿斯尔。

“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力量吧。”阿斯尔狂叫着。

见到这个曾伤害自己朋友的野兽，文森特也有些抑制不住心中的燥热，他知道，那是卡奥斯。终于，当他的意志已经无法控制住这股冲动时，他已经化身为了恶魔。文森特拿起了阿斯尔扔在地上的机关炮，并毫不犹豫地向那头野兽扔了过去，当阿斯尔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巨大的炮筒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

“呵呵，你这个比我还要可怕的怪物……就让我们在地狱见面吧……”阿斯尔说完最后一句话，跌入了深渊。

恍惚中文森特又看到露克西娅，还有那个他最憎恨的男人——宝条。

“你鬼鬼祟祟在干什么？你拿那个忍受不了我的改造实验的男人有什么用？”宝条讽刺道。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

“哦？奥美加和卡奥斯……原来如此，你在做实验？”宝条看了一下电脑屏幕上



的程序说道，"你用这个男人的身体是为了完成你的理论？"

"不是！"

"不是？你说到底毕竟是个科学家，哼，即使死了也能为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女人做点什么，这个男人还是很幸福的。"

宝条狂笑着离开了实验室，只留下露克西娅一个人痛苦地站在原地。

"不……这不是实验……我……"

"卡奥斯……原来如此，她果然对我……"文森特苦笑了一下，他挣扎着爬起来，眼前是一扇巨大的门，看来这就是那扇通往地底世界的黑暗之门了。

地底世界的景象是让人惊讶的，这里有着众多的建筑，以及源源不断出现的地底军团。

"什么！"文森特感到地上有一些异常情况，当他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团暗紫色的气所包围，当他正准备变身为卡奥斯时，一个声音阻止了他。

"不行！你不能再变成卡奥斯了！你不会被这黑暗所捕获，因为你和它一样，都是从相同的黑暗中诞生的。"

文森特定了定神，平息了心中的躁动，很快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还打人呢，真让人操心……"谢尔柯埋怨了一句，但是她的情况更不乐观，她也被黑暗所笼罩，只能靠自己的防护壁暂时撑一会，现在防护壁上已经出现了裂痕。她的心再次与身体中露克西娅的资料相连，她看到露克西娅找到了卡奥斯诞生的地方，也见到了一个中年男人，那个男人和文森特长得很像。谢尔柯看到露克西娅像个小孩子见到好吃的一样那么兴奋，但实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卡奥斯发生了暴走，那个中年男人为了救露克西娅被卡奥斯的碎片所打中，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化为了生命之流回归星球。那个男人最后一句话谢尔柯听得很清楚。

"向我的儿子……向文森特……说声对不起……"

谢尔柯忽然看到了姐姐夏露娅。

"谢尔柯，我也回归星球好吗？"

"不行……还不行……我还没对姐姐你说……"

"没关系……我们会再见面的。"夏露娅摸了摸谢尔柯的头，忽然谢尔柯清醒了过来，她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发现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文森特继续前进，当走了不久，那个叫奈罗的男子出现在了他面前。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跟我们差不多也就没理会你，如果你不再接近威斯哥哥的话那我就放你走。"

"哥哥？"

"不错，我的威斯哥哥，比我更强，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爱我的哥哥。"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奈罗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话语中，但他很快又将目光放在了文森特身上，"就让我来陪你玩玩吧。"

说着，奈罗



向文森特发起了进攻，他似乎是在玩，下手也并不狠。他的阴影立刻让文森特明白刚才用阴影困住他的是谁，但是有了上次的经验，文森特丝毫不畏惧这些黑暗，还将困在黑暗中的谢尔柯救了出来。

“哦？”奈罗赞叹了一声，“卡奥斯……从生命的沉淀中诞生的生命，所以我的黑暗对你无效。”

“不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让我的光芒来照耀你们吧！五台山的超级忍者，尤菲·如月！”尤菲还是耍宝般地登场，但文森特无视她的存在，而奈罗忽然听到威斯在召唤他而离开了。可怜的尤菲冒冒失失地又从高台上摔了下来。

文森特和尤菲将谢尔柯带到了一个有魔晃液体的研究室，在这里文森特他看到一个显示器上标识着格里摩尔·瓦伦丁的名字，那是他的父亲，这个名字让他又回想起他与露克西娅的事情。那是他忽然发现露克西娅的研究与父亲有关的时候，露克西娅不想提起他的父亲，因为他是为了救露克西娅而死的。由于格里摩尔博士的原因，露克西娅拒绝了文森特投入了宝条的怀抱。

“只要她幸福那就足够了……”

文森特与尤菲来到了魔晃炉的最深处，他们准备分头行动，文森特负责打败奈罗和威斯，而尤菲趁机去破坏魔晃炉。在最深处，文森特终于见到了那个银发的男人，那个宣称消灭世界的纯白的帝王。但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他却毫无生气，就像是死了一般。

“很快，他就会觉醒了。”奈罗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这时魔晃炉发出了巨大的声响，闪耀着魔晃那妖艳的绿光。文森特想也不想就举起了枪，对准了那个银发男人。

“不准你碰我的哥哥！”奈罗狂叫着，张开了暗紫色的屏障，他与文森特一起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但是，虽然同为黑暗中诞生的人，奈罗是无法与拥有卡奥斯之力的文森特相抗衡的，文森特轻松地击败了他。

“哥哥……哥哥……”战败的奈罗拖着受伤的身体，就像是被本能所驱使，走向了那个银发的男人。

纯白的帝王终于苏醒了，他满意地发出了笑声。

“哥哥……终于，终于……”此时的奈罗也非常兴奋，“啊，哥哥，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哥哥……终于，我们终于见面了。”

奈罗高兴地扑在威斯身上，体会着兄长复活的喜悦。

“你已经没用了……”威斯冷冷地说道，突然将手插进了奈罗的身体，奈罗睁大了双眼，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最爱的兄长，他的喉咙发出咕咕的声音，似乎要说什么，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文森特毫不犹豫地向威斯开了一枪，但被威斯轻松躲过。

“没用的！我的身体已经和奥美加同化，就像你的身体里存在卡奥斯一样。哼，卡奥斯不过是为了产生奥美加而设的一枚棋子，而寄宿在我身体里的奥美加才是超越星之海洋的高级武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这个身体了！不过话说回来，文森特·瓦伦丁，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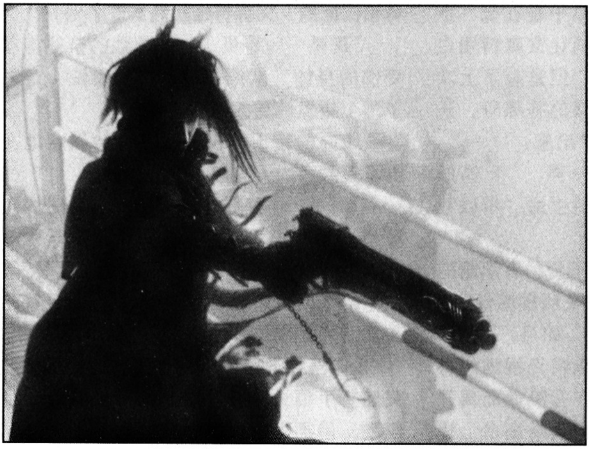
“你说什么？”文森特不明白威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直到现在为止，他从未面对面地见过此人。

“你还不明白吗？三年前我边追萨菲罗斯边将我的的碎片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网络中，不错，我将我的头脑、知识、思考的资料分散。我的碎片在网络中存活着，直到陨石灾害过去，我和再次复活的网络一起又重新构成了一体，你不认为这是新的循环吗？”

“你难道是……”这熟悉的腔调让文森特大吃一惊，他不想去承认，但现在不得不承认。

“哈哈哈哈……不错，就是我，就是我宝条。三年没见了，文森特·瓦伦丁。”宝条的身影出现在了威斯一旁，文森特吸了一口气，看来他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

“我本来不相信那个女人的理论，我原



以为你能活着与卡奥斯没关系。但是，三年前你在我的面前变成了我所不知道的魔兽，不错，你变成卡奥斯的时候真的让我吃了一惊，我这才发现原来那个女人的理论是正确的。当时我就想，那么我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奥美加呢？作为巡回宇宙的系统之一，能获得重生，这是让人多么兴奋的事情啊。不过要将奥美加寄宿在身体里，那就必须要很强壮的身体，而且要非同一般的身体。我改造了你，呵呵，这是不是很有趣呢？我准备用杰诺瓦强化我的身体，但失败了，我没想到会被你们打败。为了以防万一，我将我的碎片散布在网络中，然后，失去肉体的我发现了这个地方，这个拥有星球上最强生物的地底世界。正好，这个时候奈罗希望复活这个肉体，所以我和他合作，但他却不知道我连这个人的意识都会剥夺。哈哈哈……我继续执行着那个女人的理论。从污染的魔晃中诞生的是卡奥斯，那么从纯净的魔晃中诞生出来的那就是奥美加了，所以我选择那些纯洁的人，制造出纯洁的魔晃，然后将奥美加寄宿在这个身体里。我是天才！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天才！只有我才适合用奥美加的力量飞向星海。现在，我要回收魔晃了。”

“宝条，你的话我已经听厌了。”文森特冷冷地说道，举起了手中的“地狱犬”。

虽然文森特很强，但拥有威斯身体的宝条更强，文森特现在孤注一掷，准备变身成卡奥斯。

“不行！”浸泡在魔晃中的谢尔柯惊叫一声，与此同时，露克西娅的幻象出现在了文森特面前。

“不行！如果只靠力量战斗，是不可能战胜那个拥有终结之名的家伙的，你要用你的心，而不是使用卡奥斯！如果使用卡奥斯，你将会……”

威斯，不，宝条伸手驱散了露克西娅的幻象。

“好了，就让我们结束这无聊的游戏吧，文森特·瓦伦丁！”宝条再次发出了刀光，但文森特都一一躲过。

“宝条，少废话了。就让我们来结束这段孽缘吧！”

宝条完全没想到文森特居然不用变身为卡奥斯就使出了卡奥斯的力量，当他被打倒在地时，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事是真实的。

“哥哥……”忽然，一团暗紫色的阴影出现在宝条面前，那是奈罗，宝条一见大吃一惊。

“出去！出去！这个身体拒绝所有不纯净的东西！”宝条疯狂地吼叫着。

“你给我闭嘴！”奈罗狠狠地说道，“我是在和哥哥说话，你给我安静点！”

“哥哥。”面对威斯，奈罗的语气又变得那么温柔。

“啊，奈罗。”

“什么！”见威斯不受自己控制，宝条再次受到打击。

“让我们合而为一吧，这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兄弟分开了……”

“好，就让我们一起去吧……”威斯点了点头，奈罗抱着威斯的身体，他的身体化为了暗紫色的阴影，附在了威斯的身上。

“不要！不要！”宝条惊叫着，由于不纯物的进入他的幻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这时，中心魔晃炉周围的魔晃炉中涌出了一股股魔晃，一个巨大的身影在这些魔晃中逐渐成形，似乎是在与它呼应，或许是文森特自己的意识，他也变身成为了卡奥斯。

“卡奥斯诞生了？”谢尔柯惊叫道，“卡奥斯……与奥美加相对的存在也觉醒了……不过奥美加的身体里就像是吸收了人生命的网络，我想应该可以……”

谢尔柯定了一下神，再次坐在了感知网络潜入装置上。

“那里面有没有她的记录还有愿望，那就看运气了。”谢尔柯也准备孤注一掷，她的精神与奥美加连在了一起。似乎是发现有东西入侵，无数黑线向谢尔柯袭来。

“还差一点……”谢尔柯奋力地向中心处露克西娅的记录伸出手，当她接触到时一股白光从奥美加的胸口射出，飞向了已经开始狂暴的卡奥斯。

“收下它，文森特……”露克西娅将那颗白色的魔晶石放在了文森特的心口，就像是一个躯体忽然有了灵魂一样，卡奥斯终于完全觉醒了。

文森特感觉到了露克西娅，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与露克西娅第一见面的那棵树下。

“我……希望你活下去。对不起……只要你活着，那就够了……”文森特看到依旧是那个开朗的女子，她的脸上依旧挂着灿烂的笑容。

“没办法，现在就让我去拯救世界吧。”

奥美加与卡奥斯，这一对现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文森特已经没有了一切顾虑，他只想解决这场战斗，然后去告诉露克西娅他想说的话。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在已经觉醒的卡奥斯面前，即使是强大的奥美加也无法伤及他。

生命之流又回归到星球，循环又开始了。

“谢谢，我还活着。”

还是那个瀑布，面对的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只是这一次，他的脸上带着笑容。





最终幻想X

游戏原名	FINAL FANTASY X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1年7月19日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泰达

扎那尔港多的王牌闪电球运动员。其父同样是闪电球选手，泰达从小便以超越父亲为自己的目标。父亲失踪后不久，其母也很快离世，泰达从此对扔下母子俩不管的父亲心怀恨意。



尤娜

大召唤士布拉斯卡的女儿。为了打倒“辛”并拯救斯彼拉的人民，尤娜也选择了成为大召唤士的道路。尽管她深知成为大召唤士的代价，但她依然义无反顾。



瑠库

阿尔贝多族长希德的女儿，生来活泼好动，很有想法，对于阿尔贝多族擅长的科学相当在行。因为小时候被雷劈过，因此特别害怕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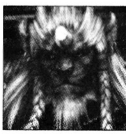
瓦卡

比萨德闪电球队的队长。他忠厚老实，待人热忱，但也有其固执的一面，对于机械和使用机械的阿尔贝多族非常痛恨。和露露的关系比较微妙。



露露

拥有十足的成熟女性魅力，看起来很让人放心的样子。其实她曾经辅助过多个召唤士，但始终没能走到最后，因此一直有着心病。她将尤娜视为亲妹妹，感情深厚。



基玛力

隆佐族人。因为某种原因而被赶出了隆佐族，并被折断了象征荣誉的兽角。离开隆佐族后，他来到比萨德岛将尤娜抚养长大，为了尤娜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奥隆

泰达父亲的好友，同时也是尤娜之父——布拉斯卡的守护者。在布拉斯卡打倒“辛”之后，他也成为传说中的英雄，但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真正使命是什么。



西摩亚

古雅多族的族长，艾本教的大祭司。他是众人公认的后起之秀，年纪轻轻便取得崇高的地位，并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力。自从他看到尤娜的第一眼起，便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只是个过客。

夕阳西下，身在天涯。

四下漂浮着无数的七色的魂，那是由千百年来在死之螺旋中沉浮的绝望化成。随波逐流，凄美如花。

决战前夕，终于可以放下武器。曾经生死的战友坐在微弱的火堆周围，共度这可能是最后的一夜。

而这一夜后，究竟能不能回来，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终于忍受不住这沉默，起身走向近处的山崖，那里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的目标。

我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却只是伸出手按了下她的肩膀，一切等到结束吧。

1000年前。

我是大都市扎那尔港多（*ザナンガルド*）后起的闪电球明星，隶属于扎那尔港多·阿贝斯队。但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我父亲的阴影。无论什么时候，人们提起我总是说那是杰克的儿子。

我讨厌这样，但是面对观众时，我还是会忘记这些事，全心投入到比赛中去。也只有这时候，我才会完全忘记父亲。讽刺的是，我的球技，恰好是他的遗传和他的教导。

这一次的比赛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观众，他的出现也恰如预料般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在为几个女生签名之后，又遇到几个想要我教闪电球技的几个小男孩，看到他们期待的笑脸，我立刻答应他们可以晚上教——这时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晚上不行。”声音的主人是一个用斗篷包住全身的小孩子。

“为什么？”我看着他。但随即我又转身对那些孩子道歉，告诉他们只能改在明天了。说完这些话我才意识到我对那神秘小孩的话竟然不假思索地认可了！这是从未遇到的事情，我回头想再仔细看看那孩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消失不见。

带着疑惑的心情进入比赛场地，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气氛渲染了我，我深吸一口气，准备迎接这场比赛。

闪电球是在水中进行的，很久之前人们便掌握了控制足够使水悬浮在空中的力场技术，这样闪电球就改成在这种球体中进行，这可以使观众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比赛。

现在力场已经启动，水正被缓缓注入，映着灿烂的阳光，好像水晶一样。等到水被注满成球体，比赛就要开始了。

奥隆这时来到赛场附近，他是个穿着红衣带着墨镜的大叔，带墨镜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右眼不仅失明，还有一道很深的伤痕在脸上。

奥隆看着眼前繁华的都市，眼中丝毫看不到情绪的波动。他转过身看着远处的海面，那里已经逐渐显出一个球形的突起。

而这一切，竟仿佛都在奥隆的预计之中。

比赛一切像我所想的一样，对手很快就没有还手之力，当我想要使用必杀技来个精彩的了结的时候——完成那个动作我得跃离水面来到空中——我看到了这时远方海面上出现了另一个巨大的水球！

几乎在我看到它的同时，水球中发射出无数光线向着城市袭击过来，整个赛场，整个城市都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我本能地抓住了什么东西，在炫目的爆炸光中我自半空中落到地面，惊慌失措的人们正四下逃窜。

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奥隆，因为他冷静的样子实在太特别了，特别在这个环境下。虽然自小便是他在照顾我，可是一直以来他对我也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热情。

“奥隆，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想不到他会来闪电球场的原因。

“我在这里等你。”又是莫名其妙的话，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跟随转身离开的奥隆叔叔沿着宽阔的高速路奔跑。在来到天桥上的时候，奇怪的感觉再次出现，我回头，果然看到那个奇怪的孩子。

周围的世界仿佛一瞬间“静止”下来，在这个诡异的环境中，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孩子对我说了一句话：“……不要哭。”

当周围人群再次动起来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消失了，我一直没法看到他的脸，一切仿佛梦一样，那孩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周围人们的反应来看，他竟仿佛从未出现在这里。

但我知道，他的确曾经站在我的面前。

奥隆站在不远处等着我，我刚想问他有没

有看到那个孩子时，他抢先说了句话："看那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一个巨大的水球悬浮在空中。

"看到了么？那是我们召唤来的'辛'。"

一阵爆炸声传来，一只巨大的怪物正破坏这这座城市，随着它触手的抖动，它抛出一只只鳞片，那些鳞片落到地面竟然变成一只只恶心的小怪物，正朝着我们飞快地爬过来！

"'辛'……"在我没来得及发问之前，小怪物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奥隆叔叔取出一柄发出红光的举巨剑递给我。

"用这个。"

我只好接住，但随即被那柄剑惊人的重量压得差点倒在地上，这柄剑的重量远远超出它看起来的样子！

"那是杰克给你的礼物。"

"……父亲？"我犹豫着。它太重了。

"要学会使用它，就要参加实战才行。"奥隆显然看出我的窘况。

在我歪歪斜斜地控制之下，那柄剑竟然真的杀死了几只怪物，被杀死的怪物消失在空气中，我知道那些怪物们都变成了魂。

奥隆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其余的怪物，带着我向那抛出鳞片的巨型怪物走去。

虽然那怪物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在奥隆的面前它显得很弱，在我们杀死它之后，更多的魂消散在空中。

电视墙上还是可以看到杰克的笑脸，但我现在想的只是尽快逃离这里。

但奥隆叔叔却说迎上去比较好，我也只好跟着他。对于这种危险环境，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所懂的就只是闪电球吧！

但接下来的小怪物越来越多了，在奥隆的指示下我击毁了路边的能源装置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爆炸杀死了所有袭击我们的怪物，但是天桥也被炸毁了。

可是我也被爆炸的气流炸到了天桥外，虽然最后我抓住了断裂的桥梁，可是那不能提供足够的力量让我回到上面的。奥隆叔叔站在桥上看着我，我大声向他求救。

奥隆叔叔向我伸出手来，但是半途又缩了回去，反而回头看着那半空中的水球，那个叫"辛"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变形了，变得像一个深邃的洞，周围的东西正缓慢地被它吸进去。

"可以了吧……"奥隆自语。

我只好努力向上爬，在我终于回到桥面的时候，奥隆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我的怨气还没有得到发泄，正当我要质问他的袖手旁观的时候，发现"辛"的力量已经开始将我们身边的东西向上吸起。我自己仿佛也快要离开地面了。

"感觉好么？你命运注定如此，没有人能代替你。这本是你的故事。"

好奇怪的话。这是我被吸入"辛"之前最后所想到的。

朦胧中仿佛有声音传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啊。

"父亲……"

我想到许多事情。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样？这是什么地方？我感觉我昏昏沉沉地好想睡去……

好像在做梦一样。梦中我孤单地站着，只有一个人的孤独的梦。我想要有人救我离开这个梦，无论是谁都可以。

一个充满孤独感的梦。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海洋之中，觉得头很痛，在朝天大叫几声之后情绪镇定下来。

灰暗的天空中不时地闪着电光，在闪电中可以看到远处有一栋建筑，环顾四周，好像也只有那个地方可去。

在我靠近那座建筑时，海水中出现了异样的波动，几只从未见过的生物正用凶恶的目光瞪着我。我知道对于我这样的非法入境者它们是有理由采取粗暴手段的，可是我也不想就这样成为食物啊。这样只好先动手了！

当我以为已经摆脱了危机的时候，那些幸存的恶鱼突然四下逃窜开去，等到其中一条被突然出现的黑影咬住时我才发现自己面对着更大的危机！想也不想我立刻开始逃跑，幸好多年的闪电球训练使我有超人的游泳能力，经过一番紧张的逃窜，我终于在那怪物咬上我的前一刻逃进一个狭小的山洞里，身后不停地响起那只愤怒的怪物撞墙的声音。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了。我感觉梦想和希望已经离我远去，这里是一个充满绝望的地方。

身处一个遗迹的内部。我叫了几声，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奥隆不在身边了。

又冷又饿的感觉非常地难受，这是以前身为明星的我所不曾感受过的。

在周围的石室中我找到了引火的工具，尝试了好多次之后终于用这种原始的敲击方法生起了一堆火，在火的温暖下，疲倦加饥饿的我

倒在地上睡着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不小心的意外……”说话的是奥隆叔叔。“我确信那是因为你的缘故才发生的……”

“我来到这个鬼地方就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我生气了。

“今天……恰好是她的忌日。”

“嗯？”

“我会让你独自留下来哭泣……”

“我才不会哭！”

一个陌生的女性出现了：“但你确实哭泣了……”

好熟悉的声音。

火熄了，我也从梦中挣脱，正当我想要再找一些木柴来生火的时候，又一只怪物出现了！

战斗进行到一半，一群奇装异服的人出现在遗迹中，他们使用枪械一下子就击倒了那只怪物。

“YOMIYU HATSUKOOGA？”

“MAMONO GA！ SHINDENSHI ZATESEUNGA！”

“HOFUGA！ HOFUSHI CHIYASSEU！”

“TAHHI YAFUA！？”

“YASSE！”

“SHINDEN GASSANA？”

“HOO SOCHIMA KIASA HAMI”

“GARE GAMO！ KUMESHI YUESE MIYOFU！”

“ZOREN！”

这便是他们用枪指着我说的话，可惜我一个字也不懂。

虽然我很感激那些人，可是他们显然不准备友好地对待我。

那个看起来是首领的女性接近我的时候，她已一掌打在我的肚子上，由于冻饿的关系，我的体力已经变得很脆弱，立刻昏迷了。

原来外面的世界真的不怎么美好……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放在甲板上，有人监视着我。

我的呻吟声大概被监视者听到了，他立刻紧张地看着我。

“TONHAKIRU KISENO！”

“我受伤了！”

“FUZORUHAMO MIMIHA！”

“……败给你了！说什么嘛！”

“KOHIKOOMU ARUSHINKINO！”

那男子好像也很着急，他比划着试图向我解释着什么。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

“KAANHAMIOA……”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CHIRAYA！”那人忽然回头。

“YASSE！”是那个狡猾的女子的声音。

“你帮我们工作，我们就会收容你，OK？”

终于听到自己能听懂的人话了！我很激动，激动得几乎可以忘记自己饥饿的肚子。

“你能听懂我的话？我知道！我会工作的！”

“很好，你游泳很好吧？我们将要去这海底的一个遗迹去，那里虽然已经被废弃了，可是应该还有一些能量可以利用，现在就由你跟着我去修复那里的能源装置。”

在遭遇一只怪物之后，我们成功启动了海底遗迹的能源装置。

回到船上，当我想跟着她进入船舱时被一个男人粗暴地踢倒在地。

“我已经帮忙了！”我愤怒地叫起来，可是那显然还是没有用。

最后我独自坐在船舱外面对着冰冷的海风。

“真的好饿……”

在我被饿得神智恍惚的时候被人用脚踢醒，抬头看到那女子端来一盘食物！我立刻打消了发泄怒火的念头，狼吞虎咽地专心对付那盘珍贵的食物。

由于过于激动导致有些食物卡在喉咙里，我难受得不知怎么办。这时那女子递给我一壶水，在接过水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这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了！不过让我奇怪的是我感到她看着我的目光里竟然已经没有了敌意，反而多了点玩味的样子，十分奇怪。

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之后，我趁着她心情显然不错的这个时候问起她的名字。

“你叫什么？”

“我叫琉库。”

“我叫泰达，现在我们算是认识了！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交谈’呢。”

“我倒不期待‘交谈’，大家都认为CHU是

恶魔啊。”

“CHU是什么东西？”

“CHU就是‘你’啊！”

“好怪异……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们就是阿尔贝多族人，相信你听过这个名词。你厌恶阿尔贝多吗？”

“厌恶？我才刚刚见到你们……”

“你是哪里的人？”

“扎那尔港多！我是打闪电球的，我是那儿的顶尖球星！”

“你头被打伤过吗？”

“你们刚才的确打过我的头……”

“那你还记得什么别的事吗？”

“记得啊！扎那尔港多……闪电球比赛……‘辛’在比赛中袭击了扎那尔港多……我和奥隆一起逃跑……后来我被吸到……说这些让我回忆的事情我的头很痛，我……我说的很奇怪吗？”我注意到琉库的表情在变化。

“看起来你真的曾经很接近‘辛’，不要担心，相信这件事可以解决。和‘辛’接近的人神智总会有些混乱，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

“我……不太正常？”

“是啊，接近‘辛’的空气怎会无毒呢？”

“为什么？”

“……扎那尔港多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被‘辛’完全破坏了。”她停了停，“不过你可能真的是职业的闪电球手。”

“1000年前！我亲眼看到‘辛’毁灭扎那尔港多的！那会是1000年前吗？我绝不会相信有这种事的！”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我知道琉库没有欺骗我的理由，可是……

“好吧，不管怎样，如果你真的是闪电球手，那么去卢卡的话可能会有人认得你，那里就要举行闪电球联赛了。”

“……卢卡？”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放心吧！我会让你安全到达卢卡的，现在我要和大家说一下，你等我一会。对了！到了那里你不要说自己是来自扎那尔港多之类的话，扎那尔港多是艾本教的圣地，你说那个可能会激怒不少人。”

扎那尔港多是艾本教的圣地？我不信那里还有什么会剩下来……

艾本？“辛”的空气？毒？卢卡？

我一定是来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突然很想回家了……

……难道真的隔了1000年？

……我不会相信的。

船突然震荡起来，四处传来阿尔贝多人的惊叫声，可以辨认出“辛”这个音节，难道“辛”追着我来到这里吗？

我掉进了水里，这次我的水性派不上用场了，在巨大的旋涡中我失去了神智。

我慢慢醒来，这次竟然还是在海中。而琉库显然不在周围，正当我思考要怎么办的时候，我的头被什么东西狠狠敲了一下。

从那触觉我便知道那是闪电球，一看之下果然是。一时兴起我便表演了一个比较华丽的招式将球踢了回去，果然换来一阵惊叹声。

等我走到岸边，为首的那个红发男子看着我用热切的语气让我再表演一次，对这样的要求我是从来都不拒绝的，于是又表演了一次。

太好了，现在我感觉非常好了。

“看起来你一定不会是业余选手，请问你是哪个队的？”那个红发男子问道。

“扎那尔港多·阿贝斯队！”我脱口而出，等到别人都以怪物的目光看我的时候我才想起琉库曾经对我说的话。

“扎那尔港多……什么啊！扎那尔港多·阿贝斯队……”人群中响起议论声。

“啊……这个……我曾经太接近‘辛’了，现在头脑没法清醒，我连自己从哪里来和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赶紧解释。

人们释然的表情告诉我他们相信了我。

“你中了‘辛’的毒，但你幸存下来了，感谢艾本。”他转身让其他队员继续训练，“我叫瓦卡，我们刚才正在训练。看样子你大概饿了，和我回村子找点吃的吧！”

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真像是天籁一样悦耳。

瓦卡看上去是个非常好相处的家伙，但……我不想问他太多。

“那个……扎那尔港多在1000年前就被摧毁了吗？所有一切只剩下废墟，是吗？”我忍不住问瓦卡。

“很久以前在斯彼拉有许多大城市。充满着机器文明的大都市彻夜不眠。但也因此每个人都依赖着机器，仅仅为了享受生活而活着。但后来……你知道……‘辛’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来临并摧毁了这些古老的城市。扎那尔港多首当其冲。但那都是1000年前发生的事了

……就像你说的那样。'辛'用它的能力惩罚着人类。它的行为……使我非常愤怒，因为它使我们今天必须忍受着艰苦的生活。现在人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忏悔他们的罪恶。我当然能理解，但有时我认为它是可以避免的……"

我想起琉库所说的话。

……但这些也不能怪我吧？

"哈哈哈！但当我听到你说扎那尔港多的阿贝斯队时我笑了。谁知道呢？或许真的存在一个叫那个名字的队伍啊。不过在那种懒散的生活环境下，他们不可能很出色的。但那不包括你……你知道。"瓦卡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我的心情好了许多。

瓦卡的热情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很高兴。但我仍然在思考……

这一切因"辛"而发生，如果我再次发现"辛"的话……或许我能够回到扎那尔港多。但在那之前，我应该停止为我是谁我在哪里而感到困惑。虽然很难停止这些苦恼的想法，不过现在事情变得好一点了，仅仅是……好一点了。

跟着瓦卡来到山崖边上，一不小心被他踹到海里。

"你干什么！"我真的要发火了，以为我没脾气么！不过跟着他自己也跳了下来，原来他不是故意作弄我。

瓦卡从水中抬起头来又笑了起来，忽然伸手勾住我的脖子。

"啊！我有一个请求……"

"想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瓦卡显然被我这样快猜中心意弄乱了阵脚，他呆了一下，有些尴尬地说："闪电球联赛就要开始了，全斯彼拉的强队都会来卢卡比赛，你那么厉害，说不定可以见到认识你的人啊！"

虽然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不会有人认识我，可我还是答应了他，也许有机会遇到"辛"吧。

"好吧！"于是我答应了他。

"太好了！就等着比赛啦！"瓦卡很高兴。

闪电球和"辛"；扎那尔港多和斯彼拉，这之间有一些联系的，是吧！

"这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5岁的时候我开始玩闪电球，10年前我成为职业球员。"他停了一下，"但这10年里我们的球队从来没有在联赛中取胜过……现在我在考虑该退役了……"瓦卡显得有些不快。

"我该退役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有了一个新的工作在等着我……"

"10年没有获胜的球队！哈！"我惊讶得叫起来。

瓦卡脸红："去年本来可以获胜的……后来我……在比赛中分心了。"

"很好的理由啊？"

"你很酷。"瓦卡叹气。

"所以你想在退役前取胜一次，是吧？你们的口号是什么？"

"……那个，可能没什么用吧，我们的口号是'不求取胜，重在参与'。"

"这样！下次别人问其战斗口号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是'胜利'！要想取胜必须要这样！"我热心地指点他。

"好吧！……就'胜利'！"

在村口遇到两个人，提醒我们要注意附近的怪物。他们离开后瓦卡告诉我他们就是讨伐队的队员。看到我茫然的表情，瓦卡摇头道："关于讨伐队的事，你还是直接到村里的讨伐队宿舍去问他们吧！"

这时候我的肚子饿得叫起来。

瓦卡拍拍我的肩，带着我来到他住的地方。忽然他问起我还记不记得祈祷的礼仪，在听到我连这个也忘记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这个也忘记了！这是一定要会的啊！"说完他示范了一连串动作要我照做，等我照样做出之后才要我到寺院见过召唤士后去找他吃饭。

我以前从没祈祷过，所以我不知道什么礼仪。

这个姿势，是从前我还是闪电球员的时候，用来表示胜利的祝福的姿势啊！

我来到讨伐队员的宿舍。

那两个讨伐队员在里面，我知道他们名字是加塔和鲁加。

加塔："就是你被'辛'攻击了吗？真的是这样？"

"是啊，当时情况很糟。"

"那么'辛'可能就在这个岛附近！它会藏在这里！"

"这当然可能！"鲁加说，"如果它接近这里的话很可能将会攻击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点。"

"对不起，我记不起这些事情。我连讨伐队都不了解……"我提出我心里的问题。

鲁加说："'辛'的毒……加塔，你告诉他吧。"

"讨伐队的组建为的就是对抗'辛'。我们在斯彼拉各地招募了志愿者加入队伍。讨伐队的前身是由米亥恩大君主创建于800年前的'赤斩众'。其后这个组织不断壮大，不断与'辛'做着斗争。"

"与'辛'交战了800年……也没有打败'辛'？"

……

鲁加："讨伐队只能够改变'辛'的行动路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保护城市不受'辛'的袭击。"

"那么就没有人能打败'辛'吗？"

加塔："……'辛'的毒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鲁加："不，这已经算好的了。"他转向我："这个不该由我们告诉你，去寺院祈祷吧！你或者可以自己想出来。"

我在村民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艾本教的传说，艾本教是为了对抗'辛'而创的宗教，目前已经是遍及整个斯彼拉世界的惟一大教。而所谓的祈祷礼仪也是由艾本教传播开的。

这世界的确有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东西。

来到村里的寺院，一些人正在以艾本教的那种动作做着祈祷，一位老年僧官指着身边的神像告诉我那就是大召唤士布拉斯卡大人，自从10年前他成为大召唤士后，到今天都能作为御神像被人们膜拜。

"大召唤士？那是什么？"

我的问题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我赶紧解释那是因为"辛"的毒气……想不到"辛"已经多次帮我的忙了！

不管我如何努力从谈话中学习，我总会碰到各种陌生的事物……这让我感到很孤单。

"大召唤士是拥有莫大力量保护艾本子民的人，只有得到天赐的人才能呼唤来自天界的异兽，那都是艾本的恩惠。"僧官耐心地告诉我。

总之，他们是在感谢那些做了好事的人。

"这些都是历代的大召唤士，从这边起是布拉斯卡大人……"

我回到瓦卡的屋子，但是饭还未做好，我只好听瓦卡的先睡一觉了。

朦胧中我听到有人叫瓦卡去看什么，但感觉越来越模糊……

童年的记忆中，我在船坞前面，看着大人们来回地忙碌着。

牧师说："不管怎样，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能帮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吗？"那是妈妈焦虑的声音。

"当然，已经有人去了！"

"他们干嘛要带我回来！"我的声音。

"你可能会死的啊！"妈妈说。

"那又怎么样？"

"你……那样讨厌你爸爸吗？"

我用力地点头。

"可是……如果你死了，就连告诉他你讨厌他也不能了啊……"

我睁开眼睛，瓦卡不在屋子里，于是到处找他。来到寺院里，看到瓦卡正在和僧官说话。

"怎么了？"我上前问他。

"到现在召唤士还没有完成试练出来。"瓦卡显得有些不安，"应该说是准召唤士。"

"嗯？"

瓦卡看着寺院内部说："那里面有'试练之间'，想成为召唤士的人们如果能够通过那其中的试练，获得召唤兽的信任的话就可以真正成为召唤士。可是她进去到现在已经一整天了……"

"会有生命危险么？"

瓦卡点点头。

"那还等什么！进去救人啊！"

瓦卡拉住我："照规定是不能进去的！"

"守护者之外的人不能进去！"僧官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已进入寺院内部。

瓦卡追上来拉住我，我反问起为什么他自己也进来时，他说他也是那个准召唤士的守护者，并且解释说守护者就是保护召唤士在世界各地的寺院修行时的安全的人。

快到尽头的时候，瓦卡回头对我说："这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守护者，一个是无口无心的，一个是就要发火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居然有了点顽皮的表情！这跟他的年纪相去甚远。

经过一番摸索，移动了几个晶球的位置之后我们来到了最尽头的地方。

"你怎么也进来了！不相信我们的能力吗？"说话的是一个衣着冷艳的女子。

"这个……啊……"瓦卡回头看着我小声嘀咕："这个就是要发火的了……"

我跟着注意到神殿里还站着一个沉默的兽

人，他最特别的是额上那支被折断的角，看到我们进来他还是站着一动不动，想必“无口无心”就是他了！

看到这样的人我当然有些害怕，于是我努力地用最可爱的表情向他搭讪：“啊……那个……准召唤士没事吧？”

回应我的是那个黑衣女性：“这人是谁？”

在我回答之前，神殿中燃烧的火猛地旺盛起来，瓦卡和另两个人脸上立刻显出欣喜的神情，跟着我便看到神殿里台阶上的那扇门被缓缓推开，一个黑发女子扶着墙走了出来。

看得出她已经精疲力尽了，脸上的汗珠在火光映射下闪闪发光。她试图走下台阶，但走了几步就向地面摔了下来！

我本能地想上去接住她，可是那个兽人的速度比我快得多，他用很轻柔的动作扶住那召唤士——实在不像他那种外形所能做的事——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我一眼！

那女孩显然不像外表那样柔弱，很快她便自己站立了，接着向大家微笑着说：“我成功了！我成为召唤士了。”这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睛，竟然有着完全不同。

看着这个被守护者包围的少女，我感到一种特别的熟悉。

真是很意外的事，本以为召唤士都是一些白胡子老爷爷的……

全村显然都知道了这个喜讯，所有人都来到广场上围着那个刚刚诞生的召唤士。这时我意识到在这里召唤士有着一种很崇高的地位，但究竟为什么这样呢？难道就因为他们可能会成为大召唤士打败“辛”吗？

瓦卡拉住我的衣领把沉思的我带到广场中心，那里已经有一块圆形的简陋土台，而那个手持法杖的少女虽然还可以看得出疲惫，脸上却已经挂上开心的笑容。在村民期待的目光中她缓步走上土台，我看得出她正在集中念力和什么做着沟通，等到她将法杖举过头顶的时候，天空传来奇异的声音，一瞬间，一只巨大的怪鸟已经从天而降落在召唤士的身边。

这就是召唤兽了吗？虽然看起来还好，可是巨大的体型还是让人有些害怕。

仿佛是在嘲笑我的胆量一般，那少女竟然微笑着用手抚摸那怪鸟的脖子，还亲热地用脸颊靠了靠它的脖子！而那怪鸟也毫无敌意地任由召唤士抚摸着。

周围响起惊叹的声音，整个会场沸腾起来，每个人都为召唤士的成功欢呼着，瓦卡和那黑衣女子走向召唤士向她道贺，人们仿佛已经忘记了“辛”的恐怖，沉浸在欢愉之中。

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馨，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而言。

夜晚的篝火边上，瓦卡向队员们介绍了我，同时宣布这次新的口号——“胜利”，看着队员们纳闷的神情，他又强调了一句：“将所有球队击败！我们当然就会取胜！”

我知道那些队员们一定盼望着取胜的，从他们骤然热切的目光中就可以看出来，每个球员都想要胜利的，就像从前的我一样。

在他们高呼的口号声中我离开了队友，看到了那个召唤士就坐在不远的地方，不知为了什么，我向她走了过去。

她身边的小女孩指着我大叫“破坏戒律的人”，那位看起来是她奶奶的老妇人好像也不欢迎我，我尴尬地停下了脚步，再次感到在这个陌生世界的孤独。

那女孩看到我了，她对那小女孩说我是为了救人才去的，跟着走到我面前向我行礼道谢：“我叫尤娜，今天谢谢你救我。”

我脸上发热：“我……什么也没帮上。只是多此一举吧！”

她笑了起来：“没关系，我以前也鲁莽过的！”

时间仿佛停了一刻，我抓抓头发：“那个……我看到你的召唤兽了，好厉害啊！”

“真的吗？”她又露出让我迷惑的笑容，“你认为我会成为大召唤士吗？”

在我弄清她说的话之前，那个敌视我的小女孩已经跑过来拉着她想离开了，于是我又看到她向我微笑着道别。

“明天见吧！”我记得她离去时的话，明天还会见面！

她见我迷惑的样子，又解释道：“明天我们会一起坐船离开，我很想听你说关于扎那尔港多的事情呢！”

我想我发呆的样子一定被不少人看到了，因为直到瓦卡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尤娜已经离开……

“很可爱吧？”

“嗯……”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个陷阱的时候已经迟了，因为接下来就看到瓦卡用严肃的表情和语气警告我：“可千万不要喜欢她啊！”

我用同样严肃的语气回答他："这个我可不能答应你，万一她爱上我怎么办？"

"那也不行。"瓦卡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晚上，我又做梦了。

我和尤娜站在码头上，她有些焦虑地看着海面："船再不来就会被大家发现了！"

"真的……要这样吗？"

"嗯，带我到扎那尔港多去！"

这时琉库也出现了，她责备我为什么不带她一起旅行。

尤娜生气地别过脸，琉库还是坚持要一起到扎那尔港多去。

"你在干什么？想追女孩子？再等1000年吧！"这是……我的父亲杰克的声音。

小时候的我抱着头蹲在地上。

"又要哭了！就只会哭！哭啊！哭……"

"我讨厌你！"

"我听不到！大声点！"

"我讨厌你！"我站了起来。

"不大声的话听不到的啊！"是尤娜的声音。

"加油啊！你做得到的！"琉库为我加油。

……

"我讨厌你！"随着一声大喊我从梦中惊醒，耳边还响着嗡嗡的声音。看来我叫得真是很大声。

我担心地看着屋子里害怕吵醒瓦卡，可是发现他根本不在。

走到门口，我听到他和那黑衣女子正在争执着。

"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很像伽珀，不过只是长得像，他不能代替伽珀的，你还不明白吗？"这是黑衣女子在说话，他们在议论我吗？

"露露，但是……他现在很迷茫啊。"

"只是另一个借口吧？"还是那冷冷的声音。

"你帮帮忙……"

"帮忙……我听得厌了。"黑衣女子说罢便离开了。

"伽珀是谁？"

瓦卡吓了一跳，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的弟弟，他很像你。"

"他死了？"

"去年，他加入了讨伐队，在去年和'辛'作战时被杀死了。"瓦卡坐在床上。"我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刚好在比赛。"

我想起我曾经嘲笑过他的事。

"所以我努力成为守护者，想要和'辛'战斗一次。不要笑我，到底在闪电球和为弟弟报仇这两件事中哪一件更重要呢？"他甩甩头，"不过都不重要了，这次比赛之后我就专心做个守护者啦！为了球赛利用你，很抱歉啊！"

"不要这样说，我还该谢谢你救了我呢！"我想要伸手和瓦卡击掌表示亲近，但他却不习惯这样的举动，笑着逃开了。

当我醒来时，瓦卡和露露已经在村口等着我了，瓦卡看到我就取出一柄闪着蓝光的剑说要送给我。

"真的吗？"我看到那柄剑时就喜欢上它了。

"那本来是要送给伽珀的。"露露冷冷地说。

"别介意，伽珀一次也没用上。"瓦卡赶紧转话题，"今天尤娜怎么来得这么迟啊？"

"尤娜和我们一条船吧？她为什么要离开呢？"

"十年前伟大的布拉斯卡大人带着她来到我们的村子，从那时起她就和大家生活在这里，感觉上就好像是我和露露的妹妹一样。"

"可惜在'辛'被打倒后的和平时期——我们称为那基节……很快就结束了，复活的'辛'又开始四处破坏杀戮，布拉斯卡大人离开后，尤娜就决心成为新的召唤士，再次打倒万恶的'辛'。要成为真正的召唤士，需要在世界各地的寺院进行试练，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尤娜走了出来，手里还拖着一大包东西，原来她是想把这些东西送给那些将来在旅途中遇到的僧侣的！听到这个想法大家都笑起来，尤娜也想到僧侣是不会需要礼物的，笑着丢下包袱和大家一起向码头走去。

走到山顶的祈祷石碑，露露和尤娜先过去向石碑行了礼，跟着瓦卡也走了过去。

"我们的习俗，出行的人会到这里祈祷，这样艾本就会庇护着我们平安归来。……那天伽珀因为要赶着上船，便没有来这里……"

我照着瓦卡的样子也祈祷了，随后大家继续向码头走去。

忽然从空中跳下一个人向我不断地攻击，我挡了几招后瓦卡赶到身边叫住了对方，原来就是那个不说话的兽人，但我不明白我哪里得罪了他……

“他叫基玛力·隆佐，是隆佐族人，这一族都可以使用一些怪物们的特技。”露露向我介绍那个默不作声走向码头的兽人。

“他也是守护者。”瓦卡接着说。

我还在郁闷中，这时尤娜笑着向我表示歉意：“连我们有时都不懂他的想法，因为基玛力从来都不说话。不过从我是小孩的时候他就一直保护着我。”

尤娜出面那还有什么说的，我只好当作没事般和大家一起上船。

船将行之际，有个小孩子哭了起来，然后气氛就变得有些悲伤。尤娜郑重地向村民行了那个我刚刚学会的礼仪，我知道，她已经决定承担起召唤士的使命了，正如她那伟大的父亲一样。

风帆扬起，村子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的第一站是基力佳，之后转到卢卡参加球赛。你可以趁着在寺院的时候祈祷我们获胜啊！”瓦卡显得有些兴奋。

“无聊的计划。”露露冷冷地说道。

“总好过没有计划吧！”瓦卡好像不会生气一样。

我赶紧离开，乘机在船上到处观察。被我发现了一件很残忍的事，就是整条船的动力原来是由几只看起来很可爱的鸟提供的，它们一刻不停地在那里转动着机械，真让人心痛。

甲板上的人们正纷纷议论着尤娜，都提到了她的父亲布拉斯卡，羡慕她有最纯正的召唤士血统。

“双亲那么有名，真是不幸的事。”我脱口而出的话让瓦卡十分不解地看着我。

“你只是想接近她吧？”露露冷冷说道。

“露露姐姐，我只是想想而已。”我做无辜状。

我来到船头，尤娜站在那里，海风吹拂着她的衣裳。

尤娜看到我，问道：“你是一个闪电球选手？来自扎那尔港多？”

“瓦卡告诉你的吗？我想那家伙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吧。”

“可是我相信。在扎那尔港多……那个城市整个晚上都亮着灯光，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天体育场……他们在体育场内举办闪电球比赛，在那里总是挤满了观众。”

我大惊：“你是怎么知道的！？”

尤娜回答道：“一个名叫杰克的人告诉我的，他是我父亲的守护者。”

“……真巧，我父亲的名字也叫杰克。”

“好神奇啊！从我一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是艾本赐下的礼物。”

“……似乎是他，但却不是。”

“你在说什么啊？”

“我父亲……已经死了。10年前，在扎那尔港多海域。”

“是这样……？”

“有一天，他出海训练……再也没有回来。”

“那正是杰克来到斯彼拉的日子！”

不可能的……

“因为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10年零95天前！我父亲那时正好出发旅行，我记得很清楚。那几乎是同一时间，不是吗？”

“可是，你认为他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

“事实上，你现在也已经在这里了。”

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

但这难得的好气氛立刻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震荡破坏了，船开始剧烈地摇晃，甲板上的人们东倒西歪，巨大的浪峰向着船面压过来。

尤娜一声惊呼，向海面滑倒，我试图抓住她的手，但却滑开了，这时那沉默的兽人神奇地出现并拉回了尤娜，然后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转头看海，惊讶地发现一个比船还大的东西在四周游动，刚才的混乱一定就是它引起的。

“辛！”耳边传来一个讨伐队员的大叫声，接着就看到他冲到鱼枪发射架前用鱼枪瞄准了那个东西。

“你在自杀吗？船会被它拖进海里的！”瓦卡冲他大喊。

“它正朝着基力佳的方向！我的全家都在那里……我一定要阻止它！原谅我，尤娜小姐！”

尤娜点点头，目光坚定得让我有些惭愧。鱼枪射中了那怪物，吃痛的怪物变得狂暴起来。

虽然和怪物的战斗我们占了上风，但是并不能真正伤害到它，很快它就挣断了鱼枪的锁链逃走了，而且还顺带把我打进海底。

幸好瓦卡及时赶到救起了我，在解决了海底一只不长眼睛的死鱼之后我们精疲力尽地回到船上。

我记得我好像是在扎那尔港多被攻击时进入了“辛”的体内的，那可能就是我来斯彼拉的原因。所以如果再次遭遇“辛”，或许我就

能回到家了。

尤娜自语到："我会击败'辛'的，我必须这么做，不能失败。"

我在考虑多愚蠢的事情啊……

那天，那个时候，在太阳的火焰背景照耀之下……

我已经意识到，我将不能从这个陌生的世界回去了。这是我不可逃避的现实。

至少，我要明白。

有人尖叫起来，我看到空中出现了龙卷。人，动物，树，房子，纷纷被卷到空中……

跟着有人哭泣了，"辛"又一次带来了没有止境的悲伤。

浩劫中还有幸存的人，承受着比死亡更大的痛苦。尤娜来到村民面前，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表示想为死者们施行"异界送"的仪式。

"什么是'异界送'呢？"我问。

"听起来你不像是'忘记'，而是对这个世界完全陌生一样。"露露的话总是会吓人一跳。

"破碎的灵魂会无助地游荡，他们不愿意接受死亡的现实，他们还想生存，他们也自认为生存着。这种生存的欲望化作对生存者的嫉妒。徘徊在斯彼拉的怨灵将会成为袭击生者的恶魔，为了让他们安息，召唤士们使用'异界送'将他们送往异界。"

"这也是召唤士的职责吗？"

尤娜做好了准备，她回头看着我们，举着法杖向水中走去。

看着她一步步走在水面上，我感到一阵奇异的触动。

随着她翩翩的舞姿，越来越多的魂从水底升起，萦绕在空中。

村民们开始哭泣，很快，他们的亲人们就将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尤娜脚下的水旋转得更急，将她高高地托起，夕阳映在水柱和她的身上，有一种最美丽和最悲伤混合出的凄凉。

亲手将那些屈死的灵魂送往异界，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吧？我感慨她柔弱身躯所要承受的巨大负担。

"那是她自己选择的路，不管遇到什么她都要去面对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保护着她。"露露第一次露出悲伤的神情。

"直到终结……"

"直到终结？那是什么？终结？"我问道。

"打败'辛'。"

"我做得不坏吧？"仪式结束了，尤娜想装出喜悦的神情面对我们，但我却看到她脸上流着眼泪。忽然感到一阵不舍。

"就第一次来说，已经很好了。"露露摸着尤娜的头发说，"一定可以将他们送到异界去了，但记住下次不要哭啊。"

我希望没有下次了……

那些被"辛"杀死的人，尤娜施行的"异界送"……

还有守护者尤娜的人们……

一种神秘而令人惊讶的宗教仪式……我再也不想看到了……

い——の——れ——よ
え——ぼ——ん——じゅ
ゆ——め——み——よ
い——の——り——ご
は——て——な——く
さ——か——え——た——ま——え

我听不出那歌中的语义，可是一种深切的痛楚却骤然涌入我的心中。千百年来，斯彼拉的人们总是不断地目睹着无可避免的灾难，而不幸生存下来的人却要忍受着比死亡更大的痛楚，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的亲人送入异界。这首吟唱了千百年的挽歌，竟也仿佛有了生命般，向每个听到的人诉说着凄凉和痛楚。

我看着尤娜脸上的泪，忽然间明白了很多事。

召唤士，是不是已经没有逃避的权力，他们身上背负了太多人的期许，为了人类短暂的平静生活，不得不努力终生，这样的悲伤，将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为什么"辛"要来到这个世界！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正在重建家园的村民，取道基力佳森林，到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基力佳寺院，尤娜的第二个试练地。

途中尤娜表示她想要我留在她身边，虽然只是说想要我做个守护者，可我还是很高兴。

在战斗中我见识了基玛力的特殊能力，他果然可以使用他吸收到的怪物能力，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个怪物。

在一座桥前面我被讨伐队的成员拦下，他们说前面路上有讨伐队都应付不了的杀人兰花，但守护者如果不能为召唤士扫平障碍的话，

还有什么价值？

打败了怪物，我们来到一条极长的石阶路前，我突发奇想要和瓦卡较量一下脚力，瓦卡征求尤娜的意见后我们就开始赛跑，一行人在嘻嘻哈哈的追逐中暂时摆脱了这段时间来的阴暗心情。

突然瓦卡停下了脚步，跟着就看见一只有着坚硬外壳的怪物出现了，后来我知道那是“辛”的一部分，难道“辛”一直跟着我们吗？

打败了“辛”的分身后继续向基力佳寺院前进，途中瓦卡对我曾被“辛”袭击又幸存不死是事情很感兴趣，向我打听“辛”，但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啊！

听到我们的谈话，露露冷冷地打断了我们：“不要再幻想了，泰达没有被‘辛’杀死，伽珀不会那么好运气……守护者杰克不能生还，就连布拉斯卡大人也没有回来，你总是想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也许我还可以找到让他生还的办法……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瓦卡显得有些黯然。

瓦卡、伽珀还有露露，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有很奇怪的感觉……

在寺院门口我们遇到了去年的闪电球冠军卢卡队的队员，他们很狂妄地问我们是不是来求保护神保佑在球赛中取胜的。并且说那是只有弱队才会做的事，像他们那样的球队只会祈祷遇上更强的对手。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这显然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瓦卡淡淡说了句“那么比赛见吧！”

尤娜对于我异常的情绪反应感到奇怪，我告诉她那样的愚蠢狂妄的家伙会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杰克。

尤娜难以置信地说：“可是杰克先生是很好的人啊！”

“所以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我回答。

虽然已经10年了，但每次想起父亲我还是会觉得……很奇怪。

我跟着瓦卡一起向神像祈祷，这时一个衣着暴露得让我这样的纯真少年脸红的女子走了进来，如果不是听到她的介绍，我真的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人会是召唤士——她的守护者是一个老实得过分的蛮牛型角色，两个人真是相映成趣。那女子很无理地问尤娜是不是召唤士，在听到尤娜的回答后她说她的名字叫多纳，接着问尤娜是否就是“伟大的布拉斯卡”的女儿，我听得出她的语气中有着浓重的不屑，而且看上去她早已知道尤娜的身分。

“我只是以召唤士的身分进行修炼。”尤娜不卑不亢地回答。

“这些人都是你的守护者？真是声势浩大，我记得布拉斯卡当年只有两个守护者，挑选守护者应该重质而不是重量，像我就只有一个守护者就足够了，对吧，巴顿？”她回头对她的守护者说。

在我感叹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的时候，瓦卡和基玛力已经愤怒了，但在尤娜恬静的目光里他们都忍了下来。

“守护者是召唤士信任的人，是可以为召唤士牺牲生命的人，我很幸运地得到这么多可以信任的朋友，相信我的父亲知道的话也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不能指责多纳前辈的用词，但请多纳前辈不要用那样的语气对待他们。”尤娜的话虽然很和气，但我感到她也生气了。

“随你吧，你要那样看也没有办法，我们走！巴顿。”

尤娜一声叹息。

守护者是为了召唤士可以牺牲生命的人。……我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吗？

“‘祈之子’就在前面了。”尤娜回头说，“前面就是试练之间，瓦卡，基玛力你们准备好了吗？”露露显然不欢迎我跟着他们一起下去。

究竟“祈之子”是什么东西？

虽然我很想听话地呆在上面，但是世事往往不按照人的想法进行的……我被那头该死的叫做巴顿的牛以莫须有的原因扔下了试练之间。现在只有自求多福，但愿基玛力老人家心情不是太糟糕。

在我来到最后的房间时，瓦卡“嘿嘿”笑了几声，看来很期待我被基玛力痛扁。露露倒是知道我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在我告诉她是多纳指使巴顿把我扔下来之后，她告诉大家那可能是多纳想报复尤娜，因为如果不是召唤士和守护者的身分的人进入试练之间就可能激怒“祈之子”，召唤士会面临危险。

“究竟什么是‘祈之子’呢？”我忍不住问。

“为了打倒‘辛’，人们用牺牲自己生命的办法来提升人类的力量。用特别的方法……可以让精神和肉体分离。”

“啊？”

“脱离肉体的精神将会被封印在被称为‘祈

之子’的石像之中，在那里可以永远生存下去，力量不断提升。在感受到召唤士的思念时，他们就会在世人面前出现……”

“……不错，那就是你所知道的召唤兽。”

现在尤娜正在里面祈求着“祈之子”的苏醒，那是惟一能够打败“辛”的力量吧？

在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尤娜终于推开门走了出来。

门开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说话，那时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首熟悉的歌曲，一首我父亲经常吟唱的歌，这是说……斯彼拉和扎那尔港多之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联系么？不管怎样，我现在更加想要回到家乡，我试图不去思考这些，但是，很难成功。

尤娜得到了新的召唤兽，也得到了人们的围观祝贺，那种被簇拥的情景让我想起我还在扎那尔港多打球的日子。

我知道我应该抑制自己的心情，但是那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轻易从我脸上看出那份痛楚。

“你没事吧？”尤娜担心地问我。

“我……我没事。”我知道我不该说出什么。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尤娜看着我。

“……没什么，只是忽然想……想要大声叫喊而已。”说罢我举手抱着头对着远方大叫了几声。

“啊——”我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渐渐消失。

回到了船上，瓦卡告诉我船马上就要开往卢卡了。

在船上卢卡队的队员们又说了一些狂妄的话，尤娜气愤地同他们争辩，结果还是被那帮家伙气得转过身去不再说话。

我走过去问她为什么生气。

“那些人实在太过分了……而且……我相信扎那尔港多一定真正存在着！在某个地方。”听起来她曾经对卢卡队提起过我。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那是杰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一直很想去那里看看……你不是很想回到家乡吗？”

“是的，我很想。”

我应该对她说“是想和我一起回去吗”的，但是我终于没有说，真希望我当时说出那句话。

露露和瓦卡正在谈论着什么事，好像和我有关，所以我没有靠近去听。转头来到甲板上，那儿的一只闪电球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情。

下意识地按照头脑中的思绪控制着球，我使出了几乎被遗忘的必杀球技，却被尤娜全部看在眼里。我忽视了瓦卡发出的惊叹声，转身面对走过来的尤娜。

“那是杰克射门式，对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有些惊奇。

“因为杰克先生曾经表演过给我看啊！它的正式名称是‘伟大的杰克射门第三式’，我没说错吧？”

“那实在是个愚蠢的名字，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一式、第二式，他只是想让观众一直期待不存在的另外两式而已。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我现在感觉肚子非常饿。”我停了一下，又迟疑着问尤娜：“你认为我父亲……他还活着吗？”

尤娜的回答是她不知道。

“杰克作为我父亲的守护者，如果他有什么消息我应该会知道的。”

“哦。”

“如果你见到他，你会怎么做？”

“哈……见一个10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我会怎么做……我会揍他……是他是我和妈妈过那样痛苦的生活……他的名气使我一直……我想你可以明白的，你的父亲也很有名气，全世界都知道你，知道你是布拉斯卡的女儿……是这样吧？”

“有一段时间，我也认为父亲的声名对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

“但是？”

“后来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OK，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杰克先生看起来是更帅一点的！”

“……？那我呢？”

“你更帅啊！”尤娜笑起来。

这时瓦卡凑过来要我再演示一次刚才的射门，我和尤娜的谈话就此告终。世界上的确有一种东西叫做灯泡的，我意识到。

我真的没想过父亲会来到斯彼拉，他讨厌观看比赛。现在我的心情有些激动，但是我应该为明天的比赛开始作准备了。可是我虽然意识到这一点，却没发生什么作用。

比赛即将开始，无论是播音员还是观众都丝毫不看好我们的球队，毕竟连续二十几年不胜的记录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为了一振士气，我抢过一个话筒站到高处，大声地喊出了我们夺取胜利的口号，全场顿时安静，这个举动显然吓坏了不少人。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队员们都充满了斗志，这次比赛的胜负，已经和他们的尊严紧紧联系到一起。

但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被另外的事情所吸引，我听到人们在传播着“大祭司麦加已经到达卢卡”的消息。

“大祭司麦加是谁？”我问道。

“艾本教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次离开圣贝贝鲁宫来卢卡想必是为了纪念他对教徒们50年的领导。”露露回答道。

“50年！该退休了吧！”我惊讶地叫起来。

瓦卡捶了我一下：“注意你的用词！”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尤娜说，大家跟着人群走向码头。

出乎意料，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男子，这个人给我很奇怪的感觉，他不仅头发长得像树枝，脸上居然也有很清晰的叶脉，看起来似乎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样子。很奇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用这样带有敌意的目光看待他。

人们开始低声议论，从他们口中我听到“西摩亚”这个名字。

西摩亚走到人们跟前转过身去对着他来时的方向跪伏行礼，人们抬头时看到一个老者出现在码头，也纷纷跪下行礼。我想那一定就是麦加大祭司了。

大祭司朝着人群挥挥手，表示他对欢迎仪式的感谢。接着向人们介绍面前的这个男子，说他就是杰斯科·古雅多的儿子，经过艾本教长老会议的推选，现在他就是新一任的艾本教大祭司。

西摩亚转身说道：“我是西摩亚·古雅多，很荣幸成为艾本教的大祭司，先父生前一直致力于加强古雅多族和各族人民的友谊，我将秉承先父遗志继续为此而努力。”

瓦卡带着崇敬的口气低声说：“你也一定要做到啊！”我知道他并不是怀疑西摩亚，他这样的人会无条件地服从艾本教的决定的，

我注意到，那个叫做西摩亚的男人盯着尤娜看了一小段时间，那个举动很特别。

在休息室里，大家谈起抽签的事，以往的坏运气似乎又笼罩在头顶了，幸好这次瓦卡的运气忽然变得好起来，我们的对手是公认属于极弱的阿尔贝多族，只要赢了他们就可以进去决赛，之后再赢一场比赛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了！

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有点担忧的队员们也变得有信心起来，大家最后讨论起比赛的战术来。

在门口，尤娜和露露向我走来告诉我她们听说有人在咖啡厅里见到了布拉斯卡两大守护者中的另一个人——奥隆！

“奥隆！？”我感到真相正在一点点向我靠近，似乎，我所害怕的都是真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是奥隆先生呢！”尤娜很高兴。

“比赛就要开始了，你会记得及时回来的吧？”瓦卡在身后大叫。

“你放心。”我回答道，这时我的心很乱。

奥隆……不会真的是扎那尔港多的奥隆叔叔吧？应该是不同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他……好奇怪。

一路上我们见到几个阿尔贝多族的人，我向尤娜和露露说起当时我被阿尔贝多族捉住的情景，可惜他们当时也遭遇了“辛”的攻击，不知道琉库是不是还活着。

我忽发奇想地提出要教尤娜吹口哨，这样她就可以在比赛时为我们加油，尤娜竟然答应了！虽然要她能够吹出声音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但这件事让我发现尤娜实际上是个很开朗的女孩子，我很喜欢这一类型的女孩。

尤娜告诉我卢卡是斯彼拉的第二大城市，并说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都会散发出生命的光。

但我却第一时间想到了“辛”，它会追着我来到这里吗？

“不要担心，讨伐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里的。”

在咖啡厅附近都没有见到奥隆的踪影，反倒是几名隆佐族的青年来到我们周围，他们看起来是冲着基玛力来的。双方一副就要打起来的样子。我听到他们在嘲弄着基玛力头上的断角，相比之下，那些隆佐族的青年都长着尖锐的长角，基玛力的断角显得很特别。

我全神贯注在基玛力身上，等到我回头寻找尤娜时，发现尤娜已经失踪了！

“你们两个家伙究竟在干些什么！”露露声色俱厉地斥责我们，大家顾不上说话，立刻分头寻找尤娜。

根据露露的分析，这次的失踪很可能与阿尔贝多族有关，因为他们可能会以尤娜来要挟我们在闪电球赛中故意失败。别的人都没有绑架尤娜的动机。

阿尔贝多族的船停泊在4号码头，我们火速前往那里。

一路上会遇到阿尔贝多族的机械兵士，街上的电视屏中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中，而瓦卡他们的形势似乎并不乐观。

我们最终在船上见到了尤娜，当然那之前先要解决一个非常厉害的机械。

尤娜忽然问起我当时被阿尔贝多族捉住时是不是见到一个叫希德的男子，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

“你认识他？”我很奇怪尤娜这样的女孩子会知道有关于阿尔贝多族的事情。

“我没有见过他。”

“那么……？”

“我妈妈是阿尔贝多族人……你知道的，阿尔贝多族因为使用那些禁断的机械，所以其他的种族都很厌恶他们。希德是我妈妈的弟弟，虽然妈妈嫁给爸爸之后就和阿尔贝多族不再联系了，可是她常常告诉我有事情可以去找希德——我舅舅去帮忙。”

我这时才明白她奇异的眼眸是因为种族混血的缘故，因为阿尔贝多族的人都有着碧绿色的眼睛。可是让我不解的是布拉斯卡这样伟大的人的妻子竟然会是让世人所不齿的阿尔贝多族人。这更让我对尤娜产生一种特别的情绪。

“不要对瓦卡提起尤娜的身世，他对阿尔贝多族有很深的偏见。”

我差点忘记了瓦卡！现在他们正在比赛中！而我答应了瓦卡要及时赶到支援他们的战斗的！

赶到球场的时候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幸运的是瓦卡终于不负众望以关键的一球打败了阿尔贝多队，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大叫着他几乎已经被那些阿尔贝多族的恶心家伙累死了！接着就倒在那里动也动不了。看起来他好像不仅仅是疲劳，似乎还受了伤。不过我也看出他真的是很厌恶阿尔贝多族的人。

我知道这种时候必须振作全队的士气，在我大声地问队员们这次比赛的口号时，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让我又回到了昔日的状态中！是的，胜利，是比赛的惟一目标！

瓦卡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是不可能再参加比赛的了，这便是说下面要由我来带着大家去夺得他们久违的胜利。

当我们入场的时候，嘘声四起。的确，不败的卢卡队和不胜的比萨德队之间的对决……就仿佛是特意表演的闹剧一样。

比赛激烈地进行着，但卢卡队作为最强的球队实在有着强劲的实力，我们一直处于防守的位置，根本无法发动反击。我想如果不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早已输得不成样子了。

上半场近结束时，我的必杀球技冲破对方大门，整个球场一篇哗然。

下半场开始，观众忽然大声叫喊起瓦卡的名字，他竟然又站了起来！并正朝着球场走来。

有了瓦卡的配合，虽然卢卡队拼命展开凶猛的反击，但大局已定，眼看胜利就在眼前了。

解说员用难以置信的语气向全场观众报导着比赛，在失败了二十年之后，比萨德队终于第一次获得了闪电球联赛的冠军！

正当我们想要击掌庆贺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四下里忽然出现似曾相识的鱼形怪物将我和瓦卡包围起来，我和瓦卡连续杀死十几只怪物才摆脱了纠缠，却看到观众席上也出现了无数凶恶的怪物，观众们正四下逃窜。

一切仿佛那一天一样，比赛，逃亡的人，是“辛”终于追着我来到这里了吗？

奥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他从容不迫地杀死逼近他身边的火龙，连表情都未有改变。瓦卡用看待神一样的目光看着他。奥隆叔叔。真的也是那个跟随大召唤士布拉斯卡的守护者奥隆吗？我不愿意再想更多了。

逼近我们的怪物纷纷死于我们手上，但四处出现的怪物仿佛无穷无尽一样，越来越多的怪物在城市里袭击着市民。

当我们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骚动的人群却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看台的最高处，那里站着的正是新艾本教总祭司西摩亚，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施展出召唤手印，一个外形恐怖的召唤兽从地下慢慢升上来，那些四处肆虐的怪物在那独眼召唤兽的光芒照射下纷纷消失，一会儿全部的怪物都被清理干净。人们大声欢呼起来。

这年轻的教宗只凭这一件事就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当西摩亚微笑着走下高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怀有深意地注视了尤娜一眼。而此时尤娜正为他超凡的召唤能力感到由衷的崇敬。

我记起奥隆还在我的身边，于是转身过去质问他那天发生的怪事的来龙去脉。

周围仿佛忽然变得暗下来。

我感到眼前的奥隆有些奇怪的地方。

“你究竟是谁？你认识我父亲？”

“是。”

“你也认识……尤娜的父亲布拉斯卡大人？”

“是。”

“不可能的！怎么会这样？！”我大叫起来。

“很奇怪？10年前我、杰克和布拉斯卡一起打倒了‘辛’，之后我独自到了扎那尔港多照顾你的生活，现在我把你带来斯彼拉，有什么奇怪。”

“为什么？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那是你父亲的要求。”

“我父亲！他还活着吗？”

“你可以认为他还‘活’着……”

“你想说什么？”

“他已经没有人的身体……但意识还在。如果你接触到那个的话，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了。”

“我不相信……”

“杰克就是你所见到的‘辛’。”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你也许不相信，也许会大哭一场，可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跟我来吧！”

“若我说‘不’呢？”

“那样……你的故事将到此为止。”

“又怎么样！”

“那本是你的自由，跟不跟我来完全是你的选择，没有人能够强迫你。”

我生气地大声诅咒着这该死的事情和该死的选择。

“你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跟着我？还是你在害怕？”

“我们还能回到扎那尔港多吗？”

“这要看杰克了……”

我跟着奥隆，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站立的地方，刚才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回到咖啡厅，尤娜她们正在议论着我们是否回到了扎那尔港多。当奥隆表示想成为尤娜的守护者的时候，大家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尤娜更是激动不已。当尤娜问起我父亲杰克的时候，奥隆只是回答他已经有10年没有见过他了，这让我知道奥隆目前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父亲和“辛”的关系。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尤娜看出我的情绪很低落，她叫我和她一起来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你看起来很沮丧，我也经常有这样的心情。召唤士和召唤兽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希望，所以我们自小就要学会承受这些巨大的压力。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试着强迫自己大声笑出来。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我知道我的事情并不是大声笑就可以解决的，可是我没法拒绝尤娜的好意。

虽然最后我笑得很难看，很勉强，可是总算稍微改善了一下心情。

看到我傻笑的样子，尤娜自己也笑了起来，也许她的笑容才是真正让我放松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我毕竟不再像以前般孤独了。

球赛结束，见到了奥隆，下一步，是去寻找下一个寺院基泽寺了。

现在我们踏上的就是名为米亥恩街道的长路，800 年前米亥恩君主建立的赤斩众实力在很短时间内骤然扩大，曾经引起艾本教上层的不安，为了消除教方的疑惑，米亥恩君主为基泽寺开辟了这条路。为此赤斩众得到教方的信任，并改名为讨伐队，成为艾本教的下属组织。

途中我们看到了米亥恩的石像，那里的老人家对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之后我们来到一片废墟前，那老人竟然已经在那里了！他走得真快。

"你们知道眼前这是什么吗？"那老人忽然问我们。

"看起来是被毁坏的城市。"

"不错，我看到这废墟时确实地感到了'辛'的强大，我们的力量对于它来说实在可以算是微不足道。"

"我觉得人类一定可以打倒'辛'的！"尤娜回答。

"很好！你会是个伟大的召唤士。方才忘记介绍，我的名字是梅臣，我一生都在四处旅行寻找历史的真实。可惜无论在哪里，'辛'总是会夺去人们的笑容……一切都将拜托在召唤士的身上。"

一队陆行鸟骑兵从身边走过，上面的两名女骑士好心地提醒我们最近这里出现了专门袭击陆行鸟的怪物，让我们小心。

"为什么我们不帮助消灭那些怪物呢？"我提议。

"为什么要呢？"奥隆质问道。

"如果不的话，人们会不安吧！"

"人们都会不安……"奥隆的语气忽然变得感慨。

"怎么了？"

"……杰克以前也经常这样说话，所以我和布拉斯卡总是麻烦不断。"

继续前行，在另一个石像前我们见到了身着绿衣的召唤士布鲁凯米莉，她好像早就知道尤娜会由此经过般。为了加快尤娜的训练，她提出和尤娜进行一次友谊性的对决，然后使用尤娜的召唤兽和她开始战斗。

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人的召唤兽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不是普通的……我想。

取胜之后，我们沿着大路又走了一段，来到讨伐队守卫的关卡前。

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拉住尤娜的手问她是不是会带给大家"那基节"，尤娜笑着回答她："会的。只是还要给我一点时间。"小女孩高兴地跑回她妈妈的身边。

"什么是'那基节'？"我问道。

"那是'辛'不会出现的日子。在召唤士将'辛'打倒，到新的'辛'出现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那基节'。人们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够完全放心地生活，所以那时候全世界都会庆祝。"

"'辛'会复活吗？……尤娜的父亲10年前也曾打倒过'辛'，现在的'辛'还存在着，所以……'辛'是会复活的。"

"但那不表示不能彻底打倒'辛'。"尤娜对大家说。

一辆陆行鸟拉的车子停在途中的空地，我们又见到了讨伐队的鲁加和加塔，他们也看了在卢卡的比赛，一见面就大大祝贺了瓦卡一番。但这个祝贺的行为却被后来的讨伐队长官视为偷懒，吓得他们赶紧落荒而逃。

在他们离开之后，我看到一个身穿僧侣袍的少女正向讨伐队说着什么，跟着她失望地走到我们身边。

我们刚才已经从鲁加的口中知道有关这次讨伐队作战的事，那是要使用一个被活捉的"辛"的分身作为诱饵把"辛"引到某个地方进行围歼的计划。看起来这个年轻僧侣正和讨伐队争论这个计划。

那个僧侣的名字是夏莉塔，她告诉我们这次讨伐队决定使用被禁止的机械的力量，所以她才努力想要劝阻这个计划的实施。

“不能说服他们，是因为我还不能胜任巡回僧的工作。”她显得有些难过。

“我们都是这样，总要在不断的磨练中成长的。”尤娜安慰她。

经过漫长的步行，终于看到前方的旅舍。大家都感到精神一振，只有瓦卡在看了一眼之后又恢复了无精打采的样子，原来那间旅舍是阿尔贝多族人开设的。

虽然瓦卡因为对阿尔贝多族的偏见而不愿意进入那旅舍，但奥隆开口说他也很累了，瓦卡自然只好乖乖地跟随大家进去。

我没有休息的心情，独自走到外面。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得只剩一半，晚霞映红了天空，耳边清风吹拂，一派祥和的气象。

我迎着橙金色的阳光向西边走去，远处的海面反映着粼粼的金光，整个世界美好得让人心痛。

阳光下，尤娜正独自坐在岸边的草地上，她好像也在为这美丽的景色感动，以至于丝毫没有发觉我走到她身边。

我坐在她旁边的时候她好像吓了一跳，神色有些慌张。为了打破有些尴尬的气氛，我先谈起了眼前美好的夕阳。

“你怎么会来这里的啊？”我问尤娜。

“真美啊！”尤娜注视着已经不刺眼的落日。

“是啊。”现在的气氛让我很开心。

“看到这样的情景，就好像已经在‘那基节’中了一样。如果每天都能够这样度过会有多好。”

“如果我们打败了‘辛’，就会这样吧！”

“……又一个‘辛’还会出现。”

“那我们就再打倒它！”我受不了她眼中的迷惘和失落，大声说。

“如果真的可以……就真的很好了！”尤娜并没有真正高兴起来。

“反正总有能够对付它的召唤士的！可是‘辛’为什么能够不断地复活呢？”

“因为它要惩罚人类……人的罪一天不被宽恕，它就仍然会存在。”

“人的罪被宽恕？”

“嗯。”

“人有什么罪？就是使用机械吗？不至于那样吧？”

“我不知道。”

“什么？”

“自小我就这样被教导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实际上我都不知道……太多东西我根本不懂。”

“不要担心，一切都会解决的。召唤士应该坚强起来，是不是？”

“别谈这个了。”

我们站起来，天色更暗了一些。

“我们比赛的时候，如果分心的话一定赢不了比赛的。做任何事都要全神贯注地去做，想太多事反而会让自己心烦意乱。”

“的确是这样。”

“我一直很奇怪，召唤士怎样才能打败‘辛’呢？”

“……究极召唤，能打败‘辛’ 的惟一力量就是究极召唤兽。召唤士的修炼之旅，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究极召唤。……能够赐予究极召唤的‘祈之子’在遥远的北方，等待着召唤士前去唤醒他们的记忆。……那个地方的名字，就是扎那尔港多。”

“扎那尔港多？”

“那是误传，扎那尔港多在一千年前已经被破坏得只剩废墟了。”不知什么时候奥隆来到我们身后。

“真的只是废墟了！？”

“那就是我所听说的。”尤娜说。

“若你不信，大可以自己去看。尤娜，现在该回去了。”说罢奥隆先转身离开了。

“我们真的能到扎那尔港多吗去吗？”尤娜问我。

“一定可以的，我们会一起去那里。”

我希望那不是我所想的扎那尔港多。

－第二天，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外面传来女性的尖叫声，那个袭击陆行鸟的怪物追到旅舍来了！

我们赶到外面拦住那只巨大的陆行鸟猎食者，在杀死它之后，饲养陆行鸟的人出于感谢把陆行鸟借给了我们，这样可以逃开一路上的怪物的袭击。

基泽寺院离这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立刻骑着陆行鸟离开了这里。

在关卡前面我们看到那个长相恐怖的多纳女士正在对着看守关卡的讨伐队员发脾气。但这次显然没人买账，气得她乱跳但又无法可施，被堵在关卡前。

看起来就连召唤士都不能通过这里。

鲁加和加塔两人拉着一辆装着诱饵的车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告诉我们讨伐队的计划已

经准备得快完成了，这次肯定可以彻底地杀死“辛”。

我试图跟着他们一起通过关卡，但却被守卫拦下了，果然是除了讨伐队成员之外都不能通过的。

正当我思索着如何通过这里去基泽寺院的时候，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却看见西摩亚和讨伐队一起向关卡走来。

看到身为教宗的西摩亚来到这即将发生大战的地方，所有人都有些意外。但更让人意外的是西摩亚来到尤娜面前向她行礼致敬！这一举动让尤娜不知如何应对。

西摩亚看看眼前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他走向关卡前的守卫。

“欢迎西摩亚大人，请容我带您去作战司令部。”守卫早有准备地向他行礼。

“谢谢，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请让尤娜召唤士和她的守护者们通过这里。”

“西摩亚大人……”守卫很为难。

“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

“是。”

西摩亚转身再次向尤娜行礼，这次他是邀请尤娜通过关卡。不知所措的尤娜只有向他回礼道谢。

不知怎地，我见到这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家伙就感到厌恶，“好神气么？”我忿忿地看着他的背影说。

“不是神气，那是伟大。”不知死活的瓦卡在我身边纠正我。

跟随着尤娜和西摩亚一起来到蘑菇岩街道，这里已经集合了准备作战的讨伐队员们。大群的陆行鸟在安详地踱着步，丝毫不知道即将发生一场惨烈的战争。

“西摩亚教宗到！”守卫的报告声引起了一阵骚动。很难置信绝对禁止机械力量的艾本教宗会和使用机械的讨伐队员站在一起，就连瓦卡也露出疑惑的表情。

“虽然这次的合作可说是有违艾本教义，但相信西摩亚先生一定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才作此妥协的。”尤娜说道。

“那也许只是看上去而已。”露露仍然很冷淡。

“那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奥隆说，这时西摩亚正向我们走来。

“果然是奥隆先生，能见到您真是我的荣幸。实在很想聆听先生关于10年前的那场战斗的心得。”西摩亚恭敬地对奥隆说。

“我只是尤娜的守护者，恕我没时间。”奥隆丝毫不给好脸色，让我非常高兴。

有些尴尬的西摩亚转向尤娜：“……呵，奥隆先生还真是很专注呀！”

“请问……西摩亚先生怎么会来到这样的地方？”提问的是瓦卡。“请一定告诉我真话，难道您真的同意这次违背教义的作战吗？”

“的确是这样。不管是讨伐队，还是艾本教，还是阿尔贝多族也好，这次能够团结一致构筑这个‘米亥恩区域’用以伏击‘辛’，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幸福的。在这里，我并不是以艾本教宗的身分而来，而是作为斯彼拉的一员参加作战。”西摩亚回答道。

“我仍然认为使用阿尔贝多族的武器不是好主意！”瓦卡说。

“我也不知道那些机械怎样，我还没有见过。”西摩亚说。

“如果教宗说明机械的缺陷，也许就可以不使用。”瓦卡试图说服西摩亚。

和第一次见面时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西摩亚值得那些教众们尊敬。

西摩亚离开之后，过来一会有讨伐队员过来邀请我们去作战司令部，原来是西摩亚要求的。

我们绕开准备发射的炮台，一路上可以看到陆行鸟骑兵队的鲁加和加塔。加塔被分配到保护基地的任务，此刻他非常不服气地向鲁加抗议，要求让他自己也能够上前线和“辛”战斗，并说那是他参加讨伐队的惟一目的。鲁加不为所动，告诉他必须听从命令。

我忽然有些感慨，为了这些热血青年的一言一行而激动，纵然“辛”肆虐了整个世界，可是人类从来没有屈服过。

加塔听命离开，鲁加来到我们面前，忽然向瓦卡道歉：“瓦卡，有些话或许过了今天就没有再说的机会了，我要向你道歉。”

“鲁加……不要说。”露露有些激动地拦住他。

“其实……伽珀当时加入讨伐队是因为我的劝说，对不起。”

瓦卡激动地冲上去就给了鲁加一拳，我赶紧拦住他。

当瓦卡逐渐冷静下来，他回忆起以前的事：“本来我们一起参加闪电球比赛的……约好谁能

在联赛中取胜的话就向她求婚……可是那一天他突然跑来说要加入讨伐队……”

“他说想和所爱的人相伴到老的话，他就要先去消灭‘辛’。”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瓦卡看着露露。

“在我们离开之前。”露露没有看我们。

鲁加转头命令骑兵队员们到海边集合，接着向我们道别。

“鲁加！……千万不要死掉。”瓦卡大声说。

“你还没打够吗？”鲁加大声笑起来。

“鲁加！不要去！”尤娜忽然想叫回鲁加。

“不要拦着他，若你想要领悟究极召唤，就得像这男子一样，选择自己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奥隆阻止了尤娜。

尤娜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很久之后……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我们来到最高处的司令部，瓦卡看到那些机械就生气地上前踢了一脚，但下一秒就见他抱着自己的脚大声叫痛。

“他是因为伽珀当初没有使用他送的剑而带着阿尔贝多族的武器参加战斗才开始那样痛恨机械的。”露露解释道。

“根本没有关系，我只是讨厌违反教义的东西。”瓦卡反驳。

诱饵已经被运到岸边，在笼子里发出可怕的声音。

“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瓦卡恨恨地说道。

“不要这样说，这计划虽然违背了教义，可是这时为了打倒‘辛’啊！每个人的心里都渴望着打倒‘辛’的！”但是尤娜自己的脸上也出现担忧的表情。召唤士的灵觉使她察觉到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知道，但我是不会承认机械的！也不会承认其他违背教义的东西。”瓦卡大声说。

走进司令部，一个身形矮胖的黄衣男子看见奥隆就热情地迎上来拥抱以示亲热，但奥隆对他却很冷淡。经过露露介绍我才知道那人就是艾本教四长老之一的基罗古长老。负责统帅艾本教僧兵和监督讨伐队。

有人进来报告作战准备已全部完成。

“奥隆，这10年来过得如何？”基罗古问道。

“作战关头，谈这个合适么？”

“有什么要紧？反正失败已是注定的，只是还有一段让他们做梦的时间吧！”

太可怕了，我听到这句话之后的第一感觉。

“那么这10年里你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履行对一个朋友的承诺，到现在还未完成。”

“报告长老，阿尔贝多族正在外面等候命令。”有人进来报告。

“再问你一件事，你见到扎那尔港多了么？”

奥隆淡淡一笑，没有回答。

战斗正式开始，基罗古向笼中的诱饵贯注念力，怪物发出巨大的叫声。尤娜担心地问道：“‘辛’真的会来吗？”

“为了救回它的分身，它会来的。”

“就算没有这些，它一样会来。”奥隆冷冷说道。

就算没有这些，他一样会来……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作为诱饵的怪物狂暴地挣脱笼子的束缚，冲到我们面前，但被我们成功击倒了。

海面上巨大的黑影透过海水渐渐显现出来，“辛”出现了！

“辛”的身上放出无数的鳞片，那些鳞片被弹到岸上随即变成怪物向讨伐队进行攻击。骑兵队也在这时候发动了突击。

岸边的阿尔贝多族的巨型激光炮正在积蓄能量，准备发出致命的攻击。

“辛”在海面上出现，面对岸边的炮火攻击，它在身体周围制造的防御壁竟可以完全抵挡，甚至还可以反弹回来！

“辛”真正的攻势开始，无数的光线射向战场炸裂开来，正在冲锋的陆行鸟骑兵队首当其冲，伤亡惨重。随后更多的怪物出现在讨伐队面前。

战斗果然失败了。

当众人从震惊中恢复时，看见西摩亚正对抗着那只没被杀死的诱饵，很快便结束了战斗。

“其他人呢？”尤娜四处张望。

进攻的士兵死伤殆尽。

终于阿尔贝多族的激光炮发射了！强烈的光柱和防御壁之间发生了仿佛静止的对抗。慢慢地防御壁逐渐内凹，看起来“辛”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几方面的攻击了！

阿尔贝多族人加强了激光的能量以求一鼓作气击散“辛”的防御壁！眼看防御壁内凹得仿佛就要破碎的时候，一阵白光将整个天空笼罩，防御壁将激光柱全部反弹了回去！

阿尔贝多族的炮塔在眨眼间消失，那些操着奇怪方言的人和机械武器一起消失在我们面前。

我看着“辛”杀死那些人，可是却没有力量去阻止它的杀戮。

“辛”在反击之后停了一会，似乎已经满足了造成的战果，转身向深海中退去。

尤娜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让大家让开，她想要进行召唤来对付“辛”了！

我忽然间头脑里一片空白，只知道绝不可以就这样让“辛”离开，我追了出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追着“辛”。当我明白我在追它的时候，我已经在追逐它了。

对“辛”的愤怒，对家乡的怀念。

扎那尔港多……还有我的父亲……

又是那个地方，身边来往的竟是那些阿尔贝多人和讨伐队的队员。我还看到了鲁加。

那个奇怪的小孩又走到我面前，他对我摇摇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忽然一只闪电球直向我打来，我眼前一黑，仿佛到了另一个地方。

“怎么了？”

“你不喜欢训练，为什么不退出？”

“不要胡说了，我很厉害的，你不知道？”

“你总是喝酒，不戒掉就不行。”

“酒？我什么时候想戒就能戒掉。”

“那现在戒吧。”

“什么？”

“你说过你可以戒的，对吧？”

“嘿，我明天再戒吧！”

“为什么不今天戒呢？”

“可以明天再戒，为什么不等到明天？你怎么又哭了……真是……”

我可以感觉到父亲就在身边，可这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变成了“辛”……

又死了多少人呢？尤娜将又一次跳起那凄凉的“异界送”，这样的舞还要重复多少次？

只要“辛”还在，她就要不断地跳下去……我想……就是那样……

“你差点回不来了。”奥隆叔叔是我苏醒后第一眼看到的人。

“是吗？”

“很多故事都结束了，但你不行，你的故事还要继续下去。”

“嗯……”我不太懂他的话。

我终究还是不能再回家。

跟着奥隆向岸上走去，正好看见那艾本教的长老基罗古。很奇怪，这次奥隆主动向他走去。

“撤退得很完美，你很满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受教化的异族都死去了，剩下的自然都是驯服的信徒。你的计划还是像从前一样完美。”奥隆从语气中含着明显的鄙视。

尤娜在沙滩上进行着“异界送”的仪式，这一次，这些人却不单单是死在“辛”的手上。

西摩亚来到进行完仪式的尤娜身边，关切地问她脸色为什么这样差，并鼓励她振作精神，继续为了斯彼拉的未来而努力。

“……我会继续努力的。”

“感到不安吗？请让我成为你可以依托的人吧，就像当初尤娜尼斯卡依靠着斋恩一样。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次相会，再见。”

尤娜蕾斯卡和斋恩，是不是当初艾本教的创始人？

我向奥隆坦陈了和父亲“见面”的情况，奥隆告诉我，父亲追逐着我，是想要我杀死“辛”。

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命运早已经被人决定了，浑身充满了无力感。

我们跟着尤娜继续向基泽寺行进。但是现在的我连走路也没有了力气。

奇怪的是往日寸步不离尤娜的基玛力竟然这次也落到了后面，沦落到和我一起被尤娜催促的境地。

“在痛苦的时候，你要加倍努力，才能够再次看到光明。”基玛力对我说。

我吓了好一大跳！基玛力竟然在对我说话！他不是哑巴吗？

“我记得尤娜曾经教我个方法，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让自己大声笑，那方法好像挺有用的，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发现基玛力的内心其实很在意别人，只是一直不善于表达才使别人认为他无口无心。这次他主动过来开解我，表示他已经接纳我作朋友了，这让我很感动。

基玛力显然对我的反应很高兴，我想他一定在担心着我会怎样回应他的关心，现在的情况让他迈出了与人沟通的第一步。

“试试看，你也要学会笑啊！”

基玛力有些害羞，但是终于在我的鼓励下作出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微笑。

真的是很好的感觉，虽然他的确笑得很难看。

我们跑步向前面的人追过去。

前面出现了岔道，我问大家离扎那尔港多还有多远，露露说那要渡过幻光河，经过古雅多族的领地，之后还有雷平原和玛卡纳尼寺院……

“不要忘记我们还要在基泽寺院祈祷啊！”

“我们不能直接去扎那尔港多吗？”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现在的扎那尔港多的样子。更想知道现在这一切事情的真相。

“不行啊，召唤士的修行是不能省去的，这是得到究极召唤兽必经的步骤。”

转眼到了基泽寺院，在尤娜他们进去之后，奥隆单独叫我留下，郑重地告诉我不能把我父亲的事告诉尤娜。

“为什么？那你当初又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我担心有的人会被自己的责任压得哭起来。”

“我才不会哭！”

“怎么我听说你是个爱哭鬼呢。”奥隆大步向寺院走去。

小时候的确是那样……可是现在……现在还是那样……

基泽寺院被岩石完全包裹着，在我们到达之后那些不断旋转的岩石“轰”的一下分开，露出隐藏在其中的寺院，分开的岩石依旧绕着寺院在空中旋转，相互之间还不断地发出耀眼的电光。

在门口，我看到了加塔，他告诉我们鲁加已经死去了，他发现了鲁加残缺的尸体。

这一次的战争，讨伐队伤亡惨重，陆行鸟骑兵队已经名存实亡。一个少年抱着一只年幼的陆行鸟，告诉我们那是他们剩下的惟一一只陆行鸟了，他说他要好好喂养它，将来让讨伐队再建立一支骑兵队。看到他含着泪光的纯真的年轻的眼睛，我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在寺院里一个名叫伊沙尔的召唤士接待了我们，他对布拉斯卡非常仰慕。后来他离开的时候，他做守护者的弟弟告诉我们要小心，这里最近有很多召唤士失踪。

走进试练之间，再次遇到多纳和她的守护者，那个像牛一样的家伙好像很崇拜奥隆，傻傻地上来和奥隆说话，让人惊讶的是一向冷漠的奥隆竟然破例和他握了手，让那家伙兴奋不已，也让多纳极为不快。

这次尤娜又取得了新的召唤兽，但她从试练之间出来的时候也显得更加疲惫了，我不知道再下去她还会遇上什么样的试练，可是我知道我不想要她再这样下去了……我也知道，我什么都帮不上。

晚上，尤娜努力用她的白魔法为伤兵们疗伤。

早晨，大家都在门外集合了，但尤娜还迟迟未到。大家竟然都没有去叫她的意思。

等到尤娜慌张地从寺院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起来，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奥隆也加入了取笑“贪睡的召唤士”的行列。温馨的气氛洋溢在我们之间。

既已通过基泽的试练，我们就该准备渡过幻光河了。

路上再次遇到隆佐族的人，他们好像知晓召唤士失踪的事，讥笑基玛力也要成为让召唤士失踪的守护者了。

接着再次遇见那自称布鲁凯米莉的中年女召唤士，这次她依然和尤娜进行了一次指导式的战斗，事后更教了一些增强召唤士威力的方法给尤娜。

来到幻光河边，天色已近黄昏。

河面上有许多魂在漂浮着，发出微弱的光。那些魂不时地汇集到水面上的紫色花的周围，露露告诉我那就是幻光花。

夕阳映照在河面，金色和魂发出的白光交相辉映，有一种梦幻的意味。

尤娜蹲下指着那些小小的紫色花朵说：“那些就是幻光花，到了晚上的时候，幻光虫们栖息在幻光花上……”

“就好像花在发光，看上去整条河仿佛是天上的星空。”露露以少有的感慨语气接道。

幻光虫不是真的昆虫，只是人们对那些聚聚散散的魂的称呼，因为这里靠近异界的入口，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幻光虫栖息在河边。

对于召唤士来说，幻光虫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是召唤士与“祈之子”沟通的媒介，帮助召唤士的心灵进入沉睡的“祈之子”的梦中，被唤醒的“祈之子”在这个世界中实体化之后，就是我所看到的召唤兽。

这就是召唤的真实……

天色昏暗，幻光虫开始在河上飞舞，幻光河仿佛自沉睡中醒来，开始发出奇幻的光，和远方的星空连成一片，再也分不清楚。尤娜的身边也萦绕着这些默无声息的幻光虫，她们之间仿佛有着神秘的默契，一种亲密的联系。

"太美了！打败'辛'之后大家一定要再来这里啊！"我大声建议。

奇怪的是这次没有人回应我，就连尤娜也没有。她连头也没有回，只是静静凝视着河水中星光和幻光交相辉映的景色。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但是一下子变得沉重的气氛让我确信自己说错了话。

瓦卡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要渡过这条宽不见岸的大河只有借助斯柏夫才行，我以为那是说什么大船。但瓦卡却指着远处挡住最后的阳光的巨大黑影……我本来以为那是山！它逐渐向我们走来，天哪，大得出乎我的想象！坐在它的额头的是一个绿色皮肤的青蛙族，看起来巨大的斯柏夫的脾气却非常温驯。但它慢慢从我们身边经过时，地面还是产生了一阵阵的剧烈震动！

"我们就是要坐着这东西过河吗？"我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

"是啊！"瓦卡回答我。

"我很久没有坐过斯柏夫了呢。"尤娜说。

"你坐过吗？"我奇怪地问道。

"十年前和基玛力一起坐过的，"她转向基玛力，"还记得吗？"

"是啊，那时候你掉进河里被斯柏夫用长鼻子救了起来，后来还故意连着跳进河里3次，让我很担心。"基玛力说。

"对不起啊！"尤娜脸红地移开视线不看我们。

"不，只要你开心就好。"基玛力还是一板一眼地说话。

"十年前我还住在圣贝贝鲁，在父亲准备打倒'辛'的时候才离开那里。"尤娜向我解释。

圣贝贝鲁宫是艾本教的权力中心，斯彼拉最大的城市。

"杰克当年第一次在这里看见斯柏夫的时候，吃惊得拔剑砍伤了一头。"奥隆忽然对我说。

"啊！"我被吓住了。

"那是他喝醉了，把斯柏夫当成怪物来砍，结果害得我们要付出所有的财物来赔偿那斯柏夫的主人。……那以后杰克就戒了酒，好像当年被他砍伤的斯柏夫到现在还在工作着。"奥隆说起当年的事，变得好像另一个人。

我们到达了乘坐斯柏夫的地方，却看到陆行鸟骑兵队的队员正和人在争执什么。一问之下才知道那是因为主人不让陆行鸟乘坐斯柏夫，所以队长就不同意地和他吵起来。

最后队长决定不乘坐斯柏夫，绕过河去。但队员们担心地说那样路很远，而且有地方根本没有路。

"没有路的话我们不会开出路吗？"队长大声说。

没有路的话，我们不会开出路吗？我脑中不断回想着这句话……

乘坐在巨型的古怪生物斯柏夫身上，我们开始横渡幻光河。

在我们到了河的中间时，瓦卡让我看下面的河水。河水中赫然竟是一座被淹没的城市！

"那是1000年前的城市了，那时的人们因为掌握了先进的机械技术，为了表现他们的能力，就在这条河的上方建起了一座悬空的城市，作为机械力量的象征。"瓦卡停了停，"但是最后整个城市都沉没了，放任地使用机械，就只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所以艾本教严格禁止机械的使用。"

奥隆听到这些低低哼了一声，转头眺望远处的河面。

"可是闪电球的球场不是在使用机械吗？"

"有些机械是许可使用的，艾本教有详细的规定。"

"那1000年之前，发生了许多次使用机械的战争的。"尤娜看着远方说。

"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不断地升级。全世界都卷入战争中……"

"但是忽然有一天'辛'出现了，它毁去所有的机械和武器……战争结束了，'辛'却留了下来……"露露说。

瓦卡又恨恨地咒骂起那些仍然使用机械的阿尔贝多族人。

但这时身下的斯柏夫忽然摇晃了起来，我们开始站立不稳，在混乱中，一个蒙着脸的人一把抓住尤娜把她拖进水里！

我立刻跳进河里，瓦卡骂了一声"是阿尔贝多的家伙"之后跟着跳下来。

尤娜被关在水中一个机械中的玻璃舱里，由于我们的靠近，那机械开始攻击我们。

在我们眼看取胜的时候，那机械丢出几个手榴弹，等我们逃开之后机械已经停止下来，看起来控制它的阿尔贝多人已经逃走了。我劈开玻璃舱门，把尤娜救出来带回斯柏夫上。

大家开始讨论这次事件的起因。瓦卡认为是阿尔贝多人在输球后的报复，但露露却想起之前基玛力的族人说过的话，最近会有很多召唤士失踪。联系到刚才的事，难道是阿尔贝多人在进行的阴谋吗？

"不管是怎样，只要我们保护好尤娜就不会再有事了！"我说道。

尤娜看到奥隆正阴沉着脸，不敢说话，只是用唇语对我说"谢谢"。

终于到了岸边，经过眼前的森林就可以到达古雅多族的领地，现在离扎那尔港多越来越近了。

我看见一个人躺在河边，便走过去看能不能救醒他。我刚拍了他一下，那人就醒了过来，看到她娇小的身形我才知道原来是个女士。

她脸上带着有些恐怖的面具。但在她慢慢除去包在身上的那层古怪外皮之后，那张熟悉的脸使我一眼认出她就是那次救过我的琉库！

"你还好吧？琉库？"

"不好！"她很累地跪伏在地上喘气。

"你怎么啦？怎么会弄得这么惨？"

"都是你做的好事啦！"她气愤地指责我。

"……刚才在水里机械里的人就是你？"我想起她很善于使用手榴弹。

"我很痛啊！"她揉着自己的额头。

"你们为什么要袭击尤娜？"

"那只是个误会，本来……"

这时瓦卡走过来，好奇地问我们是不是认识的。我想到瓦卡讨厌阿尔贝多人的程度，吓得不敢说话。

幸好尤娜她们也跟着过来了，我赶紧向她们介绍："这个就是当初在海里救我的人。"说完我偷偷瞟了一眼瓦卡，暗示尤娜她们不要提起琉库阿尔贝多人的身分。

瓦卡听说琉库曾经救过我，马上很真诚地为此向琉库道谢，让我十分感动。

跟着琉库跑到尤娜身边不知说了什么，她们抛下一句"女孩子的私下谈话"就远远离开我们到旁边讨论起什么事来。

过了一会尤娜走到奥隆面前告诉他琉库也想成为她的守护者。奥隆听后把琉库叫到面前，审视着她的眼睛，过了好几秒之后他好像确认了琉库的内心没有邪恶的思想一样，立刻表示他不反对，只要尤娜同意就可以。

这样琉库自然加入了我们，我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尤娜这样就答应了让琉库加入我们，但是琉库开朗乐天的性格一定会让大家都很快乐的。

很好笑，瓦卡对陌生人琉库十分友好，但他又那样仇视"阿尔贝多族"。

我们来到古雅多族的领地，传说中古雅多族是因为靠近异界入口的缘故使树木的因子和人类的因子混合而产生的，因此古雅多族的人看起来具有明显的植物特性。

当一位古雅多族的老者出来迎接我们时，我发现和他相比，西摩亚还算是非常像人的……那老者自称是古雅多王室的辅佐老臣，这次是特地出来迎接召唤士尤娜的。

等到我们见到西摩亚后，才从他的话中知道他的妈妈是普通的斯彼拉人，因此他也可算是混血儿，这解释了为什么他看上去比较像人的原因。

西摩亚看上去不是做事拖沓的人，他首先取出一个记忆晶球让我们观看其中的影像。

那里面记忆的正是我的家乡——扎那尔港多的样子！

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完全无视于我们的存在，就仿佛我们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直到那些人笔直地穿透我们的身体继续行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眼前的都是幻影。

"千年前的繁华都市，扎那尔港多。她便是生活在那里。"西摩亚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跟着像是为了解释我们的疑惑，眼前的场景变成了一间屋内。

那里面的两个人，西摩亚介绍说就是创立艾本教的尤娜蕾斯卡和她的丈夫斋恩，斯彼拉首先找出对抗"辛"方法的人。

"'辛'的力量，是只有拥有'爱'的人的两颗心结合的永恒之爱才能够制御的，所以只有尤娜蕾斯卡和斋恩二人当时才创造出究极召唤的方法将'辛'打倒。后来的艾本教一直带领着世人对抗万恶的'辛'，而究极召唤已经成为所有召唤士毕生追求的目标。"

"并非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对抗'辛'的，尤娜，我们却正好是拥有这样能力的人……为了斯彼拉的未来……我想请你答应我的求婚。"

尤娜被这句话吓坏了，赶紧离开西摩亚回到我们身边找了杯水喝了下去，但她的表情明显表露出她的失措。

"……他向我求婚……"尤娜求助般地告诉我们。

"真的吗？！"我惊讶地叫起来。

"你应该知道尤娜的使命。"奥隆对跟随尤娜来到我们身边的西摩亚说。

"当然，尤娜小姐的……不，召唤士的使命是让斯彼拉得到和平与幸福，但仅仅打败'辛'并不能做到，要为斯彼拉饱受创伤的人们带来光明……这正是作为艾本教宗的使命，因此我才会冒昧地向尤娜小姐提出……"西摩亚以他一贯的优雅姿态向我们解释他的动机。

"斯彼拉不是剧场，观众或许会被眼前短暂的迷梦所陶醉，但事实是不会被掩盖的。"奥隆似乎在说着一些深奥的事。

"但是作为演员，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的。"西摩亚说罢走到尤娜面前，"不必现在就给我回答，但还是请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

尤娜低头不语，奥隆催着大家离开。

"尤娜小姐，我期待着来自你的好消息。"西摩亚对着我们的背影说。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要留在这个世界？"西摩亚低声对走在后面的奥隆说。在奥隆停下来的时候，他又换过嘲弄的语气："真是失礼，我们古雅多族天生对异界的气息敏感一些的。"

我走到奥隆的身边想要找出所谓"异界的气息"的痕迹，但却被沉默不语的奥隆一把推开，跟着奥隆转身离开了这里。

"大召唤士的女儿尤娜与古雅多族族长西摩亚以艾本的名义而超越种族的结合，的确会对斯彼拉产生很大的冲击。"露露看着坐在一边的尤娜说。

"说笑吗……我们不是要赶着去扎那尔港多吗？"我故作镇定地提醒大家。

"语气很奇怪……紧张？"琉库对我怪笑。

"哪有？只是当前除了打倒'辛'之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吧？"我赶紧分辩。

瓦卡长叹："怎么会发生这么无聊的事呢？"

"很无聊吗？"一直沉默的尤娜问道，"如果这样的结合可以让斯彼拉的人民不再悲伤的话，就不会是无聊的事了。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必须要认真考虑才行……"

"你不是认真的吧？"我大惊。

"结婚的话我们的旅途就会结束了吧？"琉库靠近尤娜盯着她的眼睛说，总觉得她们之间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修行……会继续下去，西摩亚先生一定会了解的，我是召唤士，打倒'辛'已经是我们的使命。"尤娜又露出那种淡然的笑容。

"跟布拉斯卡一样。"奥隆低低地说。

……

"我要去异界一次，去见我父亲一面再作决定。"尤娜站起身来。

我觉得好突然，从来没有听说过尤娜喜欢过西摩亚，但她却好像并不排斥西摩亚的求婚一样。

异界的入口一直由古雅多族看守着，我很好奇为什么在异界就可以看到已经死去的亲人。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人心中和异界产生共鸣，使死者的灵魂凭借者幻光虫而实体化。

在异界的门前，奥隆好似有些不适的样子，随即他坐到地上，对我们说他在外面等着，将不和我们一起进去。

"那只是你害怕异界的原因吧？"我笑着问。

奥隆沉默了一会："为了决定未来的道路而凭借逝去的力量，像异界这样的地方是不适合我的。"

"是啊，只是凭借着幻光虫和自己心中的记忆见面而已，真正的记忆是在心里的。"琉库也决定留在外面，只剩下我追着尤娜她们进入那神秘的异界。

异界的门很奇怪，是那种仿佛存在却又有形无质的东西，我迟疑地伸出手想要触摸它，但是手却穿越了我所看到的……

异界，充斥着黄昏的色泽，汹涌奔放的金色物质却又表露出一种难以言语的辉煌，那些纯净的魂流喷薄而下，宣泄到峡谷的底部，接着向远处流去。

我们脚下的圆形台座此刻悬浮在空中，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一点东西连接着它。

周围是灿烂的云霞，远方，在魂流流去的地方，静静悬浮着一轮散出淡淡光华的月亮。

海天之间被无数巨大的柱子联系着，就在这样一种死一般静谧中透着妖异生气的地方，生存着那些逝去的人么？



虚空中逐渐浮现出人影，变得越来越真实，尤娜面前站立的两个人应该就是大召唤士布拉斯卡和他的妻子了，他们正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他们看起来很幸福……我知道这样也许会让尤娜更容易接受那场婚姻，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

"伽珀！"

那是瓦卡是声音，显得很激动，我回头看到他面前的虚空中同样浮现着一个年轻男子的身形，他看起来的确有点像我，但是不同的是他现在在微笑着。

"我没有立刻赶来这里见你……很抱歉。……现在我已经退出球队了，这次我们比赛终于获胜……我现在是尤娜的守护者，我见到了一个跟你很像的家伙，现在他跟着我们一起守护着尤娜。"瓦卡即使对他弟弟说话也很拘谨。

我知道他是在说我，那个微笑着的男子却仍旧没有说话。

"我一直想，你也许还在某个地方活着……但终于亲眼在这里……在异界看到你了。今后我就不会再那样胡思乱想了，你在那里还好吗？我刚刚提到那家伙现在使用着我送给你的那柄剑，你不会介意吧？"

我看着手中那闪着蓝光的剑，一个属于另一个人的剑……

从光滑的剑身的反映可以看到露露，她这时也在看着伽珀，但却没有靠近瓦卡这边。

我走过去，看着仿佛首次出现这样明显的哀伤情绪的露露。

"……他死了，我却仍旧活着。"

露露没有转头，甚至没有改变姿势，但那些话又分明不是自言自语。

"我想我应该认真想一下自己的人生，不能再这样做梦一样继续下去。"

"你还是那样在乎伽珀吗？"我试着和她交谈，"比如瓦卡？我觉得你们之间……"

"你怎会想到瓦卡的？"

"我只是感觉到……"

"不要说这些自以为是的话了！你这样的小孩总是以为自己很懂得女孩子。"露露有点慌乱地截断我的话。

露露再次抬头看着伽珀："再见了，伽珀……虽然从来没有好声好气跟你说话过，可是

……当时我真的很开心……”

我走向尤娜，她的父母这时候正逐渐在消失，散成无数的幻光虫。

“我决定了。”尤娜对我说。我很奇怪在那一刹那我还可以笑着问她决定了什么。

人的行为本来是常常会叛逆自己的心的。

“很多年前，我父亲打倒‘辛’的消息到达圣贝贝鲁的时候，人们狂欢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心里清晰地存在着，那时候大家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欢笑。……或许‘辛’被击败的消息对于这个世界才是最重要的。”

“……你现在就要回去吗？给西摩亚答复？”

“在我们离开之前，怎么你都不想看看自己的父亲吗？”

我的父亲，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我们又站了一会儿，但是没有什么变化，尤娜失望地说：“唉，果然还是没有出现。”

若是出现的话……若真的是“辛”……我就应该向尤娜和整个斯彼拉的人们道歉……

不对！为什么我要为那个人向别人道歉呢！

我大声说：“爸爸最讨厌了！”

尤娜惊讶地看着我：“你那样讨厌自己的父亲吗？”

“如果不是他，我和妈妈就……”

妈妈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时我知道了在异界里的确会随着人的思念出现幻像的。

“好美丽啊！”尤娜赞叹着。

我意识到一点不对的地方：妈妈并没有经过“异界送”的仪式，怎么会在异界出现呢？

“除非是本来就在异界中生存，但那是不可能的。”

是的，不能是那样，我现在好好地活着。我的家乡是扎那尔港多。

我记起了许多事，从前每次爸爸从外面回来，妈妈就会抛下我跟他在一起，即使我去叫她也会让我等待着。

只要爸爸在，妈妈就不会注意到我。我讨厌那个人，可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妈妈就会变得惆怅。

在那次他失踪之后，奥隆就来到我们身边。邻居们说相依的鸟儿，飞出去的那只死去的话，留下来的那只也会跟着死去……

妈妈离开后，我越来越憎恨他……

“妈妈！”

“等我一下啊，就过来。”

“快回去吧！不然那小子又要哭了！”

为什么，他会那样讨厌我哭……

妈妈变成了幻光虫消失了，我从回忆中醒来。

“我很差劲吧？”我不知道刚才自己表现得有多失态。

“不会啊，没有那回事！”尤娜立刻说。

“好失败！”我转头对着妈妈消逝的虚空大笑起来。

那只是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眼泪。

我们离开异界，但在我们走出那道无形的屏障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异界里面追出来，仿佛要穿透那层障蔽。

“杰斯科·古雅多大人！”门口的侍卫惊叫起来。

“似乎是迷失的魂啊！”奥隆叹了口气。

“那怎么办呢？”尤娜不知所措地问。

“你送他回该去的地方吧！”奥隆说。

尤娜迟疑地走到障蔽之前，那身影的动作变得更加激烈，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楚想要冲破屏障一样。

“开始吧！他已经不是杰斯科·古雅多大人了！”露露催促着尤娜。

尤娜依言施行了“异界送”，那身影渐渐消失。只是消失前奋力抛出了一个记忆晶球给尤娜，尤娜收起了它，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瓦卡不解地问起杰斯科出现的原因，尤娜说可能杰斯科在死去后并没有被送到异界。但露露却告诉我们那也有可能是死去的人凭借很强烈的念力造成的现象，杰斯科作为古雅多族的族长，自然具有这样的能力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眷恋这个世界呢？却没人知道。

尤娜说她要去见西摩亚，奥隆提醒她有关杰斯科的事情是古雅多族的问题，不必我们插手。她答应了之后便离开我们走向大厅。

我们各自散开等待。我走到露露身边问她对尤娜的事情有什么建议。

她没有停下脚步：“旅行仍会继续，那样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一样的。”

“就只是这样？尤娜会喜欢西摩亚吗？”我失望地说。

“人们可以依据各种理由结婚。”

“为什么这样说？”

“结婚不必要有感情。”露露淡淡说道，目光瞧着身边的树，“打倒‘辛’是为了斯彼拉人们的幸福，结婚也是同样的目的，这对尤娜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她有这样的觉悟……什么感情都是不必要的。”

“……这样吗？”我感到很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

“如果尤娜结婚……我会希望她嫁给自己喜欢的人。”露露说。

“就是这样才对啊！”我赶紧附和。

“但是如果她真的要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我还是一定会反对。”

“为什么？你说的我都不明白啊！”

“……对不起，你还是忘记我所说的吧。为什么将来你会知道，现在不要逼我说出来……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还是提醒你不要喜欢她。”

我仍旧不明白，为什么她和瓦卡都这样劝我。

“好好珍惜那份心情吧……直到我们的旅程结束。”露露转身离开了我。

我又在村子里见到那名叫夏莉塔的巡回僧，她告诉我西摩亚刚才已经出发去了玛卡拉尼亚寺院，并说西摩亚就是那里的僧官长。

而这时，尤娜正在对着大厅里杰斯科的画像行礼告别，看起来她有了一些心事。

虽然大家询问尤娜发生了什么，但她显然在掩饰刚才发生的事情。但她说谎的能力实在太差了一点，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她的言不由衷。

“走吧！”尤娜转身率先走上通往雷平原的路。

雷平原本来是人迹不至的地方，因为那里永远不停地发生雷击

传说中一个名叫贝卢克尔的男子利用被艾本教排斥的机械在平原上建造了很多座可以躲避雷击的中继塔，让人们可以通过这块阴云密布的可怕区域。但在最后一座塔完成的时候他自己却被雷击中了。

这样他的名字就和这些避雷塔一起流传了下来。

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雷电交加的平原边缘，要到达玛卡拉尼亚寺院，就要穿越平原才行。根据露露和瓦卡的介绍，只要及时地躲到避雷塔附近，就不会被雷击中了。一声巨响在耳边发生，只听到琉库的尖叫跟着响起，原来是身边发生了雷击。

这一路在琉库断断续续的尖叫声中度过，其间还发生几次抱着我的腿吓得发抖的事情，让大家大感头痛。

在半路上我们看到了一间旅舍，琉库像是发现了天堂一般坚决要求留下来休息，看到她那可怜的样子连奥隆都受不了地妥协了，于是大家决定先休息一会儿。

进入旅舍之后，尤娜先向服务员要了一间房间，说她有些累了便独自进了房间。

对她这样的反常举动大家都感到疑惑，不过没有人出声询问，这段时间来尤娜的确好像有了什么心事一样。

我见到琉库还是蹲在地上不敢动弹，不禁笑起来：“你这么怕雷吗？”

“……小时候，我在海里遇到怪物的时候，亚尼哥哥使用雷魔法救我……可是却打中了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害怕打雷了……”她说话的时候声音还是颤抖的，一副害怕到极点的样子。童年的阴影果然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过你哥哥用的方法倒没错，水属性的怪物的确应该用雷系魔法应付的。”露露一本正经地说。

这时旅店的老板听说了我们的事情，赶出来和奥隆打招呼，原来他也是阿尔贝多族人，10年前就和奥隆在“那基节”上认识了。

“当年承蒙照顾。”奥隆仍旧毫无感情地说话。

“不要这样说啊！对身受重伤的人怎么可以不管。不过第二天你就悄悄离开实在很让人意外。一般人受那样的伤能活着就很幸运了！”他打量着眼前的奥隆，似乎想确信奥隆是不是具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一样。

在林老板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他和其他的客人们议论着有关于艾本教宗将要结婚的事情，原来这件事已经传播得这样广了！

我想到尤娜现在不知道怎样了，便径直去她定下的房间找她。

但在门口我却听到她在和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我好奇地将耳朵贴在门上想听清楚，可是门却忽然打开了，我实实在在地坐到了地

上！

站在门口的尤娜同样很惊讶地看着我："什么事啊？"

"啊！没什么事情！"我窘迫地回答。但跟着就看见她手上拿着的记忆晶球上正浮现着杰斯科的面容，刚才说话的男人莫非就是他吗？

尤娜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说那是杰斯科向她留下的遗言，只是有关于他的儿子的。

在我埋头想着这件事的时候，尤娜拿着那晶球跑了出去。我没想到她因为说谎导致的脸红会给我带来麻烦，直到瓦卡冲进来勒住我的脖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孤男寡女要时刻避嫌的道理，好在瓦卡也知道我是很纯真的好孩子，在我解释之后便放开了我。

第二天，仍然雷声不断。

琉库烦恼地握着自己的手，自言自语着"雷还没有停"之类的话，额头冒汗的样子让人很好笑。

"不要想这雷会停下来。"奥隆说着已经开始向外走。

"啊！"我们立刻听到琉库的尖叫声。

"你还是走吧！这雷是永远不会停的。"奥隆说。"我知道！但你不必说得那么坦率吧！你应该用温和的语气鼓励我才对！喂！你在听吗？哼！我才不会输给你——！"奥隆已经走远了，所以她这番叫声只是让我们大笑而已。

临走的时候一个男人为我们照了一张相，但他随即走开了。

我们一直向北走去，在接近出口的时候，尤娜停下脚步转头问我们："大家……赞同我吗？"

瓦卡回头问道："怎么？"

尤娜低下了头："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大家都没有说话。

琉库见大家想停下来，急得大叫，力荐我们应该走出雷平原再讨论这件事。

奥隆指着旁边的一座避雷塔，告诉我们可以到那里去。

尤娜点点头，向避雷塔走去。

我有不太好的感觉。

"……对不起……我要结婚了。"尤娜低着头告诉我们。

我果然没有猜错。但是听到这句话我还是很难受。

"果然是这样。"露露按着自己的额头说。

为了斯彼拉，为了艾本，还是为了杰斯科·古雅多，这些都不重要……决定已经做出了……

"但我们的旅程会继续下去。"尤娜郑重地说。

"那就行了。"奥隆转身继续向目的地走去。

我抓住他，"只要旅行继续，就什么都不必在乎了吗？！"

"不错，只要和'辛'的战斗继续下去，召唤士有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

我无力地放下手来。的确，在世人的生死面前，个人的感情不应该拿出来的。

"尤娜，不能和西摩亚教宗再商量吗？结婚是很郑重的事。"瓦卡走过来说。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琉库走到尤娜面前，这次似乎不再畏惧雷声了。她将手放在尤娜的肩上，"尤娜……如果真的有那样的觉悟……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尤娜也用手扶着琉库的手，低声说："不要紧的……你放心吧。"

什么是"对不起"？

什么是"没关系"？

什么是"觉悟"？

什么是"权利"？

我不懂别人的想法，整个世界仿佛离我越来越远。就好像同伴们都离我远去，斯彼拉只剩下一个迷惑的我。

感觉到我自己仿佛孤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我感到很难受。

"不管怎样，我们要先赶到玛卡拉尼亚寺院。至于尤娜和西摩亚的事情那是她自己的决定，守护者的使命只是保护召唤士的安全。"奥隆率先走上前进的路。

我惊觉到大家都已经上路，赶紧追上去。

终于走出了阴云密布的雷平原，眼前的玛卡拉尼亚森林花草丛生，生机盎然，与了无生气的雷平原比起来简直像是天堂一样。

我看着琉库雀跃地走近森林，自己却怎样也开心不起来。

奥隆示意我留在后面，我正想远离大家。

"你在担心尤娜？"

"我能够不担心吗？"

"如果你将结婚的承诺看作交涉的筹码，那就会变得简单了。"

“怎样交涉？”

“这不是问题……西摩亚这人本来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定会配合我们的。”

“就算这样又如何呢？”我还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尤娜有事情瞒着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不值得信任？”

“错了，她只是想一人承担所有的事情。”奥隆加快了脚步，因为我们离大家已经很远了。

“是啊！我感到她就是那样的女孩子。”

奥隆注视着远处的尤娜，用一种我不曾听过的语气说：“她是个倔强的孩子，自小便不懂得矫揉造作，总是想尽办法保护身边的人……将来……需要人守护的时候，你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

奥隆说完话的时候已经走到了大队伍跟前，我呆了一呆，随即加快脚步追上去。

琉库埋怨我走路太慢的时候，我看着前面正默默行走的尤娜，一种莫名的感情又自胸中升起。

很荒诞的感觉，觉得尤娜说的婚礼并不是真正的结婚……只是我们旅行中一个小小的仪式而已……

我们正在森林里行进的时候，那个牛一样的巴顿迎面走过来，满脸焦急地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多纳。

原来多纳一走进这森林就失踪了，现在巴顿显得很慌张。

经过奥隆的训斥，巴顿了解到守护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慌乱，恢复了冷静并决定自己独自去寻找多纳。

召唤士不断地失踪，究竟是什么原因？

琉库看着巴顿离去的背影出神，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等一下！”奥隆忽然出声叫住我们，跟着走到一棵树前，挥刀向树根砍去。

奥隆说有东西给我们看，可是这种中途浪费时间的做法一点都不像奥隆会做的事。

树根虬结的地方被奥隆砍出一条路来，我们被他招呼一起走过去。

地上是静静的水流，一直向前方延伸，水面上漂浮着淡淡的紫色水雾，前面一片宽阔的水面上生长着一颗很粗大的树。

“这些水里凝聚了多年来积聚的思念，所以看起来和普通的水不太一样。”奥隆一边在前面开路一边对我们说。

“这些水凝结之后就会慢慢形成晶球了，在这种记忆蕴集的地方很容易出现奇怪的生物。”

他话音未落，前面的水中就出现了一颗变换不定的巨大水球，跟着就开始向我们进攻。

战斗中那些怪物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属性，这场战斗中露露充分表现出她的冷静，运用各种属性之间的相克性，最终我们还是击败了那怪物。

破碎的水球中落下一颗记忆晶球，奥隆拾起它交给我，说道：“这是10年前杰克留下的记忆球，你看看吧！”

记忆晶球中的影像变得越来越清晰，里面的确记叙着10年前的事情。

“你在干什么？”这是奥隆生气的声音。跟着就出现了他10年前的样子，那时候他很年轻，两只眼睛都很明亮地瞪着我们的方向。

“没什么啊！这么长的路途，会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啊，我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将来回去的时候就可以给我的老婆孩子看啊。”这正是我父亲老是傻笑的声音。

“你以为我们现在是在游玩吗？”奥隆更加生气。

晶球中出现了布拉斯卡的背影，尤娜认真地看着他。

“唉，这次布拉斯卡是以同‘辛’作战的召唤士身分出发的，可是怎么看起来总好像在乘黑逃跑呢？”

“不用介意这个，太多人送行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斗志。”这是布拉斯卡在说话。

“也许，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会热闹得多了，那时人们会夹道欢迎凯旋的英雄吧！”

布拉斯卡的眼神在瞬间变得悲伤起来，但随即恢复了正常。

“走吧，天已经快亮了。”画面暗了下去，布拉斯卡转身离去。

跟着画面又亮了起来，这次父亲和奥隆一起出现在镜头里，而布拉斯卡让他们靠近的话表面他们是在合影。可是奥隆看起来还是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

父亲开始笑，但奥隆却转过身去。

“你这样讨厌我吗？”父亲抓着头，跟着转向布拉斯卡：“布拉斯卡，你也是想把这些当纪念品送给尤娜吧？”

“对啊！”不苟言笑的布拉斯卡竟然也笑



了起来。

尤娜眼中闪着泪光。

奥隆开始不耐烦地催促他们两人，跟着用暴力手段制止我父亲继续胡闹。伴随着布拉斯卡的劝告声晶球又黯淡下去。

“他们当时还那样开心吗？”我嘀咕着。

“还有一段！”琉库说。

我又尝试着释放记忆影像，现在画面是在我们脚下的树根。

父亲用他一贯的盘膝姿势面向镜头坐着，他向我们挥挥手：“你看到这个的话，说明你也来到这个世界了！”

“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去，但是你千万不要为这个也哭。”

“算了……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还是正在想着哭，不过那时候我也帮不了你了。”

“但你要学会不要一遇到不能控制的情况就想到哭……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明白吗？”

“咳……那个……就这样了！”

“……不管怎样……你要学会照顾你自己了……就这样。”

“……最后做出这种认真的样子，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呆呆说出这句话，但心里感觉却很奇怪。

“那不是‘做’出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有了……觉悟。”

“觉悟？”

“杰克那时候整天嚷着要回扎那尔港多，一路上到处拍摄景色说要带给你看看……但和布拉斯卡一起旅行久了，了解了布拉斯卡的想法，了解了斯彼拉之后，就决定和布拉斯卡一起挑战‘辛’……”

“那时他就不想再回家了吗？”

“每个挑战‘辛’的人都要有那样的觉悟……”

我觉得……父亲是因为找不到回家的办法才会有那种觉悟的……或者，他是没办法开口说要离开一路走来的战友……

我不愿意多想下去，开口催大家继续我们的旅程。

但在大家都动身离开之后，奥隆却留下来单独和我说话。

他告诉我，我的父亲其实很爱我，但他自己却一直很苦恼自己不懂得表达爱我的感情。

“不要说这些让我脸红的话了……”

“我只是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说罢奥隆离开了我。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父亲是夺走妈妈的最讨厌的人，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也是我的父亲。

地处北方的玛卡拉尼亚森林连接着的就是一望无际的雪原。积雪终年不化，而著名的玛卡拉尼亚湖，因为天气的原因，也总是终年结着冰，人们可以在湖面上自由来往。

我们在途中的旅馆休息一晚，第二天便赶到了玛卡拉尼亚寺院。

迎接我们的还是西摩亚的管家多梅尔，他已经得知了尤娜愿意接受求婚的消息，一见面便向她祝贺。

他更告诉尤娜西摩亚很赞同她结婚后继续旅行的条件，跟着让我们留在外面等候，他带领尤娜先行进去。

“守护者永远都是站在召唤士一边的，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在尤娜迟疑的时候奥隆出声道。

听到他的话，尤娜终于点头一笑，转身随多梅尔进入寺院。

“尤娜！”我在后面叫了一声，但当尤娜转过头的时候，我却想不出应该说什么，只好吹起口哨——我以前教他用来为我打气用的。

出我意料，尤娜也回应我吹了一声……原来她这段时间里偷偷练习过……

尤娜刚刚回头的时候，阿尔贝多族的人忽然从四周出现包围了她们，我们立刻冲上去保护她。

听到奥隆说这里交给我们，多梅尔道谢一声就想带着尤娜进入寺院。但尤娜却挣脱了他的手回到我们身边，这次阿尔贝多族显然是志在必得，竟然带来了专门封印魔法和召唤兽的巨型兵器。在琉库的指点下，我们首先击破了它的弱点晶球，跟着很容易就击败了它。

但这时站在高处指挥的男子却和琉库争吵起来，他们说的阿尔贝多族语言虽然很难听懂，但“召唤士”、“守护者”这样的词却很清楚就可以分辨出。

听到琉库和阿尔贝多族人说话，瓦卡气愤地质问她为何懂得阿尔贝多族语言，不知究竟的琉库脱口说出自己就是阿尔贝多族人！刚才的指挥者就是她的哥哥！

听到这些瓦卡愤怒至极，看到我们毫不惊讶的样子他明白我们早已经知道，更加气愤我们瞒着他这件事。

“为什么让反艾本的阿尔贝多族人跟我们走在一起？！”他质问我们。

“什么叫反艾本？”琉库毫不示弱地反问他

“你们肆无忌惮地使用那些禁断的机械！知不知道为什么‘辛’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使用机械！”

“是吗？给我证据！”

“这时艾本教义指明的！”

“我要的是确实的证据！”

……

奥隆打断了他们的争吵，提醒他们该去寻找尤娜了。跟着问琉库地上阿尔贝多族留下的那些雪橇还能不能使用。琉库抛下还在生气的瓦卡开始修理地上的雪橇，但瓦卡坚决不愿意乘坐这些“阿尔贝多族人的东西”。

“真奇怪！一知道琉库是阿尔贝多族人就变成这样……之前大家不是相处得很好吗？”我忍不住问瓦卡。

瓦卡忽然不说话了。

“我不了解斯彼拉，更不了解阿尔贝多族，但我知道琉库很好很善良，琉库就是琉库！”

“露露……”瓦卡转头询问露露的意见。

“你不觉得这是了解阿尔贝多族的机会吗？”露露说道。

看着大家都不赞同他的意见，瓦卡气得远远走开。

“不要管他……现在他还不能接受这些。”奥隆说道。

“对不起。”琉库起身低头向我们道歉。

“这本来就不是你的错。”露露安慰她。

沉默的基玛力率先跨上一副雪橇，独自朝着寺院的方向开去。

我们跟着一起上路。留下顽固的瓦卡徒步跟在后面

露露和我坐在一起，她为瓦卡的事情向我道歉。

同样是艾本教教化下的人，露露就可以

很自然地接受琉库，而瓦卡却显得那样顽固。

露露说那不仅仅是因为教义的缘故，实际上瓦卡一直认为弟弟的死是因为使用了阿尔贝多族提供给讨伐队的武器。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辛”……我的父亲。

我不由低低咒骂了一声，但当露露问起时，我只好推说那是自言自语。

“‘辛’究竟是什么东西变成的，你知道吗？”我问她。

“我没有听过有人这样问过……‘辛’是对人们罪孽的惩罚，究竟怎样去面对一直是依靠人们自己心的选择，从来没有人想更多的东西的。”她笑了笑：“你果然是从没有‘辛’的地方来的。”

转眼到了寺院，守门人拦住琉库不让她进去，奥隆冷冷告诉他琉库也是尤娜的守护者，这让守门人发了好一会呆。的确，阿尔贝多族人当上守护者，是实在很难想象的事情啊！

我们进入房间，但是一个女性僧侣忽然惊慌失措地从里面冲出来，一个记忆晶球从她的手上滑落到地上。

“这也许就是尤娜最近烦恼的原因。”奥隆说。刚才那僧侣说这是尤娜行李中发现的东西。

杰斯科的形象出现在晶球上。

“我将要说的全是可怕的事实，以古雅多族的名义起誓。”

“我的儿子西摩亚，他的心已经被黑暗之火支配，我无法了解他邪恶的思想缘由。但他已经利用了艾本，利用了古雅多，利用了召唤士来进行他可怕的计划。斯彼拉面临着灾难，我可能已经死去，被我的儿子亲手杀死……我没有能够保护好我的儿子和他的母亲……看到我的人啊，请阻止西摩亚……我的儿子……”

“原来是这样，尤娜太谨慎了。”奥隆说着就向寺院深处走去。

瓦卡还在犹豫着，叫一个笃信艾本教的人质疑最高的精神领袖十分困难，我放弃说服他了。

基玛力一手推开拦路的僧兵，我们向里面冲进去。

瓦卡也跟了过来，奥隆对他说：“看情况再作决定吧！但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我……我现在头脑里一片空白。”瓦卡笑容呆滞。

“若真是教宗有错，那也没有选择了。”露露冷静地说。

我们赶到里面的房间，却只看到西摩亚一个人。

我拔出剑，这时西摩亚请我们保持安静，因为尤娜正在和“祈之子”沟通着。

祈祷之间的门打开，尤娜走出门来，看到我们，不由问道：“怎么了？”

“我们看到了那记忆晶球！”我脱口而出。

“是你杀了他？”奥隆转向西摩亚问。

“看起来尤娜小姐早已知道一切了，那么为何还要答应回来呢？”

“……那是为了阻止你的阴谋。”尤娜走向我们。

“哦……竟然是为了制裁我来呢。真可惜，这只会牺牲了你这些忠心的守护者……”西摩亚说着靠近尤娜。

“那么尤娜只好冒犯了。”尤娜注视着手中的法杖，神情肃穆。

西摩亚显然不准备放过我们了，他召唤出了那只曾经在卢卡出现过的可怕召唤兽。

尤娜也发动了召唤，一幅轻纱自空中飘落，随即眼前出现巨大的冰柱。在冰柱耀眼的折射下逐渐显出一个女子的面容，接着冰柱骤然炸开，一个浑身散发逼人寒气的女性出现在战场上。

这次尤娜得到的是冰之女神希瓦的力量。

西摩亚倒下的时候说了一句奇怪的话：“现在……连你也要舍弃我了吗？”

眼见艾本教宗死去，大家都感到一阵失落。这时西摩亚的管家多梅尔出现，见到西摩亚的尸体，所有跟随进来的人都露出愤怒至极的表情。

“尤娜，送他离去吧。”奥隆对僧兵的阵杖视若无睹，径自对尤娜说道。

“住手！我们不需要叛教徒的帮忙！”多梅尔拦在西摩亚尸体面前。

尤娜无力地跪倒在地上：“……叛教徒。”

“不要难过，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的！”我只好这样安慰她。

但是当多梅尔用力将那枚记载着杰斯科

遗言的记忆晶球砸得粉碎的之后，我们意识到一切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

基玛力第一个亮出武器，我们一路杀出寺院。

想不到一来一去之间，我们已经成为四面楚歌的叛教徒。

古雅多族会召唤各种怪物进行攻击，最后的拦路者是一个巨大的雪人，我们虽然没有被它打败，但它最后的攻击却使整个地面裂开……原来我们仍旧是在玛卡拉尼亚湖上。

大家都陷了下去。

艾本危佑……那些人看到我们死去一定会这样说吧？

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会有事……可是想到刚刚的事，头就会疼起来……

醒来时我们已经身在玛卡拉尼亚湖底。

原来玛卡拉尼亚寺院完全是建造在湖水之上，寺院下方有一颗巨大的柱子承载着寺院，此刻尤娜已经沉沉睡去，基玛力守在她的身边。瓦卡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自己成为"叛教徒"的现实，琉库对他不时的控诉目光不屑一顾。我走到尤娜的身边，这时琉库跟了过来，对尤娜的身材大加赞赏，同时憧憬起自己将来也会成为美女之类的美好未来，但是基玛力老老实实一句"琉库就是琉库，就这样也很好"的话气得她暴跳不已。

尤娜醒来后，提及今后的修行，那就必须得到艾本教圣贝贝鲁宫承认她的召唤士资格才行。虽然奥隆认为召唤士真正需要的只是和"祈之子"接触，并非一定要得到寺院的许可，但瓦卡和露露这次不约而同地提出反对，加上尤娜也是这样的想法，我和琉库没什么意见，所以最后决定还是要去圣贝贝鲁宫向麦加总祭司解释这次事情的真相。

周围响起神秘的歌声，也许一直都有歌声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

奥隆记起我的父亲也曾经唱过这首歌，但我其实早已知道，以前在寺院里就已经听出那是我父亲唱过的歌。

"是啊，我印象很深，他唱得难听极了。"我回答道。

"你也一样。"奥隆笑了起来。

"你听过我唱吗？"我大吃一惊，"我以为我已经很小心地避开人的。"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他，那时候就会偷偷坐在甲板上唱这首歌。可惜他始终没有回来，一直妈妈去世都没有。

我问奥隆当初他是怎样来到斯彼拉的，但他只是看着远处，却不回答我。

我知道的……联系斯彼拉和扎那尔港多的只可能是"辛"，如果我们打倒了它，就再也回不去了……

忽然湖水震动起来，"祈之子"的歌声也停了，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辛"。

"小心它的毒气！"露露的警告声是我昏迷前最后的记忆了。冰水翻腾着压过来，一切都变得模糊。

"辛"就是父亲……这时候我忽然可以淡然地接受这个事实了。

昏迷中我见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正抱膝坐在甲板上看着大海。我看到父亲的背影，和他"结束这一切"的声音。

我醒来时发觉自己正在一个小水塘上，上岸之后才看到周围一望无际的沙漠，原来我已经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沙漠中的绿洲里，但是同伴们都不在身边。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还好，很快就依次找到了奥隆、露露、瓦卡、基玛力还有琉库，但是却没有人看到过尤娜。

琉库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告诉我们，阿尔贝多族的新家园就在这附近，并说尤娜可能已经被她的族人"救"走了。

在我们答应决不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家园的秘密之后，琉库带着我们朝着她所说的家园走去。

在走了半天之后，所有人都变得精疲力尽了，但走在前面的琉库却忽然惊叫起来，我们立刻奋力追上去。

漫漫黄沙中的基地现在已经燃起了战火，10块防御壁已经有一块被彻底击毁，现在仍然可以听到杀喊声。

想到尤娜可能就在被敌人包围的基地里，瓦卡喊了一声就带头冲了过去。琉库站在那里呆了一呆才跟在后面追来。

到处是怪物和阿尔贝多族人的尸体，琉库跪倒在一名男子的身边，说了一连串我们听不懂的话。那垂死的男子只说出几句话便没有了气息。但那几句话却让大家都很震惊。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其中"艾本"和"古雅多"的音节，而且古雅多族正是擅长召唤

魔兽的种族。

“古雅多族真的和阿尔贝多族展开战争了么？”露露难以置信地说。

一个光头男子走近，他先试探了一下死去男子的鼻息，随后抬头对我们说起斯彼拉语：“你们是琉库的朋友？现在我们正需要你们的帮助。把侵入基地的古雅多人赶走！”

大家立刻答应，琉库说那人就是她的父亲，阿尔贝多族现在的族长希德。

四处都被破坏了，不断地有人攻击我们，连瓦卡也发起火来。希德的声音在基地里响起来，琉库说他是通知我们尽快到地底去避难。但是必须要找到尤娜，所以琉库带着我们去召唤士之间寻找。

各处的爆炸声越来越大，瓦卡摇头叹息：“这里快不行了。”

听到这句话，琉库忽然停下了脚步看着地面：“是的……不行了啊。阿尔贝多族已经很久没有故乡了呢，原来的住处不断地被毁掉，我们只有不断地迁徙漂泊。”

她无声地笑了起来：“到了我父亲这一代，他重新鼓起了族人的信心和希望。合力在这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开创出几百年来阿尔贝多族第一个家园……大家都那么努力地建设它，维护它……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琉库……”瓦卡拍着她的肩膀想要安慰她。

琉库再也忍不住眼泪，伏在瓦卡身上大哭起来。

一声爆炸将我们惊醒，大家想起还没有找到尤娜。露露问起召唤士之间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阿尔贝多族为了不让召唤士死去而建来保护他们的地方。”

“这就是你们四处绑架召唤士的原因？”瓦卡严肃地问她。

“嗯……也许有点多余，可是……”

“我不明白，就算在修行中死去也比被你们绑架要好吧？不进行修行的话不是就不可能打倒‘辛’了吗？即使你们是出于好意，可是召唤士不是有自己的守护者吗？”我问她。

但是大家都保持沉默。

“难道我说错了吗？”

“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基玛力向通道深处走去。

召唤士之间。尤娜并不在里面，但是却看到了多纳和伊沙尔。他们正准备为死去的阿尔贝多族人举行“异界送”的仪式、

在仪式进行时，伊沙尔的弟弟问我们什么是牺牲品。他说阿尔贝多族就是因为召唤士是牺牲品，才把他们带回这里阻止其旅行的。

“召唤士的安全应该由守护者负责，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我再次下结论。

“一定要！”琉库高声说，看到大家都看着她，她的声音变低：“继续的话，即使到了扎那尔港多，打倒了‘辛’……尤娜……”

她的声音哽咽起来：“尤娜……也一样会死去……和‘辛’一起死去！”

我怔怔地看着她。

她悲伤地坐到地上：“你一定知道，召唤士的修行是为了获得究极召唤……尤娜一定告诉过你那是打倒‘辛’的惟一办法……可是只要使用了究极召唤，召唤士就会随着召唤成功而死去，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人……是不是只有我！”我愤怒地大声喊起来。

“为什么只瞒着我一个人！”

良久没有声音。

“那不是隐瞒。”瓦卡小声说。

“我们只是不愿意提起，不愿意过早去面对。”露露说道。

但我却无法平静下来，即使捶打地面至手指流血也是一样。

“露露……尤娜……你说过你把她当妹妹的！还有瓦卡也是！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她！”

“你以为我们不想么？”露露声音激动：“那是她自己的理想啊！”

“她是在知道一切的情况下选择召唤士这条路的，她早就决心与‘辛’一起毁灭的啊！”瓦卡努力用平静的语气和我说话。

有怪物闯进来，伊沙尔和多纳相视一笑，一起迎上去。

“牺牲是很遗憾……”

“可是与‘辛’的恐怖比起来……”

“没有‘辛’的世界，是整个斯彼拉人民的梦想，即使用我的生命去换，也是值得的……”

我一直对尤娜说，早一天到扎那尔港多去，打败了“辛”……我说了许多在那之后

的计划……完全不知道尤娜的心情……

可恨……她总是那样对我微笑……我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父亲就是“辛”的那一天，我们站在山上，尤娜为了让我开心，甚至为我吹我教她的口哨……

和我一起放肆地大叫……

“也许这样说有些奇怪……召唤士和守护者是这残破的斯彼拉的希望，很多人注视着我们……即使失落或者沮丧的时候也不能让人看见……”这时她那天对我说的话，我以为她只是为了劝我……

那一天，我们一起对着天空傻傻地笑。

怪物被击退了，我们从地下通道撤退。

来到全是机械的房间，我看到了那个叫希德的人。

“她在那里？！告诉我！”我抓起他的衣领问他。

“找到她你又能怎样？”他冷冷回答我。

“……我不知道，但是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我一定要向她道歉！”

“即是说仍然要拉着她一起去挑战‘辛’吗？让召唤士在艾本的引导下一个个死去？！”希德语气不善，接着在我有反应之前就一个过肩摔将我重重摔倒在地上。

“不！尤娜不会死！”

“哼，你可以随便说。”

我冷静下来，盯着他慢慢说道：“我说过，我不会让她死！”

希德被我的认真语气吓到，“好，我等你证明给我看。”跟着他走到中央的发光球体边上，仔细观察着上面。

“你知道她的下落？”我惊喜地问。

“不知道，但可以用这飞空艇去找。”

飞空艇，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东西。

希德点头示意船头驾驶座上的艾力克起飞，整个控制室一阵剧烈震动，头上的地面分开，黄沙不断往下倾泻。

飞空艇只在开始时震动了一次，跟着就平稳地向上浮升。

怪物追着我们，但飞空艇一个加速就抛下了它们。

跟着希德又下了一个命令。

不约而同地，飞空艇里的阿尔贝多族人开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

い——の——れ——よ

え——ぼ——ん——じゅ

ゆ——め——み——よ

い——の——り——ご

は——て——な——く

さ——か——え——た——ま——え

只不过，这次的歌声除了凄凉，更多了一份悲愤。

“他们……要亲手毁掉家园了。”琉库低头回答瓦卡的问题。

飞空艇两侧发射出导弹，贴着地面向基地飞去，跟着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

看着已成平地的家园，琉库和她的族人都开始哭泣，但她的父亲——亲手建设这家园的人却一反常态地仰头大笑。

也许仰头，只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就好像一直以来的我一样。

我问希德有没有找到尤娜的下落，他告诉我正在使用“能量波检索仪”搜索，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所谓“能量波检索仪”，是一千年前的技术。琉库告诉我，这艘船就是当初我和她一起探索的海底遗迹里找到的。

“如果救出尤娜会怎么办？像你说的那样终止她的修行吗？”奥隆走向希德问他。

“当然，我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外甥女白白送死！那就只有让她从此不当召唤士。”

“即使尤娜反对吗？”

“总比死掉好！若谁有意见，就给我离开这里！”希德大怒。

“结束也好。”奥隆淡淡地说。

“外甥女？难道尤娜和他有关系吗？”瓦卡偷偷问我。

我狠狠瞪他一眼。

“好，我知道，尤娜就是……尤娜。”瓦卡吓得不敢多说。

这时候检索仪已经找到了尤娜的下落，她正和西摩亚站在一起，露露说他们现在正在圣贝贝鲁宫。

我立刻催促希德赶紧飞过去，希德说众所周知圣贝贝鲁宫的防御是不容忽视的。

“可是尤娜就在那里！我们一定要去。”

“好！就飞过去吧！”希德很欣赏地拍拍我的肩。

露露说尤娜身穿的是婚纱，而西摩亚死而复生也是一个谜。

“那和杰斯科的情形是一样的，由于对这

世间有强烈的执念，所以强行留在斯彼拉。”

靠近圣贝贝鲁宫，有怪物进入飞空艇内部，而艾本教守护圣龙也出现并向我们发动攻击，按照希德的计划，我们在甲板上迎击了圣龙并杀死了它。但是飞空艇已经受到不少破坏，引擎部位已经冒出黑烟。

圣贝贝鲁宫高耸入云，我们在飞空艇上可以清楚看到上面的情况。这时尤娜手捧花束，身着婚纱，正与西摩亚一起从圣宫内部走出，而麦加总祭司正走在他们前面。

毫无疑问现在是在举行一场婚礼，只是尤娜怎么会再次答应西摩亚的呢？看着她一脸端肃，似乎有什么特别的隐情一样。

但是我们已经没时间仔细考虑了，因为僧兵们已经开始向我们攻击，这时希德下令停止靠近，从船上抛出几根锚链，我们顺着铁链向西摩亚面前滑去！

安全着陆之后我们立刻向高处杀去，这时飞空艇已经及时离开。就在我们来到尤娜面前时，基罗古举起手中的枪械指着我们，这时我才发现一路上的僧兵们竟然都在使用着艾本教禁止使用的机械兵器！

僧兵把我们包围起来，基罗古的枪口指着我越来越近。在这时刻，尤娜从婚纱里取出自己的法杖指着西摩亚，她眼中蕴积着沉静的愤怒。

“哦，新娘子的表演要结束了吗？”西摩亚微笑道，“你真的想送我到异界去？这么固执……才配做我的新娘。”

尤娜不作声，但西摩亚身上却慢慢散出幻光虫来。

这样的结果显然西摩亚并没有想到，但因为我们的到来，使麦加祭司可以为此来威胁尤娜，尤娜的计划因此受到阻碍，只好抛下手中的武器。

西摩亚这时笑了起来，接着将尤娜拉到怀里强行吻了她，随后下令杀死我们。

基罗古拉下保险栓：“对不起了，为了艾本的秩序……”

“所以使用反教义的武器？”奥隆讽刺道。

“那是要因地制宜的。”基罗古将枪口转向奥隆。

“住手！”尤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圣宫的边缘，“放下武器，否则我便跳下去。”

考虑了一下，西摩亚示意手下放下武器。

“你们快点走！求你们！”尤娜向我们大声说。

但这种时候我们怎么会离开？趁着僧兵放下武器的时候我们都冲到了高台上。

“不要担心我，我也会逃走的。”

“下来吧！那种高度你是不可能侥幸生还的。”西摩亚提醒尤娜。

尤娜怒视着西摩亚，用力抹去唇上恶心的感觉。

接着她转向我们，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相信我，我可以飞的……”高空的强风吹着她羽毛般轻柔的衣裳，我感到一种就要失去她一般的恐惧。

“尤娜！不要——”

她将双手合在胸前，慢慢闭上眼睛。身体向后倒下去，我的心也随之倒下去。

我冲到边缘的时候，她已经落下了很远，半空中她的衣服被风吹动，就像白云一般。

我看着她离我远去，痛不欲生。

周围的艾本僧兵和西摩亚也被尤娜的举动惊呆了，整个圣宫寂然无声。

忽然天空飞来那只我初次看到尤娜时她得到的的巨鸟，它一个俯冲闪电般追上尤娜，稳稳地将她托起，尤娜在这时仿佛还回头对着我们笑了一下。

原来她早已有了完善的计划，如果不是被我们破坏的话。但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很好了。

看着身边的僧兵由惊诧转变为愤怒，琉库立刻叫我们闭上眼睛，她扔出了阿尔贝多族特制的闪光弹，乘着敌人短暂失明的时间，我们冲入圣贝贝鲁宫内部，因为基玛力说尤娜一定会去圣贝贝鲁寺院。

在寺院里我们发现了结构精密的机械装置，严厉禁止使用机械的艾本教中枢圣贝贝鲁宫竟然是个由机械构成的地方！

到现在连瓦卡也对艾本教产生了怀疑。我们在寺院深处找到了正在和“祈之子”沟通的尤娜。这次由于我们是强行进入祈祷之间的，所以看到了“祈之子”的样子！竟然就是那个一直跟随我的神秘小孩！

“‘祈之子’是由密术将人的灵魂封印在石像中形成的，无论是多大年纪的人，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小孩。”奥隆向我解释。

那浮在空中的“祈之子”忽然点点头，跟着迅速撞向尤娜，然后消失不见，但尤娜



却昏迷了。

这时候基罗古带了一班手下找到了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尤娜的安全，只好投降。

"好，等待你们的将是宗教审判，受审人必须诚实地说出事实。"

"召唤士尤娜，你身上背负着守护艾本之民的使命。"

"你加害西摩亚・古雅多教宗，与阿尔贝多族勾结制造事端，请告诉艾本神，你因何犯下这等大罪？"

"真正的叛徒是西摩亚教宗，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这倒是首次听说。"基罗古微笑说道。

"不单是那样，西摩亚已经死去了！早在我们和他战斗之前他就已经死去，把死者送到异界是每个召唤士的责任！"

"你是说……死者就应该去异界？"麦加祭司笑起来。

"是的！"

麦加又低低笑起来，"把死者送回异界……哈哈！"说着麦加祭司举起手来，身上开始散发出幻光虫！

麦加竟然也是个早已死去的人！

"麦加祭司是杰出的领导者，即使死去也是斯彼拉不可缺少的人物。"

"被优秀的死者领导远远胜过被庸碌的生者管教。"基罗古笑起来，"说到底，生命总是短暂的梦境，只有随生而来的死才是永恒的。"

"在这个世界，人会死，牲畜会死，草木会死，就连大地也会死——支配着斯彼拉的，只能是死的力量！"麦加祭司说道。

尤娜看着眼前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的嘴脸，感到无法理解的悲痛。

"与真实相背，就是叛教者！"

我们被关押起来。我和奥隆在一起。

"你放心，尤娜很坚强，她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就算现在不死，继续修行的话她还是会死去，斯彼拉……都死去吧！反正没人在乎的！"

"死之螺旋……'辛'传播着死亡，挑战它的召唤士会死，守护者为了保护召唤士而死，就连'祈之子'也是死去的灵魂，现在艾本的祭司都是死人……斯彼拉已经充满了死亡，只有不断复活的'辛'，还在制造着更多的死亡。这样的命运永远不会终结……就像螺旋一样，越陷越深……"

基罗古走来宣布我们的处罚已经决定了，跟着把我们扔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池。

他们竟然不知道我是玩水球出生的么？

审判结束了，尤娜被判进“净罪之路”，但是麦加仍然不放心，派人守在门口防备着尤娜从九死一生的“净罪之路”逃生。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西摩亚躬身说道。

“呵呵！你想帮你的新娘子什么忙吗？”

“因为是我的新娘，因此才想亲自处理。”

“等等，我要和你一起去。”基罗古忽然插嘴。

“为什么？你怀疑我吗？”

“哈哈！谁敢相信一个弑父的人呢？”基罗古不知死活地笑道。西摩亚眼中闪过凌厉的光芒，随即淡淡说道：“随你吧！”

净罪之路充满可怕的怪物，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基玛力等人，但在最后的出口却看到了伊沙尔拦在那里。

奉基罗古长老命令来对付叛教徒的伊沙尔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也只好和尤娜打了起来。

输了之后，伊沙尔告诉尤娜回到地面的路。奥隆经过他身边时，叫他停止再修行下去。

而这时，我和瓦卡、琉库也经过水底来到地面出口。大家终于又会合在一起了。

正当琉库和尤娜拥抱着庆祝平安无事的时候，西摩亚和基罗古迎面出现。

走到近处，西摩亚的手下僧兵将手松掉，基罗古重重倒在地上，原来早已死去。

奥隆不禁叹了口气。

“你应该谢我救了你的朋友的，这人已经成了权力的奴隶。是我让他得到了解脱。”

“现在他已经可以不再烦恼，而可以永远安息下去。”西摩亚面带微笑，优雅的语调仿佛在诉说着美丽异常的事情。

“死亡就像酣睡，可以忘记一切痛苦。所以……若毁去一切的生命就能够消去所有的痛苦。”

他向尤娜伸出手：“尤娜，我需要你的力量，来，和我一起去扎那尔港多吧！”

尤娜立刻后退到我们身边。

“为了得到死之力量拯救整个斯彼拉，必须依靠你的力量和你的生命使我成为新一代的‘辛’，当我彻底毁去斯彼拉的时候，这片被诅咒的土地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基玛力一言不发，举起枪向西摩亚冲去。

“难看的家伙，好吧，我就让你安息吧！”

西摩亚的身体渐渐被黑气包围，幻光虫从他身上飞出又聚集成一个蝎子一样的怪物依附在他的身上，而他同时开始变形成一个可怕的人形怪物。

“走！保护好尤娜。”基玛力不敢回头，大声对我们说。

但是谁也没有动。最后奥隆出声：“走吧！”说完带头向出口走去。

走到门口，尤娜忽然停下：“不行，我不能就这样丢下基玛力！”

“他是守护者。”奥隆不带感情地说：“守护者的生命就是为了保护召唤士的。”

我看到尤娜为难的表情，走到她身边告诉她我也是守护者，无论召唤士想做什么都会保护她。听明白我的暗示之后，尤娜笑了起来，转身向刚才的地方跑过去。我紧随其后，跟着露露和奥隆无奈地笑笑，也跟着进来。

基玛力看到我们回头，露出着急的神情，但我们立刻加入了战团，使他没有生气的机会。

这次，西摩亚化作一片幻光虫消失在空中。

我们平安地离开了圣贝贝鲁宫，但是尤娜的心情却很低落。

我知道，当发现自己的信仰追求只是一个骗局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失落。

很想做些什么，但是却不知应该怎样去做……

回到了玛卡拉尼亚森林，这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只好在这里过夜。

瓦卡和露露的心情同样不好，但是他们并不像召唤士那样自小就遵照着艾本教义修行，因此所受的打击并不严重。

每个人都在担心着尤娜，离开圣宫之后她就一直沉默。琉库说尤娜告诉她想要一个人独处。

“这样……”奥隆走到我身边，“这时候不是应该你出场了？”我没想到自己的心事早就被大家看出来，但现在并不是害羞的时候，我立刻站起身去寻找尤娜。

我知道，越是像她那样坚强的女子，一旦遇到承受不了的打击，就越可能遭受比常

人更大的创伤……

森林里同样漂浮着闪光的幻光虫，映着天上黄色的月亮，景色比起那次看到的幻光河又多了一种迷朦。

我首先看到了站在河边的基玛力，接着看到站在河里的尤娜。

她正看着天上的月亮，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靠近。

"不该是这样……大家那样为我牺牲，我也想笑着走完我的旅程的……可是我虽然很努力……"

"不要再勉强自己了……我听到你说的话。"我说话的时候她回头看我一眼，却毫不惊慌。

"全部吗？"她还是看着月亮。

"是……对不起。"我沉默着思考应该说的话，"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尤娜回头看着我。

"我催促你早点打倒'辛'，跟我回扎那尔港多……我根本不知道事情是那样的……对不起……"

"不要那样……我很高兴听你那样说啊！"尤娜笑起来。

她总是这样笑着安慰我，却不管自己心里背负的沉重。

我想不到该说什么，放松身体，让自己漂在水面。

"不要再继续下去吧！'辛'也好，'召唤士'也好，全部忘记，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有什么不好？"

"也许……但大家会很失望。"

"不会啊！起码琉库一定赞成！……瓦卡和露露也是……"

"还有基玛力，他也一定会赞成……"

"是啊，只剩奥隆叔叔，那就交给我吧！"

"如果那样的话，还是我自己去说吧。"尤娜学我的样子躺在水面上："可是……不修行的话……我能做什么呢？"

"扎那尔港多！可以跟我回扎那尔港多啊！不是斯彼拉的这个！是我的那个扎那尔港多啊！我们可以借希德的飞空艇回去！"

"对，我很想看你的闪电球啊！在你们那个没有黑夜的扎那尔港多，和无数的观众一起为你加油！"尤娜改成站在水里的姿势，因为她接着就模仿起拉拉队的样子，开始想象为我加油的情景。

"比赛结束后，你会干什么呢？"

"玩个痛快！"

"夜里？"

"你忘记了？扎那尔港多是个不夜城啊。"我闭上眼睛。

"我会到海边看海，一直到朝阳升起……看着街灯一盏一盏地熄灭，星星一颗一颗地隐没……海面上会一下子亮起来，天空、海面、整个城市都会变成玫瑰色的……真的很美啊，我想带你一起去看。"

"我很想……去看……"尤娜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带你去啊！一起去吧！"

可是这次没有回答，我转头看的时候，就听到泪水滴落水中的声音，尤娜……已经是满脸泪痕……她抬着头……怕泪水滴下被我听到……可是泪水太多的时候……总是会滴落的……

"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啊！"她终于忍不住哭出声音，"我去不了……"

"尤娜……"我知道，她的心思，若不是已经积聚了太多的伤感和委屈，她不会哭的。

看着她试图抹去眼泪强作欢颜的举动，我再也忍受不了她这样的痛楚，扶着她双肩的手将她拥入怀中，发誓再不让她这样悲伤。

尤娜没有责怪我的无礼，她抬头看着我。月光照下来，她脸上的泪痕还在闪动。

抱着她，我慢慢和她靠近。

月光如水，我们的心中充满无奈的苦楚，却又多出无比的快乐。

只是静静地呆在水里，就可以感受到两颗心的快乐的。

当我们回到岸边的时候，尤娜告诉我她还是要继续旅行下去，我只是点点头。

如果终止的话，总会在心里留下遗憾，就是活下去，和尤娜在一起，我也会笑不出来的吧？

"我会跟着你，因为我是你的守护者啊！你不会解雇我吧？"

尤娜笑起来："不会啊，到最后都会依靠你啊。"

我们一起回到扎营的地方，基玛力早已悄悄回到这里，看到尤娜终于恢复了心情，大家都很开心。

"很晚了，早点休息吧！"奥隆挥挥手。

纳基平原多年前曾经是战场，但现在却成了一片宁静的草原。

我们见到了学识渊博的梅臣老人，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1000年前贝贝鲁与扎那尔港多决战的地方。

另外又遇到布鲁凯米莉，这次她仍旧是和尤娜比试了一场。

我们在旅行公司前遇到露露以前的老师卓克祭司，他告诉我们现在由于基罗古的死亡和隆佐族凯鲁克祭司的引退，整个圣贝贝鲁已经完全被西摩亚和麦加控制了。

平原的后面是已经没落的怪物训练场，场主拜托我们帮他收集各地的怪物。

平原的北面就是通往隆佐族领地“灵峰”嘉嘉泽图山的路。但现在我们来到悬桥前就遇上了古雅多族的人，他们召唤出石头巨人“护法战机”，经过一番苦战，我们终于顺利通过这里。

灵峰入口，隆佐族早已拦在那里，已经引退的凯鲁克祭司率领隆佐族战士挡住我们的去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艾本的叛教徒，所以没有资格通过这座艾本的圣山。

基玛力现在终于要面对自己的族人了，多年之前他在和另一个人的决斗中被折断了头上的角，被驱逐出隆佐族的领地。现在回到这里，又要再次和以前的对手战斗。

凯鲁克祭司显然并不是没有怀疑麦加和西摩亚的行为，从他引退的行为就可以看出。

当基玛力打败了昔日的对手之后，凯鲁克沉吟了好久，终于下令让我们通过。

但是奇怪的是，当隆佐族人听到这个命令之后，虽然让出了路，却又一起唱起了那首祈祷的挽歌来，虽然隆佐族的声音很奇怪，可是那首歌，是任何人都可以辨认出的。

一路上可以看到几处简陋的坟墓，那是召唤士和守护者的，因为这里就是扎那尔港多的前沿，路上的怪物越来越厉害。

再次见到布拉斯卡留下的记忆晶球，他鼓励着尤娜照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而他会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怎样做也一样。

过了这座山，就到了旅行的终点扎那尔港多，如果尤娜学会了究极召唤的话，就会在打倒“辛”的时候死去……如果学不会的话，那么在打倒“辛”之前可能就死去了……

我努力想着其他可以打败“辛”的方法，但是我甚至连究极召唤都不清楚。

阴魂不散的西摩亚又出现了，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因为隆佐族想要挡住他，因此刚才花了点时间杀死了他们。

“这种灭族的痛苦是否很难忘记呢？”他转向基玛力问道。

“尤娜，死之螺旋已经笼罩起这片土地了，为了根治这种痛苦，只有帮助我成为‘辛’，毁去这个世界。”跟着他对我说，“那样也等于是救赎了你的父亲。”

他好像已经知道“辛”的一切。

再次杀死西摩亚。但没有人知道是否真正消灭了他。

继续前进，周围的幻光虫多了起来，空中都是那种奇幻的光在闪动。

快到山顶时，忽然转过一个拐角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面无数“人”堆积起的山壁！

那些人被密密麻麻地镶嵌在山中……也许整座山就是人形成的。他们的脸上还有痛苦的表情，露露说那就是“祈之子”。

身边亮起强光，我接触了出现的光柱之后，又意识模糊了……

“终于又见面了。”

“记得吗？我们在贝贝鲁见过面了。”

“哦，是的。”

“但那也不是第一次……我们……认识已经很久了……”

“对，我也记得那些！但这是哪里？”

“……你连自己的家也忘记了吗？”

瓦卡他们开始催促我，可是当时我什么都听不到。

“这简直就像是梦一样……”

“说对了！”

“真的是梦？！不可能！难道说我这么长时间都是在做梦一样！？”

“不是……你根本不是在做梦……事实上，你自己才是那个梦……”

“你在胡说什么？”

我冲上去。

“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

“使用机械武器的吗？”

“不错，那是贝贝鲁和扎那尔港多之间的

战争，一场持续了很久的大战。”

“贝贝鲁的军队装备着先进的机械武器，使崇尚精神力量的扎那尔港多召唤士部队逐渐落入下风……直至全军覆没……”

“召唤士们不能够保全他们的亲人和家园……就好像你现在看到的……只剩下一个躯壳。”

“最后绝望的召唤士和幸存的平民们一起……把自己变成了‘祈之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召唤……”

“他们召唤出了‘辛’！是不是！？”

“不是‘辛’，是这个地方……扎那尔港多……那个不夜之城。”

“什么？”

“在他们的梦境里，他们可以召唤出他们心中的记忆……一点一点地……召唤出整个城市的建筑和居民……”

“……包括我吗？”

“不错……不单是你，你的父亲，你的母亲……都是‘祈之子’的梦……当梦终结的时候……”

“我想你说的都是真的……可是不要就这样让我结束……”

“我们这个梦已经做了太多年了……我们已经很疲倦……”

“除了你和你父亲之外……没有人能够让我们睡去……你会帮助我们吗？”

“正是你们两人唤醒了‘辛’，现在它已经在斯彼拉旋转着死亡的螺旋……”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们仅仅是梦而已……”

“快点醒来啊！”我听到尤娜的声音。

“再等一刻就好了……”

“你们不会是永不终结的梦的……”

我醒来之后，看到每个人都着急地围在我身边，急忙站起来。

我敷衍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伸了个懒腰表示我刚刚真的是累得睡着了。

前面一段路，需要通过水底打开开关，之后我们就走到了灵峰的另一边。

“终于来到这里了……我们要小心通过以下的路，她会派遣怪物来测试召唤士的能力。”奥隆说道。

“‘她’是谁？”

“尤娜蕾斯卡。”

“尤娜蕾斯卡大人？！”尤娜惊呼。

“她正在扎那尔港多等待着，等那些有能力的召唤士。”

“她还活着吗？”

“就像麦加和西摩亚一样。”

“啊！”尤娜再次惊呼。

“你害怕了吗？”

“不，我已经不会害怕任何事了。”

“……你是布拉斯卡的女儿。”

“我也希望我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辜负这样的身分……在最后的时刻。”

最后等着我们的是圣地的守护龙，把它击败后，琉库大声说她要留下来休息。但奥隆却没有停步的意思：“现在没有休息的必要，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到达扎那尔港多。”

“我不单单是为了休息……我是想多一点时间想一想……”琉库声音忽然低了。

“琉库……”尤娜走到她身边。

“没关系，我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想的。”

“我觉得很奇怪。”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也是。”奥隆出乎意料地回答我：“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扎那尔港多，我也有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们一路战斗到这里，布拉斯卡掌握了究极召唤，他击败了‘辛’，自己也死去了。”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但在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却感到害怕了。”

“听到您这样说真惊讶，这不像是传奇守护者啊！”瓦卡吃惊地说。

“传奇？我那时还很幼稚……你到了我的年龄就会明白了……”

“我当时努力想要改变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什么变化也没有。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片山崖之上。

映着夕阳，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目的地扎那尔港多了。这座千年前已经成为废墟的城市现在就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样的荒凉，完全不像我记忆中生活的不夜都市。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它，却又觉得有些害怕，害怕真实的扎那尔港多将我所有美好的回忆破坏。

这里是尤娜修行之旅的终点，也是我的故事的最终章……各种感情涌入我的心中，但被我忍住了……那几乎已经无法表达的。

"没有人想过吗！再走下去……尤娜就会……"琉库再也忍不住哭起来。

"琉库……谢谢你……但是我们已经不能改变已经走下的路了。"

"不要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是需要时间来想！想不让你死去的办法！"

"如果我停下来仔细考虑的话，可能连继续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尤娜看着远处。

"尤娜……"琉库抱着她哭了。

"谢谢你，琉库，真的很感谢你。"

"尤娜……不要说那些……不要那样说……"

"为我问候希德舅舅。"

"……不要！你自己去向他说啊……"

"拜托了……"

"不要那样说话啊……我不应该说那些话……"

"……基玛力，我们走吧。"尤娜平静地说。

但她的心情一定不像表面上的平静，连掉了东西也没发现。

我拾起尤娜掉下的记忆晶球，开启了其中记录的影像。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那天，在那个从卢卡离开后的黄昏，我去找尤娜的时候，尤娜竟然是在做这些……做这些告别的准备！

"奥隆……我是从基玛力那里听到您的名字的。我一直想见到您，当我真的见到您的时候我真的高兴极了。当您说想做我的守护者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会用打败'辛'来回报大家的爱护。既然大家都期待着……'辛'就一定会死去……而我……也会死去……这就是我现在说这些话的原因。谢谢，奥隆先生。"

"基玛力……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吗？我那时只有7岁。父亲打败了'辛'，贝贝鲁上下欢腾的时候，每个人那样地尊敬父亲，我高兴极了。但跟着噩梦就降临了……'辛'死去了，父亲也死去了，我感到无助和孤独。为了逃避人们的庆祝，我逃出了城市，站在贝贝鲁的长桥上看着天空。因为只有天空曾经和父亲道别过……在父亲和'辛'决战的大地上。那时候你出现了，你说你在寻找布拉斯卡的女儿，那时我有些害怕，但很快我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温和的人……即使你不习惯和小孩子说话，当我告诉你我就是布拉斯卡的女儿的时候，我要你带我到远离贝贝鲁的地方……带我到死者居住的地方……因为我的父亲刚刚死去……在我想到这些时我就开始哭了，因为我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你什么也没说，只是抱起了我。当我到了比萨德的时候我又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你即使你把我托付给寺院。因此你就一直守护在我身边……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瓦卡，露露……我忘不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我们，还有伽珀一起玩耍，每一天都那样开心，但当我决心要成为召唤士的时候你们那样地反对我……对不起，我本想将来有一天再向你们道歉的，但那时候你们整天想办法阻止我，后来我生气了。你们真正地在乎着我，你们真的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着我。不……是像真正的哥哥姐姐那样。有些奇怪吧……我爱你，闪电球哥哥瓦卡；我爱你，急性子的姐姐露露。"

"最后……我的新守护者……扎那尔港多的王牌闪电球星。我……我……嗯……我应该是很高兴遇到你，遇到你之前我从没有那样的感觉……那样奇异……我不知应怎样说……我想我只能说那是很棒的感受。很棒……也很痛苦。我不知道怎样说啊……但我很高兴遇到你……但就像我说的……很痛苦……当我想到终有一天我要向你道别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只想时间就停留在那里就好了……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奇怪。我只是……"

但是声音突然中断了，那正是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

那天我一无所知地和她说起美丽的夕阳，丝毫不知道她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死去后的事情。

我追上了队伍，在最后的宿营地，大家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我只是个过客。

夕阳西下，身在天涯。

四下漂浮着无数的七色的魂，那些是千百年来在死之螺旋中沉浮的绝望化成。随波逐流，凄美如花。

决战前夕，终于可以放下武器。曾经生死的战友坐在微弱的火堆周围，共度这可能是最后的一夜。

而这一夜，究竟能不能回来，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终于忍受不住了这沉默，起身走向近处的山崖，那里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的目标。

我想要说些什么的，但最后却只是伸出手按了下她的肩膀，一切等到结束吧。

扎那尔港多。

艾本圣殿里充满了飞舞的幻光虫，它们具有将人们的思念实体化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幻想。

看到那些虚幻的人从自己的身上穿过，琉库吓得缩成一团。那些人都是来到这里的召唤士和他们的守护者。

在某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少年时的西摩亚和他的母亲。

“不要啊！妈妈！你会变成‘祈之子’的啊！……”这时西摩亚在拉着他妈妈的手。

“不要阻拦我……你一定要学会召唤我……去打倒‘辛’。你只要这样做了，那么即使我是外族的女人，古雅多也会承认你的身分。”

“我不管那些人的态度！没有你的话，还有什么重要的？”

“对不起……没时间耽搁了……”

那个伤心的孩子就是西摩亚吗？

又走了一段路，我们眼前出现了布拉斯卡和我的父亲、奥隆行走的情形。

幻光虫记叙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也因我们的思念而再现。

“嗨！布拉斯卡，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杰克，你有点觉悟好吗？”

“……我不会再说了。”

“也许错了……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回去吧！布拉斯卡大人！我们……我们不能让你死掉……”这是奥隆在说话。

“你还有其他的好想法吗？”

“如果我能够杀死‘辛’，就可以为斯彼拉消除笼罩它的悲伤。”

最后布拉斯卡还是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击败了等候我们的魔天守护龙，之后到达下面，见到了尤娜蕾斯卡。

但是等待我们的是可怕的真相：所谓究极召唤，真的是要将自己最信赖的人变为“祈之子”，再由召唤士放纵自己内心无尽的悲痛和仇恨来召唤出由此得到的究极召唤。当年尤娜蕾斯卡将自己的丈夫变成“祈之子”从而打倒了“辛”，这个办法从此流传下来，成为打败“辛”惟一的办法。

她接着把当初我父亲和布拉斯卡来到这里的情景展示出来。

当布拉斯卡下定必死的决心准备进行召唤的时候，奥隆对他说只有活下去才会有无穷尽的希望，才可能真正打败“辛”。

“辛”会不断地复活，如果不改变方法的话，始终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最后布拉斯卡和我父亲让奥隆留在外面，寻找最后的机会。而他们两人则进行究极召唤，期望会出现奇迹将“辛”完全杀死。这样两种方法都可以尝试到了。

我向大家说不能继续这种无谓的战斗了，想不到每个人都同意我的想法。

尤娜蕾斯卡不愿意让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打破几百年来挑战“辛”的规律——因为沿袭旧办法至少可以让人们得到短暂的平静生活，而我们的计划却完全没有成功的保证。

最后我们不得不和尤娜蕾斯卡为敌，虽然我也知道她的想法可能才是正确的。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尝试才知道的。

走出艾本圣殿，谁也没想到我们旅行的结果竟然是这样。

天空变黑了，“辛”出现在我们面前。尤娜蕾斯卡死去，表明究极召唤从此消失，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对付“辛”？

“辛”看着我们，没有过来，反而转头离去。

这一刻，它究竟是“辛”，还是我的父亲？

飞空艇来到我们身边，把我们接了上去。

得知我们已经选择了另外的路，连一贯反对究极召唤的希德也吃了一惊。

现在我们需要好好想想用什么方法对付“辛”了。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辛”更多的情况，这只有艾本教的麦加最清楚了。

“尤娜蕾斯卡已经消失了。”听到这消息，麦加惊呆了。

“‘辛’是艾本·罪的外壳，究极召唤是打破外壳的惟一办法……最初的‘辛’就是艾本·罪汇集死者的灵魂而形成的保护壳……现在连打破壳的方法都没有了……斯彼拉已经注定了死亡的命运……”麦加说完化成幻光虫消失。

正当我们感到迷惘的时候，“祈之子”又出现了。

“艾本·罪才是‘辛’不断复活的原因，

只有杀死艾本·罪才是惟一结束死之螺旋的办法。”

“艾本·罪也是召唤士，是一千年来维持召唤着幻之扎那尔港多的永恒召唤士。”

“仅仅打败‘辛’，艾本·罪就会附身到打败它的究极召唤体内，而究极召唤就成为新的‘辛’。召唤也会继续下去……”

“每次‘辛’被打倒之后，为了重新控制自己的外壳，艾本·罪需要一段时间去对付究极召唤，所以在它‘复活’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的蛰伏，那就是‘那基节’的真相。”

“那么不是永远都不能打败它了吗？”我问。

“不……它将会自你的手中结束……永远地消失。”

“在你面对艾本·罪的时候，记得召唤我们出来……”

“当所有可以召唤的梦都结束的时候……一切都会完结了……人们就会从这个噩梦中醒来……”

所以，我们首先要破坏艾本·罪的外壳。

乘坐着飞空艇，我们开始寻找“辛”。在甲板上我取出尤娜遗失的记忆晶球给她看。尤娜看到后窘迫得满脸通红。

我笑了笑，将晶球远远扔了出去。我既然决不会让尤娜死去，那么，这晶球也不重要了。

我知道尤娜一定懂得我的意思，她对我微笑表示感谢。

“辛”一定感到了敌意，它开始向我们示威，能量波爆发的结果是海洋、天空、大地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但是飞空艇没有被破坏，我们还是到了“辛”的面前。

首先破坏了“辛”的双手，受创的“辛”重重砸到了地面。大家都欢呼起来。

但是真正的罪恶之源艾本·罪还存在着，所以我们还不能停止战斗。

就在我们商讨的时间内，“辛”又恢复了元气，失去双手的它伸展出背后的翅膀飞了起来，最后栖息在圣贝贝鲁宫的顶端。

最后的决战来了，我们首先要击败它的外壳，在取胜之后，飞空艇迎着爆发的能量向“辛”的内部冲进去，一阵炫目的闪光之后，我们就身处在一片迷茫的未知地带了。

很快我们再次见到了西摩亚，他这次自称已经成为了“辛”的一部分，跟着就开始攻击我们。

打败了他之后，尤娜将他送入了异界。

最后，我见到了我记忆中的父亲，他背对着我们站着。

“奥隆，你现在才来吗？”

“对不起，久等了。”

父亲转过身来面对我们，他还是10年前离开时的样子。

“泰达，长得这么高了……还是这么瘦弱，不懂得好好吃饭么？”

“……不及你强壮。”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哈哈……我现在已经是‘辛’了，谁能比得上我……”

我讨厌他那种玩世不恭的笑，从来都没有正经过。

“那很好笑吗？”我愤怒地说。

“哈哈……那么……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我哭了：“父亲……你好混蛋！”

“已经听不到祈祷歌了……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成‘辛’……你开始吧！让这千年的噩梦在你手中终结！”

“不要！不要那样！”

“再见了……我的儿子。”他转身就向背后的深渊跳了下去。

无数的光芒从深渊中升起，照亮了整个破败的城市。从深渊的烈火中，“布拉斯卡的究极召唤”出现了，虽然它是那么巨大，可是我知道那是我父亲化成的。

在我击败它之后，父亲又出现在召唤阵中，一个怪物从他的身上飞出在上方盘旋着，那就是万恶的根源艾本·罪吗？

我跪在地上抱起我奄奄一息的父亲，泪如雨下。

“又哭了吧？总是一味地哭泣，我说过男人是不该哭的。”这时候父亲还是像以前那样。

可是我什么都说不出，连拼命想不哭都不能成功。

父亲转而对尤娜说：“不要再等了！已经没有时间了……快点召唤出你的召唤兽来！”

“祈之子”也出现了，他们同样催促着尤娜进行召唤。

“快召唤……”父亲消失了。

艾本·罪在控制新的宿主时会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如果不断地让它寻找新的宿

主，它很快就会精疲力尽了……这就是打败艾本·罪的惟一途径。

召唤兽一只只地出现，一只只地被附身，一只只地被杀死。

艾本·罪一次次地转移宿主，尤娜一次次地哭泣着召唤。

当最后的召唤兽在我们的手中消散成轻烟时，艾本·罪现出了它的原形，只是一只小小的虫状的怪物。

“这是最后的战斗了，大家加油吧！”我说道。

“……可是……这次战斗之后，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又说道。

看到大家悲伤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决不能再软弱下去，强迫自己微笑着走向那个召唤出我的世界的艾本·罪。

这本是我的故事。

艾本·罪死去，被它身边旋转的罪·浮屠封印起来。

没有欢呼声。

召唤士已经死去，“祈之子”的梦也结束了，从此世上将不再有召唤，已经召唤出的也将消逝。

但斯彼拉的人们不在意这些，当他们看到天空中“辛”化成光芒消失的时候，他们一起欢呼起来。

终于，斯彼拉从死之螺旋中挣脱了。

我们站在飞空艇上看着下方欢腾的海洋，都默不出声。

各地寺院中的“祈之子”都化成了石像，灵峰上的祈祷壁上被禁锢的灵魂终于可以自由地睡去了。

尤娜在施行“异界送”之仪，将这世间盘旋的死灵送往异界安息。

奥隆渐渐变得透明。幻光虫自他身上飞出来，但是他示意尤娜继续。

为了他对我父亲的承诺，他已经强行滞留在世间整整10年了，如今就要归去。

奥隆走到召唤阵中心，化成轻烟消失。

“异界送”唤醒了斯彼拉沉睡的灵魂们，它们在回旋着准备离去。

七色的魂充斥了整个空间，斯彼拉笼罩在虚幻的光华中。召唤兽们纷纷出现，同我们道别。

从此不再有“辛”。

从此不再有召唤。

从此不再有扎那尔港多。

朝阳已经从海面升起，我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消失。

我的手，已经变得透明了，就像奥隆一样。

我……也到了归去的时刻。

终于要和尤娜说“再见”了，在这个举世欢腾的日子。

我强迫自己笑，可是连我自己都知道我的表情是什么。

……连我的泪水也变得虚幻，接触不到这个世界。

“对不起，不能带你去扎那尔港多了。”我迟疑着走到尤娜身边。

我向奥隆消失的地方走去，琉库在后面问我们还能不能再见……

我不知道。

“泰达！”尤娜向我扑过来，但却穿过了我的身体，摔倒在地上。

这世界对我如此残酷，我竟然连扶起她都不能做到，只能看她自己爬起来。

而我的身体，正在消失。

尤娜站起来，静静看着朝阳和云海。那下面是我们拯救了的世界。

我就要离去，在最后一刻，我拥抱着她……即使我只是个幻影。

她感觉得到。

我还是要归去，即使我眷恋着这里的一切。

“我爱你……尤娜。”这句话我在离去之前低低说出，却让尤娜流出了泪。

我的幻影穿过她的身体，跳入茫茫的云海。

平静的海边，尤娜在吹着泰达教她的口哨，海面上海鸥在飞。

卢卡的闪电球场，尤娜在对人们宣布着永远的“那基节”的到来。

“我们一直遭受着‘辛’的惩罚，现在‘辛’已经死去，再也不会复活。这场战斗中，很多人死去，但换来了长久的和平。我们从此可以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虽然充满了不安，但是已经有时间让我们去努力，大家一起走下去吧……”

“我有一个愿望……我们在得到平静生活之后……还可以记起那些已经不在的人……”

“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记忆是不会消去的，我还可以想起他。”



FINAL FANTASY X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

文 邪魔天使 美编 NINA

最终幻想XII			
游戏原名	FINAL FANTASY XII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6年3月16日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Enix

人物介绍



梵

被誉为"《FF》系列"中存在感最为薄弱的主人公。虽因战争成为孤儿，但梵的性格却十分开朗。只是他反抗帝国士兵和小偷小摸的坏习惯让潘妮罗十分头疼。梵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自由的空贼。



潘妮罗

梵青梅竹马的好友，她与梵自小受到邦伽族人米格罗的照顾。潘妮罗擅长武术与舞蹈，是一位16岁的活泼少女。虽然比梵小一岁，但似乎比梵更加成熟。



巴尔福雷

自称是"真正主人公"的自由空贼，不属于任何国家，是以作恶多端的人为目标的"义贼"。他拥有自己的飞空艇，是一名高超的机械师。他的战斗技能很高，虽然有些浪荡轻浮，但其实是个心地善良、做事认真的人。



芙兰

有着褐色肤色的拉瓦维埃拉族的一员，巴尔福雷的搭档，是飞空艇的调整师。精通各种武器，尤为擅长剑术和格斗技。由于维埃拉族都有很长的寿命，所以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年龄。



艾雪

达尔玛斯卡王国的第一公主，王国的惟一继承人，与纳布拉迪亚王子拉斯拉结为夫妇。但是，拉斯拉在纳尔比娜要塞的战斗中战死，艾雪也成为了一名未亡人。



巴修

达尔玛斯卡王国将军，勇猛果敢，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年轻人所崇拜的偶像。巴修原本是个平民，非贵族出身，所以在民众中有着极高的人气。但是，在达尔玛斯卡王国与阿尔克迪斯帝国进行和平谈判的仪式中暗杀了达尔玛斯卡国王拉米纳斯，最后作为叛逆者被捕。



拉萨

支配阿尔克迪亚帝国的索利德家族的第四子，由于长兄、次兄在战乱中死亡，他成为继三男维因之后阿尔克迪亚王位第二继承人。他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古拉米斯与兄长维因，一直期望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男子汉。善良、聪慧、俊俏、举止得体、富有正义感，他集中了许多优点，因此许多人都非常爱戴他。



维因

沉着、冷酷、不为感情左右是维因最大的特点。但他对自己聪明善良的弟弟拉萨却是宠爱有加。在指挥军队攻下了达尔玛斯卡王国后，维因就担任了阿尔克迪亚帝国的新执政官。有传言说维因两个哥哥的战死与他有一定关系，但并未得到证实。维因的权力巨大，甚至影响到了代表帝国法律捍卫者的裁判，因此现在的皇帝对他心怀戒备。

剑持于战士之手
石拥于战士胸前
将逝去之记忆凝刻于剑
锻造之技赋予石间，
一切之一切
自剑起始
以石继延

英勇的王
神之意志的继承者
纵使你有坚定的信念
也摆脱不了命运的束缚
勇敢的人类
混沌的宿主
被时代翻弄之物
你们可知道自己的宿命？

被众神操纵的扯线木偶
你们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如果你们想挣脱束缚
只会落得粉碎碎骨
伊瓦利斯啊
这个众神所创造的伊甸园
现在已陷入纷乱的战争
人类啊
请铭记
历史是由你们去创造的
斩断身上的丝线
跌落尘世
命运在你们自己的手上
无需听从旁观者的只言片语

现在，来书写自己的故事吧……

序章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个苍老的声音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知道我有些冒犯了他，但他的怒吼却让我觉得他有失常态。

“你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话是多么不敬么？”很显然，那位长者对我的反问相当不满。的确，对于他而言，我是有些年轻了，但***年轻并不代表我无知***。

“把破魔石的技术教给人类，你是不是有些疯了？”另一个深沉的中年声音说道，“破魔石只赐予那些我们所选中的人，你把破魔石的秘密告诉人类是在逆天行事！”

“我明白了，请原谅我的无礼，我也对我刚才的言行请求诸位的宽恕。”我这样说着，但我知道我的语气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请宽恕我的无知，我觉得现在我需要的是一次冥想，请恕我先行告退。”

说着这样拗口的话，我将我的身影消失在那白色的议会坛，我很清楚，再和他们争执下去也是白搭，与其这样不如独处来得清静。

回到我的房间，桌上摆着的正是一颗暗金色的破魔石。我仔细打量着这颗神奇的石头，不禁觉得造物的神奇，这样一块小小的石头却蕴藏着能够破坏一切的力量，那帮死板的家伙一定是害怕人类拥有了它的力量与他们作对吧。这帮家伙总是说人类的历史应当由他们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应当由他们来掌握。唉，真可怜。可怜？我对刚才我想到的这个词汇有些惊讶。可怜？***可怜的是人类，还是他们呢？***想到这里，我忽然笑了起来。

人类的坚韧性的确有些不可思议，无论是经过多么严酷的天灾还是疯狂的战争，他们总能顽强地活下来。若干年前那个叫兰斯沃尔的

男人从我们这里得到了破魔石，但他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石头的力量。人类就是如此让人出乎意料，我真是越来越对他们感兴趣了。

那么，***让人类知道破魔石并掌握它的制造技术会怎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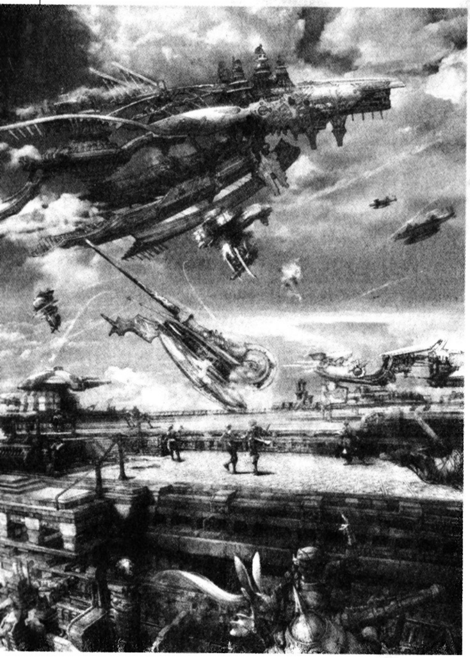
那么，让人类摆脱那帮家伙的束缚，让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历史会怎么样呢？

这个让那帮老人视为不敬的想法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我从未像此刻一样充满了激情，身体上散发出的七彩光芒便是我兴奋莫名的最佳凭证。

"维内斯……"一个温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西尔维。"我转过身去，轻呼了一声来者的名字，他是惟一和我有比较深的来往的人，也是那帮家伙中惟一与我有话题的人。天生善良的性格让他自以为是地认为此时的我一定很失意，一个人在生闷气，但显然，他想错了。我想，如果他知道我脑子里那个疯狂想法的话一定会吓得跌入另一个空间。不过此时我并不会表露我的内心，我装出一副落寞的神情，让他尽情表露着自己的好心肠。

"西尔维，我的朋友。"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很真诚，而且实际效果也还让我很满意，我几乎要笑出来了，对自己有如此好的表演天赋感到很是得意。



"西尔维，我的挚友。"我再次说道，"你知道我那直来直去的坏脾气，今天真让我羞愧死了。也许我还是太年轻了，还不能担当起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对我今天所说的话感到非常抱歉。"

"不，维内斯，我的好友。其实你不必自责，试问孰能无过呢？你我都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有的东西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我们非要去改变它反而有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哼，见鬼去吧。我在心中啐了一口。

"我的好友。"我尽量以严肃的语气地对西尔维说道，"对于破魔石我还有许多要学习的，你知道我还年轻，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有许多问题想问你，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告诉我呢？"

"请不要那么说，知识并不专属于任何人，我们应当分享它。来，让我们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对于我而言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将我的疑惑告诉了西尔维，年长者很耐心地听着我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些不妥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并告诉了我一些更为悠久的知识。我仔细倾听着他的讲解，并将那些古代知识默默地记了下来，我对我的记忆力很有信心，在这个提出问题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我知晓了更多的知识。在西尔维离开时我真诚地向他道谢，也许他还不知道他所做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然，我也不知道，毕竟我不是预言者，我只知道我的做法并没有错。第二天我没留下任何讯息就离开了，真想看看当那帮老家伙知道了我不辞而别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样子，一想到这我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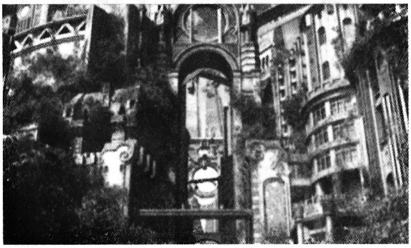
不久后，我第一次来到下面的这个世界。伊瓦利斯比我想像中的还要美丽，虽然我对于这片大地已经是了如指掌，但当亲自置身于这个环境时，我依然会由衷地感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各个种族共处于这块大陆，虽然之间有些摩擦，但还算安稳。人类是我最喜欢的种族，他们聪明，他们贪婪，他们是最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们的命运被别人所控制。

现在，就让我去解救他们吧。不，应该是让他们自己去解救自己，这样说也许更合适一些。

我边思索着边寻找着合适的人选，很快，我找到了。那是一个堆满了试管容器的研究室，研究室的设备收拾得很整齐，一个成熟而极具魅力的中年男性人类正伏案写着他的论文。他没有我见到的那些一天到晚埋头研究的学者那样邋遢的样子，尽管他也是名学者。他的衣着很干净，头发也梳得很整齐。我正要显身，但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存在。

"请问是哪位朋友造访呢？"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我不禁赞叹他的敏锐，从而也增加了我选中他的决心。

我渐渐显出了我的身影，对于普通人而言我的身体当然是相当特别的，准确地说我并没有身体，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当我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这反倒让我有些惊讶，但我从他银丝眼镜下的那双睿智的瞳孔中找到了答案。这并不是个普通的人类，他对知识有着超乎常人的渴望，甚至有些……贪婪。对，贪婪，这是人类的共性。



"你好，我叫维内斯，很高兴见到你。"我很有礼貌地向他自我介绍。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那么……请问你有何贵干呢？"男人优雅地扶了一下眼镜，摸着下颚修整得很整齐的胡茬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来告诉你如何摆脱命运的方法，朋友。"我笑了一下，但我知道，那个人类是不会看出我的笑容的。男人的眉毛上扬了一下，瞳孔中的光彩更加刺眼了。此时此刻我也无比激动，我的身体散发着七彩的光彩，我知道，我并没有找错人。

第一章 婚礼

赞美女神
当您圣洁的光芒照耀我们时
如同天上的甘露落入凡间
您是纯洁的化身
吾等低贱之民
祈求您的祝福
伊瓦利斯的大地因您而荣耀
纵使嗜血的狂徒
在您面前也会放下手中的兵刃
请求您的宽恕
您的高洁、善良指引着我们
无论疾苦病痛
您总会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法拉姆

达尔玛斯卡，霸王兰斯沃尔所建立的国度，由于地处大陆板块间的交界地带，自然也成为了商业交流的中心，当然，同时也成为了那些争夺大陆霸权的国家所窥视的宝地。霸王的后裔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片大地的统治者。由于地处交界地，各个种族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无论是身材高挑的维埃拉族，还是娇小可爱的莫古利族，各种族在这片国度似乎找到了一丝平衡。

旧瓦伦迪亚历706年，达尔玛斯卡王国。自从与邻国纳布拉迪亚建立同盟国以来，这一天是它最高兴的日子。作为同盟的标志，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公主艾雪将迎来她17岁的生日，而就在这不久之后她又将迎来她人生最重要的日子——与纳布迪斯王子拉斯拉结为夫妇。现在的达尔玛斯卡王国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人们争相谈论着公主的美貌以及她的未来夫婿。传说这位拉斯拉王子有着女神的眷顾，生着一副俊秀的相貌，他的英勇也为两国的人民交相称赞，人们为这对金童玉女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王国内也少有的如此忙碌。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希望能目睹公主那国色天香的美貌，少女们也想看看那位王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就连一些少妇也有些心动了。

在达尔玛斯卡与纳布拉迪亚交界的一个小镇，这里也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为了庆祝自己国家的公主出嫁，人们都纷纷装点着自己

的屋子，准备着晚上的狂欢，以示对公主的祝福。

"雷克斯，去帮你父亲到市场挑一些上等的水晶，今天我们要把屋子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母亲一边打理着手中的花瓶一边对着屋子里的儿子叫道。

"知道了。"雷克斯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调整了一下腰间的挎包，用手顺了一下有些长长的银发。雷克斯是一个开朗的少年，但对于他而言，17岁的年纪已经不是一个在外面到处乱逛贪玩的年纪，他的脸上有着这个年纪的孩子少有的稳重与成熟。

"梵呢？"母亲问道。

"不清楚，刚才我看见隔壁的潘妮罗来找他，估计他们又到哪里去玩了吧。"

母亲叹了一口气，对于这个调皮的小儿子她也是无可奈何，虽然只比雷克斯相差两岁，但完全没有雷克斯那种认真踏实的作风，一天到晚只知道玩。

"放心吧，有潘妮罗在，那小子不会有什么事。真怪，明明潘妮罗比他还小一岁，但每次我看潘妮罗都像是个姐姐一样教训他。"雷克斯笑着说道，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就是具有那种魅力的家伙，难怪每个与他有来往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优秀，以至于附近有好几家人都暗自打定主意将来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母亲，我想到王都的市场看看，那里应该有更好的水晶，顺便我也想看看花车游行的盛况，不过这样估计我要到后天下午才能回来了。"雷克斯诚实地向自己的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母亲点了点头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对了，如果见到梵就叫他赶紧回来，家里还有一堆事要做呢。"母亲补充了一句，她知道那个调皮的小儿子非常听这个哥哥的话，如果是雷克斯的命令他一定会乖乖地回来的。

雷克斯应了一声，再次检查了一下包里的



金币和随身所带的食物与水，顺便从门口的筐子里拿了几把陆行鸟最爱吃的野菜。雷克斯来到鸟棚，从里面牵出一只雌性陆行鸟，这只陆行鸟有着一身顺滑艳丽的金色羽毛，从鸟喙那深褐色的颜色来看已经是一只成年鸟了。

"缇娅，我们要走咯。"雷克斯轻抚了几下陆行鸟的头，将鸟鞍绑在了它的身上，缇娅眯起了眼睛享受着主人的爱抚。爱抚了缇娅一阵之后，雷克斯轻盈地跨上鸟鞍，喂了一把野菜，小声地在它耳旁轻语了几句，只见那只陆行鸟高亢地鸣叫了一声如箭一般冲了出去。

"梵……"

"嘘……"少年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身边的少女不要出声，他将身旁的南瓜再整理了一下，让自己和少女尽量不暴露在外面。

"小声点，别让车夫听见。"少女压低了声音对少女说道，他那褐色的眼睛不停地环视四周，观察周围是否有什么异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真像是做贼。"少女嘟起她的樱桃小嘴瞪了少年一眼。

"嘿嘿，没办法，到底是谁吵着说要去看公主的婚礼的。"少年坏笑了一声，看了一眼少女，少女哼了一声歪过头去没再理他。

这个少年就是雷克斯那个调皮的弟弟梵。玩是他的天性，反正上面有个懂事、诚实、优秀的老哥，他也落得轻松自在。不过一提起他的哥哥他总是很自豪地告诉人家自己的哥哥有多么多么厉害，比如可以单人杀死一头野猪啊之类的。身旁那个生闷气的少女是他青梅竹马的好友潘妮罗了，也是个喜欢热闹的小家伙。这两个人待在一起没少出过事。镇上的大叔阿姨总是说，只要看到梵和潘妮罗在一起那定会有什么事发生，虽然绝大多数的事都是梵惹出来的，但每次都是潘妮罗给他擦屁股。今天公主的婚礼他是说什么都要去看的，而听到潘妮罗也要去他更是高兴，但为了不被家人发现他只得躲在一架运蔬菜的鸟车上(伊瓦利斯的世界用于拖车的动物不是马，而是陆行鸟)。这车上的蔬菜都是为宴会准备的，堆得像一座小山，他和潘妮罗躲在里面还真安全。

"喂，你说公主长什么模样？"见没什么危险，梵那颗提到半空的心也稍稍安定了下来，像他那样活泼的人不说话会把他憋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聊聊天来得快活。

"我怎么知道。"潘妮罗没好气地回了一



句，整理一下她那有些弄乱的头发。潘妮罗的头发是天生的亮金色，镇上每个人见了都无不称赞，扎了两个小辫子更显得她的可爱。

"我说公主一定很漂亮，起码比眼前这个黄毛丫头漂亮得多。"梵加重了"黄毛"两个字，逗她这个好友是他的一大乐趣，所以抓住机会就一定不会放过。

"你……"潘妮罗正想大骂，但忽然想到如果这样岂不暴露了行踪，只得硬生生将话吞了下去，由于恼火的缘故她的脸涨得通红，一副要吃人的样子盯住梵。而梵捂住肚子在那里闷笑，他也不好笑出声来，因为笑得肚子都疼了，他只得靠在南瓜堆上喘着粗气。

"呀！"忽然鸟车似乎是撞到了一块石头弹了起来，潘妮罗一下子被弹到了梵的身上。虽然她只有14岁，但出落得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这一摔让她已经发育的胸部正好压在了梵的脸。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两人就这样保持同一个动作僵硬了一分钟。

"啪！"潘妮罗一耳光扇在了梵的脸上，她飞快地捂住胸部退到一边，双颊绯红地瞪着梵。梵摸了一下被打得发烫的脸，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他才发现，虽然两人从小一起玩到大，但之前一直都没怎么注意，以前那个跟自己一起疯疯癫癫的潘妮罗现在已经是一个少女了。就这样，一路上两人谁都没理谁，直到鸟车进入拉巴纳斯塔城他们才发现要赶紧逃下车。

喧闹的王都很快就让两人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们将自己融入到那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小贩的叫卖、穿梭于人群中的高挑优雅的维埃拉族、演奏着各种乐器的莫古利，王都已经被公主的婚礼渲染得热闹非凡。

"公主殿下，今天您真是漂亮极了，想必女神看到了都会嫉妒死的吧。"望着镜子里那张俏脸，侍女赞道。

"无礼，怎么能对女神不敬。"艾雪故作生气地对侍女喝道，但心中却是美滋滋的。一想到今天就要嫁作人妻，艾雪不禁有些紧张，但当她想到拉斯拉时却又无比的期待。自从她第一次见到拉斯拉时，她就被这个英俊潇洒，风度与内涵兼备的男性所吸引了。他的谈吐既风趣但却不失温柔，知识渊博却从不卖弄。虽说两人结婚带有一点政治的味道，但艾雪却心甘情愿，她心仪于那个男人，愿意永远陪在他的身边。不管两人的婚姻是因为两国同盟也好还是出于对抗帝国，艾雪知道，她喜欢那个男人。

"公主殿下，您的脸怎么红了？"

"啊！"侍女的提醒将艾雪从回味中惊醒，她瞟了一眼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已经通红，看来自己的窘样已经被侍女们看得彻彻底底了，"无礼的家伙，看来平时是少教训你们了。"

侍女们咯咯地笑着，她们知道公主的性格善良，虽然嘴上说得厉害，但从不会打罚她们。

"请宽恕我们的无礼，就让我们将公主您打扮成世上最美的女人来为我们的无礼赎罪吧。"侍女们向艾雪行了一个礼立刻开始忙碌起来，她们收起了刚才的玩笑，全身心地投入到装扮中，她们要让艾雪成为世上最美的新娘，让世人知道公主的美貌是独一无二的。

"拉斯拉殿下驾到！"就在侍女们刚整理完最后一组裙边时，门外的守卫就高呼了起来。

"殿下。"一名老年侍女站到艾雪的面前，"自从小时候起我就开始照顾殿下，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亲眼见到殿下出嫁。从今天开始殿下就是一名妻子了，请殿下以后多多照顾自己，您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谢谢。"艾雪深情地拥抱着那位侍女，"修兹夫人，我的母亲去世得很早，你从小就照顾我，我希望今天能得到你的祝福。"

"殿下……"





“我能得到你的祝福吗？”艾雪看着修兹夫人再次问道。修兹夫人用颤抖的双手抱住艾雪，在她的双颊上各亲吻了一下，然后轻轻捧起艾雪的双手，再次亲吻了一下。

“谢谢。”艾雪回吻了一下修兹夫人的双手，示意侍女们将门打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迎接这命运的时刻。

两名侍女缓缓地拉开了门，那个像天使一样的男人出现在了艾雪的面前。今天他穿着一件象牙白的盔甲，盔甲的装饰并不多，只有边缘的金色体现出这个人的身分非凡，身后的披风更显出他的潇洒。拉斯拉慢慢走到艾雪面前，单膝跪下。

“赞美女神，请问我的公主，能将您的手交给我吗？”拉斯拉优雅地伸出右手。艾雪忽然觉得一股暖流冲到脑子里，她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她点了点头，将左手轻放在那只结实的手上。拉斯拉深情地望着艾雪站了起来，两人并肩走出了房间。侍女们这时开始吟唱赞美女神的圣歌，祝福着眼前这对新人。

当花车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欢呼着，高喊着公主与王子的名字。有的人跪下来亲吻着大理石的地面，祈求大地母神的祝福；有的人紧闭双目，默默祷告；而更多的人则是向花车扔出花束与彩带，有的人甚至从屋里探出身子向外面抛撒着花瓣。游行队伍的前方是由莫古利组成的乐队，在领队的指挥下，他们吹响了祝福的号角。彩车是由四只有着名贵血统的陆行鸟拉着，它们高傲地将头高高抬起，金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拉斯拉握住艾雪的手，他们向人们挥手致意，偶尔间彼此对视一笑，体验那一瞬的幸福。

彩车驶到王城那大理石的阶梯前停了下来，拉斯拉将艾雪扶下车，两人并肩缓缓走上那高高的台阶。台阶的尽头是艾雪的父亲，伟大的纳布拉迪亚国王拉米纳斯，他正微笑着看着这对年轻男女，当拉斯拉与艾雪走到拉米纳斯面前时停了下来。

“以伟大的圣父之名，我宣布你们两人结为夫妻，众神的祝福将永远伴随你们，法拉姆。”老国王洪亮的声音宣布着这对佳人的结合。拉斯拉深情地望着艾雪，两人拥抱在一起四唇相触，此时广场上响起了比刚才更响亮的掌声与祝福声，舞者的舞蹈更加奔放，赞美的号角声更加高亢。

“哇！太棒了！”虽然距离公主与王子的距离很远，但对于能亲自参加这样神圣而盛大的仪式潘妮罗已经非常高兴了。

“嘿嘿，是不是你也梦想着能像这样嫁出去。”梵没好心地取笑道。

“去！我嫁谁也不会嫁给你！”潘妮罗娇嗔了一声，向梵吐了吐舌头。

“哼，娶谁也不会娶你。哎哟！”梵反唇相讥，但招来的结果自然是潘妮罗的“无敌神爪”，掐住梵腰上的软处，再来一个三百六十度回转，这可是潘妮罗的拿手好戏。

“咦，小梵，你怎么在这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虽然不大，却让梵吃惊不小。

“哥哥！”当梵转过身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自己面前。梵暗暗叫苦，这下偷懒被抓个正着，回去一定少不了老妈的臭骂。

“放心好了，我不会和母亲说的。我就说我半路看到你和潘妮罗，然后叫你们一起到王都采购水晶。”雷克斯一眼就看穿了梵的心思，而梵听到哥哥这么一说高兴得跳起来。

“我就知道哥哥最好了，现在干什么？对了，水晶水晶！”梵催促着，就像是他是带头的一样，雷克斯和潘妮罗对看了一眼，无奈地耸了耸肩。

沉浸于喜悦的人们狂欢到了深夜，艾雪脱

下了婚纱换上了一套鹅黄色的薄纱袍子静静地坐在新房。她不时摆弄着房间里的水晶，局促不安地等待着自己的丈夫。

听着外面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坐在床上的艾雪轻轻咬着自己的下唇，紧张得已经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她知道自己终将迎来这个时刻，虽然羞涩，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期待。不过即使如此，此时的她依然无法令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呢？那种感觉会是怎样的呢？我……会像她们说的那样变得截然不同吗？

门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一秒钟后，大门慢慢地被打开了。

艾雪抬头望向走进来的那个身着象牙白铠甲，正微笑着看着自己的男子。不知为何，在那一瞬间，她心中的不安与害怕忽然间一扫而空。艾雪轻轻闭上了眼睛，她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

"公主殿下。"拉斯拉的身上没有一丝酒气，倒是有一股淡淡的薰香的味道。

"你还叫我公主？"艾雪边帮拉斯拉取下那套盔甲边笑着说道。

"哦，对，真对不起，我还一时改不了口呢。"拉斯拉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取下了身后的披风。

"你今天真漂亮。"拉斯拉托起艾雪的下巴赞道，被丈夫称赞自己的美貌，艾雪的脸微微一红，黄色水晶那略带暧昧的光芒显得艾雪更加妩媚。窗外的月亮似乎也因为害羞用一片云彩遮住了自己的目光，人们在广场上跳着欢快的舞蹈，绚烂的烟花表达着他们喜悦无比的心情。

第二天清晨，一道阳光透着水晶窗户照射进来，正好照在慵懒地躺在床上的艾雪身上。她慢慢睁开了眼睛，爱侣已不在身边，拉斯拉独自一人站在不远的阳台上望着远方初升的太阳。艾雪轻轻下了床，走到拉斯拉身边，温柔地靠在丈夫的肩上。她将手放在拉斯拉结实的手上，两枚款式相同的戒指映着朝霞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真美！艾雪暗自赞叹那大自然的美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该多好。艾雪偷偷地看了拉斯拉一眼，似乎是注意到爱人的目光，拉斯拉回头向艾雪笑了笑。

这个人就是我的一切。此时的艾雪不禁这样想着，她甚至开始在心底规划起两人那美好的未来，她似乎看到了他们与儿女一起嬉戏，看到了他们年老时坐在壁炉前谈论着过去美好回忆的情景。此时此刻，艾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章 突变

伟大的战神挥舞着手中的宝剑
向无畏的战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温柔的妻子送给丈夫无限的祝福
慈祥的母亲亲吻着儿子的额头
热恋的少女吟唱着祈福的圣歌

大地已在颤抖
那是大地母神的悲鸣
子女们的鲜血流淌在母亲身上
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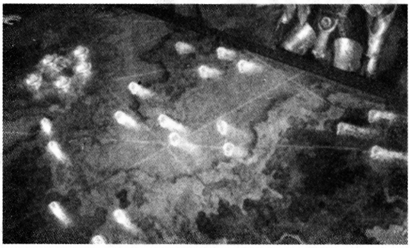
祈求女神的祝福
愿您的怜悯守护我们
您的圣光是我们的希望
您的慈悲是强大的屏障
宽恕那些无知的人
让他们的灵魂得到解放

愿女神守护我们
法拉姆

"听说公主可是个绝世美人，唉，可惜啊，你我可没那个福气能亲眼看见啊。"城墙上的士兵无奈地唏嘘着自己那不完美的人生，将一大块牛肉放进口中大嚼特嚼。

"你就别感叹啦，有好多事我们都没见过呢。"他的同伴拍了拍他的肩膀坐在了他的身边，也拿起了一块牛肉，"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王子也真是好运气，能够娶到那么漂亮的公主。"

"你怎么知道公主漂亮？"士兵好奇地问



道。

“传闻，传闻……嘘，别说话。”同伴正要再拿一块牛肉，忽然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手在半途中停住了。

“怎么了？”士兵看着自己的好友。

“我去看看。”同伴小心翼翼地走到城墙的边上，探头向下望去。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士兵低声问道。

“好像没……”同伴的话在说到一半时戛然而止，一支利箭已经刺穿了他的咽喉，他还想说什么，但喉头只能发出咕咕的声音。

“克莱文！”士兵大叫着扑向自己的同伴，但他的同伴在挣扎了几下后就停止了呼吸。忽然他觉得有一片巨大的阴影罩住了自己，他抬头望去，一艘巨大的飞空艇快速从他头顶驶过，那如同两条蛇纠缠在一起的标记就像一个恐怖的烙印映入他的眼帘。

“阿、阿尔……克迪亚帝国！”士兵失声叫了起来。

阿尔克迪斯帝国的突袭让纳布拉迪亚措手不及，在帝国风卷残云式的进攻下，纳布拉迪亚在四天内就被攻陷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达尔玛斯卡王国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政治的联姻以及军事的联盟将它与纳布拉迪亚连在了一起，纳布拉迪亚的沦陷，下一步自然是达尔玛斯卡了。激烈的形势变化影响着周围所有的地区，处于边境的小镇现在也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

“雷克斯，快准备，把不用的东西都扔掉，只带一些必需品和金币。”母亲焦急地催促道。雷克斯飞快地整理着自己的包袱，而梵也少有地安静，一个人在整理自己的行李。

“哥哥，你说我们能回来吗？”梵问道。

“当然，我们会回来，一切很快就会结束。”雷克斯摸了一下弟弟的头笑着对他说道。雷克斯的笑容是梵最喜欢的回答，有了哥哥的承诺他相信他一定会再回到这里。

“雷克斯，把必需品放到缇娅身上，身上记得带上防身的短剑。”父亲将准备好的短剑分发给兄弟二人，自己也别了一把在腰上，母亲拿了一把纤细的匕首，将它插到发髻上当作发簪。

“梵！梵！”潘妮罗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看样子十分紧急，“快！帝国兵来了！”

“这么快？”雷克斯皱了一下眉头，示意弟弟赶紧收拾，自己出门将缇娅牵出了鸟棚。

“呀！”一声女性的尖叫让所有人感到一阵寒意。一支火箭已经扎在了房顶，紧接着，更多的火箭如下雨一般倾泻而下，来不及躲的人当场被射成了刺猬。

一时间小镇陷入了一片火海，牲畜与家禽的鸣叫让人心烦，惊慌失措的村民四处乱窜。

“快走！”潘妮罗的父亲牵来两只陆行鸟，催促女儿赶紧骑上去。

“你们也是。”母亲也对雷克斯和梵兄弟说道。

“那你们怎么办？”梵焦急地问道，他可不希望留下父母冒险，自己却逃走了。

“这个你放心，我们稍候就跟过来。雷克斯，要照顾好弟弟。”母亲爱抚着儿子的脸温柔地说道。

“但是……”梵还想坚持，但被雷克斯一把拉住。

“小梵，听话。”

“雷克斯，你们先逃到拉巴纳斯塔，如果形势不好你们再往南边走。”父亲叮嘱自己的儿子，他知道，这个大儿子不会让自己太操心。

“你们也要小心。”雷克斯向父母点了点头，跨上了缇娅，“梵、潘妮罗，走！”

陆行鸟以飞快的速度冲了出去。梵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着自己的父母越来越小的身影。不知何时，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小梵。”在跑了一段距离之后，雷克斯忽然对梵说道，“你先照顾好潘妮罗，我回去看看。”

还没等梵开口，雷克斯就一拉缰绳折了回去，梵在犹豫了一阵之后和潘妮罗一起也跟了上去。随着前方的火光越来越刺眼，梵的心跳得越来越快，空寂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腐臭味，闻了让人想吐，但梵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的心现在完全系在了父母身上。

“啊！”走进已经是一片狼藉的小镇，潘妮

罗忽然尖叫了一声，扑向了地上的一具尸体。

"父亲！父亲！"潘妮罗嘶声地哭喊着，但地上的那个人却没有一丝回应。

"哥哥！"梵发出一声惊呼，雷克斯手持短剑站在那里，剑上沾满了鲜血，而他身上已满是伤痕。雷克斯的脚下有六名帝国士兵的尸体，但当梵将目光向旁边挪动一下时，看到的是两个熟悉的面孔。

"老爸！老妈！"梵惊叫道，他飞奔了过去，当他看到血泊中父母的尸体时失声痛哭。透过火光他看到雷克斯那毫无表情的面孔，额头上伤口里流出的血滴到眼睛里他似乎也毫无感觉。他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火光，他的右手将剑柄握得很紧，几乎要将剑柄捏断。

"小梵，把父亲母亲的尸体火葬了。"雷克斯冷冷地说道，见梵还呆在那里，雷克斯又重复了一遍。

梵和潘妮罗将父母的尸体并排着放在一起，很不情愿地用火把点燃了他们。看着点燃的尸体，梵哭得越来越厉害，潘妮罗早已扑在梵的怀里哭成了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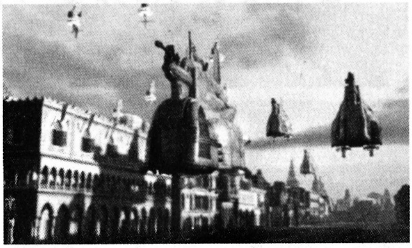
"小梵，你带着潘妮罗先去拉巴纳斯塔。"雷克斯轻声说道。

"那哥哥你……"

"我要加入军队。"

"军队！"对于哥哥的这个决定，梵大吃一惊。

"听着。"雷克斯的语气变得极为严肃，而



且少有地那么让人无法反驳，"我再也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亲人在我面前死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放心，我会没事的，我会留着这条命去见你，我还想和我的弟弟一起去打猎呢。"

雷克斯向梵露出了他那惯有的笑容，他轻轻抚去弟弟脸上的眼泪。

"瞧你，一点都不像个男子汉。"雷克斯温柔地说道。听哥哥这么一说，梵一把抹去了脸上残留的泪水，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好了小弟，你要好好照顾潘妮罗，我们会再见面的。"雷克斯拍了拍梵的肩膀，严肃地对他说道，"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别那么贪玩。"

"嗯。"梵用力地点了点头。雷克斯收拾了一下行装，将自己身上的大半金币给了梵。再看了一眼弟弟，雷克斯坚定地背着包裹踏上了道路。



第三章 分离

伟大的大地母神
请宽恕我们的无知
您的慈悲如无际的海洋
永远包容一切

战火如同利剑刺穿母神的心脏
大地在颤抖
她的心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愚蠢的人类
你可感到大地的愤怒
可怜的人类
你可听到大地的悲鸣

愿神宽恕你们
法拉姆

帝国的进攻如破竹之势，他们所到之处犹如风卷残云般快速利落地就将那个地方攻陷下来。随着他们的一步步推进，达尔玛斯卡的高层们开始越来越紧张。

“将军阁下，这是目前前线情报的报告。”一名士兵急冲冲地走进达尔玛斯卡王国第一将军巴修的会议室将一份报告递到了他的手上。巴修挥了挥了手让那名士兵下去休息，然后开始分析起手上这份资料起来。他越往下看眉头皱得越紧，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对达尔玛斯卡极为不利，而且还有一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已。

“怎么？很糟糕么？”好友沃斯拉看巴修的表情如此阴沉，关心地问道。

“很不妙。”巴修摇了摇了头，将那份报告递给了好友，“你看看。”

沃斯拉接过那份报告，当他看到最后几段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那个消息的确太让人震惊了。

“纳布迪斯沦陷了！”沃斯拉惊呼了一声，这件事发生得如此突然，让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纳布迪斯：纳布拉迪亚王国的首都。）

“嗯。我现在去禀告陛下，你先召集一下各骑士团以及步兵团的团长。我看帝国打到这里是迟早的事，现在我们就要拟定作战计划。”巴修清醒了一下头脑，立刻下达了命令，“不过……不知道王子殿下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巴修没有再多想什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将这件事告诉国王拉米纳斯。他快速地走向国事议事厅，国王陛下一定与其他几名将军正在商量对抗帝国的对策，但巴修带去的并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巴修推开了议事厅的大门，厅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们的眼睛中都残留着一点希望，希望这次的消息并不是那么太糟糕。

“纳布迪斯沦陷了。”巴修没有犹豫，直接将战况报告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什么！”老国王显然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几乎有些站不稳，他扶着桌子的边缘，让自己尽量能保持冷静。

“我的父王呢？”拉斯拉焦急地问道，祖国首都沦陷的消息对他的打击无疑是最大的。

“还不清楚，拉斯拉殿下。”巴修摇了摇头。

“没想到纳布迪斯居然这么快就沦陷了……”拉米纳斯国王还处于恍惚之中，他怎么也不相信形势变化得如此之快。

“纳布迪斯沦陷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势力能阻碍阿尔克迪斯军向我们达尔玛斯卡进攻了。”莱斯利将军打开了会议桌上的虚拟地图，标志着阿尔克迪斯军的红点如潮水一般涌向达尔玛斯卡，如同一群贪婪的蝗虫飞向已经锁定的目标，“这样的话，他们到达国境不过是时间问题。”

“那么我现在应该派兵前往纳尔比娜。”国王从恍惚中已经清醒过来，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一定不能让其他情绪影响自己，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如果此时一国之君惊慌失措的话，带来的将是什么样的一个恶果。

“我去。”巴修主动请命。

“我也跟着你去！”拉斯拉对巴修说道，现在的他极为愤怒，而且他还想知道自己父亲目前是否还活着。老国王沉思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王子的请求。

此时，在卧室的艾雪也正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已经从侍女们那里听到了一些风声，对于纳布拉迪亚的情况，她也非常着急。

“艾雪。”拉斯拉推开门走到妻子面前，望

着他的脸，艾雪知道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

"纳布迪斯沦陷了。"拉斯拉沉默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出了这件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艾雪大吃一惊，她握住丈夫的手关切地问道，"那么你……"

"我没事。"拉斯拉苦笑了一下，眼睛中难以掩饰地露出一丝不安。

"拉斯拉……"艾雪抚摸着拉斯拉的脸，她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要跟随巴修将军去纳尔比娜。"拉斯拉握住艾雪的手说道。

"去边境要塞纳尔比娜？"

"嗯。我已经决定了。"拉斯拉的语气很坚决。

"好吧。"艾雪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这个时候如何劝阻也无济于事，她很清楚丈夫的性格，虽然平时总是那么温柔，但一旦决定做什么事就不会轻言放弃。况且纳布拉迪亚是拉斯拉的祖国，她不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私心而让自己的丈夫背上个对自己国家不忠的罪名。他是纳布拉迪亚的王子，当祖国出现危机时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达尔玛斯卡出什么事，我也一定会为之而战的。***想到这里，艾雪走到床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做得非常精致的小锦囊，然后将自己右耳耳环上的紫水晶取了下来，将它放在了袋子里。

"把它带在身边，我永远和你在一起。"艾雪将小锦囊放在拉斯拉手中。

"谢谢。"看着妻子那坚定的眼神，拉斯拉将她抱在怀里，吻在了她的双唇上。

"我也有样东西给你，本来是想在你生日的时候送给你的。"拉斯拉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它，从里面取出一条白金打制的项链，项链的垂饰是一颗鲜红的水晶。

"这是我们纳布拉迪亚特产的水晶，这条项链也是我亲自做的。"拉斯拉将项链系在了艾雪的脖子上，艾雪那洁白的肌肤显得水晶更加晶莹剔透。

王子亲自出征的消息让士兵们极为振奋，拉米纳斯国王为此专门举行了一个出征仪式，他将代表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守护圣剑亲自交到了拉斯拉手上。

"加尔迪亚将永远守护你。"拉米纳斯国王高举着圣剑，赐予眼前这个年轻人最真诚的祝福。



“吾深感荣幸。”拉斯拉从老国王手中接过那把剑。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艾雪，艾雪对他笑了一下。

“你一定要回来。”艾雪轻声说道。

拉斯拉点了点头，接着他转身拔出了圣剑，高声呼喊着。士兵们也响应着王子的呐喊，他们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此时每个人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打倒帝国。步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骑兵坐在已经装备完备的陆行鸟上整装待发，空中的飞空艇已经迫不及待想冲向前线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出发！”

拉斯拉将剑一挥，向所有士兵下达了命令。

达尔玛斯卡－纳布拉迪亚国境，纳尔比娜要塞。

在这个军事重地，达尔玛斯卡军与阿尔克迪斯帝国军终于展开了正面的交锋。飞空艇发出的魔导炮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直线，但这美丽带来的却是死亡的讯息，达尔玛斯卡的飞空艇在帝国战舰面前纷纷坠落。地面的步兵与骑兵已经与达尔玛斯卡军队短兵相接，士兵们的利剑刺入对方的身体里，鲜红的血液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他们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砍杀。每击倒一个敌人，他们都发出一声怒吼。骑士们穿梭在人群中，他们利用高度的优势向敌人发出猛烈的冲刺，那些被绊倒的陆行鸟悲鸣着，增添了战场上悲烈的气氛。魔导士们不知疲倦地咏唱着魔法，他们努力向魔法水晶灌输着自己的法力，张开魔法防护罩，防止空中魔导炮的一波又一波攻击。但帝国的士兵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纵使骁勇善战的巴修也有些力不从心。



“拉斯拉殿下！这里快陷落了，撤退吧！”巴修见大势已去，建议拉斯拉赶紧离开，如果再这样下去，只会损失更多的兵力。

“不！还可以再撑一会！只要魔法防护罩还在！”拉斯拉砍倒一名士兵大声喊道，他并不想这么早放弃，只要还有一丝气息在，他便要血战到底。

此时，一小拨帝国士兵已经杀入了魔导士所在的阁楼。由于魔法的大量消耗，魔导士们已经无力反抗，现在只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帝国士兵们无情将他们的剑刺入这些毫无抵抗力的魔导士的身体里，鲜血洒在巨大的魔力水晶上映出一丝诡异的色彩。由于魔导士的死亡，魔法防护罩没有了能源，帝国的魔导炮已经完全没了阻碍。帝国飞空艇无情地向地面轰炸着，纳尔比娜的城堡在这排山倒海似的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看来到此为止了。”巴修无奈地说道，催促拉斯拉赶紧撤退。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拉斯拉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他疯狂地将帝国士兵一个个砍倒在地，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支利箭已经瞄准了自己。

“拉斯拉殿下！”注意到这一情况的巴修大声喊叫着，但拉斯拉却没有留意。

“可恶！”巴修拉起手中的长弓，向那名弓箭手射了出去，弓箭手应声倒地，但他的箭已经射了出来。巴修催促着胯下的陆行鸟向拉斯拉冲了过去，但就在这时，另一箭从一旁射了过来，陆行鸟稍稍停了一下，但就是这一下让巴修迟了一秒，那支利箭刺进了拉斯拉的胸口。

“拉斯拉殿下！”巴修冲到拉斯拉面前，发现他已经没了反应，他一把将拉斯拉抓起来放

在自己的陆行鸟上。当巴修安置好拉斯拉后他才发现，如潮水的士兵已经包围了他。巴修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他快速环视四周，看是否有可以突围的突破口。忽然一艘飞空艇坠落在他们身边，爆炸的火光让所有帝国士兵都愣了一下。

“就是现在！”巴修看准时机催促着坐骑，陆行鸟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跳了起来，它的大脚从一个个士兵头上踩过，如疾风一般冲出了要塞。

“公主殿下！”一名侍女急匆匆地冲进了艾雪的房间，连见面的礼仪都忘了。

“怎么样？”艾雪心急地问道，“拉斯拉殿下怎么样了？”

“拉斯拉殿下他……拉斯拉殿下她……”侍女哽咽着，一下子哭了出来。

见侍女这个样子，艾雪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她的脑子里忽然变得一片空白，呆然地坐在了床上，她挥了挥手示意侍女退下。

“巴修将军求见。”门外的侍卫高声说道。

“叫他进来。”

不一会巴修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单膝跪在艾雪面前，向艾雪行了个礼。

“非常抱歉，殿下，我没能保护好拉斯拉殿下。”巴修低着头说道。

“抬起你的头，我的将军。”艾雪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说道，“你不必自责，你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

“殿下……”

“将军，请问拉斯拉王子、我的丈夫的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明天清晨。”

“好了，你先退下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艾雪平静地说道，巴修还想说什么，但看到艾雪的样子还是知趣地退了出去。侍卫轻轻拉上了门，这时艾雪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不是说好一定会回来吗……不是说好一定会回来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骗子……”

王子的葬礼在第二天的清晨，艾雪支走了所有的侍女，一个人人静静地坐在镜子前，她将一张黑色的纱巾罩在头上，整理一下脖子上拉斯拉送的项链。她缓缓走出了房间，四周的侍卫和侍女都知趣地早早退下。穿过长长的走



廊，艾雪走进那间由黑色大理石所建造的教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保持平静。拉斯拉很安静地躺在那里，***艾雪走上去，跪在他的面前。她仔细打量着自己的丈夫，轻抚那已经冰冷的脸颊，***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汝之肉体将受到伟大圣父的祝福，回归大地；汝之灵魂将于圣母同在，迎来安息。法拉姆。”国王那苍老的声音吟唱着死者的祭文，窗外滂沱的大雨让所有人的心情都更加沉重。

拉斯拉·赫奥斯·纳布拉迪亚殿下的战死不过是达尔玛斯卡王国的悲剧之一。艾雪公主殿下的婚姻所带来的希望已经消逝，达尔玛斯卡已经卷入时代的滚滚洪流。这是一个东部阿尔克迪斯帝国与西部罗扎利亚帝国为了争夺伊瓦利斯的霸权而相互争斗的时代，阿尔克迪斯帝国向西边侵略纳布拉迪亚是它进攻西部的第一步。拉斯拉殿下的祖国在战火中灭亡了，遭受帝国侵略的达尔玛斯卡也将迎来相同的命运。纳尔比娜要塞的败北让达尔玛斯卡失去了大部分的战斗力。英勇的达尔玛斯卡骑士团虽然试图反攻，但在帝国压倒性的优势面前最后全军覆没。终于，阿尔克迪斯帝国向达尔玛斯卡王国提出和平谈判的提议，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劝降的借口。我的旧友，达尔玛斯卡王拉米纳斯殿下最后不得不作出投降的决定，为了与帝国商议和平协议，他前往被帝国所占领的纳尔比娜要塞。但是，就当陛下离开王都拉巴纳斯塔之后，残存的骑士们听到了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消息——在和平谈判的仪式上暗杀国王的阴谋。

——哈尔姆·翁德尔4世《回忆录》<12章 落日的王国>

“喂，醒醒！喂！”一阵阵疼痛从脸上传来，不知是谁正在拍打着自己的脸。雷克斯努力睁开自己的眼睛，但后脑的剧痛还是让他觉

得头很晕。他的脑海里满是同伴倒下时的情景，他依稀记得一个同伴为了保护他将他推开，而自己被利剑刺穿了身体。

“别管他了，这样只会碍手碍脚。”一个低沉的中年男子的声音传入雷克斯的耳朵。

“别这么说，大家可都不是因为喜欢才打仗的。”刚才那个男人制止了中年男人的抱怨。雷克斯努力集中起自己的精神，他摇了摇头想甩开晕厥带来的不适。

“醒来了？能站起来吗？”雷克斯的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金发的中年男子，他穿着并不厚重的轻铠，正蹲在地上关切地看着自己。

“将军！”雷克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被称为达尔玛斯卡战场之神的男子，也是他最崇敬的男人。

“雷克斯，我叫雷克斯，将军。”见到巴修，雷克斯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你好。”巴修向雷克斯点了点头，查看了一下他的后脑勺，“嗯，没什么外伤，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来。”

巴修向雷克斯伸出了手想扶他站起来，雷克斯受宠若惊想自己站起来，但轻微的头晕还是让他失败了。巴修笑了一下，扶起了这个有些局促的少年。在雷克斯站起来适应了几分钟后，巴修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觉得如何？”

“还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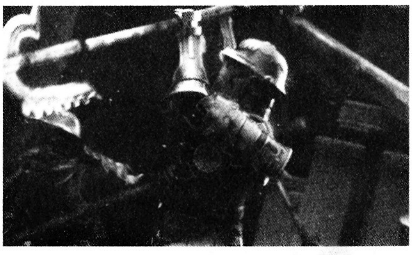
“你几岁了？”

“17岁。”雷克斯沉默了一下，说道，“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在拉巴纳斯塔。”

“抱歉，居然让你们这么小的孩子拿剑来杀人。”巴修苦笑了一下。

“不，这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父母以及更多的同胞……”

“巴修，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在那帮家伙来之前我们一定要赶到陛下那儿去！”沃斯拉催促道，而此时已经有一批帝国士兵包围了过来。



“沃斯拉，你先走，这里交给我！”巴修拔出了剑做好迎战的准备，而雷克斯也摆好了架势。

“小心点。”巴修向雷克斯示意了一下，冲向了那群士兵。

在巴修高超的剑术下，普通的士兵自然不是对手，但这些士兵却耽误了不少时间。在解决掉最后一个士兵后，巴修和雷克斯带领余下的达尔玛斯卡士兵冲进了要塞。他们在要塞中寻找着沃斯拉的身影，但却毫无消息。

“难道阿兹拉斯将军他……”雷克斯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别说蠢话，沃斯拉可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他多次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勇士，不会这么轻易地死掉。我们还是赶紧找到陛下，然后离开这里。”

“陛下会没事吧？”雷克斯问道。

“陛下答应了无条件投降，在谈判仪式结束之前帝国应该不会拿他怎样，但仪式结束之后那就不好说了……”巴修皱起了眉头，***这样的情况在历史记载中并不在少数，***而且帝国怎么看也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家伙。

“快走。”巴修向雷克斯催促道。

要塞中不时窜出帝国的士兵，前进的速度大大受到影响，巴修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变得有些急躁。

“将军！这里先交给我，你先走！”雷克斯叫道。

“你小心点！”巴修向雷克斯点了点头飞速离开。

“哼，你们这帮混蛋！”见巴修已经离去，雷克斯握紧了手中的剑，他愤怒地冲向那帮士兵，下手毫不留情。不知过了时间，当雷克斯将剑从最后一个士兵的身体里拔出来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尽。忽然他想到巴修，赶紧在要塞中搜索起来。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时要塞里却出奇的安静，雷克斯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这种情形反而让雷克斯越来越心慌，过分的平静其实预示着更加糟糕的事情。***雷克斯来到要塞的顶层，他看到前面主厅的石门虚掩着，他将手轻轻放在上面推了一下，门很轻松地打开了，雷克斯的心此时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他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雷克斯走进大厅，眼前出现的情景让他几乎窒息。

大厅里横七竖八倒着士兵的尸体，有的人身着长袍，看起来应该是参加和平谈判仪式的官员。当雷克斯看到坐在椅子上的人时，他几乎要大叫起来。椅子上坐着的是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国王拉米纳斯，但鲜红的血液从他心口的位置流了出来，国王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显然已经停止了呼吸。

"啊！"忽然觉得背后有人的气息，当他转过身来时，发现站在眼前的是巴修。

"将军！"雷克斯惊呼一声，但巴修那冷酷的眼神让他觉得毛骨悚然。

"将军，你……"忽然他注意到巴修手中握着一把带着鲜血的匕首，一时间他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你要这么做……"雷克斯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被重锤敲了一下，曾经的偶像，那个受万人敬仰的战神的形象瞬间在自己的心中破碎了。

"陛下要把达尔玛斯卡出卖给那些家伙。"巴修的声音还是那么浑厚有力，他一字一句地说道，"陛下是一个卖国贼！"

"将军……"忽然雷克斯觉得胸口一阵剧痛，他慢慢低下头，发现巴修手中的那把匕首已经刺在了自己的胸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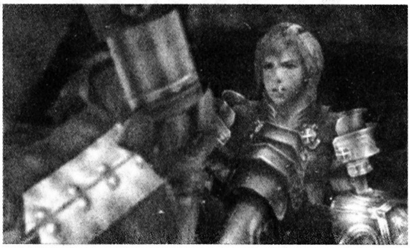
"为……什……么……"雷克斯觉得自己的血液正一点点从自己的身体里消失，他无力地摔倒在地板上。恍惚中他听到了帝国士兵的吼叫以及巴修被按倒在地，一个高亢而充满贵族气息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但雷克斯的眼睛已经一片模糊，他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只是朦胧中听到巴修在那里破口大骂达尔玛斯卡国王是卖国贼。

"战争已经结束了，将军。达尔玛斯卡已经败给帝国了。但我们对达尔玛斯卡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努力想把它的主权留下来。但很可惜，这一切都因为将军你……化为不可能了。达尔玛斯卡的人民会憎恨你的，把将军给我带走！"

此时雷克斯眼前越来越黑，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梵……"雷克斯轻声呼唤着弟弟的名字，渐渐失去了意识。

和平的道路已被切断，再次展开进攻的帝国军队逼近王都拉巴纳斯塔。此时，达尔玛斯卡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因为得到某个情报，我向达尔玛斯卡人民宣布：

宣扬彻底抵抗并暗杀拉米纳斯陛下的巴修·冯·罗森博格将军因犯大逆不道之罪已经被处以极刑。现在还期望战争的将被视为将军的同党，被视为将会引导达尔玛斯卡走向灭亡的无耻叛国者。真正的爱国者啊，请丢弃你们的剑，献上你们的祝福，祝福你们期望和平的拉米纳斯陛下那慈悲的灵魂，以及祝福你们那因祖国战败而自刎的艾雪殿下那崇高的灵魂。

就这样，失去王族的达尔玛斯卡宣布无条件投降。

——哈尔姆·翁德尔4世《回忆录》<13章友邦的义务>

这是一条宽敞的通道，一个星期的某一天总有一个人通过这条通道并打开尽头的那扇门。每到这一时刻那个人的心情总是很好，他盘算着如果见到那扇门后那个房间里的人会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对付他。这个人被一件厚厚的黑色盔甲包裹着，连头也不例外。他的头盔上有一对牛角，那是他的标记。走在那条通道上，金属的靴子敲击着地面发出咔咔的声响，每次走在这条通道上他的心情都很兴奋，也是这一星期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天。

走到那扇门前，他命令身旁的卫兵将门打开，并把卫兵支走，他不想让这些闲杂人等打扰他的雅兴。走进那间屋子，这里是一间牢房，阴暗潮湿，空气中还弥漫着一些发霉的味道以及一股臭味。

"哼，看来要调教调教那帮守卫了。"身着黑色盔甲的男人取下了头盔皱了皱眉头，他可不希望有这些杂物破坏了自己的兴致。

男人走进房间，他缓缓举起右手，一股赤红的火焰在他的手心中窜了出来，他念了一句咒语将那团火焰向空中挥去，火焰在空中散

开，让潮湿的环境干了下来，气味也没有那么浓烈了。他用手指点了一下墙上的火把，火把立刻就被点燃了，虽然光线不是很足，但足以看清跪在他面前的那个男子。

那个男子有一头浓密的金发，由于长时间关在这里没有梳洗，已经长出了长长的胡须，但看得出这个男子的年纪并不大，最多也就三十多岁。他的上身赤裸，上面有一些瘀青的伤痕，显然是受了一些苦。他的脖子上有一条装饰有银制垂饰的项链，这对一个囚犯而言显然是太特殊了。

"你还好吧。"身着黑色盔甲的男人问道，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也很温柔，仿佛就像是一个朋友慰问自己的老友一样——当然，通常情况下不是以这样的见面方式。

跪在地上的男子没有理会他，他只是低着头木然地盯着地面。

"别以为不说话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男人冷哼了一声走到了墙边。他仔细挑选着挂在墙上的那些"美丽"饰物，很快他的手就停在了一条两指宽的黑色牛筋制皮鞭上。他慢慢地拿下皮鞭端详了一下，手在上面温柔地抚摸着，就像是看到一件宝物一般。忽然，他转过身狠狠地将皮鞭抽了出去，清脆地打在了那个跪在地上的男子身上。

"唔……"男人闷哼了一声，但并没有叫出来，他不想在这个人面前显示出自己的软弱。刺骨的疼痛遍布了他全身的神经，因为努力忍住这个疼痛，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流了下来。

"哼，还真能忍。"男人见那个人毫不示弱便加大了手上的力道。你越要忍，我就让你越痛苦，男人的心中想到。他抽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他的力道却把握得相当好，虽然比刚才得大了许多，但却刚好不让男子的肌肤破裂。一道道樱红的鞭痕出现在男子的身体上，那颜色看上去既美丽，但却又那么恐怖。而身着黑色盔甲的男人看着这些鞭痕也越来越兴奋，他喘着粗气，沉浸在这鞭笞带来的快感中。

不知道抽了多少鞭，男人似乎觉得已经够了，他放下了鞭子走到那个男子身边蹲下了身子。他托起了那个男子的下巴，让他与自己的对视，在这炽热的目光的凝视下那个男子将头别了过去，但男人却粗暴地将他的头再次拧了过来。

"不许你无视我！"男人低吼道，"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无视我！"

"哼。"男子突然笑了出来。

啪！男人一耳光扇到男子脸上，恶狠狠地盯着他，眼中流露出了浓厚的杀气。男子还是在那里不停地笑着，对于男子这种藐视自己的行为，男人气得浑身发抖。

"你就永远地像这样活下去吧！"男人站起了身大步冲出了这间房间，将门重重地关上。

"来人！"身着黑色盔甲的男人叫来两名士兵，并向他们下达了命令，"给我们的将军换个环境，让他'舒服'一点。"男人恨恨地说道，他瞟了一眼那扇门，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第四章 维因

神是公平的
神赐予了你一样东西
必将剥夺你一样东西

神存在吗？
谁都不知道
但人们相信神的存在
他是心灵的寄托
他是精神的支柱

赞美神吧
他能够给人希望
而希望
能拯救一切

战争中有两种生意是最赚钱的，如果你想一夜暴富，那么就去卖武器防具吧。任何时代，战争总是会为那些军火贩子们带来无穷的财富。还有一种生意就是卖生活用品，虽然是战争，但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他们还要生活，于是生活用品也就跟着紧俏了起来，你可以让价格翻上几十甚至上百倍，只要你不觉得愧对自己的良心，不怕你死后下地狱，那么做一个奸商总会有饭吃。不过最好你有一个固定的大客户，不然饥饿的市民可不会管什么，被人抢劫横尸街头也只是自找的。

那战争之后呢？告诉你，战争之后的情况是一样的！虽然获得了相对的和平，但每天还是有打打杀杀。君不见酒店里那告示板的赏金委托从来都没减少过？小到一只虫子，大到一条暴龙，什么事情都有。接这些Case的赏金猎人比比皆是，甚至还趋之若鹜，没办法，大家总要混口饭吃。所以，卖装备的店总是门庭若市，卖药品的百货店也不可能门可罗雀。武器可能不是人人会要，但生活用品却是不可缺少的。达尔玛斯卡王国战败已经过去了两年，王都拉巴纳斯塔也早已成为阿尔克迪亚帝国的地盘，但人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甚至跟以前没什么区别。帝国并没有做什么屠城、烧杀掠夺的事情，王都拉巴纳斯塔还保持着以前的样子，惟一不同的就是街上来来回回有帝国士兵在巡逻，而王宫里也已经没了受人尊敬的国王、美丽的公主以及她那英俊的丈夫。



潘妮罗整理了一下柜台上的恢复剂，然后将装有药草末的瓶子摆到了最显眼的位置。看着自己的杰作，她点了点头。这家米格罗道具店是王都达尔玛斯卡惟一的一家道具专卖店，不仅是那些赏金猎人，连驻扎在这里的帝国士兵也时常来光顾这里。摆放好之后，潘妮罗再仔细看了看是否美观，满意地点了点头。

两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经历了那场梦魇，大家都努力地想去忘记它。虽然逃亡到了拉巴纳斯塔，但还是不能避免达尔玛斯卡的灭亡。但令潘妮罗庆幸的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好人，一个邦加族的老人，也就是这家道具店的老板。米格罗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做生意，而且他利用他那精明的头脑将生意还做得极为红火。对于现在这种局势他也感到有些无奈，但商人的敏锐还是让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这个善良的老人收养了许多在上次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孤儿，为了报答他，那些孩子们都很乐意为他做事。梵和潘妮罗是这群孩子中年纪最大的，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的领导者。现在的梵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贪玩，但他似乎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消除心中的痛苦，每次看到他从店里溜出去的身影潘妮罗都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叫住他。一年前潘妮罗还知道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她惊讶地发现梵的偷盗技术一流，一个结构复杂的锁他能够在十几秒之内就能将它打开。虽然梵说这只是为了好玩，但很快潘妮罗就发现这只不过是搪塞她的话，因为梵还将其用在了实践上面，为此潘妮罗没少骂他，即使梵只偷那些帝国士兵的钱。

“潘妮罗，梵呢？”米格罗环顾了一下店，发现没有梵的身影。今天是新任执政官上任的日子，米格罗负责宴会所需物品的调度，现在正是他最忙活最需要帮手的时候，但偏偏在这

时梵不见了。

“谁知道，准是又到哪里去偷懒了。刚才我看到凯兹神秘兮兮的，准没什么好事。”潘妮罗叹了口气，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哦，我还想找他办点事呢。”

“我去找他，这家伙，不给他点教训看来是不知道悔改了。”对于米格罗的救命之恩潘妮罗是非常感激的，所以她每天都会在店里帮忙，而且米格罗的年纪也有些大了，帮他分摊一下店里的事也是理所应当的。

“那好，尽快吧。”应了一声米格罗后，潘妮罗走出了店门。

王都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漂亮，恢弘的王宫没有一丝损伤，还是静静地立在那里诉说着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只是它的主人现在变了。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新的执政官，今天就是那个执政官到任的日子，听说是阿尔克迪亚的王子。

管他什么王子，一定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潘妮罗一想到这就觉得厌恶，明明是达尔玛斯卡的王宫，为什么要让另一个国家的人住进去。看看街上那些趾高气扬的士兵，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不过是一帮走狗而已，却是如此嚣张。拿东西不给钱，吃完饭扬长而去，这样的事情潘妮罗见多了，就在昨天，一个帝国士兵拿了两打圣灵药没说一句话就走了，要不是米格罗拉住了潘妮罗，她真想把那家伙的头踩扁。

“呵呵，可抓住你了。”潘妮罗远远地看到梵站在桥上向身后张望，似乎是在躲着什么，手上拿着一个从未见过的钱袋，看来这家伙又是向哪个帝国人下手了。

潘妮罗不声不响小心地接近梵，趁他还没注意到的时候一把抓过了那个钱袋。

“嘿嘿。”潘妮罗得意地甩着钱袋看着一脸惊慌的梵，要知道，自己的身手也不差。

“你干嘛！”一看是潘妮罗，梵稍稍安了下





心，不过对她的突然袭击还是感到很不高兴。

“什么干嘛，你又去偷东西了吧。”虽然潘妮罗比梵小一岁，但早熟的她更像一个姐姐，两年前如此，现在更是如此，这样教训的场面每天都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次，弄得来那些孤儿们总以为梵的年纪比潘妮罗要小。

“如果你被抓了怎么办？大家可都指望着你啊，你被抓了谁来照顾那些孩子？”

“别说了，我又不是他们的头儿。”梵的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转过了身去，“我们这些孤儿必须得不依靠任何人活下去。潘妮罗，你不也是一样的吗？啊！你在干嘛！”

原以为潘妮罗会对自己唠叨个不停，但这次潘妮罗却没出声，当梵注意到时发现潘妮罗已经打开了钱袋从里面掏钱了。

“那可是我的！”梵一把向钱袋抓去，但潘妮罗灵巧地侧过身子躲开了梵的魔爪。

“你不是常说这些钱本来就是我们达尔玛斯卡人的，因为被那帮帝国人偷了，所以从帝国那里偷回来是我们的使命吗？”

“潘妮罗，你说的和做的可是两码事啊。”看着潘妮罗一边从钱袋里掏钱一边义正词严地说着那些话，梵哭笑不得。

“这是上个礼拜的面包钱。”潘妮罗无视梵的那些废话拿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份，然后将钱袋还给了梵，“虽说我在帮米格罗大叔做事，但是我可没义务给你吃免费的面包。”

“我难道要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潘妮罗的这番话似乎触及到了梵内心的什么东西，他的神情有些落寂。这时一阵轰鸣声从天空中响起，两人抬头望去，一艘巨大的飞空艇从他们面前驶过。

“总有一天我也会有我的飞空艇，我会成为空贼，自由地在天空中翱翔。”

潘妮罗看着梵那少有的认真的表情露出了微笑，有着这样一个表情的梵是她最喜欢看到的。她知道，这家伙并不是一个没有梦想的

人，只是现在时机不对而已，如果时间到了，他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那个梦想达成之前你别进牢房就行了。"潘妮罗说道，"对了，米格罗大叔似乎在找你，貌似有什么事情要找你帮忙。"

"那你呢？"

"我？不用你管。"潘妮罗笑着蹦蹦跳跳地离开了，难得有时间轻松一下，她可不想亏待了自己。

梵来到了米格罗的道具店，米格罗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原来本应该在昨天就到达的运货商到了现在还没来，而米格罗为了迎接新的执政官的到来正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身。米格罗的请求梵当然不会拒绝，他爽快地答应了米格罗的请求。从王都的东门来到达尔玛斯卡沙漠，这里是商队经常往来的道路，但也是魔物经常出入的地方，而梵从拉巴纳斯塔最大的酒吧砂海亭里打听到，正是因为最近魔物比较多所以运输队不敢过来。不过这对梵而言算不了什么，面对那些魔物，已经久经考验的他已经不再担心什么了。

"加尔巴纳之花？"忽然梵发现在石壁的一个阴暗处有一株鲜红的花盛开着，"居然长在这个地方，呵呵，这可是哥哥最喜欢的花啊。"

梵将那株花小心翼翼地摘下来，现在任务结束，他也正好回王城，但进王城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问题。士兵们将门守住不让人进出，但一只装饰华丽的陆行鸟却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王城。

"为什么鸟可以进我们就不可以！"梵不满地向守卫的士兵问道。

"去去去，你知道这只陆行鸟的血统有多高贵吗？它可是要在庆典上用的，这一只鸟可要几万块钱呢，就算你们一百个加在一起，也不值这个价。滚开，滚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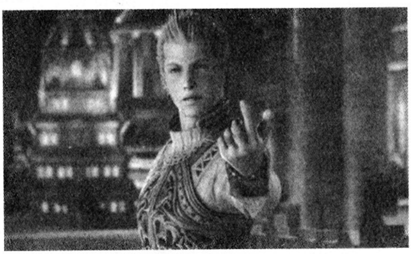
这句话让梵气得不行，但卫兵没有理会他，反而是粗暴地将他推倒在地，那株加尔巴纳之花也落在一旁，一辆鸟车也从它上面轧了过去……这时潘妮罗和米格罗来到了东门口接货，他们远远就看到梵一脸怒气的样子。就在梵正要发作之时，潘妮罗及时上来拉住了他。米格罗向他使了个眼色，满脸堆笑着向那个守卫赔不是，并拿出了几瓶达尔玛斯卡的巴洛斯酒。米格罗的出现让货车顺利地进入了王城，当他们进入城里之后，隆重的欢迎仪式已经开始了。梵随着人群奔跑着，潘妮罗跟在他的后面。开在最前面的那辆车子应该就是执政官的专用车了，一个身材修长表情冷峻的长发青年高傲地站在车里。他向人们挥手致意，显然，这个人应该就是新到拉巴纳斯塔来的执政官、阿尔克迪亚帝国的第三皇子维因。车驶到王宫前停了下来，维因款款走下了车，裁判用木槌敲击着响板让人们肃静下来。

"现在由阿尔克迪亚帝国西方总司令，我们的新执政官，维因·索利德阁下向大家致辞……殿下！"还没等那个裁判说完开场白，维因已经走到了讲台面前。他看了一眼站在台下的拉巴纳斯塔人，朗声说道：

"诸位拉巴纳斯塔的市民，你们恨帝国吗？你们恨我吗？"维因的开场白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一些激动的市民甚至向台上扔去了鸡蛋番茄，但维因不为所动。

"看来不用问了。"维因笑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从未想过逃避大家的憎恨，我也没想过要让你们效忠于我，你们应该忠诚于你们死去的拉米纳斯陛下。陛下是如此爱戴他的子民，他是为了实现和平而尽心尽力的真正明君，陛下的心直到现在都还在守护着你们，他一直都在维护尔玛斯卡的和平与繁荣。诸位，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希望大家继承陛下的遗志，祈祷和平的到来。自从那长沉痛的战乱结束，已经过去了两年，我希望在大家的祈祷下，才萌芽的和平幼苗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你们记住这个，我再怎么被憎恨也没关系，我不会逃避，我会接受你们的憎恨，但我会继续保护达尔玛斯卡，这是我的赎罪。死去的拉米纳斯陛下与艾雪殿下保佑你们，爱国的人们啊！"

维因将右手放在胸前向台下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这番演讲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人民惊讶地看着这个敌国的皇子。忽然，人群中发出响亮的掌声，这片掌声越来越大，最后所有的人都为维因鼓起掌来。



人类真是一个奇怪的种族，明明台上的那个人是曾经灭亡自己国家的元凶，但现在却为他鼓掌。习惯也是个可怕的东西，当人们习惯现在的生活，习惯被统治时也就麻木了。

"这位是负责今晚宴会的米格罗先生。"一名副官将米格罗带到维因面前。

"草民米格罗，能够得到下任皇帝维因殿下的召见深感荣幸。"米格罗拘束地向维因行了个礼，说话也有些结巴。

"不必多礼，请不要叫我殿下，我不过是陛下的儿子，并不是皇帝。我们阿尔克迪亚帝国的皇帝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我不过是个候补罢了。"

"非常抱歉。"米格罗再次向维因行了个礼。

"请你也别叫我执政官阁下，从今天开始我只是拉巴纳斯塔的市民，你叫我维因就好了。"

"这怎么好呢……"米格罗的脸上露出了难色。

"呵呵，不习惯吗？那么至少今晚为止叫我维因吧，我们要不醉不归。"

看着米格罗那卑躬屈膝的样子，梵觉得很不是滋味，忽然一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浮现了出来，他嘿嘿笑了一下，决定今晚就实行这个想法。

"去找达兰老爷子。"梵想到。那个老头是城里有名的万事通，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对拉巴纳斯塔无所不知，甚至连哪家的猫喜欢吃什么都很清楚，找他一定没错。梵兴奋地跑到平民区找到了达兰，达兰老爷子不愧是个消息灵通的人，他告诉了梵进王宫的方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梵就可以等待夜晚的降临，到那个时候王宫将会举办庆祝维因上任的宴会，而此时正是他潜入的好时机。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煎熬等待，终于天暗了下来，梵找到凯兹打开了通往王宫的下水道的通道，他努力抑制住紧张和欣喜的心情悄悄潜入了拉巴纳斯塔王宫内部。

"嘿嘿，搞定。"梵打开了机关进入到达兰老爷子提到的密室，当他一进密室就被眼前成山的珠宝黄金惊呆了，不过按他的经验应该还不止这些。终于，梵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突起，他按了一下，位于密室中央的女神像忽然发出了声响，神像的头渐渐打开，里面露出一颗发着橘红色光芒的石头。梵小心翼翼地取下那颗石头，虽然不知道这块石头有什么用，但既然藏得如此隐蔽那么一定很有价值。

"呵，没想到被人捷足先登了。"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在梵背后响起，吓得他差点把那颗石头扔掉。梵努力冷静下来，见来的那个男人并没有穿帝国士兵的衣服，而是一件紧身的皮装，头发梳得非常顺滑，手指上还戴了很多戒指，显得非常华奢。

"你是谁？"梵把那颗石头紧紧握住问道。

"我？我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个男子说道，语气很是玩世不恭。

"芙兰，是魔石。"

当梵注意到时一个高挑的褐色维埃拉族的女性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他完全没有发现她是如何接近自己的。



“小哥，把那东西给我。”维埃拉族女性的声音很低沉，但却极有魅力。

“为什么，这是我的！”梵有些生气。

“我的，只是被你抢去了。”男子说道。

“哼。”梵瞪了男子一眼看准时机冲出了门，男子看了看同伴，无奈地耸了耸肩。

梵冲出密室后在王宫中乱窜，但奇怪的是王宫中似乎也发生了骚动。

“难道被发现了？”梵想到，但他很快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那些士兵非常紧张，好像面临大敌一般。忽然一阵轰鸣从梵头上划过，一艘飞空艇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鬼，老老实实把那东西交给我。”不知什么时候男子已经追了上来。

“这里！”士兵的叫喊声从四周传了过来。

“切。”男子皱了一下眉头高声叫道，“芙兰！”

还没等梵反应过来，那个男子冲到他面前就把他抗了起来，那个叫芙兰的维埃拉女性正驾驶着空中摩托与他们并肩行驶。只见那男子轻盈地跳到摩托上，但由于惯性，梵飞了出去。

“小心！”男子一把抓住了梵的手臂，但梵还是死死抓住那颗石头不放。但就在这时，摩托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变得摇晃起来，芙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动力越来越低，最后摩托不得不迫降。幸好芙兰的驾驶技术高超，三人落在了地道里，不过摩托已完全没有了动力。

清醒了一下头脑，梵站了起来，他仔细打量着芙兰，毕竟他经常看到的只有白色皮肤的维纳维埃拉族的人，像芙兰这样的有着褐色皮肤的拉瓦维埃拉族人却很少见。

“喂，小贼，没见过维埃拉族么？”男子打趣地说道。

“我叫梵，不叫小贼。”梵反驳道。

“哦，小贼梵。”

“你……”那个男子的挖苦让梵气得说不出话来。

“和人类搭档的维埃拉是很少见的。”那个男子说道。

“是啊，不过不飞在空中反而逃到地下的空贼也是很少见的。”芙兰慢慢地说道，她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但却有着成熟女性独特的魅力。

“空贼！你们是空贼？”一听到空贼二字梵一下来了精神，那可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业啊。

“对了，你叫什么？”梵问道。

“巴尔福雷。”那个男子回答道，“听着，你要想回去就要听我的话，我、芙兰、你，三个人要一起行动。明白了吗？”

“不过这东西还是不会给你。”梵将那颗魔石藏到了身后，一幅害怕别人偷走自己宝贝的样子。

“真是个顽固的家伙。”巴尔福雷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

三人在地下道中缓慢推进，时不时停下来听听是否有人跟上来。在走了一段时间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让他们听了下来。他们听到了兵刃碰击的响声，还有一阵喘息声，听那声音应该是个女性发出的。巴尔福雷示意所有人靠到墙上，他们慢慢来到一个高台前，而一名持剑的女性则站在上面。

“下一个是谁！”那名女子砍翻了一个帝国士兵高声叫道，虽然她毫无畏惧，但眼下看来是被逼到了绝境。

“跳下来！”梵忽然跑到高台下方对那名女子喊到，女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跳了下去，梵稳稳地接住了她。

“今天真是同伴多多的日子，小心点！”巴尔福雷叹了口气，拿出了爱枪瞄准了后面跟上来的帝国士兵。在四人的合力下，那些帝国兵很快就倒下了，末了那名女子还给每个人的尸体刺了一剑以解心头之恨。

“谢谢你们。”解完恨后，女子收起来剑，向三人道谢。

“我叫梵，这是巴尔福雷和芙兰。”梵倒是很爽快向那名女子介绍自己的同伴，但巴尔福雷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的名字让人知道得越少越好。

“我叫阿玛丽亚。”女子自我介绍道。

这时梵手中的魔石发出了异样的光彩，阿玛丽亚见到那颗魔石有些吃惊，她脱口而出：

“这是你偷的？”

梵正要解释但巴尔福雷的催促打断他的话，最后他只得邀请阿玛丽亚跟自己一起来，毕竟一个单身女子在这漆黑的地下道里走并不安全，即使这个女子是个身手不错的人。

走到一块空旷的地方时巴尔福雷突然有种不自然的感觉。

“太安静了。”巴尔福雷自言自语的说道，但就在他说完时一群帝国士兵从周围包围了上

来，手中的枪械齐刷刷地瞄准了中央的所有人。一个人慢慢从士兵中间缓步走了出来，他背着双手，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在场所有的人，那个人俨然是拉巴纳斯塔的新执政官、阿尔克迪亚帝国第三皇子维因。

潜入王宫偷盗财宝的盗贼被抓住了——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拉巴纳斯塔城里传开了，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在执政官上任当天闹事。

"居然说我是盗贼！"对于这个新的称呼阿玛丽亚似乎并不喜欢。

"但总比暗杀犯来得好。"巴尔福雷走近阿玛丽亚小声说道。

"这件事与这些人无关，请放了他们。"阿玛丽亚对巴尔福雷哼了一声，然后大声说道。

"你……"对于阿玛丽亚忽然这样做梵有些吃惊。

"不准那么叫我！"阿玛丽亚对梵那么称呼自己很不高兴，而梵也觉得很奇怪，自己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阿玛丽亚会那么凶。

"梵！"潘妮罗呼喊着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但无奈被帝国士兵挡在了一旁。

"抱歉，看来只能下次请你了。"梵朝潘妮罗笑了笑，显得很轻松。

"你这个笨蛋！"潘妮罗简直要哭出来了，这时巴尔福雷走到她的面前，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张白净的手帕将它放到了潘妮罗的手上。

"小姐，这东西就先放你这儿，等我把梵带回来了你再还给我。"说完巴尔福雷转身与梵一起被士兵带走了。望着梵离去的背影，潘妮罗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可恶的女人！"在街道的一个阴暗的角落，四个邦加族人正在秘密注视着所有人的行动，当然，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那个叫巴尔福雷的空贼。潘妮罗的出现似乎打断了他们的某项计划，他们渐渐退到了更阴暗的地方，伺机等待着下一次的进攻。

第五章 偶遇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能再失去了
只剩下了希望

希望？
是如此渺茫
但它却让人们一步步走下去

舍弃希望吧
心中的恶魔如此说道
这样你就会得到解脱

抓住希望吧
心中的天使如此说道
这样你还会有明天

梵、巴尔福雷以及芙兰被送进了位于纳尔比娜的地下杂居室，虽然叫杂居室，其实就是一个地下的监狱。那个叫阿玛丽亚的女子并没有被带到这里来而是被单独带走，一进这里梵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梵醒了过来，但剧烈的头痛还是让他觉得难受。一股浓烈的尸臭窜入他的鼻子让他差点吐了出来，不远处一个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的邦加族人的尸体躺在那里。巴尔福雷早已醒了，他递给梵一袋水并叮嘱他一定要节约点，而芙兰则去找出路去了。梵决定四处走走，看看这里有什么情况。

有牢狱就有争斗，在这里私斗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甚至还有为了私斗设立的一个专门的地点。梵一进到牢狱的中心地带就看到几个锡克族的人将一名邦加族的人乱棒打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后脑勺就被猛烈地敲击了一下。梵晕了过去，朦胧中他感觉到自己被拖着走了一段距离，一道强烈的光线刺入他的眼睛让他清醒了不少。当梵神志恢复之后，他发现自己正身处私斗场，那几个锡克族的人放下了栅栏，并将他团团围住。

"好臭，这里哪里是牢房，完全是猪圈？"这时巴尔福雷走了过来，他站在私斗场的看台上，故意扇了扇鼻子。

"你说谁！"那些锡克族的人破口大骂道。

"说的就是你！你们这些猪！"说着巴尔福雷也跳进了私斗场。有了巴尔福雷的帮助梵壮胆了不少，虽然两人手无寸铁，但还是很快就解决了那三头肥猪。但真正的好戏似乎才刚刚开始，牢房的被被打开，一群帝国士兵走了进



来，领头的是一个穿着与其他人不同铠甲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身分与众不同，而那四个邦加族中的一人也跟在那些人后面。

"不好，麻烦的家伙来了。"巴尔福雷将梵拉到墙边躲了起来，那帮邦加族的人不停地张望着寻找着巴尔福雷的身影。

"嗯？"巴尔福雷感觉到有人走近，从气息上就判断出来者是芙兰。

"怎么样？"巴尔福雷问道。

"里面的单人房有近道，只是……"

"感觉到魔雾了吗？"

芙兰点了点头，将栅栏小心地拉上了少许，刚好够一个人出来。

"我们需要武器。"巴尔福雷与梵悄悄爬了出来，但现在三人手上的武器都被缴获了，必须先找回来。

"你们说什么！"那个邦加族的人忽然大声吼了起来，"我听到你说我是蠢货无能，哼，你们这些人连那空贼的脸都不认识。"

"少来，巴加莫南。如果你说的话正确的话，我们帝国军早就抓住他了，而不需要借助你们这帮肮脏的赏金猎人的手。"那个帝国人轻蔑地说道。

"啊？我没听见。"巴加莫南故作耳聋状，他指着那个人吼道，"你信不信在杀死巴尔福雷前我先把你干掉！"

"住口！"忽然一个洪亮的男性声音响起，这个声音透露着一股威严而不可侵犯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地就安静了下来。一个身着黑色铠甲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的铠甲上的花纹更为华丽，头盔上的一对犄角呈牛角状，黑色披风上那个血红的标志也标志着这个人身分的与众不同。

"裁判？"芙兰低呼了一声，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裁判是什么？"梵问道。

"你连裁判是什么都不知道？"巴尔福雷算是被梵的无知打败了，"他们是阿尔克迪亚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但其真实身分是支配帝国的索利德家族的武装亲卫队，是帝国实质上的指挥官。真是的，说他们是裁判不如说他们是处刑人来得贴切。"

裁判的到来立刻镇住了所有人，刚才那个趾高气扬的邦加族人在这个裁判面前立刻像蔫了的柿子。

"将军在哪？"裁判向自己的手下问道。

"在里面的单人房。"

"好，带我去。"裁判不再理会那个巴加莫南，命令道。

"那个单人房设了很强的魔法，即使我也解不开。"芙兰低声说道。

"呵呵，那就让他们来给我们解。"巴尔福雷的眼睛中流露出狡猾的神情。

梵、巴尔福雷和芙兰他们找回了自己的武器，在阴暗的监狱里摸索着前进，还好这里的光线比较昏暗，让人不容易被发现。当他们来到一个大厅时，这里的守卫忽然一下子多了起来，这引起了巴尔福雷的疑心。

"呵，还真多。"巴尔福雷吹了一声口哨，这让梵吓了一跳，都什么时候了这家伙居然还这么玩世不恭，也不怕把卫兵给招来。

"真是盛大的欢迎仪式啊。"巴尔福雷赞道，"不过如果在这个地方打起来那就没完没了了，尽量避开他们。"

巴尔福雷向芙兰做了一个手势，芙兰会意地更靠近了墙壁，她那拉瓦维埃拉族褐色的皮肤以及黑色的装束此时成了最好的保护色。

"小子，你也是。"末了巴尔福雷不忘特别"关照"一下梵，看着巴尔福雷那张脸，梵真想一脚踢过去。

三人蹑手蹑脚地缓慢前进，他们灵巧地避过卫兵的视线，窜进了一条并不狭窄的通道。

"慢！"巴尔福雷压低了声音向两外两人示意躲起来，一阵沉闷的金属碰击地面的声音响起，此时几名士兵跟着刚才那个裁判长走了过来。

"怎么这家伙在这里？"巴尔福雷叨咕了一句，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而且这里也只有一条路可走，说不定前面就是出口了。

那个裁判长与士兵走到道路的尽头，眼前是一扇紧闭的大门，门上还用咒文封印了一起来。一个法师打扮的士兵走到门前念起了咒语，门上那些像树枝一样纠缠在一起的封印随

之褪了下去。见裁判长与士兵走进了那间屋子，巴尔福雷三人也趁机跑了进去躲在了一个拐角处。

那个裁判长在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一个地面上有一个大洞的地方，他命令士兵打开了开关，一个笼子缓缓升了上来。

"那是……"当梵看到笼子时发现里面关着一个人，似乎是怕那个人跑掉，那个人的上身赤裸，身上拴了若干根锁链。虽然那个人看上去已经有些虚弱，但他那身健硕的肌肉还是能看出这个人并不一般。

"你瘦了，巴修。"裁判长摘下了头上的头盔，露出一头剪得很短的金发，这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年纪大约有三十来岁，他的目光很犀利，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关在牢笼中的男子，似乎要将他看穿。牢笼中那个男人似乎极为不适应那目光，低着头，没有看着裁判长。但不知为什么，即使牢笼中的那个男子脸上长满了胡须，但这两人的脸看上去却还是有那么一些相似。

"巴修！"听到这个名字梵几乎叫了出来，这个名字对他而言太熟悉了，国王被暗杀、哥哥雷克斯的死、达尔玛斯卡王国的灭亡，一切的一切都和这个男人脱不了关系。不是说他已经被处死了么？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梵努力压抑着自己冲出去的冲动，因为激动，他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以前那个风光的你已经看不到，现在剩下的只有苟延残喘地或者，真是耻辱啊。"裁判长轻蔑地说道，他盯着牢笼中的那个人，就像是个猎人正在欣赏他的猎物一般。



"你杀死了国王理应被处死，为什么你还活着？"

"不是说了多少次，这只不过是让翁德尔侯爵不泄漏秘密。"

"就这些吗？"

"你有什么原因不能直接去问维因，跑到这里来问我？"巴修冷笑一下。

"我们抓到了反乱军的重要人物，现在正把她从拉巴纳斯塔送走。"裁判长顿了顿，继续说道，"那个女人叫阿玛丽亚。"

裁判长摆弄着手中的头盔，饶有兴趣地看着巴修，他对自己很有把握，那个叫阿玛丽亚的女人和这个前达尔玛斯卡王国一定有什么关系。

"阿玛丽亚？那是谁？"

"哼，对一个灭亡的国家还这么执著，你还真是一条忠实的狗啊。"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裁判长有些恼怒。

"总比舍弃国家要好！"巴修反唇相讥。

"你也不是舍弃了我们的祖国吗？"裁判长冷哼一声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句，见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裁判长戴上了头盔扬长而去。

见那个裁判长和士兵走出了这间牢房直到听不见脚步声了，巴尔福雷才走了出来。他没有看那个牢笼中的人一眼，只是专心地看着眼前的装置，对他而言那个笼子中的人是死是活与他无关，他只关心自己的性命。

"谁？"笼子中那个男人似乎感觉到有人走了过来问道。

"是这里吗？"巴尔福雷毫不理会那个男人，直接问芙兰是否是从牢笼下那个巨大的空洞中感到魔雾的气息的。

"嗯。"芙兰点了点头，"这里一直不停地有魔雾出来，看来从这里应该能够出去。"

察觉到那帮人没有回应自己，巴修抬起了头，他惊讶地发现走进来的是一组奇怪的组合，一个年轻男子、一个维埃拉族的人，外加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个少年用警惕地目光盯着自己，但巴修现在无暇去管这些事，从这帮人的行径来看，似乎也是打算从这个地方逃出去。

"你看起来不像是帝国的人，拜托，能不能把我从这里放出去。"

“抱歉，我可不想和死人扯上任何关系，何况你还是暗杀国王的罪犯。”巴尔福雷依旧没看巴修一眼，只是在那里调查着开关希望能找到点什么。

“那不是我干的！”巴修极力反驳道，但回应的却是更加怀疑的目光。

“是吗？”巴尔福雷的眉毛扬了扬，看了一眼巴修，冷笑了一下，“算了，随便你怎么说。”

“拜托，把我放出去，这也是为了达尔玛斯卡。”巴修并不想放弃现在惟一的希望，不管眼前的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如果能放他出去他就有希望对自己的事进行解释。忽然，他察觉到那个少年一直盯着自己。那个少年的眼中除了不信任还有一股强烈的怒气，他的目光似乎具有杀伤力，巴修感到浑身有些不自在。

“你别开玩笑了！”梵像一只发疯的野兽跳到了铁笼上，抓住笼子使劲摇晃着，他的手指因为用力已经泛白。

“什么达尔玛斯卡！一切都是因为你！你应该知道吧！死了那么多人，一切都是因为你！我的……也是被你杀死！”梵对着巴修大声怒骂着，骂到最后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

“住手，你这样那帮家伙会回来的。”巴尔福雷提醒道，而此时芙兰也注意到在梵的摇晃下，那个挂着牢笼的锁似乎也有些松动了。

梵的这场大吵大闹还是引起了监狱中士兵的注意，听到了一些动静巴尔福雷向芙兰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也跳到了铁笼上，锁链终于经不起四个人的重量而折断向那个深不见底的洞里掉了下去。梵只感觉到耳旁的风呼呼作响，身体在不停地下坠，他停止了叫喊，咬紧牙忍耐着。忽然一阵剧烈的抖动，似乎铁笼撞到了地面，梵被重重地被弹了出去，这一摔几乎让他晕厥。

“唔……”巴修哼了一声从地上坐了起来，刚才的震动已经把锁在他身上的锁链全部震掉了。

“这个混蛋！”梵一看到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握紧了拳头一拳就向巴修挥去。当他正要打出这一拳时一只有力的手阻止了他，那是巴尔福雷。

“你们有什么恩怨出去再说。”巴尔福雷并不想在这些事情上多花时间。

“但是这家伙……”

“那么随便你，不过你这样就会在牢狱里待一辈子了。”巴尔福雷不再理梵，他现在将注意力放在了巴修身上，“怎么样，你还能动吗？”

巴修站了起来，他活动了一下筋骨，发现并没有什么地方受伤，点了点头。

“为什么连这家伙……”梵还想反驳，但巴尔福雷瞪了他一眼就让他乖乖闭上了嘴。

“有他在，我们就多了个挡箭牌。”巴尔福雷自有他自己的打算。

这小子根本就不知道轻重缓急，这就是我不喜欢跟小孩子打交道的原因。巴尔福雷心里骂了一句，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地下道看上去阴森昏暗，里面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险。巴尔福雷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样的地方他是最讨厌的，阴冷、潮湿。

“烦，不知道我这身衣服还能不能洗干净。啊，好想洗个澡再喝一杯葡萄酒。”巴尔福雷咒骂了一句，不得不继续在黑暗中摸索起来。

而梵却警惕着巴修的一举一动，他一脸怒气地盯着巴修，但巴修并没有在意，脸上也毫无表情。虽然两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但天生的傲气现在却让他显得非常精神。两人偶尔会双目对视一下，梵总是哼一声将头别到一边，而巴修也只是笑笑不说什么。

随着逐渐地深入芙兰感觉到魔雾的气息越来越重，这不禁让大家有些担心，因为随着魔雾的浓密程度会有不同的其他生物出现。梵与巴修从一起行动开始没有说过一句话，连走路梵都刻意与巴修保持一定距离，而巴修也是默默地跟在一旁。

“梵，走慢一点。”连巴尔福雷也有些看不下去了，虽然他对巴修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但他看到巴修强忍着身上的伤痛努力跟在后面的样子也不是很忍心。

“走这么慢干嘛？你想被那帮帝国的家伙追上吗？”梵生气地回击道，走得更快了。

“休息一下！”巴尔福雷也有些恼火了，他这辈子最讨厌别人顶撞他，何况又是这么一个小屁孩，“你要走自己先走，死了我不管，我反正要休息一下。”不顾梵那恶狠狠的目光，巴尔福雷向巴修示意暂且休息一下，巴修投以感激的目光，芙兰也从兜儿里拿出一些膏药递给了巴修。

“谢谢。”巴修对芙兰说道。

“试试吧，维埃拉族的伤药可是与普通伤药不同哦，效果很好。”巴尔福雷对巴修说道，并

把水递给了他。梵哼了一声坐在了地上，他的眼睛看着通道的前方，偶尔瞟一眼巴修，盘算着出去之后该做什么。巴修将伤药擦在身上喝了几口水，一切搞定之后他看到身旁有一个人的尸体，他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从那个尸体身上扒下了他的盔甲穿在了自己身上，然后将那个尸体旁的剑拿起来挥了几下。休息了一阵后巴修精神了许多，他从尸体的衣服上撕下一根布条将蓬乱的头发束在了一起，与他刚才虚弱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

“魔雾这么浓，看来有什么大东西会出现了。”巴修边磨着那把剑边说道。

“呵呵，不愧是将军。”巴尔福雷看着巴修的一举一动说道。

“什么将军，就一背叛者。”梵接过话没好气地说道。

“谁知道，我看不像。”

“我哥哥看到了。”梵死死地盯着巴修，强调了哥哥两个字。果然，当梵说道“哥哥”时巴修回过头惊讶地看着他。

“你是雷克斯的弟弟？他告诉过我他有个小他两岁的弟弟。原来如此，雷克斯他之后……”

“死了。”梵冷冷地说道。

“真遗憾……”巴修叹了口气低下了头。

“还不是你干的！”对于巴修的冷淡梵非常愤怒。

“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是我的使命。”巴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其实那个时候我到达会议厅时拉米纳斯陛下已经被刺杀身亡了，而杀死他的正是我的双胞胎弟弟，他穿着跟我一样的衣服，而杀你哥哥的也应该是他。”

“双胞胎弟弟？这是不是做得有些太过了？”巴尔福雷半开玩笑地说道。

“虽然这个阴谋有些拐弯抹角，但还是说得通的。”

“而且那个人又跟你那么相像。”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那些屁话吗？”梵恨恨地说道。

“我并不指望你能相信它，是我把雷克斯牵连进去的，对不起。”巴修对梵说道，“你怎么看我我没有任何怨言，但你要相信你的哥哥，他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直到最后他都在全力保护着祖国……不，也许应该说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吧。”

“你别擅作主张随意猜测！”听了巴修这些话梵已经有些受不了了，一方面他非常讨厌巴修，另一方面巴修的话就像一把利剑刺进了他的胸膛，他不相信这个男人，但不知为什么，那个男人的话却让他自己一直坚信的东西开始有些动摇，梵开始讨厌起自己这种摇摆不定的样子来。

“那么你来下个决断啊，随便选个方式就好了。”巴尔福雷拦在了两人中间，他看着梵，眼睛里有种嘲讽的神色，“不管你闹得再厉害，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句话正中梵的要害，他想反驳，但却发现无从驳起。就这样，一行人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他们找到出口走出了这所阴暗的监狱。

监狱的出口离王都拉巴纳斯塔并不远，在走了近一天的路程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王都。踏上那熟悉的石板地，梵那颗悬在半空的心才稍稍有些安定。但现在的问题是巴修依然是背叛者，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地就这样大摇大摆走在王都的街道上，毕竟认识他的不在少数，他这么明目张胆地走在路上，反乱军很快就能找到他。

“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巴修看了一眼梵，终于第一次正视了他，“雷克斯的墓在哪儿？我想去拜祭一下。”

“在西边沙漠，你如果看到种有很多花的地方那就是了。”梵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将哥哥坟墓的位置告诉了巴修。巴修道了一声谢之后，转身就离开了。

“你可是囚犯，小心一点哦。”巴尔福雷提醒道。

“魔石你不要了？”见巴尔福雷连问都没问他一句就准备离开，梵反而觉得有些惊讶。

“随便你怎么处置，反正我觉得那是个带来霉运的东西，我都后悔了，就因为我想去偷它，接过反而让自己陷入了麻烦里。”巴尔福雷看了梵一眼说道，“怎么，你想给我？”

“那是我的。”

“那就别问。”巴尔福雷笑了笑和芙兰一起离开了。

“哥哥，你说我可以相信巴修么？”看着手中的那块魔石，梵喃喃地说道。但很快梵就将心思放在了魔石上面，魔石在伊瓦利斯是种珍贵的矿物，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不过在这之前梵想给潘妮罗看看，不过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在潘妮罗面前炫耀一下。他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潘妮罗应该在米格罗的店里帮忙，于是他兴冲冲地跑向米格罗的道具店。

一进道具店梵就看到凯兹在店里忙活着，凯兹看到梵居然从纳尔比娜的监狱里逃了出来也非常兴奋，但从凯兹嘴里梵得到了一个并不是很好的情报——今天潘妮罗居然没到店里来，这的确是件少见的事情，潘妮罗并不是个喜欢开小差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不来店里帮忙。而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米格罗也不在店里，凯兹说他急着出去了。

"对了，达兰老爷子说有事，但我很忙，根本就抽不出身。"凯兹一脸为难地说道。

"那好，我帮你去办。"梵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让凯兹高兴不已。

梵来到达兰老爷子那儿，达兰老爷子对他能从纳尔比娜逃出来也感到很惊讶。

"对了，达兰老爷子，看这是什么。"梵将那颗魔石拿了出来向老爷子炫耀了一下，达兰见了连连称奇。

"原以为你是小孩，没想到你还挺有能耐的嘛。"达兰赞道。

"嘿嘿，那是当然。"

"对了梵，我有件事拜托你。原本我是拜托凯兹的，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合适。"达兰顿了一下，忽然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不，必须是你去做。"

说着，达兰从身旁拿出了一把剑，那把剑有着绿色的剑鞘，剑的做工极为精细，一看就知道不是一把普通的剑，而看着剑柄上的纹章，梵立刻看出这是一把骑士剑。

"你把这把剑交给一个叫阿兹拉斯的人，他的所在地我已经在给你的地图上标出来了，记住，一定要给他本人，你说出我们的名字就可以了。"

"好。"梵接过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对了老爷子，我也有件事拜托你，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潘妮罗在哪儿。"

"好，没问题。"

听到消息灵通的达兰老爷子答应了下来，梵放心地带着剑离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达兰老爷子略有所思地说道：

"如果那把剑能够让他们想起曾经的团结那就好了……"

按照达兰在地图上的标示，梵很快就在平民区找到了那个地方。一个叫巴尔扎克的人听梵说是达兰介绍来的将梵带到了一间屋子，这里比外面热闹了许多，许多人在这里纷纷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但梵只听到裁判、暗杀以及兄弟什么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雷克斯在撒谎了？"忽然一个男人的话传到了梵的耳朵里，声音不大，但梵却听得清清楚楚。

"我哥哥不会说谎！"梵大声地叫了出来，其他的他可以忽略，但如果有人胆敢说他哥哥的坏话，那梵是绝对不会沉默的。这时众人才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少年，他们惊讶地看着他，而且这个少年的手中还拿着一把达尔玛斯卡骑士剑。

"不错，雷克斯是被动地成为了目击者，他们故意让他看到认为是我暗杀了陛下，那是帝国的阴谋。"一个中年男子走到了梵的面前，"我们真是有缘。"那个中年男子向梵笑了笑说道。梵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个男子是巴修。此时的他已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蓬乱的长发也剪掉了，胡子也刮了，显得英气勃勃。

"雷克斯的弟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一个小





孩子的话？你要知道，连你的话都没有证据来证明它的真实性。”另一个黑发的中年男人走了上来，他一把拿过了梵手上的骑士剑，看来这个人就是那个叫阿兹拉斯的人了——沃斯拉·阿兹拉斯，这个巴修曾经的挚友现在却对巴修充满了怀疑。

“我不会跟你一起行动的。”沃斯拉对巴修说道。

“阿玛丽亚现在不正需要人去救她吗？”

“部下的生命都在我手上，我必须作最坏的打算，那天夜里维因的袭击我也是见机因时制宜地离开了。而你，也许和翁德尔一样可能是帝国的走狗。”

“那么你想怎么样？把我关起来？”面对沃斯拉咄咄逼人的气势，巴修丝毫没有让步。巴修盯着沃斯拉，而沃斯拉也盯着巴修，两人就这样僵持着，暗中较着劲。僵持了一段时间，沃斯拉哼了一声，将那把达尔玛斯卡骑士剑扔给了巴修。

“你还是没变，沃斯拉。”巴修笑了一下说道。

“巴修，你别忘了，整个达尔玛斯卡都在义勇军的视线里，你和笼子中的小鸟没什么区别。”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

巴修拍了拍梵的肩膀将他从惊讶中唤醒，并示意他离开。即使走出了门，梵也好长时间没反应过来，他万万没想到那个叫阿玛丽亚的女子也是义勇军的人，不过将整个事情串起来看，她当时被帝国士兵追杀，那么也就想得通了。

“你见过她？”巴修好奇地问道。

“嗯，在去纳尔比娜前有过一面之缘。”梵点了点头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居然又见面了。”

“呵呵。”梵笑了一下，没说话。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不过我想最后拜托你一件事情，让我去见巴尔福雷，现在我要的是速度，我需要他的飞空艇。”

梵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回答他。

“纳尔比娜……如果没有你还真有点麻烦呢。”

听梵这么说，巴修笑了一下，他静静地跟在梵的后面，虽然梵没有正面答应他，但巴修知道，这不过是这个少年现在还无法正视自己罢了，归根到底梵并不是个见死不救的人。

“看到了吗？”走出平民区，梵指着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对巴修说道，“他们都是因为战争而失去双亲的孩子，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因为什么？”巴修问道。

“疾病……”梵撒了一个谎，他不想再去想那个晚上所见到的一切。

“抱歉，让你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

“没关系，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梵说道，“潘妮罗也是，说起来我还经常受她家关照呢，可惜……”

“对不起。”

“你怎么又说对不起啊。”巴修的道歉反而让梵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很明白，哥哥的事并不是你的错，错的是帝国。既然哥哥相信你，那么是不会有错的。”

梵看了一眼巴修，他觉得现在应该适当地去接触这个男人，他发现，这个男人也许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可憎。

砂海亭是拉巴纳斯塔王都有名的酒吧，这里也是消息最为灵通的地方，而作为一个空贼，总会对酒有那么一点点喜好。梵猜到巴尔福雷会在这里，于是带着巴修来到了砂海亭，不过刚一进门就听到了米格罗的声音，而且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米格罗发这么大的火。

“潘妮罗被抓还不是因为你！”

“潘妮罗怎么了！”一听到潘妮罗的名字，梵立刻跑到米格罗面前焦急地问道。

“你没事太好了。”见梵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米格罗很是欣慰，虽然梵这小子老是给他添麻烦，但他还是很关心这个孩子的，“潘妮罗被抓走了，那帮无赖还留下了纸条，他们指明叫巴尔福雷去维埃尔巴的魔石矿！”

“是莫南那帮家伙，就是纳尔比娜那些邦加族。”芙兰说道。

“如果那个孩子有事我怎么向她的父母交

待！你可是空贼啊，你应该去帮她吧。"米格罗几乎是用吼了。

"你叫我因为一帮臭男人的信就去？"巴尔福雷喝了一口红酒皱了皱眉头说道，"维埃尔巴可是集中了许多帝国舰队啊。"

"那么我去，你是空贼应该有飞空艇吧，你送我过去，我去救潘妮罗。"梵说道。

"我跟你一起，正好我也要到维埃尔巴有些事。"巴修也附和道。

"你想找翁德尔侯爵直接谈谈？"巴尔福雷一眼就看穿了巴修的目的。

"真麻烦。"巴尔福雷站起了身，"准备好了就到港口来。"

没想到巴尔福雷回答得如此爽快，梵一下子兴奋了起来。飞空艇啊，那可是他一生的梦想！他跟着巴尔福雷来到停靠飞空艇的港口，已经急不可耐地想看看巴尔福雷的飞空艇是什么样子了。

"哇！"当巴尔福雷将梵带到一艘帅气的飞空艇面前时，梵的嘴张得老大，他终于如此近地看到一艘飞空艇，而且自己马上就要坐上去了。

"哟，可以了么？"飞空艇的舱门打开，从里面走出几只莫古利族的小家伙，他们是天生的技师，飞空艇的维修与保养都是他们来完成的。

"速度如何？有没有武器？比伊夫里特还厉害吗？"梵连珠炮似的提出好多问题。

"告诉你是可以，不过我想你还希望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吧，上来。"巴尔福雷看着如此激动的梵笑着说道。梵战战兢兢地走上了飞空艇，因为兴奋，他的身体甚至开始颤抖，当他坐在飞空艇的椅子上时，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会坐上它。

"维埃尔巴怎么样了？"巴修问道。

"现在还有一定自由，这是宣布公主自杀、你被处死，并协助帝国的翁德尔侯爵得到的回报。"

"如果我还活着的消息传开的话，他就会失去信用吧。"

"政治真是个讨厌的东西。"巴尔福雷叹道，不过他很快就将注意力转移到飞行上来，"准备好了吗，芙兰？小子，做好了，不然你会咬到你舌头的哦。"

巴尔福雷高声叫喊力一声，修特拉尔号就像一只展翅的大鸟从港口飞了出去。

"等着我，潘妮罗，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望着那一望无际的天空，梵不禁暗暗发誓。

第六章 少年

年轻是我们的资本
它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但是
它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遗忘

我不知道年轻是否很好
但我知道它至少不错
把握现在的时光
最为重要

时间
是奇妙的东西
它会让我们一步步接近真实
但也会让你一步步偏离

年轻与时间
多么奇妙的矛盾
但它们又是如此和谐

一个略为有些暗的房间里，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男人正紧锁眉头思索着什么，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面貌却还并不老。他盯着书案上的一封羊皮文件，他那纤细的食指敲打着嘴唇考虑着什么，看来这封羊皮文件让他有些头疼。这时门外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中年男子随即召见了前来的副官。副官进来后向男子行了一个礼，那是一个有一张狮子一样的脸的种族，这在伊瓦利斯并不常见。

"大人，基斯裁判长大人已经到了。"副官走到男子前小声说了一句，中年男子沉思了一下，起身拿起了身旁的绅士杖。

"走。"他向副官下达了命令，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有儒者的气质，不轻不重，不紧不慢。

来到停机坪，一艘小型飞空艇缓缓降下，从里面走出一个身着金色盔甲和红色衣服的男子，那华丽的盔甲以及背上披风的标志极为显

眼，这个人显然就是那个裁判长基斯了。中年男人向基斯欠了欠身以表礼仪，基斯也向他点了点头。

“基斯阁下，请到舍下去喝杯维埃尔巴的红茶怎么样？”华服男人向基斯恭敬地问道，虽然他的用词对那个人都很尊敬，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身分有所降低，反而增添了他优雅、气度不凡的气质。

“不用这么客套了，我们还是办正事要紧。”基斯挥了会手拒绝了中年男人的好意。

“好，那么我们就先去魔石矿吧，这样会让阁下您安心一些。这边请。”中年男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基斯走在了前面。在华服男子的陪同下，基斯走进了维埃尔巴有名的鲁斯魔石矿。基斯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不漏下任何东西。

“我是以防万一才到这里来的，那些纯度高的魔石请不必运入本国而是……”

“全部秘密运到维因殿下那里去是吧？”华服的中年男子微微一笑，他是何等的聪明，知道这个人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不错，你果然聪明。”虽然看不到面具下的表情，但听语气就知道基斯很高兴。

“赞美的话就不必说了，但我不想牵扯到什么事情里面去。”

“那么你想得到的回报是皮鞭么？”基斯的语气忽然变得冰冷起来，还带有威胁的口味，“这种无聊的想法不仅会给贵族带来坏处，还会让维埃尔巴灭亡！您说是吧，维埃尔巴侯爵，哈尔姆·翁德尔4世阁下。”

那个华服的中年男人就是空中都市维埃尔巴的领导者翁德尔侯爵，就是他宣布了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将军巴修因谋杀国王而犯下了叛逆罪而被处死，也是他宣布了达尔玛斯卡惟一的公主艾雪自杀身亡。

此时的梵一行也已经乘坐修特拉尔抵达了这座漂浮在空中的都市，但他们现在可没闲心去欣赏那四周的美景，现在他们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潘妮罗。

“鲁斯魔石矿就在前面。”巴尔福雷指着一条并不宽敞的道路向梵说道，“不过最近似乎那里的魔石出产比较少了。”

“你们要去魔石矿吗？”忽然一个略带稚嫩的声音响起，众人回过头发现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正撑在桥上的石栏杆向魔石矿的方向张望，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那个声音肯定就是他所发出来的。

“如果你们要去那么请带我一起去吧，我到里面有些事要办。”少年的脸上露出与他年龄并不相符的老成，他看着巴尔福雷，希望能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你去哪里干什么？”巴修问道。

“那请问你们去那里又干什么？”少年反问道，这倒让所有人惊讶起来。少年的话虽然没有表露任何感情，但他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发现他并不是个任性贪玩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不能小看的家伙。

“好了，跟着来就是了。”看着巴修的样子巴尔福雷赶紧出来打圆场，“不都是赶时间吗？快点吧。”

“那真是太感谢了。”见巴尔福雷答应了下来，少年终于露出了笑容。

“对了，尽量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跑远了，能让我们省心就行。。”巴尔福雷提醒道。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梵问道。

“拉……”少年犹豫了一下，说道，“拉蒙。”

梵看了那个叫拉蒙的少年一眼，刚才他吞吞吐吐的样子显然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梵也没有说什么，也不想刨根问底。

“那矿坑里面估计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别担心，是吧，巴修。”梵调皮地对着巴修说道，巴尔福雷白了梵一眼，真不知道这小子是故意的还是真少根筋，巴修也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鲁斯矿洞是伊瓦利斯有名的几个魔石矿之一，这里的魔石以高纯度而著名于世，许多魔石商人都喜欢到这里来采购货物，不过正如巴尔福雷所说的那样，这里的魔石已经开始渐渐变得稀少，这似乎是与大肆采集有关，至于背后的原因，那么谁都不知道。作为世界有名的矿洞，这里还有士兵守卫，那些士兵并不是帝国士兵，而是维埃尔巴自己的士兵，他们负责矿洞的安全，而除了维埃尔巴政府特别允许的帝国军队以外，其他的帝国军是无法进去的。

跟着梵一起进入魔石矿的拉蒙显得很兴奋，他不时看看人工打造的矿壁以及观察是否有什么矿物。

“对了，说起来这里的领主翁德尔侯爵是怎样一个人啊。”梵好奇地向巴尔福雷问道，巴尔福雷耸了耸肩摆出一副“我不知道”的表情。

“翁德尔侯爵是达尔玛斯卡投降的时候站在

中立的立场上进行战后调停工作的人，看上去像是偏向帝国一方，但有传闻说他在暗中协助反乱军。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只是传闻。"拉蒙接过梵的话说道。

"哎呀呀，不得了，真是学习用功的小孩子。"巴尔福雷惊讶地叫了起来，但他的脸忽然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那么这位小哥到底是哪儿的小孩呢？"

"对了梵，你之前说的潘妮罗是谁啊？"拉蒙并没有回答巴尔福雷的话，将话题转移了开来，而巴尔福雷也只是笑了笑。这个小孩子身上有太多未知的因素，但从他的举止谈吐以及对一些事物的了解程度来看他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巴尔福雷不禁提高了戒心，对拉蒙一举一动的关注也多了起来。

"潘妮罗？那是我朋友，听说她被抓到这里来了我们才来的。"梵说道。

"哦。"拉蒙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接着他们开始继续矿坑的探险，鲁斯矿坑的结构很规整，准确地说是维埃尔巴的矿坑挖掘技术一流。对于每一处所含矿石都进行了精心计算，该在哪里挖，该在那里建造支撑的木桩都非常考究。矿洞的最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空洞，这里平坦而宽广，矿石含量也比其他地区来得高些。地面上闪烁着点点荧光，就像是有萤火虫在飞舞一般。

"太好了，我想看的就是这个！"看到这一情景拉蒙兴奋地叫了起来，他就像一个找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一样。他蹲下身子，抚摸着地面，那是一种之地特殊的石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晶莹透明的结晶嵌在里面。拉蒙从怀里拿出了一颗闪着淡蓝色光芒的石头，只有鸡蛋那样大小，他将那块石头与地面上的石头进行了一番对比，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梵看着拉蒙手中的那块石头问道。

"破魔石，虽然这是人造的。"

"破魔石？"梵更不明白了。

"它与普通的魔石不同，是吸收魔力的石头。现在人工制造的计划正在进行，而这不过是试验品，是德拉库洛亚研究所的产物。"拉蒙站起身走到石壁边上，兴奋地抚摸着墙壁上的那些石头，自言自语地说道，"果然，果然原料是这里的魔石。"

"看来是如你所愿了。"巴尔福雷悠悠地说道，现在他已经非常确认这个少年的身分决不是普通人，因为他提到了那个研究所，这个世界上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并不多，既然知道那绝非常人。

"啊，谢谢你们啊，待会我会报答你们的。"拉蒙还沉浸在发现魔石带来的喜悦中，没有注意到巴尔福雷已经走到了自己身后。

"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可没空陪你到你的国家去。"察觉到巴尔福雷的语气有些异样，拉蒙转过身来。

"破魔石这种子虚乌有的传说你是从谁那儿听说的？为什么你有德拉库洛亚的试作品？你和那个秘密机关到底有什么接触？还有，你到底是谁？"一连串的问题从巴尔福雷的嘴里蹦了出来，一点也不像平时那个吊儿郎当的空贼。拉蒙也毫不示弱地看着巴尔福雷，脸上没有一丝惊慌和害怕的神色，似乎对于这样的情形早有所知，两人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想退后一步。

"巴尔福雷。"见巴尔福雷如此咄咄逼人梵也有些看不下去了，毕竟对方只是个孩子，没有必要这样。但巴尔福雷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势必要挖掘出这个小孩的秘密。

"嗯？"嗅觉敏锐的芙兰忽然问道一股刺鼻的味道，那是她和巴尔福雷最不想见到的家伙。

"哟，等你好久啦，巴尔福雷。你居然从纳尔比娜逃掉了，真让我们好找啊。"四个邦加族





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们的手中都拿着武器，那丑恶的嘴脸以及令人作恶的体臭一看就知道是那帮赏金猎人。

“哼。”巴尔福雷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

“不管是刚才那个裁判还是这个小孩，反正都是赚钱，不如让我们一口吞了吧。”

“哟，你居然还会动脑子了呢，恭喜恭喜。”巴尔福雷的那张毒口从来都不饶人，“你们还是会吃腐烂的肉吧？”

“巴尔福雷！”对于巴尔福雷的讥讽邦加莫南众气得七窍生烟，“你那一半赏金就由这个小子来填补吧！”

“果然……”巴尔福雷心中想道，能动用这帮家伙来找的一定不是什么普通人物，那个少年的身分果然非同一般。

“你们这帮混蛋，潘妮罗在哪儿！”梵愤怒地问道。

“啊？诱饵我们可不要，中途我们把她放了，估计哭着逃掉了吧。”

梵正要发作，拉蒙这时忽然将手中的人造破魔石扔了出去打在莫南的脸上，莫南吃痛捂住了脸，芙兰趁机纵身一跳从他身上踩了过去，拉蒙灵巧地跑了上来拣起破魔石就往矿洞外冲。

“跟上。”巴尔福雷使了个眼色，所有人立刻撤退，离开的时候，巴尔福雷还“不小心”地从莫南的身上踩了过去。

“抱歉啦。”巴尔福雷吹了声口哨，这只会让那帮蠢货更加愤怒。

“给我追！”莫南气得肺都要炸了，他暗暗发誓，抓住巴尔福雷哪怕是酬金减半，都要把他碎尸万段。

梵一行人灵巧地在矿洞众穿梭着，他们利用矿洞里复杂的地形以及众多的十字路口与那帮可怜的家伙周旋着，当他们跑到矿洞口时发现早已没了那帮家伙的踪影。

“拉萨大人！”

拉蒙一个人跑在最前面，他也是第一个走出洞口的人，梵正要去叫他却被巴尔福雷拉到了一旁。一个身着金色盔甲的男子与一个穿着华丽长袍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洞口前的平地上，似乎是在等着谁。显然，那个穿着金色铠甲的男人就是阿尔克迪亚帝国裁判长之一基斯，而那个身着华丽长袍的中年男人则是空中都市维埃尔巴的领导者翁德尔侯爵。

“拉萨大人。”基斯似乎有些不高兴，“你又不带侍者就出来了。”

“拉萨大人？”听到基斯如此称呼拉蒙，梵吃了一惊，当他看到基斯身旁的潘妮罗时他更是差点叫了出来。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人出来，我想她那帮同伙估计还在。”基斯向拉蒙说道，不，现在我们应该称他为拉萨才对。

“我被抓……”

“退下！”潘妮罗想说明什么，但却被基斯喝了下去，他的气势让潘妮罗吓了一跳，只好乖乖地退到了一旁。

“行了。”拉萨制止了基斯，挡在了潘妮罗面前，“如果一个人出来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我也一样。”

“哈尔姆卿，你屋子里加一个客人不介意吧。”拉萨向翁德尔侯爵礼貌地问道。

“当然不介意。”面对拉萨，翁德尔侯爵温柔地说道，他知道这个少年与其他人不一样，是一个值得自己去交往的人。

“基斯裁判，我会听从你的忠告，现在我就跟你走。”拉萨的对基斯说道，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潘妮罗微笑了一下，“初次见面潘妮罗小姐，请多关照。”

“啊。”没想到拉萨会主动向自己打招呼，潘妮罗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必那么拘束，潘妮罗小姐，请跟我来。”说着拉萨牵着潘妮罗的手前往翁德尔侯爵的公馆。

拉萨的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梵吃惊不小，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带走了潘妮罗。

“拉蒙到底在想什么！”梵百思不得其解。

“拉蒙？你还叫他拉蒙？”巴尔福雷笑了笑说道，“他真正的名字应该叫拉萨·法尔纳斯·索利德，帝国皇帝的四子，也就是维因的弟弟。”

“那家伙是皇子！”梵一听非同小可，这不禁让他更担心起潘妮罗的安危来。那个少年看

上去一脸的无辜，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是帝国皇帝的儿子。

“放心，他会照顾那个女孩子的。”仿佛是看穿了梵的心事，芙兰安慰道。

“呵呵，放心，芙兰看男人是很有眼光的哦。”巴尔福雷符合道，但显然他的重点并不在芙兰说的话上面。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接近他们，他们可是在翁德尔侯爵的住宅里啊。”巴修担忧地说道。

“既然说侯爵在暗中给反帝国组织金钱上的援助，那么就一定有线索。”巴尔福雷倒是并不担心，忽然他将目光落在了巴修身上。

“你干嘛？”被一个男人如此凝视，巴修很不自在，凭他的经验这个男人一定又有什么主意了。

“将军，翁德尔侯爵是两年前宣布你被处死的人吧？”

“是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巴修不知道巴尔福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那好，如果大家知道你没死，那么侯爵的地位岂不是很危险？而且这对那些反帝国组织也很不利。”巴尔福雷狡猾地笑了一下，而巴修似乎也已经猜到他想干什么了，“如果我们把‘巴修还活着’这个流言传出去，那帮家伙估计会找上门的，那我们就有希望到侯爵府去了。”



“好主意！”梵大声叫好，还自告奋勇地说要担当那个传播谣传的人。于是梵就在空中都市的街道上大叫我是巴修·冯·罗森博格，街上的人不是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就是叫他赶快离开，只有那些维埃尔巴的导游们在听到梵的叫声后神秘地离开了。

“我们装作不认识这家伙。”巴尔福雷对其他人说道，走到墙边靠了上去，擦拭起自己的爱枪来。梵还继续在那里卖命地叫着，只是偶尔有士兵经过的时候才闭上嘴巴。

“那边的小鬼，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就在梵正要再次叫嚷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了过来，他转过身，发现是一个邦加族的人，他的身边还有几个神色诡异的男子。

嘿嘿，找到了，梵的心中不禁一阵窃喜。

“好啊，没问题。”梵非常配合地被那帮人带走，他从兜里摸出一只炭笔，在走过的路旁的墙壁上悄悄作下了记号。

不知道走了多久，梵被带到一间宽敞的屋子，从屋子里飘出一阵酒香的情况来看，这里应该是酒吧的一间密室。屋子里站了许多人，那些人都以警惕的目光盯着自己。屋子的正中有一张长木桌，在木桌的一旁坐着一个看起来气度非凡的男人，他的身上靠着一个妖艳的女子，看来应该是他的相好。

“哈巴罗，我把这个自称是将军的人带来了。”那个邦加族的人对坐着的那个人说道。

“切，怎么可能是。”那个叫哈巴罗的男子打量了一下梵从鼻子里哼里一声。

“果然。”那个邦加族的人啐了一口，恶狠狠地对梵说道，“你小子居然敢耍我！”

梵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他只是注视着坐着的那个人的一举一动。

“慢着，如果是恶作剧那就算了，但那小子居然知道罗森博格这个姓。小子，说，你背后是谁在指使你。”

“没想到你们居然伪装成街道的导游暗中活动，还有这间酒吧的密室，还很有古典风味呢。”不知什么时候，巴尔福雷、巴修和芙兰已经走了进来，这让那些人大吃一惊，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屋子里什么时候多了三个大活人。

“你……真的还活着！”当哈巴罗看到巴修时失声叫了出来，他万万没想到那个传说中已经被处死的人真的活生生地站到了自己面前。事情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

第七章 重逢

阳光再次照耀这片大地
那是光之神的眷顾
他守护着所有人

黑夜再次笼罩大地
那是夜之神的祝福
他安抚着所有人

暗涌正弥漫着大地
那是什么？
那是人们心中的躁动

女神啊
请指引我吧
我愿追随您
直到永远

翁德尔侯爵府，贵宾室。

潘妮罗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由于紧张她不停地摆弄着裤子上的皮扣，拉萨就在她不远的地方坐在办公桌前阅读着送上来的文件。这个贵宾室属于开放式的设计，它的一旁并没有设置玻璃之类的装饰，就这样敞开，说是一个巨大的阳台也毫不为过。空中都市的美景可以从这里一览无遗。时有微风吹过，这样才不至于让潘妮罗感到窒息。她看了拉萨一眼，发现拉萨是一个俊美的少年，他有着长长的睫毛和俊俏的外貌。这个少年再过几年一定是个美男子，潘妮罗在心中赞道。但对方毕竟是帝国的王子，两人的身分以及两国的敌对关系还是让潘妮罗觉得不是很舒服。

“梵他还好吧，自从我被帝国带走以后就没见过他。”潘妮罗想打破这个沉闷的气氛，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忽然他想到了梵，于是决定用这个话题舒缓一下心中的紧张。

“你们很快就会见面的。”拉萨并没有抬起头，还是继续签着手上的文件，“到你见到他为止，我会保护你的。”

“怎么……”没想到拉萨会这么说，潘妮罗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话说回来，拉巴纳斯塔的帝国军是否做的有些过分了，我会和执政官谈谈的。”拉萨停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维因·索利德是我的哥哥，执政官的工作就是保证达尔玛斯卡的安定。”

“啊？”潘妮罗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就是那个维因的弟弟。

“哥哥是个什么都会的人，也许现在进行得有些不是太顺利，但拉巴纳斯塔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拉萨走到潘妮罗身边，眺望维埃尔巴那空中的美景说道，“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哥哥可是个很厉害的人啊。”

“那个人……好可怕。”潘妮罗一想到维因的那双眼睛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她可以很安心地面对眼前的这个少年，但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看那个维因一眼。

“抱歉，请你原谅我哥哥。”

“但是那长战争中有太多的人受到伤害了，我也是孤儿，我也害怕帝国。”

“潘妮罗小姐。”拉萨走到潘妮罗面前蹲了下来，这让潘妮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没想到身为帝国的王子，拉萨会在一个平民少女面前屈尊。

“为了人们的安宁，我们必须尽全力，索利德家的男孩从小就是这么被教育的，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之一，你能相信我吗？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想哥哥会理解我的。”

潘妮罗只是长大了嘴，这个时候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相信他？但他是帝国的皇子啊。不相信他？但当看到他就不由自主地去相信他。

真是一个神奇的少年啊。潘妮罗想到。

“没想到本尊居然会驾到。”哈巴罗看着巴修说道，“不知道侯爵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办。”

“那就让我们去见侯爵。”巴修非常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说怎么办，老板？”哈巴罗向身旁那个有一张狮子脸的人问道，而这个人就是翁德尔侯爵身边的侍从。

“没办法，我会通知侯爵，你们待会去侯爵府吧。”那个侍从说完就离开了这间密室。巴修与巴尔福雷对望一眼点了点头，看来事情的进展还是很顺利的，而梵得意地看着他们，好像这件事达成的功劳都是他的一样。

在进行了一番准备后，一行人来到了侯爵府。当众人站在了翁德尔侯爵面前时，侯爵扫了一眼站在眼前的人，最后他将目光落在了巴修身上。

“巴修·冯·罗森博格将军。”侯爵的声音不大，但却自有一种威严，“我已经发表了你已被处死的宣言，你这样出现让我怎么办？”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活下来。”

“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弱点咯？”翁德尔侯爵的眉毛一扬，他很钦佩巴修敢来见自己，他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出现。

“那么你有何贵干呢？”翁德尔侯爵问道。

“率领反乱军的人落入到帝国手里了，那是一个叫阿玛丽亚的女性，我希望阁下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巴修一字一句地说道，他盯着侯爵，想看看他听到这个名字后会有什么反应。

“像你这样的人提出的要救出的人，那想必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了？”

“很抱歉，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对于那个人我们不想再说什么。”巴修将手放在胸前行了一个礼。

“那让我们去见拉萨。”梵向侯爵叫道，“我的朋友跟他在一起的。”

“很抱歉，你们来晚了。”翁德尔侯爵站了起来，他依旧拿着他那根绅士拐杖，“拉萨殿下他们已经与帝国军合流了，他们准备乘今天晚上的舰船前往拉巴纳斯塔。”

“罗森博格将军。”侯爵又将目光落在了巴修身上，“听说阁下是一个经常出生入死的猛将，那么你如果深入敌阵，有可能达成你的愿望。”

翁德尔侯爵看着巴修，他知道巴修是个聪明人，应该能明白自己话里的意思。

“抱歉，把你牵扯进来了。”巴修朝侯爵笑了一下，拔出了手中的剑。

“来人！有刺客！抓住他们！”翁德尔侯爵高声叫道，这时从一旁冲出来若干士兵，他们一齐将武器对准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梵反应过来，他的剑就被缴了下来。

“安静，别闹。”巴尔福雷低声喝道。

“把他们交给基斯裁判。”翁德尔向手下下达了命令。

士兵们利索地将众人用锁链绑了起来，巴修并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跟着士兵们前往帝国的军队。第二天早上他们将被送往帝国战舰利维亚桑，与基斯一起前往拉巴纳斯塔。虽然梵被锁链绑着，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他观察帝国战舰的好奇心，他看到那精密的仪器以及做工精致的内部不禁发出了赞叹，对于他这个飞空艇痴而言，不管是什么样的飞空艇对他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众人被带到了舰桥，老远就能看到基斯背部披风上那鲜红的裁判长标志，但更显眼的则是与周围黑色金属那极不协调的一个女性的身影，俨然是阿玛丽亚。

惊讶、愤怒、厌恶，当阿玛丽亚看到巴修时她快步走了过来，给了巴修一个响亮的耳光。

“为什么你还活着，巴修！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阿玛丽亚骂道，巴修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任由她的责骂。

“你们这些人真没教养。”忽然基斯发话了，“在旧达尔玛斯卡公主艾雪·巴纳尔冈·达尔玛斯卡殿下面前居然不行礼！”

“这家伙是公主！”梵一下子叫了出来，之前是拉蒙，现在这个叫阿玛丽亚的女子身分也非同小可，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阿玛丽亚的身分让巴尔福雷也吃了一惊，他也没想到这个女子居然是公主。

“当然，并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她的身分，现在她只是反乱军的一员而已。”

“义勇军！”艾雪纠正道。



“执政官阁下为了达尔玛斯卡的安定希望得到旧王族的帮助，但是像你这种毫无证据就打着王家的旗号随意扰乱治安和民心的人，那是会被送上断头台的吧。”基斯慢慢地说道，虽然语气柔和，但威胁的味道十足。

“谁会帮助那个维因！”艾雪骂了一句。

“我这里有死去的拉米纳斯陛下交给我的东西。”这时巴修发话了，“他命令我，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让我把它交给艾雪殿下，那就是达尔玛斯卡王室的象征——黄昏的碎片。为了保证公主的身分，只有我知道那个东西在哪。”

“住口！”艾雪朝巴修吼道，“你杀了我父亲为什么还会袒护我？难道你想让我耻辱地活下去？”

“如果那是为了王室的义务的话。”

“你们两个住口！我可不想跟你们两个一起死。”见这两人在那里叫来吼去，梵终于忍不住了，他可不想把命赔到这两个人身上。

“闭嘴！”被一个平民小子职责，身为公主的艾雪怎么也不能容忍，但很可惜，梵才不会吃她那一套。他从包里拿出了在拉巴纳斯塔王宫里偷出来的那块石头，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这就是那块所谓的“黄昏的碎片”了。巴尔福雷还想阻止，但已经为时已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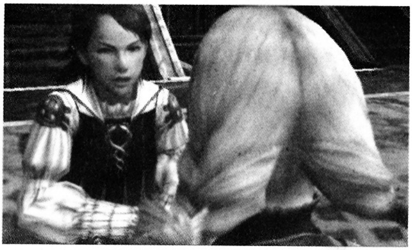
“很好，原来已经准备好了啊，那就不用废那么多周折了。”基斯幸喜地看着那可发着橘红色光彩的石头吞了一下口水。

“不要给他！”艾雪拼命阻止，但无奈被几名士兵牢牢地按在了原地。

“我们说好了，你不会处死我们。”梵战战兢兢地将碎片放到基斯手上。

“裁判是法律的执行者，把他们带下去，另外，将艾雪殿下带到别的屋子。”基斯向手下说道，他们并没有明确答复梵是否会处决他们。

“为什么维因为了这个东西如此大费周折……”看着手上那颗并不起眼的石头，基斯有些疑虑，他无法想像这颗石头到底有怎样的吸引力能让维因如此着迷，但作为臣子的不应该过问太多的事情，他只要按照吩咐做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持有那块碎片，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原本巴修说那样的话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但没想到梵真的拿着那块碎片。

“难道我被牵连进来了也是缘分？”巴尔福雷埋怨道，如此美形、帅气、强大的他居然两次被当成了阶下囚，这样的怨气他怎能受得了。

“安静！”身旁的士兵喝道。

“那种情况下只得如此，这也没办法。”巴修渐渐靠近巴尔福雷低声说道。

“一切以任务为优先，不愧是将军阁下啊。”巴尔福雷叹道，“不过那个人居然是公主啊。”巴尔福雷回味刚才艾雪的野蛮以及之前在下水道见到她时那彪悍的样子，不禁感叹自己居然有看走眼的时候。

“叫你们安静没听到吗？”士兵已经极为不耐烦了，一枪向两人劈去，巴修与巴尔福雷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同时闪开，用手腕上的镣铐夹住长枪。那名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两人打晕，而另一名要上前帮忙的还没等他叫出声芙兰就把他掀翻在地。

“这边！”这时一个裁判打扮的人从一旁跑了出来，他揭下头上的头盔，居然是沃斯拉。

“这是侯爵干的好事？”巴修向沃斯拉问道。

“听好了，达尔玛斯卡灭亡的这两年我独自一人隐藏着殿下的行踪。”沃斯拉走上前来用钥匙解开了巴修手上的镣铐，“我从不信任非友非敌的家伙。”

“那还真是辛苦你了。”巴修笑着说道。

“我希望你这次能帮我，帮我把公主救出来。”

“当然。”巴修望着眼前这个曾经的挚友，他知道虽然现在沃斯拉并不完全相信他，但他坚信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殿下！”在利维亚桑上找了一段时间后，众人终于从一个裁判身上找到关押室的钥匙，沃斯拉急不可耐地打开了门冲了进去。

“沃斯拉！”对于沃斯拉的突然出现艾雪也感到惊讶，何况他还穿着那身裁判的衣服。

“将军，我没事。”艾雪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忽然她注意到沃斯拉身后那个人，她的目

光在那个人身上停了下来。巴修看着公主没有说一句话，眼中流露出关心的神色。艾雪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个人是她最不想见到的人，但看情形，自己应该是被这个最不想见到的人所救的，两人就这样僵持着，谁都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

"你们两个磨蹭什么！没时间了，潘妮罗还等着呢！"看着两个人杵在那儿，梵极为不耐烦，现在人都还没救出来，那两个却在那里浪费时间。

"你们快点，敌人快来了。"站在门边把风的巴尔福雷也催促道。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沃斯拉对艾雪说道。艾雪点了点头，虽然她很不乐意跟巴修走在一起，但只得答应了下来。

刚才的骚动显然已经惊动了飞空艇上的帝国军，此时飞空艇内警报声大响，四处都有士兵的脚步声传来。

"殿下，让我们来开路。"巴修说道。

"我可不需要背叛者来帮忙。"艾雪的语气很冲，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要保持一个公主应有的尊严，何况是在一个背叛者面前。巴修没看她一眼，但依旧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殿下，我们现在必须这样，我们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沃斯拉向艾雪劝道，艾雪虽然有些不甘心，但眼前的情况却容不得她闹情绪，只得忍了下来。她知道，虽然自己不得不承认，但巴修那丰富的战场经验是不容小视的，他很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的事情。

"殿下，我回去夺一艘飞艇。"沃斯拉说道，但艾雪并没有理会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走开。巴修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还是把话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殿下从不允许自己的无能，但现在不得不接受现实。"沃斯拉叹了口气，也很无奈。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众人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看来那帮帝国人已经找到这里来了。

"呼，终于找到你们了。"拉萨调整了一下呼吸，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看到所有人都平安无事，他稍微安了下心。

"梵！"潘妮罗从拉萨的身后走了过来，一眼就看到了梵，欣喜地叫了出来。她一下子扑到了梵的怀里，此时她的心才能稍微得到一丝安宁。

"潘妮罗！"梵终于见到了青梅竹马的好友



也非常高兴，他轻抚着潘妮罗的背安慰着她。

"对不起。"梵轻声对潘妮罗说道，"现在有我在，已经没事了。"

"基斯已经察觉到了，你们马上逃出去。"拉萨不想磨蹭时间，催促道。他很快看到了沃斯拉，向他走了过去，没有一丝紧张的神情，一脸的平静。虽然他知道自己是帝国的人，但他很清楚眼前的这些人并不是不通情理之人，而且他也有话对艾雪说。

"这位是阿兹拉斯将军吧。"拉萨朝沃斯拉点了点头以示友好，"请你跟在下一起去找飞空艇，我们必须在他们找到艾雪公主的行踪前控制一艘。"

"既然知道我们是谁你也想放我们走吗？"沃斯拉警惕地看着那个娇小的少年，但少年眼中的坚定不禁让他觉得这个人非同一般。

"艾雪殿下。"拉萨很有礼貌地向沃斯拉笑了一下，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回过头对艾雪说道，"您是必须存在的一个人，您和罗森博格将军被宣布死亡一定有什么阴谋。我想如果你们之后有什么行动的话，那么会有更大的阴谋出现。所以，请你们快走，请你们将那些阴谋大白于天下。我会纠察这些阴谋，保护帝国。"

"我明白了。"不知为什么，当艾雪看到拉萨时却没有那种憎恨的感情，反之还不由自主地相信他，这种毫无根据的感觉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

"谢啦，拉蒙。"梵顽皮地拍了拍拉萨的肩膀，拉蒙这个称呼倒让拉萨有些不好意思，他向梵笑了笑，并对自己当时不得不这么做道了歉。

"对了，潘妮罗小姐，请你收下这个。"拉萨从怀中摸出一颗蓝色的像水晶石一样的东西递给了潘妮罗，"就把它当成是我给你的护身符吧。"

"我们走。"拉萨向沃斯拉示意跟他一起去拿飞空艇，现在时间紧迫，再也没有时间让他

们浪费下去。其他人立刻也开始了行动，他们现在要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帝国士兵随时都可能找到他们，而且还有一个裁判长。那是所有人惟一感到有些顾虑的人，他们都知道裁判长的实力，而基斯似乎也隐瞒了自己的力量。而且那个老头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个满肚子计策难缠的家伙，说不定他现在正躲在飞空艇哪个地方等着自己呢。

“嗯？”当众人来到一个空旷的空地时，巴尔福雷立刻注意到一个身影正立在他们面前，那金色的铠甲和红色的裤子非常显眼，除了基斯还会有谁？

“真遗憾。”对于自己预测的准确，基斯很是得意，他把手放在腰上的剑上，目光已经锁住了在场所有的人，只要他们有什么行动，那么自己立刻会作出反应。

“我原以为你会为了达尔玛斯卡的安定与我们合作，现在看来貌似不行啊。”基斯不紧不慢地说道，他慢慢地在那里踱着脚步，心中有着十成的把握。他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其他裁判与士兵已将所有人团团围住，他并不担心自己的猎物会跑掉。

“算了，反正我们这里已经有王室的证明了，如果那些冒牌货能起点作用当然不错，但是公主殿下，你已经没有王室的资格和利用价值了！”忽然基斯的语气变得狠了起来，他的手中聚集了大量的热气，一团鲜红的火球在他的手中形成。众人丝毫不敢怠慢，裁判长不愧为裁判长，只是初次出手就让所有人察觉到他的非同寻常。

“死吧！”基斯大喝一声将火球扔向了众人，就在大家正防御住进行反击的时候，忽然潘妮罗手中的颗蓝色的宝石发出了淡蓝的光芒，一瞬间那团火球就像是被吸干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潘妮罗手中那一颗毫不起眼的石头，由于吸收了刚才的魔法，此时石头发出的淡蓝色的光辉更加耀眼了。

“破魔石？”巴尔福雷盯着那块石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禁对这块神奇的石头另眼相看。

“很了不起嘛，殿下。”基斯略带嘲讽地说道，他的手中已经拿好了武器，看来是随时准备战斗了，“你拒绝了保留荣誉的投降，果然有你们达尔玛斯卡的作风。”

“你懂什么！”听到基斯的嘲讽艾雪非常生气，她决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她的祖国。



“少废话，在这里解决了这家伙！”梵皱了下眉头，现在可没时间跟这个家伙狗屁，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让他无视所有的人。

“唉，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巴尔福雷叹了口气，抬起了手中的枪，“就让我来看看裁判长到底有何能耐吧。”

基斯哼了一声，显然没把眼前的这帮人放在眼里。但当他与这些人交手后就发现形势有些不对了，梵那灵巧的身手让他觉得像喉咙中卡了一根鱼刺一样的不爽，而他还得时时注意巴尔福雷的暗枪。虽然有几个帝国剑士从旁协助，但他们毕竟不是可以依靠的家伙，何况现在那些剑士已经被打趴在地了。

“嘿！”巴修的剑犀利地向基斯挥了过去，基斯只得向后一退，但巴修的剑还是触及到了他的盔甲，不禁让基斯吓出一身冷汗。巴修！基斯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的存在。

该死，我居然忽略了这个人的存在！基斯低声骂了一句自己的疏忽。虽然巴修被关在牢狱里两年，但他依旧是不可小看的人物，当年的战神仍然如此勇猛，何况他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息，实力已经恢复了八九成。在这个久经沙场的人面前，自己的经验毫无作用。

“哈！”趁着基斯还没回过神的空当梵大喝一声挥剑向基斯的头砍去，基斯注意到梵挥过来的剑，只得硬生生地将头往后仰，但梵的剑还是砍中他的头盔，他的头盔应声掉在了地上。这让基斯吓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有头盔挡着，恐怕他的人头早已落地了。

“唔……”基斯捂住脸退到了一旁，此时的他极为愤怒，身为裁判长却被这几个人打败，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自己的脸面真没地方搁了。

“快点！找到飞空艇了！”这时沃斯拉冲了进来喊了一声，巴尔福雷第一个反应了过来，对于飞空艇三个字他是再喜爱不过了，加上这段时间老是和阴暗的牢房打交道，双手都没机

会握上那心爱的操作杆，现在他想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好地在空中自由翱翔一番。

“快！”巴尔福雷高声叫道，趁基斯现在还很虚弱，他们得赶紧离开。他兴冲冲地跑到停放飞空艇的地方，幻想着有一艘拉风的飞空艇停在那里。

“啊！”当巴尔福雷看到那艘飞空艇时感觉像是被泼了一身冷水。

“阿特莫斯？有没有搞错！”看着眼前这个显得极为笨重的家伙，巴尔福雷立刻泄了气，“这种东西怎么符合我的美学！这完全不是像我这种主人公该坐的东西。”

“少唧唧歪歪的，走人！”梵不耐烦地催道，“对了，我来开可以吗？”

“你想又把它开沉么？”芙兰从身后幽雅地走了上来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这句话立刻让梵闭上了嘴巴。

见所有人都上了飞空艇，芙兰启动了动力装置，潘妮罗在一旁不停地催促，而艾雪在那里感叹终于逃出来了。梵看着芙兰帅气的驾驶的身影只得在那里吞口水，而巴尔福雷却一个劲地在埋怨这艘飞空艇不符合他的美学。

“别急，我们要稳着开，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看破。”芙兰不紧不慢地说道，她那略有些低沉的女中音听上去总能让人的心安定下来。阿特莫斯就这样缓缓地驶出了西瓦，没有一丝慌乱，与那些帝国的飞空艇混在一起，谁也没有注意到。

第八章 绑架

达尔玛斯卡的王宫修建得很有古典气息，与充满了现代感的阿尔克迪亚的王宫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维因喜欢这里的原因。此时的他正靠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那一摞资料，这个曾经是达尔玛斯卡王拉米纳斯办公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执政官的专用执务室。一个穿着厚重黑色铠甲的男人正站在他的面前向他汇报着最近的情况，这个男人正是阿尔克迪亚帝国的裁判长加布拉斯。似乎是有些坐累了，维因站起了身走到了窗户面前。这里是王宫中最高的地方，由于角度修得恰到好处，所以从这里能够一览整个王都拉巴纳斯塔。

“被帝都那帮老家伙牵制的这段时间，这里已经复兴得这么好了。”俯视着王都那灯火辉煌的夜景以及繁荣的夜市，维因不禁赞叹道，他也不得不承认，达尔玛斯卡这个国家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国家，在受到了如此重大的创伤之后能在短短的两年里恢复以前的样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拉巴纳斯塔的反乱分子虽然已经被孤立，但如果今后有外部势力的支援，那么将会相当麻烦，特别是维埃尔巴的反帝国组织，其资金丰富得有些不自然，属下认为翁德尔侯爵应该是在背后与他们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们应当对他有所措施。”裁判长向维因汇报着进来收集的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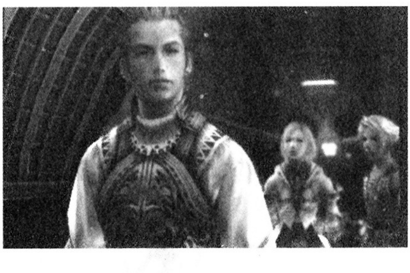
“但是他给我联系了哦。”维因拿着一封秘密信件在裁判长面前晃了一下，“听说他抓到了那只从笼子里逃出去的狗，已经交给基斯了。”

“能够杀那家伙的只有我。”加布拉斯冷冷地说道，那个人的逃脱对他而言简直是个耻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身分早就受到处罚了，但即便如此也让他觉得颜面扫地。

“真是个执著的弟弟。”维因轻笑了一下，对于加布拉斯对巴修的执著，维因非常清楚，这个不甘心落后于自己哥哥的双胞胎弟弟总是想在任何场合下表现出自己比哥哥有能耐，巴修的出逃对于他而言的确是个沉重的打击。

“对了，明天早上基斯就要带拉萨回来了，我希望爱卿能将他们送回帝国。”维因看了一下时钟，发现离那个人来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对加布拉斯说道，“希德博士就要来了，你先下去。”

加布拉斯向维因鞠了一躬退了下去，在出执政室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向这边走来，那个男人穿着华丽，戴着一副银丝眼镜，银白的头发很顺滑地梳了一个背头，这个人就是维因所说的希德博士了。希德似乎是想到了



什么问题在那里边走边自言自语什么，加布拉斯皱了皱眉头，他不明白为什么维因会如此宠幸这个看上去有些疯疯癫癫的老头子。两人没说一句话擦肩而过，希德根本就没在意走过去的那位裁判长，他正沉浸在自己研究的自娱自乐中。

走到维因面前，希德也没行礼，他笑着对维因说道：

“哟，维因，看来你对自己执政官这个职位还挺享受的嘛。”

“哪里哪里。”维因笑了一下，对希德直呼其名没有一点在意，这就是希德，这也是维因喜欢这个老头子的地方，“你真让我好等，嗯……快两年了吧。帝都怎么样？元老院那帮家伙有什么动静没有？”

“还不是在那忙活着什么，比如要揪出你的尾巴什么的。”

“就让他们尽情地去找吧。”听到元老院的举动维因觉得搞笑，他喜欢跟那帮老家伙玩捉迷藏的游戏，既然他们有那个闲心，那么自己就陪他们好好玩玩。

“不说这个了，还是让我们来谈谈你的研究吧。”维因很快就收起了笑容，他叫希德来当然不是来开元老院的玩笑，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与希德这个魔石专家谈谈。

离开达尔玛斯卡的加布拉斯并没有马上前往维埃尔巴接拉萨，他立刻乘坐自己的私人飞空艇回到了帝国首都阿尔克迪斯，准备将自己知道的情况报告给那个帝国的最高执政者——阿尔克迪亚帝国皇帝古拉米斯。一下飞空艇他就支走了身边所有的人，独自一人前往古拉米斯皇帝所在的执政室。

“陛下。”加布拉斯向端坐在王座上的皇帝行了一个礼，开始向古拉米斯报告他最近做了解到的情况，古拉米斯也事先将屋内的侍卫也打发了出去，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事情，事实上，应该是他那个聪明的儿子的事情。

“陛下，从最近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维因殿下似乎与德拉库洛亚研究所走得更近了，之前我也收到线报说殿下与那边有什么关联，但现在大有频繁交流的趋势。”

“是希德博士吗？”老皇帝很快就猜到了那个与维因有着密切联系的人，那个博士是研究所的最高官员，既然维因与研究所有联系，那希德一定脱不了关系。

“不错。”加布拉斯点了点头，“而且我已经确认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是维因陛下了，而且他们与纳布迪斯的毁灭也的确有关。不过指挥那次作战的泽库特裁判现在行踪不明，真相现在还并不明确。”

“唉……”皇帝叹了口气，原本他还抱有一丝希望，虽然他已经了解到八九不离十，但他希望那并不是事实，现在从加布拉斯嘴里听到确切的消息，他还是有些失望，“看来我古拉米斯真的老了，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了解了。”

忽然古拉米斯皇帝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右手使劲抓住椅子的护手，支撑着那剧烈震动的身体。

“陛下！”古拉米斯的情况让加布拉斯非常担心，他知道皇帝已经年事已高，而且最近的咳嗽也有愈来愈烈之势，如果再这样下去皇帝的身体很有可能支撑不住。

“没关系，这是不治之症。”皇帝摆了摆手，再咳嗽了一阵之后情况有些好转，古拉米斯深深地吸了口气后靠在了王座上。

“加布拉斯。”坐了一段时间，古拉米斯的呼吸不再那么急促，他向自己心爱的裁判长问道，“你认为帝国皇帝这个位子该由谁来坐？元老院对过于有能力的维因很担忧，他们希望有一个年少的皇帝。”

加布拉斯并没有说话，此时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这个选择并不那么轻松，万一有什么差错，那么后果有可能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他没有回答，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皇帝后面的话。

“加布拉斯，我曾经进攻了你的祖国。”皇帝说道。

“兰迪斯共和国已经灭亡了，现在帝国才是我的祖国。”

“但是你哥哥并不承认帝国，听说他流亡到达尔玛斯卡了。”古拉米斯皇帝叹了口气，“你难道没考虑过追随你哥哥而去吗？”

“我一直都在追他，但是是将他作为敌人。”

“如果是祖国的敌人，即使是哥哥也要杀死吗？”古拉米斯皇帝的眼神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此时显得丝毫没有病态，他盯着加布拉斯的眼睛，仿佛要将他的心看穿。但加布拉斯一点也没有感到心虚，因为刚才的话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起码对于哥哥巴修的那部分是。

“加布拉斯，我非常赞赏你的这种无情，但

我不希望拉萨变得跟维因一样，请你一定要支持他。”

“陛下的意思是要让我代替拉萨殿下成为他的剑吗？”

“与其说是剑，不如说是盾。”古拉米斯皇帝说道，“继续监视维因的一举一动，他很精明，你可要注意。”

“遵命，陛下。”加布拉斯挺起胸膛向皇帝敬了一个礼。

“拜托了，加布拉斯。”皇帝看着加布拉斯，眼中流露出一丝悲伤的神情，“我已经不想再看到我的儿子们相互残杀了。”



驶出西瓦的阿特莫斯很顺利地就开出了帝国军队控制的空中领域，帝国舰队根本就没察觉到这架飞空艇上载着一个重要的人物。对于梵而言，再次坐上飞空艇的确是件高兴的事情，而且型号也跟西瓦不同，当然，如果身边的巴尔福雷不在那里老是埋怨这艘飞空艇不符合他的美学的话，那心情会更好一点。

阿特莫斯驶进了维埃尔巴的港口，众人再次回到了这座空中都市。

“艾雪殿下。”巴修叫住了艾雪。

“什么事？”艾雪虽然有些不大愿意与这个曾经背叛过自己的男人说话，但他毕竟救了自己，所以现在她的脸色也没有之前那么难看了。

“我希望殿下还是去见一下翁德尔侯爵。”巴修说道。

“翁德尔侯爵？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把你们交给了帝国吗？”巴修的建议有些出乎艾雪的意料，她已经从大家的口中得知了他们被抓到帝国飞空艇的遭遇，但现在巴修的话却不合常理。

“我觉得殿下应该去见见他，侯爵表面上是服从帝国，但那并不是侯爵的本意。我们这次能够救出殿下全靠侯爵的‘帮助’，虽然这个方法有点危险。”巴修说道。

“属下也深有同感。”沃斯拉说道，“虽然我们现在暂时避开了帝国的追捕，但如果我们早一点与侯爵达成协议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属下真是愚蠢。”沃斯拉自嘲地笑了笑。

“殿下，请再给属下一点时间，仅靠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夺回我们的祖国的，我想去找一些另外的方法，在属下回来之前，就让巴修担任陛下的护卫一职吧。”沃斯拉向巴修看了一眼，继续说道，“也许陛下还在怀疑他，但对于国家的忠诚，属下认为他与属下是一样的。”

“好吧。”艾雪沉思了一下答应了沃斯拉的请求，她的确对巴修还有些怀疑，但既然沃斯拉这么说了她也就不会再说什么。

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再去见一次翁德尔侯爵，看看这位先生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翁德尔侯爵对于他们的到来倒还没有忌讳什么，当艾雪报上自己的名字后，翁德尔侯爵很干脆地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侯爵大人。”艾雪保持了自己应有的风度，虽然她有很多问题想问，但公主的身分还

是时刻提醒着她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公主应有的举止，"侯爵大人，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地说吧，我想知道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你的那些举动到底有什么原因？在我的父亲参加和平谈判会议的那天晚上，知道父亲去世的沃斯拉偷偷将我从拉巴纳斯塔救了出来，在维因还没有找到我之前我希望获得你的保护……"

"但我却发表了你自杀的消息，看上去就像是屈服于帝国一样啊。"翁德尔侯爵接着艾雪的话说道，"那次发表是维因的提议，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意图，所以不得不接受了，现在想起来他的目的是想分裂我们。"

"但那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希望你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一起打倒维因！"艾雪激动地向侯爵说道，既然情况已经说清，那么现在也不必去怀疑侯爵了。侯爵是现在的希望，有了他的支援，那么复国就有希望了。

"呵呵，你果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缠着人要抱的小艾雪了。"看着艾雪那张充满着坚定神情的脸，翁德尔侯爵赞许地说道，"以前的那个艾雪已经不在了，殿下也变成大人了。"

"那么叔父大人，你……"

"殿下。"翁德尔侯爵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如果，假设你打倒了维因，那么之后会怎么办？你想复兴王国，但你作为皇室的证物已经被夺走了，如果没有皇室证明，布尔奥米谢斯大僧正是不会承认殿下的王位继承权的。现在你没有皇室的证明，你什么也做不了，在帝国那边有什么话传来之前你就暂时在维埃尔巴接受保护吧。"

"那可不行！"艾雪对翁德尔的这个提议表示出坚决的反对。

"那么殿下现在能做什么？"侯爵的语气并不是很重，但这一句话直中艾雪的要害。是啊，现在能做什么呢？

"喂，公主已经救出来了，我想我们应该有权利要谢礼吧？首先给我们准备点好吃的，我想这个对你而言不会很难吧。"巴尔福雷见如果这样下去那么双方都讨论不出一个什么结果，他打断了两人的争论，他对公主复国并不感兴趣，现在他只想大吃一顿来犒劳犒劳自己那已经倍受虐待的胃袋，而且那个公主的声音太大了，他可不想耳根子不清净。

侯爵看了艾雪一眼也不再说什么，他命令自己的副官赶紧去张罗晚餐，艾雪见侯爵没有回答她也没有再追问下去。她一直沉默着，即使在餐桌上也没说一句话，至于梵大赞维埃尔巴的美食的废话她更是毫不理会。她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也许并不成熟，但她的潜意识告诉她自己必须这么做。就这样，直到晚餐结束艾雪也没有再理会任何人，她悄悄地回到了侯爵为她准备的卧室，并整理好了所有的行李。艾雪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上，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去。当最后一丝阳光消失的时候，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拿上了行李，走出了房间。

来到维埃尔巴的港口，艾雪打开了修特拉尔的舱门。现在她不想再依靠任何人，如果要复兴自己的祖国，那么现在靠的只有是自己。对于飞空艇的操作她已经是驾轻就熟，两年的流浪生活足以让一个身处深宫的公主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女性。

"你在干吗？这可是巴尔福雷的飞空艇哦。"

"啊！"忽然出现在身后的梵把艾雪吓了一跳，但艾雪看到是他也就没有在意，继续飞快地进行着操作。

"我要去拿'晓之碎片'，那是另一个皇室的证明，我知道它在哪儿，至于飞空艇，我拿到碎片后自然会归还。"

"这是什么意思？"对于艾雪的独断独行梵有些不满，他对这个公主本来就没什么好感，对于她的一意孤行和任性也是早已有些看不惯了。

"我必须去做！这也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们！"

"那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我已经有一个人独自战斗的觉悟了。"

"一个人？那巴修呢？何况你就这样随便把别人的飞空艇开走了，你还是个公主呢！"

"住口！"梵的责备让艾雪有些生气了，何况他还用那样的口气，"我说过不要用'你'这个字来称呼我！"

"殿下，请冷静。"忽然巴修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这让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但当艾雪反应过来时，却发现是巴尔福雷。他依旧是那么懒散地靠在驾驶舱的门口，手中拿着一个类似步话机的装置，看来刚才巴修的声音就是从那个里面发出来的。

"怎么？吓了一跳吧。呵呵，因为工作原因所以我有时会用到这个，很方便哦。"巴尔福雷一脸的坏笑，他调整了一下频率，将嘴又靠近

那个步话机说了起来，"我说过不要用'你'这个字来称呼我！"这次的声音是艾雪，看来这东西真的像巴尔福雷所说的那样有时会很有用。

"跟我去见侯爵，这也是为了你。"巴尔福雷对艾雪说道，还带有一些命令的语气。

"不。"艾雪的回答依旧是那么坚决，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下，忽然，她对巴尔福雷说道，"那么请你绑架我吧！"

"啊？"没想到艾雪会出这样的主意，连巴尔福雷都有些惊讶。

"你是空贼吧？那么就请你把我从这里偷出去吧！"艾雪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了。

"那么我有什么好处呢？"巴尔福雷不愧是个经验老到的空贼，利益自然是他的追求，所以当艾雪提出这个要求后他也毫不迟疑地询问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报酬。

"霸王的财宝。"艾雪也很清楚，与这样的人打交道讲人情是行不通的，只有实际利益才是他们想得到的，"晓之碎片在兰斯沃尔王的王墓中，我想里面的财宝应该能满足你吧。"

"兰斯沃尔？"这个名字对于伊瓦利斯的每个人而言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巴尔福雷听到这个名字也有些心动了。

"而且捉拿你的赏金也会上涨。"不知什么什么时候巴修也进来了。赏金上涨对于一个空贼而言那可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空贼中比拼谁的赏金高那可是常有的事。赏金越高证明自己的身价也越高，同时也说明了自己的名气大，干过的大事也多。能够财富和名誉双收，这的确是件可以考虑的好买卖。

"不管怎样绑架王族可是重罪，不过提出这样建议的家臣也是共犯啊。"巴尔福雷对巴修笑着说道。

"我会代替沃斯拉跟殿下在一起。"当巴修再次说出这句话时，艾雪再也没有了抵触的情绪，就像沃斯拉所说的那样，不管巴修是否做过那些事情，但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

"那么梵呢？你会怎么做？"这时潘妮罗在芙兰的陪同下也来到了修特拉尔号上。

"去！当然去！哼，可别想把我撂在这里。"

"那我也跟你去！我再也不想一个人了。"潘妮罗拉住了梵的手向他恳求道，经历这么多事情，她不想再与梵分开，她怕一分开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嗯，我知道。"梵拍了拍潘妮罗的手，他也不想撇下这个青梅竹马的好友，当年一样，现在同样也一样。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在侯爵没发现之前我们赶快离开吧，就像一个绑架犯那样。"见大家的意见一致芙兰优雅地说道，绑架一词从她的嘴巴里说出来显得却有些艺术的味道了。

第九章 晓之碎片

在达尔玛斯卡王国的西部有一片大沙海奥格尔·安萨，要想达到更西边的王墓那就必须穿过这里。这片沙海的面积比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国土面积还要大，有无数勇敢的战士与冒险者在进入这片沙海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而在这里有一片魔力混乱的区域——亚科特，利用飞空石的飞空艇是无法飞越这片区域的，所以要想到王墓只得步行。一进入奥格尔·安萨，梵就对眼前那些林立的钢铁建筑惊叹不已，虽然这些建筑多数已经生锈，并且有长期停止运作的痕迹，但保存还是非常完好。

"这好像是汲取地底石油的设施，不过似乎闲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这是达尔玛斯卡修建的？"摸了一下那生锈的栏杆，梵的手上已经沾满了灰尘。

"不，是罗扎利亚帝国。"巴修回答道，"那是于阿尔克迪亚帝国一起争夺霸权的西方大国，夹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国家都灭亡了，达尔玛斯卡、纳布拉迪亚，还有……兰迪斯。"一提到兰迪斯，巴修顿了一下，那是他的祖国，但他不得不流亡到另一个国家。

"小国都是要看大国的脸色的。"一个声音从巴修的身后传来。

"沃斯拉！"沃斯拉的出现让巴修微微惊讶



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跟上了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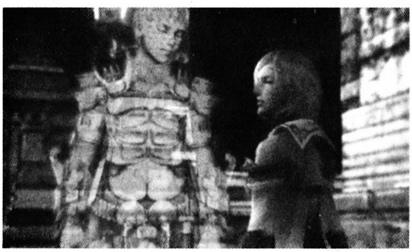
"没想到你居然会找空贼帮忙。"沃斯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巴尔福雷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而且这也是艾雪殿下自己的意思。殿下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什么忙也没有帮上，所以这次我发誓会一直支持她。"巴修说道。

"呵，这也是骑士道的一种么？"一听是艾雪的决定沃斯拉也没再多说什么。但现在并不是闲聊的时候，这片亚科特地区由于魔力混乱，所以很少有管制的部队到这里，因此这里也成为了无法地带，居住在这里的人也绝非善类。众人为了避免与这些家伙正面交锋也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因此当他们到达兰斯沃尔王的王墓时已经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了。

"哇噢。"当众人走进王墓位于的山谷时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个王墓修建在一座山的里面，容纳它的那个巨大空间很明显就能看出是人工挖掘的。通往王墓的道路只有一条，但王墓前有一个很空旷的广场，面积大得可以容纳几架小型飞空艇。王墓具有非常浓厚的古典气息，它就坐落在那里，似乎向所有来到这里的人述说着那昔日的辉煌。

在很久以前，被众神喜爱的兰斯沃尔王统一了瓦伦迪亚和沃达利亚两块大陆，并成立了加尔迪亚联邦，兰斯沃尔王也被称为霸王。他的精神被后继者们所继承，和平与繁荣延续了数百年。阿尔克迪亚与罗扎利亚都是所属加尔迪亚联邦的国家，都是在兰斯沃尔王所建造的和平中成长起来的。兰斯沃尔王将证明有霸王血统的三件证据遗留了下来，其中"夜光之碎片"传到了纳布拉迪亚王家，"黄昏之碎片"传到了达尔玛斯卡王家；而最后的"晓之碎片"则封印在了王墓中，这个秘密一直只在王室中流传。也许是霸王预感到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所以王墓只有每代君王才能进入，而没有证明的人是无法进去的。作为达尔玛斯卡的惟一继承人，艾雪是有资格进入霸王的王墓，但在里面会遇到什么，谁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就像是盗墓的。"梵小声对潘妮罗说道。

"怎么可能，哪个盗墓的会这么冠冕堂皇地从正门进去。"话虽这么说，但潘妮罗自己也有那么一点感觉。

"你们的声音太大啦！"走在前门的艾雪回过身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梵和潘妮罗赶紧闭上嘴，这个脾气有些火爆的公主他们可惹不起。

如果说王墓的外观让人感到肃然起敬的话，那么内部的构造则让人不禁赞叹能工巧匠们的鬼斧神工。即使过了这么多年，这里还是保持着完好，即使有些地方出现的裂痕，但王墓内部整体还是保留了若干年前的样子。一进王墓梵和潘妮罗就争先恐后地欣赏起那些墙上的雕刻以及精致的装饰，而巴尔福雷和芙兰则一言不发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显然，巴尔福雷更关心宝藏的多少。

"我还是不想跟那些盗墓的在一起。"看着巴尔福雷，沃斯拉有些厌恶地对艾雪说道。

"但你要清楚，光靠我们是不行的。"艾雪有些无奈，毕竟她也不愿意这些无关的人进入这座只属于霸王后裔的王墓，"那个人只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只要有利益的约束那么他就不会背叛我们。"

"但是殿下……"

"行了，有什么话待会再说。"艾雪阻止了沃斯拉继续说下去，"现在我们的首要目的是晓之碎片。"

"对了，你真的知道那个什么晓之碎片在哪里吗？"这时梵走过来问道。

"我感到它在呼唤我。"对于梵无礼的问题艾雪尽量克制住了自己，此时她不想再与这小子计较什么，对于现在的她而言，晓之碎片就是一切。

当越往深处走的时候，周围的情况就越奇特。在到达最底层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空气弥漫着带有七彩的雾气，它们墓地中漂浮着，流动的光彩让这些雾气显得更加诡异。

"地下怎么会有雾呢？"潘妮罗好奇地问道。

"这不是普通的雾，这是魔雾。"芙兰解释道。

"魔雾能用肉眼看见吗？"



“只要浓度够了就能看到，看来这里魔雾的浓度很高啊。”高浓度的魔雾的气息让芙兰皱起了眉头，对这些魔雾，她并不是很喜欢。

当所有人来到王墓最底层时，空间变得开阔起来，在这个王墓的最下面，居然有一个小广间，而正中央有一扇紧闭的石门，看来这里就是通往晓之碎片的门了。不过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个似人非人似魔非魔的家伙站在这扇门前，仿佛一个门神一般，看来不打败它是不会让人进那扇门的。这个生物有着一双粗壮的手臂，但奇特的是，在这东西的头的下方又长出了一对比较细小的手臂。

“大家小心点。”巴修向众人提醒道，这个家伙身上散发出让人感到害怕的魔力，看来并不好对付，而它身上散发出的热气也让人感到呼吸有些困难。

“散开！”巴修一声令下之后众人向四周散开，大家都拿出了自己的武器与这个家伙缠斗在了一起。一与它交手，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感。但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众人还是打败了它。在众人的注视下，艾雪推开了那扇古老的石门，当她进去之后，她又看到拉斯拉的幻影，她想去抓住那个幻影，但却扑了一个空，看着幻影离去的身影，艾雪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其报仇。这时艾雪的手中忽然闪出一道亮光，一个发出白色光芒的石头出现在了她的手上，看来这就是那个晓之碎片了。

但是，当众人从王墓中出来时，事情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的舰队已经将这里团团包围，而所有人再次被“请”到了基斯的飞空艇上。

“哟，我们又见面了，殿下。我对前几天的无礼感到非常抱歉。”

“少废话，有话直说。”对于基斯那假惺惺的问候艾雪才不吃这一套。

“爽快。”基斯笑了一下说道，“我希望你能把破魔石交给我。”

“破魔石？”

“对，但不是那种仿制品。”基斯指着潘妮罗手中的人造破魔石说道，“我要的时霸王兰斯沃尔的遗产—众神赐予的破魔石。”

艾雪当然知道他想要什么，但那是她祖先的遗产，也是现在能够战胜帝国的希望，她怎能随意将它交出去。

“殿下，把晓之碎片交给他吧，那就是破魔石。”

“沃斯拉，你！为什么？”沃斯拉的举动让巴修大吃一惊，他厉声质问着沃斯拉，这样的行径无异于背叛，他希望这个昔日的战友能给他一个很好的解释。

“帝国并不是战斗就能胜利的对手，如果你想拯救达尔玛斯卡那就看看现实情况吧！”沃斯拉的解释虽然并不那么完美，但巴修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

“阿兹拉斯将军真聪明。”基斯赞道，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看着艾雪，说道，“只要你交出晓之碎片我们就会立刻让艾雪殿下即位，宣布达尔玛斯卡王国复活。怎么样？一颗石头就能换来一个国家，这个买卖并不亏吧？殿下可不要迷惘啊，你越迷惘，人民的牺牲就越多，比如他是第一个。”基斯将剑放在了巴尔福雷的脖子上说道。

“少拐弯抹角！想杀就杀！”巴尔福雷倒还不怕基斯这一套，但艾雪最后还是将晓之碎片交给了基斯。

“呵呵，这才对嘛。”接过晓之碎片，基斯满意地笑起来，他看着那颗石头很是得意，“这就是王室的证明，神赐予的破魔石，呵呵，希德博士看了一定会眼红的。”

“你刚才说谁？”一听到希德这个名字，巴尔福雷的反应有些不同寻常，但他很快就被士兵拉了下去。基斯将晓之碎片交给了研究人员，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颗不起眼的石头到底有多厉害了。



帝国士兵将众人带往暂时关押他们的地方，艾雪走在最后面，她低着头似乎正在想着什么，连沃斯拉在她旁边说话都没有搭理。

"殿下，等您回到拉巴纳斯塔就向市民公布殿下还健在这件事吧。之后属下会与帝国进行交涉，然后再利用拉萨殿下那边的关系，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我觉得可以信任他。"

"你以为我现在还能相信谁？"艾雪忽然停住了脚步，她狠狠瞪了沃斯拉一眼，刚才沃斯拉的举动让她心痛不已。

"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尔玛斯卡。"沃斯拉强调道，但艾雪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忽然，芙兰貌似很痛苦地蹲下了身子，她的身体发出剧烈的颤抖，表情也极为痛苦。

"好热……魔雾……好热！"芙兰大叫一声从地上一跃而且，那些帝国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她打倒在地。

"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芙兰突然间变得如此疯狂，潘妮罗吓坏了。

"呵呵，估计是个讨厌被束缚的类型吧。"到这个时候巴尔福雷还不忘开玩笑。

此时飞空艇开始发出震动，震得几乎让人站不稳。

"喂，怎么办！"巴尔福雷向艾雪问道。

"当然是逃出去！"

"哼，你以为我会让一个空贼偷走达尔玛斯卡的未来吗？"令人更为惊讶的是沃斯拉突然拔出了剑站在了所有人面前，"为什么？巴修，你应该能看清现实吧。"

"当然，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知难而进。"巴修坚决地说道。看来现在已经不用多说了，既然沃斯拉要选择挡住道路，那么能做的只有一个——打倒他！对于这个战友，巴修对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的每一招每一式，甚至每一个破绽。巴修看准一个时机将沃斯拉的剑打飞了出去，沃斯拉无奈地瘫坐在地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地面，艾雪想对他说什么，但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只得叹了口气转身离开。

"我是为了祖国，我是为了祖国……"沃斯拉喃喃地说道。

"我知道，但你只是为了祖国，你太急功近利了。"巴修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太着急了？"沃斯拉苦笑了一下，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你回来得太晚了，我已经不能再侍奉殿下了，殿下就拜托你了。"

巴修没说什么，只有默默地离开。帝国战舰利维亚桑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破魔石的力量让动力完全失控，战舰上的人已经乱作一团。巴尔福雷很容易就找到自己的爱艇修特拉尔，当他们驶出西瓦时，西瓦已经被火焰熊熊包围，转瞬间就爆炸了。

"靠，魔雾居然实体化了！"看着空中那球形的光晕，巴尔福雷不禁骂了一句。

"快看！"忽然潘妮罗叫了起来——一颗闪烁着诡异光芒的石头正漂浮在空中。

"是晓之碎片！"艾雪欣喜地欢呼了一声。

"去捡回来。"巴尔福雷看着那颗石头，调整了修特拉尔前进的方向。

战舰利维亚桑爆炸，阿尔克迪亚帝国第8舰队全灭。发生在亚科特的这个噩耗给了帝国巨大的打击，我也以生病为由离开了维埃尔巴。这是为了集结伊瓦利斯各地的反阿尔克迪亚势力，将他们组织为义勇军。这个时候，回到拉巴纳斯塔的艾雪殿下并没有公开自己还活着的消息，她拿着晓之碎片隐藏了自己的身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艾雪殿下出现在民众面前，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我之前宣布的艾雪殿下自杀是虚假的消息，这样就对我组织义勇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以目前的状态而言，即使宣布达尔玛斯卡王国复活，那么帝国也可以一击将其粉碎。虽然失去了第8舰队，但阿尔克迪亚帝国依然是强大的军事大国。

——哈尔姆·翁德尔4世《回忆录》第16章潜伏之时

帝都阿尔克迪斯，元老院。

罗扎利亚帝国最近的一系列行为让元老院的老人们非常不安，他们以演习为由集结了大批的军队。显然，他们在等待，等待一个大义的名义。

"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失去利维亚桑舰队，真是痛心疾首啊。"古拉米斯皇帝惋惜地说道。

"现在进攻罗扎利亚势必会陷入苦战，维因殿下要为他的一意孤行动用整个舰队负全责。必须给予维因殿下制裁！这是我们元老院的一致意见。陛下，请给予您的儿子严厉的惩罚。"

古拉米斯皇帝陷入了沉默，作为一个皇帝，他不能违背元老院的意图，但作为一个父亲，他还是想保护自己的儿子。

“怎么？陛下是想包庇维因呢？还是想从皇帝的座位上下来呢？”元老的话带有明显的威胁性。

“你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吗？”古拉米斯皇帝问道。

“我们了解您的痛苦。”元老说道，“我们觉得拉萨殿下完全可以代替维因殿下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

“但是他的年纪还太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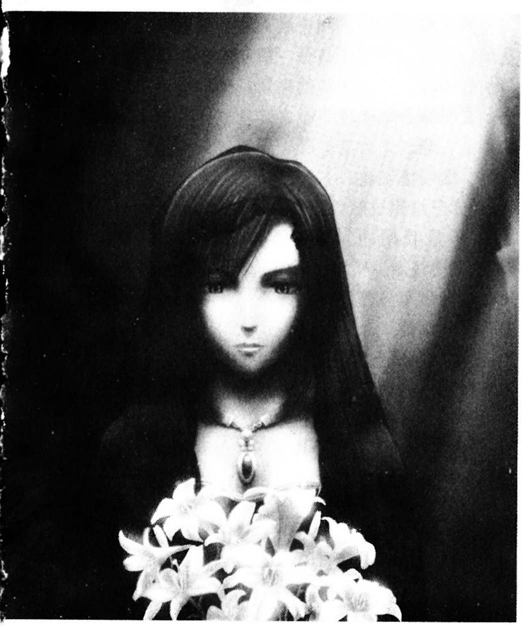
“但他不会永远幼稚，据我们观察，拉萨非常活跃。”

“这是谁指示的？”对于元老院的私自调查，古拉米斯皇帝显得非常生气。

“好了，不说这些了。维因殿下曾经不是惩罚过他的兄长们的过错吗？那个时候可是陛下您的命令啊。”一听到这个，古拉米斯皇帝不禁全身一震，忽然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元老见此只是笑了一下，继续说道，“请您放下，陛下，只要有我们原来院在，那么帝国就会平安无事。”

“好吧，叫维因赶紧回帝国。”最后古拉米斯皇帝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利维亚桑战舰的毁灭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晓之碎片那强大的力量，艾雪对那种力量非常了



解，她的丈夫，拉斯拉的祖国纳布拉迪亚王国的首都纳布迪斯就是在上一次战争中毁灭的。就在帝国军队入侵之后，王都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巨大爆炸，这场爆炸让那座原本是繁华的城市变成了废墟。纳布拉迪亚有兰斯沃尔王的遗产之一——夜光之碎片，显然，那也是块破魔石。无论是那次战争还是和平谈判的陷阱，维因都想得到这个力量。

“我不会把兰斯沃尔王的遗产交给帝国。”看着手中那已经失去光芒的晓之碎片，艾雪坚定地说道，“只有晓之碎片才能对抗帝国，我不会忘记达尔玛斯卡的恩义，也不会忘记它的屈辱，它会成为利刃帮助我的朋友，它也会成为利刃葬送我的敌人。我的利刃就是破魔石，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会向帝国复仇。”

“你知道它的使用方法吗？”梵问道，但这一问确实提醒了艾雪，因为她虽然是霸王的后裔，但却不知道如何使用这颗石头。

“咖利夫族人也许知道。”芙兰忽然说道，“据说咖利夫族里有魔石的传说，他们也许能听到破魔石的声音，虽然这个声音非常危险。”

“即使再危险我也要去！”艾雪说道，“如果毫无力量，即使宣布达尔玛斯卡复国也只会很快被帝国击溃，我请求你带我去咖利夫族那里。”

“穿过奥兹莫内平原就到了。”芙兰说道。

“离这里远么？”艾雪向巴尔福雷问道，但巴尔福雷没有回答，艾雪立刻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又是……报酬？”

“呵呵，你早说不就结了。”巴尔福雷笑了笑，指着艾雪左手中指上的那枚戒指说道，“就要这个。”

“这……”艾雪抚摸着那枚戒指，那是她与拉斯拉结婚时的婚戒，是拉斯拉死后她惟一留下的纪念品。艾雪的心中挣扎着，迟迟没有回答。

“怎么？如果不给我就拒绝。”巴尔福雷倒是很直接。

“给你。”艾雪咬了咬牙，取下那枚戒指将它交给了巴尔福雷。

“等我找到更好的财宝时我会还给你的。”巴尔福雷笑着对艾雪说道。

“更好的财宝是什么？”梵问道。

“谁知道，找到的时候自然会明白的。”巴尔福雷说着将那枚戒指小心翼翼地放到贴身的口袋中。

第十章 迷惘

伽利夫是一个古老的名族，他们与伊瓦利斯上所有的种族都没有交流，人们对于他们的印象就只有那些神秘的面具，据说伽利夫人一生下来就会戴上面具。关于这个神秘的种族有许多传说，而魔石的知识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伽利夫的集落位于奥兹莫内平原，来这里的人并不多，但现在正有一队旅人正行走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雨后的平原特别凉爽，这样的好天气也让旅人们的心情好了不少。

"喂！快看！"喜欢东张西望的梵一眼就瞧见远处正有一个打扮奇怪的人与一个魔物缠斗在了一起。

"伽利夫人。"一看到那个人的装扮巴修立刻说出了他的来历。

"哦！那还不去帮忙！"梵一听是伽利夫人立刻冲了上去。

"冲动的小鬼。"巴尔福雷叹了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不过既然梵已经上去了，余下的人也没有闲着，他们很快也加入了战斗的队列，在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的狂殴下那个魔物很快就断了气。(这帮家伙已经好久没碰到可打的东西了，看到了自然免不了群起而攻之。)

"多、多谢。"那个伽利夫族的人看到一群如狼似虎的人冲了上来一开始还吓了一跳，在一帮恶鬼风卷残云捶扁那个魔物后他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帮家伙跟魔物不是一伙的。

"你是伽利夫族人吗？"梵直冲冲地问道，这种无礼的举动让艾雪皱起了眉头。

"请问……"艾雪一把把梵拉到了身后，给了伽利夫人一个善意的微笑，"阁下是伽利夫族的人吗？"

"不错。我是伽利夫族的战士长斯皮内尔，请问英勇的勇士们，你们有何贵干？请不要误会，因为最近人类那边出了很多事情，我们这里加紧了戒备，所以对外来的人总要问清楚一下。"



伽利夫族的战士长！貌似是个挺高的官衔。艾雪暗自高兴地叫了声好。

"我是达尔玛斯卡的公主，请阁下放心，我们是有要事请教才到这里来的，我们想向一下关于破魔石的情况。"艾雪向伽利夫的战士长说明了来意。

"原来如此，如果是破魔石的事情你们可以去问问长老，我带你去见他。"

"太好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艾雪高兴地说道，想不到伽利夫族的人还是很好说话的。

"对于勇士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请跟我来。"斯皮内尔向艾雪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就这样他带着众人进入了伽利夫的集落来到了伽利夫长老所在的帐篷。

帐篷中央燃烧着一团篝火，伽利夫族的最长老就端坐在正座上，虽然戴着面具，但从他雪白的毛发以及长长的白须还是可以看出这个伽利夫族人已经年事已高，手臂上的伤痕也显现出这个人曾经也是一名英勇的勇士。他的面具上的花纹比其他伽利夫族人的要略显复杂，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身分。斯皮内尔小声地向最长老禀报了这些人类的来意后静静地退了出去。艾雪毕恭毕敬地将晓之碎片放在了最长老的手上，最长老拿着这颗破魔石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慢慢地说道：

"你已经用过这颗破魔石了？"

"不是我用的，我并不知道它的使用方法。"艾雪说道，她对最长老只看了一下碎片就知道这颗破魔石使用过钦佩不已，看来解读这颗石头有希望。

"哦？你也不知道这颗石头的使用方法吗？看来和我们伽利夫族一样啊。"

"啊？"最长老的话让艾雪吃惊不小。

"很久很久以前，众神赐予了伽利夫族破魔石，但伽利夫族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于是众神非常失望，收回了破魔石。第二次，众神将破魔石赐予了人类的王，王利用破魔石的力量平定了乱世，后来人们称他为霸王。"最长老顿了顿，说道，"真奇怪啊，你身为继承了霸王

兰斯沃尔血统的人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破魔石。”

“等一下，那么说您也……”

“真惭愧，我也不知道破魔石的使用方法。难得能见到霸王的后裔，但却不能教给你任何东西。”最长老将晓之碎片还给了艾雪，叹了口气，“这颗石头已经将多年积蓄的魔力释放了出来，现在已经失去了力量，如果想再次使用它的话，估计要到你的孙子辈了。失去力量的空虚的石头，现在应该很饥渴吧。为了填补它的空虚，它会寻求任何力量。”最长老话中有话，但没人理解到它的真正含义。

“人的力量，魔的力量，善良的力量，邪恶的力量，寻求破魔石的人也被破魔石所寻求。”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在帐篷外响起，声音不大，但所有人却听得清清楚楚。

“拉萨殿下！”潘妮罗失声叫了出来，的确，拉萨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此时他应该回到了阿尔克迪亚帝国才对，而且艾雪也在这里，这两个有世仇的人待在一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拉萨殿下，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潘妮罗问道。

“本来我想等到护卫回来，但我忽然想到这里来碰碰运气于是就来了，没想到真碰到你们了。”拉萨依旧是一脸阳光般的笑容，但老成的气质却是他那张孩子一样的脸所掩饰不了的。

“艾雪殿下。”拉萨看着艾雪，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请您到布尔奥米谢斯一趟。”

“去布尔奥米谢斯？”拉萨的话让艾雪有些惊讶，她不知道为什么拉萨要让她去那个地方，如果她找到了证明自己身分的证据，那么她就可以以达尔玛斯卡公主的身分出现，这对阿尔克迪亚帝国并不是个好消息。

“为了防止一场大战的发生，我希望您能助在下一臂之力。”

“大战？”拉萨的话越来越让艾雪摸不着头脑。

“殿下应该知道翁德尔侯爵组织了对抗我国的反乱军，抱歉，是义勇军。但是，现在那些人如果采取行动的话那就有些麻烦了。罗扎利亚帝国已经蠢蠢欲动了，罗扎利亚以帮助义勇军的名义已向我国宣战，两个帝国的冲突势必将引起一场大战，所以在下希望殿下能前往布尔奥米谢斯。如果大僧正阿纳斯塔西斯猊下承认殿下您的身分的话，您就会正式获得王位，



这样就可以宣告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复活。作为女王，你就可以宣布帝国与达尔玛斯卡达成友好关系。请殿下一定要阻止翁德尔侯爵。”

“友好？”艾雪哼了一声，事到如今居然还谈什么友好？而且还是跟帝国，这个小子一定是被现在的形势逼疯了吧。“少说这种话，是你们进攻了我们国家，是你们把我们国家夺去了，你现在来跟我谈什么友好？你以为事情就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吗？”

“但是您要知道，战场可是在达尔玛斯卡，殿下想让拉巴纳斯塔成为第二个纳布迪斯吗？哥哥可是有破魔石啊！”拉萨加重了语气，艾雪忽然发现，对于拉萨所说的这句话她竟然无法找出一句话来反驳。

“你、你让我想想……”艾雪无神地走出了帐篷，拉萨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最长老吩咐下去让众人今天暂时在集落里歇息一夜，也许这一夜对于艾雪而言，将是这几年来最难熬的一夜了吧。

拉萨的话一直在艾雪的脑海中缭绕着，没有消散的迹象。越想这件事越让艾雪心烦意乱，最后她索性不睡觉，决定到走出帐篷到外面去散散心。

“拉斯拉，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看着手中那颗破魔石，一种无力感涌上艾雪的心头。

“啊！”当艾雪抬起头来时，发现不远处的木桥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白色的铠甲、白色的披风，与那个人一模一样。

“拉斯拉！”艾雪不禁惊呼起来，她使劲甩了甩头，“这一切都是幻觉……”

“你看到那个人了？”“拉斯拉”向艾雪问道，这时艾雪才反应过来那个人不是什么拉斯拉，而是梵。

“果然你也看到了。”艾雪呼了口气，缓步走到了木桥上，“但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也能看到呢？”

"我也觉得奇怪。之前我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更别说那个什么拉斯拉了。也许我看到的是我的哥哥也说不定。"

"我从巴修那儿听说了，你哥哥是在达尔玛斯卡宣布投降的时候加入志愿军的吧。"艾雪轻声说道。

"他真是个笨蛋，明明知道会输。"

"那是因为他想保护什么。"

"保护？"梵哼了一声，"人死了能保护什么？你应该很明白这种感受吧，王子去世的时候，你也应该能感到吧。憎恨帝国，想报仇，满脑子都是怨恨。但这样有什么用？还不是无济于事。当我察觉到的时候，心中只留下了无尽的空虚，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哥哥。我想忘掉这件事，于是我就老想些成为空贼呀以及其他让我高兴的事情，我想从哥哥的死里逃避出来。自从见到你，我就想跟着你到这也许我就能逃避了了吧。但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再逃避了。我一定会找到目标，我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跟着艾雪你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找到的。"

"能找到吗？"这是艾雪第一次听梵说这么多话，这也是梵第一次对自己说这么多话，看着梵那流露出坚定神情的眼睛，艾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定能找到的。"梵说得很坚决，而艾雪也暗自下了决心她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情。

"我答应你的要求。"第二天艾雪见到拉萨，将自己考虑了一个晚上的结果告诉了他。

"我相信你会这么说的。"拉萨满意地点了点头，"现在还不能下定决心，但我想在前往布尔奥米谢斯的途中会找到答案的，在那里我有一个想见的人。"

"谁？"艾雪问道。

"是个敌人，但是也是同伴。"拉萨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现在他准备向伽利夫的最长老道别。看着他的背影，艾雪不禁笑了起来。

"怎么样，这小子还不坏吧？"梵走到艾雪身边问道。

"虽然是帝国人，但的确是个不错的家伙。"艾雪笑着说道，过了这么久艾雪终于露出了笑脸，这也让梵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神都布尔奥米谢斯位于亚科特·拉穆达的北部，只要进入亚科特，那么应该可以避免帝国飞空艇的追击了吧。"巴修自言自语地说道。

"你想得真美。"巴尔福雷毫不留情地给巴修泼了一瓢冷水，"利维亚桑不是直接穿过亚科特·安萨到了兰斯沃尔王墓了吗？他们一定有新型的飞空石，能够做出这种飞空石的惟一可能就是破魔石了。真是的，这帮家伙追得可真卖命。"

"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一直跟我们一起，难道你的目标是夺取破魔石吗？"巴修向巴尔福雷问道，这个男人让人捉摸不透，虽然一路上大家都相安无事，但巴修无时无刻都在监视着巴尔福雷的一举一动。

"呵呵，我已经习惯被人怀疑了。怎么，你想让我对着剑发誓么？"

"抱歉，我不该怀疑你，毕竟殿下非常相信你，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真正意图罢了，毕竟你看起来似乎对破魔石挺执著的。"

"呵呵，追求故事的谜团这可是任何主人公都会干的事情哦。"巴尔福雷笑了笑，表情还是那么懒散。巴修没有再追问下去，他知道即使自己再怎么问，那个男人也不会告诉他任何事情，这件事只有之后再去弄清了。巴修不禁暗自庆幸巴尔福雷并不是自己的敌人，要不然他将是个非常难缠的家伙。想到这他快速加紧了脚步，追上了艾雪。

"达尔玛斯卡与帝国缔结友好关系。"巴修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就像是众神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这两个有着世仇的国家走到了一起。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但这是防止战争的惟一手段。但是，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就不会受如此大的屈辱了……"艾雪握紧了拳头，她在为她的无力感到羞愧，也对自己的无力感到悲哀。

"也许对于我们这是屈辱，但人们却能获得拯救。"

"那么你能接受这个想法咯？"艾雪问道。

"我被维因利用失去了所有的名誉，但即使现在我也没有忘记我作为骑士的誓言，如果能保护人们不受战乱之苦，即使再大的屈辱我也会忍受。"

"大家都憎恨帝国，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还有希望。"望着前面拉萨与梵和潘妮罗欢快地交谈着的身影，巴修说道，"如果和那样的人联手，应该能行。"

第十一章 精灵之森

现在从空中无法前往神都，惟一的道路就是哥尔摩亚大森林，不过一进入这片森林芙兰就显得很奇怪。这里的魔雾并不浓密，但芙兰却很不自在，对于一个维埃拉族的人而言这并不是个常见的现象，因为维埃拉族自来都与森林有很深的联系，甚至有许多维埃拉族至今没有出过森林半步。

"啊！"一堵无形的墙挡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一个蓝色的圆形封印阻碍了众人的道路，无论他们怎么冲撞都会被墙反弹回来，这样的情况让所有人都有些焦急。

"那是森林的拒绝。"芙兰低声说道，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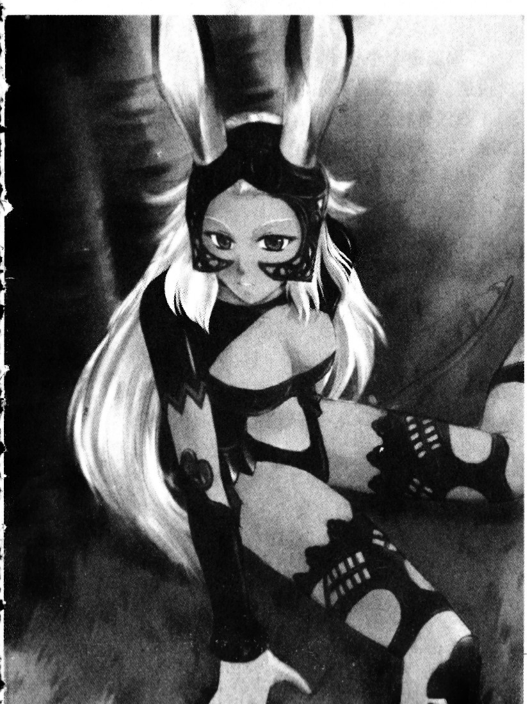
"是拒绝我们吗？"艾雪问道。

"不，也许是拒绝我吧。"芙兰的话让艾雪摸不着头脑，她静静地离开了那个封印。

"现在怎么办，只能绕一下么？你不是已经舍弃过去了么？"巴尔福雷小声向芙兰问道。

"没有其他路，不过为了你，还是有的。"芙兰幽幽地说道，忽然她回过头盯着巴尔福雷，"你有些着急啊。"

"难道你会让破魔石就那个样子？"巴尔福雷反问道，但这也丝毫掩饰不了他语气中的焦虑。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把心中所想的表露在脸上了。"芙兰笑了笑，走到一处看起来被封起来的山洞前。她举起了手，在空中挥舞着，指尖划过的地方出现了绿色的荧光，芙兰的口中念着不知是什么样的咒语，忽然她吹了一口气，一条长满小草的道路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哇噢！"梵不禁叫了出来，看到这神奇的一幕，梵开始对芙兰另眼相看起来。

"这个森林会将力量借给居住在这个森林的维埃拉一族。"芙兰说道。

"那么说这里难道是芙兰的……"听芙兰这么说，潘妮罗已经猜到了这片森林与芙兰的关系。

"但是现在我却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进入芙兰的故乡艾尔特之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大自然的气息，这里没有宏伟的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木制的房屋，虽然简单但却非常舒适。维埃拉族的人就居住在这里，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仿佛成为了整个森林的一部分。但一进艾尔特之里芙兰就不想再前进了，她只是嘱咐梵让他将一个叫缪琳的维埃拉族人带来见她。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但大家还是尊重了她的想法。维埃拉族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些从外面来的不速之客，但她们并没有赶他们出去，对于这些森林之民而言几个人类并不足以惧怕，因为她们可都是顶级的猎手。

"请问这里有一个叫缪琳的人吗？"来到位于这个集落的最高点的地方，梵向所有维埃拉族的人问道，但很可惜，维埃拉族的人并没有回答他。倒是有几个看起来像是护卫一样的维埃拉族人站在了这个最高点的惟一一个房子的门前严阵以待。

"出去，这里不是人类该来的地方。"一个高挑的拉瓦·维埃拉族人从房子中走了出来。这个维埃拉族人比其他的族人看上去要年长一些，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她的气质高雅，但凌厉的眼神扫过众人时还是让众人心中一震，不出意外，这个维埃拉族人应该就是这里



的长老了。但梵看着她的脸总觉得她像一个人，但似乎有想不起来是谁。

"如果见到缪琳我们马上出去。"梵倒是没怎么怕这个维埃拉女性，这让那个维埃拉女性也有些小小的惊讶。

"你以为我能让你见她么？"维埃拉女性的眉毛一挑，还从未有哪个人类能以这样的语气与自己说话，梵的无礼倒挑起了她心中的那份高傲。

"在找到她之前我们是不会出去的。"

"好啊，随便。"维埃拉女性双手抱胸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忽然那名维埃拉女性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她盯着众人的身后，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听到了森林的声音，缪琳不在这片森林里。"来的那个人居然是芙兰，原本在森林入口等待的她还是忍不住进来了，"约特，那个孩子到底在哪儿？"

"为什么要问我？如果是维埃拉族，你问一下森林，那么森林会告诉她的行踪。怎么？听不到？真是迟钝的家伙，这就是你老是与人类混在一起的惩罚。"那个叫约特的维埃拉女性的语气极为刻薄，但芙兰却没有反驳，"舍弃森林的维埃拉那就不是维埃拉了……离开森林的缪琳也一样。"

"所以你就放弃她了？"巴尔福雷毫不畏惧地反问道，他虽然不知道这个约特与芙兰到底有什么纠葛，但芙兰是自己最信赖的同伴，他决不能看着同伴受到侮辱而默不吭声。

"这是这里的规矩！"约特严肃地说道，"维埃拉必须与森林在一起，那是森林的声音，那是我们的法则。"

"那好，你就守着你的那些什么法则，我们去找，这样你总没有意见了吧？"梵不满地说道。

约特叹了一口气，她闭上双眼张开双臂，就像是祈祷一般，她的呼吸变得慢了下来，似乎是在感受什么。忽然她的周围吹起了一股微风，树叶在她的周围盘旋，仿佛是呼应她的召唤一般。过了一会儿，约特放下了双臂，她睁开眼睛说道：

"缪琳离开森林向西方去了，她在充满了铁的人类的地窖里徘徊，这是森林告诉我的。"说完这些话，约特转过了身去，她不想再见到这些人类，也不想再面对那个与她有着相同肤色的维埃拉人。

"即使维埃拉是森林的一部分，但森林也不是维埃拉的全部。"芙兰对约特说道。

"那些话你50年前就说过了。"约特轻声说道。

没想到梵的莽撞居然把消息套出来了，大家虽然都觉得意外但还是很高兴。约特说西方的人类的地窖，据拉萨所知那应该就是位于班克尔的海内魔石矿了。

"啊，对了。刚才约特是不是说50年前？"梵忽然想到了什么向芙兰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芙兰……你……到底多少岁了？"

当梵问出这个问题后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一般，大家都盯着他。

"你，唉……"巴尔福雷摇了摇头以一脸鄙视的表情看了梵一眼，转身离开了。

"你太失礼了。"这次连拉萨也不帮他了。

"你真是个小孩子。"潘妮罗无可奈何地对梵说道，但梵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不明白刚才的话有什么地方说错了，不就是问一个年龄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喂！等等我！"当梵回过神来时发现所有人都走光了，他大叫着跟了上去，但这次再没人理会他了。

在拉萨的带领下众人很快就找到了海内魔石矿，但从洞口那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几具帝国士兵的尸体的情况来看，情况似乎有些不妙。

"德拉库洛亚的研究员，怎么会在这里？"在帝国士兵的尸体旁另有几具尸体，他们穿着学者的制服，拉萨从袖子上的标记看出了他们的身分。

"哼，反正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研究。"巴尔福雷不屑地啐了一口，看得出他对那个研究所有着颇深的成见。

"行了，少说废话，快进去。"梵催促道，大家这才发现待在洞口的时间太久了，芙兰第

一个冲进了矿洞，她这种焦急的样子并不常见，看来那个叫缪琳的人对她而言非常重要。

一进魔石矿拉萨就发现这里的魔石与空中都市的鲁斯魔石矿中的魔石非常相似，看来德拉库洛亚研究所正在寻找新的魔石矿。毕竟维埃尔巴与义勇军有所牵连，如果真要开始行动的话，那么维埃尔巴不可能向帝国输入维埃尔巴产的上等魔石了，为了寻求另外的魔石源，帝国开始在其他地区发掘魔石矿，而这里显然是他们新找到的一个目标。

"这是那个孩子干的？"检查了一下矿里的其他尸体，芙兰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矿里还流动着一股极为不稳定的魔雾，这让她的心情更为烦躁。

"缪琳！"忽然芙兰叫了起来，顺着她的叫声，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维埃拉族的女孩，从她的外貌看去这个维埃拉族人的年纪并不大，此时的她双眼无神，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而她的行为也极为奇怪。

"人类的味道，力量的味道。"缪琳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情况的确让人奇怪，艾雪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别过来！你们这些对力量感到饥渴的人类！"一听到艾雪的声音，缪琳忽然变得愤怒和烦躁起来，她跌跌撞撞地奔向矿洞的深处。但她的话就像一支利箭直插艾雪的心脏，对力量感到饥渴的人类，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该死！还愣着干吗！"梵大声叫道，他跑在了最前面。当所有人冲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时才发现事情并不妙，一只巨大的龙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那庞大的身躯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

"少废话！打！"梵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时又表现出来了，他的想法很简单，对于阻碍他的任何东西都会毫不犹豫地推倒。梵的这





种冲劲也激励了所有人，他们很快就将那头龙打倒。还未等那头龙倒下，芙兰就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寻找着那个娇小的身影。

"缪琳！"很快她就发现已经摇摇欲坠的缪琳，她的双眼依旧是那么无神。忽然，一颗蓝色的石头从她手上掉落在了地上，转瞬间化为了乌有，但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颗人造破魔石。就在那颗破魔石碎掉的一刹那，所有人都看见从缪琳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幻影，那个幻影像人，但却又不是人，它有着一双发出红色光芒的眼睛，那双眼睛就像是两个黑洞，能将所有人的灵魂都吸进去一般。众人都被这个景象惊呆了，但那个幻影很快就消失了，缪琳终于支持不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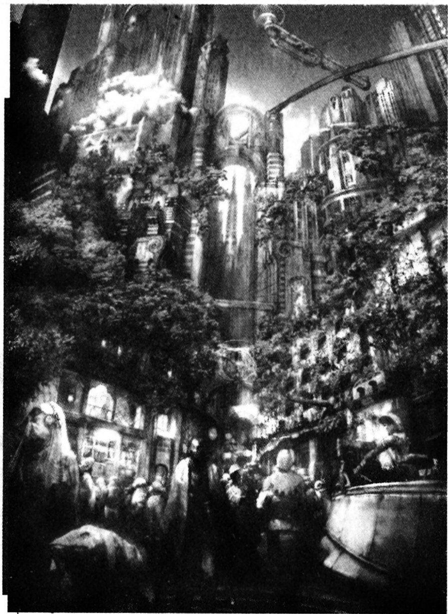
"缪琳！"芙兰冲了上去将那个可怜的女孩抱了起来。

"姐、姐姐……"女孩看了芙兰一眼，欣慰地笑了一下，晕了过去。至于刚才那个幻影，它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隐约感觉到它与这一系列的事情肯定有着莫大的关系。

缪琳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她告诉了大家发生的事情。原来她发现了森林里的帝国士兵，但艾尔特之里的其他维埃拉族却对这件事漠不关心，对于维埃拉族而言，只要不破坏森林，那么其他事情她们是不会去管的。但缪琳感到了一丝不安，她想弄清帝国的目的所以来到了这个地方，但却被抓了起来。那些帝国人让她接触那些石头，他们说维埃拉族人最容易吸入魔雾，联想到芙兰在利维亚桑上的情况，大家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观点。当缪琳接触那些石头后她就失去了自我的意识，之后的情况她也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晓之碎片释放出来的魔雾让我发狂，那么让这孩子失去心智的应该就是……"

"人造破魔石。"拉萨说着向潘妮罗问道，



“潘妮罗小姐，你还保留着我给你的那颗石头吧？”

“嗯。”潘妮罗从口袋中拿出那颗石头递给了拉萨。

“没想到这东西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危险，看来我不应该把它给你，抱歉。”看着手中的人造破魔石，拉萨心痛地说道。

“没有啊，对于我而言它就是我的护身符。”看着拉萨那自责的表情，潘妮罗有些不忍，而且对于她而言这是拉萨给她的礼物。

“即使是危险的力量，但它也能帮助我们。”艾雪冷冷地说道，这句话不禁让梵感到一阵寒意。

“行了，我们还是把缪琳送回去吧。”芙兰的话提醒了所有人。

当众人回到艾尔特之里时，约特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了。

“我已经从森林那儿听到了，你们拿去吧。”说着，约特身边的一个维埃拉族人走到梵的面前，将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石一样的东西交给了他。

“这是伦蒂之泪，有了它你们就可以穿过那些封印了。”

“就这样？”缪琳对这约特喊道，“我离开森林才知道，世界已经开始改变了，难道维埃拉族不能做点什么？”

“牵涉进人类的世界，这并不符合维埃拉族的本性。”约特说道。

“我讨厌这样！伊瓦利斯已经开始改变了，但维埃拉族却窝在森林里，我也想走出森林，我也想自由地生活。”

“住口！”芙兰制止了缪琳的喊叫，缪琳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姐姐，希望芙兰能给自己一个解释。

“你不要和人类有什么牵连，你就待在森林里，与森林一起生活，这才是维埃拉族。”

“但是姐姐你……”

“我已经不是维埃拉族人了。”芙兰凄然地笑了一下，“我已经舍弃了森林，舍弃了这里，舍弃了我的家人。为了得到自由，我舍弃了过去。我现在已经听不到森林的声音了，缪琳，你难道想跟我一样？”

“姐姐……”缪琳想说什么，但却忽然发现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不，你的姐姐只有另外一个人，你还是忘了我吧。”

芙兰的话深深地刺伤了缪琳的心，她怨恨地看了芙兰一眼跑开了，对于这个年轻的维埃拉族人而言，她并不能完全理解走出森林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更多的问题。

“抱歉，让你扮演了一个讨厌的角色，那孩子对法则还有些抵触。”约特说道。

“没关系，与你这个支持法则领导整个艾尔特之里的人相比，也许我这个舍弃了法则的人来阻止她更适合。”芙兰顿了一下，说道，“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你能代替我听一下森林的声音吗？我想知道……森林恨我吗？”

约特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吸了口气，她闭上眼睛再次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到整个森林，让自己的心灵与森林相通。过了一会，她睁开了眼睛。

“森林只告诉我它很怀念你。”约特平静地说道。

“即使这是谎言我也很高兴。”芙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你要小心，森林还很憎恨夺去你的人类。”

“但现在我和人类是一样的。不是吗？”芙兰向约特轻笑了一下，说道，“再见，姐姐。”

望着芙兰离去的背影，约特觉得有好多话想说，但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只能默默地为芙兰祈祷，希望森林能保护她，保护她这个自己非常珍惜的妹妹。

第十二章 神圣之都

穿过大森林众人来到了帕拉米纳大峡谷，神都布尔奥米谢斯就在眼前了。但大峡谷的景象却让所有人担心不已，这里到处都是逃难的人，难民们艰难地在峡谷中蹒跚前进。看到这一情景拉萨的心中不禁有些心痛，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情况。

"呵呵，不知道是哪里的侵略国家让这些难民增加的，是吧？"巴尔福雷富有挑逗性地说道，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国家。

"正因为不想增加更多的难民，所以在下才提出友好政策，防止战争的发生。"拉萨说道，"父亲肯定也会选择和平的。"

"肯定？您可真有自信啊。"巴尔福雷哼了一声，"不管是父亲也好还是什么，终究都是别人。"

"你……"拉萨正要辩驳，梵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用再争论下去。

神都布尔奥米谢斯坐落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上，亚科特以及险峻的峭壁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保护着这里不受任何势力的伤害。在山峰的顶端有一座直接凿开石壁而修建的庙宇，大僧正阿纳斯塔西斯就长年位于这座庙宇中，等待着朝圣的人们。现在，有无数的难民都逃到了这里，祈求接受大僧正的庇护。

推开神庙的圣轮之门，众人来到了大僧正的面前。大僧正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此时的他正笔直地站在神庙祭坛的中央，他紧闭着双眼，仿佛进入了长眠。

"喂，你说他是不是睡着了？"梵小声地向潘妮罗问道。

"怎么可能。"站在前面的艾雪回头瞪了梵一眼。这个小子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那么无礼，虽然艾雪已经见怪不怪，但每次梵表现出他的这种习性时，她都免不了想把梵痛骂一顿。

"我在做梦。"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这把众人吓了一跳，不用说，这个声音一定是大僧正发出来的。

"梦幻与现实不过是隔了一层薄纸，梦是反映真实的镜子。"

"阿纳斯塔西斯猊下，我……"见大僧正发话，艾雪正要向他说明来意，却大僧正打断了她。

"你不必说了，拉米纳斯的女儿艾雪，我已经梦到关于你的梦了。已经拿到晓之碎片的你正是达尔玛斯卡的王位继承人，你那复兴王国的梦已经传达给我了。"

"那么关于艾雪殿下的王位继承权问题……"拉萨正要说话，但另一个声音又打断了他。

"请问能不能放弃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显得很高傲。伴随着那个声音，一个戴着墨镜的劲装男子从门外走了进来，他的上衣衣襟敞开，露出了胸部性感的胸毛。男子的步伐优雅而轻快，神情显得非常傲慢，但这傲慢却挡不住他那优雅迷人的魅力。

"哟，连皇帝候选人也来啦。"男子看了拉萨一眼说道。拉萨正要与他握手，但那个男子却像哄小孩一样摸了摸拉萨的头。

"就是他，我想见到的就是他。"拉萨向艾雪兴奋地说道，"这个人是统治罗扎利亚帝国的马尔加拉斯家的人。"

"呵呵，我不过是那成山的马尔加拉斯家族中的一个罢了。光靠我一个人是阻止不了战争的，所以我才对拉萨说大家需要合作。"男子连拉萨看都不看一眼，径直走到了艾雪的面前，他翘着兰花指优雅地摘下了那副墨镜将它递给了身边漂亮的女秘书，然后再优雅地甩了一下他那头飘逸的头发。他的眼睛深邃的黑色，从他的眼睛中艾雪看出了与他那浮夸的外表并不相称的睿智。

这个家伙绝非一般人物，艾雪暗自对自己说道。

"在下阿尔希德·马尔加拉斯，非常荣幸能够一睹公主的芳容。"男子潇洒地向艾雪单膝跪下，托起了艾雪的右手，并在手背上轻轻地吻





了一下。

“哇！”潘妮罗从没见过贵族间的吻手礼，这个男子大胆的行为把她吓了一跳。巴尔福雷也一脸敌意地看着这个纨绔子弟，如此轻浮的家伙必定不是什么好鸟。

“没想到达尔玛斯卡的沙漠中却盛开着如此娇美的一朵鲜花，能够见公主一面，在下真是三生有幸。”面对阿尔希德的甜言蜜语，艾雪和拉萨不禁相视苦笑了一下，不知道该说这个男子是具有贵族气质，还是说他脸皮厚。

“阿尔克迪亚的拉萨，罗扎利亚的阿尔希德，他们的梦都是没有战争的梦。如果两个帝国联手的话，那么伊瓦利斯就会焕然一新。”大僧正说道。

“不过这些都是梦话罢了，事实上现在可是处于战争中哦。”阿尔希德耸了耸肩对大僧正说道，这个自以为是的男子即使面对大僧正也并没有改变自己傲慢的态度。

“听说叫我来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只要我继承了王位，发表达尔玛斯卡王国复国的宣言，然后再宣布与帝国缔结友好关系就可以了。现在你叫我放弃，那是什么意思？”艾雪向阿尔希德问道。

“只要公主一句话，那么义勇军就不会行动，但这样一来我们罗扎利亚就失去了大义的名分，如此一来情况可能就会发生改变了。你原本在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但如果你依旧还活着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势必会让事态更加恶化。”

“你的意思是我没有能力了？”对于阿尔希德的话，艾雪非常不满。

“不不不，这并不是你的错。”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在刚才的一瞬间，艾雪看到阿尔希德的眼中那转瞬即逝的犀利。这提醒了艾雪，这个人毕竟是个王族，绝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角色。

“你们冷静一下。”见两人这种情况，拉萨赶紧出来打圆场，“只要艾雪殿下提出两国友好的条件，那么我会去说服皇帝陛下，如果陛下同意和平的解决方案的话……”

“古拉米斯皇帝已经去世了。”阿尔希德冷冷对拉萨说道，“被暗杀了。”

“你、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拉萨惊讶地看这阿尔希德，但此时阿尔希德的脸上却是一脸的严肃。

“假设公主殿下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如果是古拉米斯皇帝的话，他是会优先考虑回避战争的问题。”阿尔希德没有再理会拉萨，他看着艾雪，刚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已经完全不见了，现在站在艾雪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罗扎利亚帝国王室成员，“但是，现在我们的对手是维因·索利德。对于你这个突然出现的公主，他一定会说你是冒牌货，他会挑动那些义勇军。你要知道，维因渴望战争，而且不巧的是，他还是个军事天才。”

“梦已经告诉我了。”大僧正对艾雪说道，“你的出现会带来战乱，维因将留名于历史。”

“帝国军队已经全军进入战斗准备阶段了。”阿尔希德从秘书那接过一张报告说道，“维因直属的西方军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新建的第12舰队也出发了。现在等的是第1舰队与战舰奥丁的改装结束，但是凯尔昂派遣军的第2舰队已经填补了第8舰队的空缺。这也就是说，这是一支庞大的舰队。”看起来罗扎利亚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

“而且他还有破魔石这个王牌。”艾雪对大僧正说道，“大僧正猊下，王位继承的问题请您暂时先忘掉，没有力量的我即使作为公主也保护不了什么，只有得到了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才能重新开始。”

“你所梦到的是破魔石的力量吗？”大僧正向艾雪问道。

“是比破魔石还要强大的力量。”艾雪的回答非常坚定。

“你要用力量去挑战力量？”大僧正的眼睛终于睁开了，他凝视着艾雪的眼睛，一脸的严肃，“你这真像是人类的话啊。”

“我是霸王的后裔。”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去寻找兰斯沃尔遗留下来的另一个力量吧！”

“有这种东西？”大僧正的话让艾雪吃惊不小。作为霸王的后裔，她居然从未听说过兰斯沃尔还有另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东西。

“你穿过帕拉米纳大峡谷去米利亚姆遗迹，在那里沉睡着当年兰斯沃尔委托给大僧正的东西——能够切断破魔石的‘霸王之剑’。”

“能够打碎支持他霸业的破魔石的力量，为什么不托付给他的子孙呢？”艾雪问道。

“如果你拿到剑之后还无法领悟的话，那么复兴王国的梦终将只是一场梦……我的梦终于也要醒了。”大僧正长叹了一声，该来的终将会来，是无法逃避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拉萨殿下……”潘妮罗看着一脸茫然的拉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很清楚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

“先让他冷静一下，这里有我就行了。”阿尔希德笑着对潘妮罗说道。潘妮罗看了阿尔希德一眼，虽然这个男人外表很轻浮，但她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那么拉萨殿下就拜托你了。”潘妮罗向阿尔希德敬了一个礼后离开了神庙。阿尔希德向拉萨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众人按照大僧正的指示来到了米利亚姆遗迹，当打开遗迹的大门时，艾雪还有些忐忑不安，她似乎开始怀疑起大僧正的话来。但当她来到遗迹的最深处，在那个闪烁着蓝色光辉的祭坛上看到那把褐色的剑时，她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忽然，艾雪手中的晓之碎片发出了微微的光芒，似乎是与那把霸王之剑相呼应一般。忽然，祭坛的光消失了，那把剑缓缓地从祭坛上飘了出来。艾雪接住了霸王之剑，但剑的重量几乎让她拿不稳，费了好大的劲她才将剑拿了起来。

“这个剑真的能破坏破魔石？不如用晓之碎片试试吧。”梵建议道。



“难得你能提出一个好建议。”巴尔福雷打趣地说道，“反正晓之碎片已经没用了，试一下。”

艾雪将晓之碎片放在了地上，这时碎片再次发出了微微的蓝光，就像是在惧怕那把剑一般。艾雪深深地吸了口气，忽然，她再次看到了拉斯拉的幻影。拉斯拉依旧是面带着微笑，他向艾雪摇了摇头，但艾雪还是将剑劈了下去。剑并没有将碎片劈碎，它停在了碎片的旁边。艾雪直到最后还是没有将碎片破坏掉，但碎片上的魔雾却消失了。

“嗯，这把剑能战胜破魔石。”艾雪收起了剑说道。

“等你打中了再说吧。”巴尔福雷无奈地耸了耸肩。

“你又见到那个人了？”看着艾雪有些无神的样子，梵问道。艾雪点了点头，“我……什么都没看到，也没看到哥哥，什么都没有……”

当众人走出遗迹的时候，一艘巨大的飞空艇从他们的头上驶过，飞空艇上俨然印有帝国阿尔克迪亚的标志。

“快看！”忽然芙兰发出了惊呼。众人顺着她的手指指着的方向望去，神都所位于的那座高山正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不好！”巴尔福雷第一个反应了过来——帝国的飞空艇既然已经能够飞到亚科特区域，那么神都必定有危险了。神都中并没有什么守卫，更多的都是些僧侣，虽然他们拥有强大的魔法，但还不至于能与帝国对抗。

当所有人赶到神都时眼前已经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有被破坏的痕迹，受伤的人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僧侣们正在救助伤员。

“大僧正！”梵推开了那扇已经有些裂痕的门，虽然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当他看到神庙中的情形时还是不禁吸了口凉气。比起外面，神庙中似乎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地上躺着许多帝国士兵与僧侣的尸体。一个穿着黑色铠甲的人正站在祭坛的正中央，而大僧正已经倒在了他的脚下。他戴着一个三角形的头盔，头盔将他的脸完全遮住，他的披风上印有一个裁判的标记，这个人就是帝国五裁判长之一的贝尔加。

“哦？原来是亡国的公主啊。为了向帝国复仇，你去找霸王之剑了？”贝尔加看着冲在最前面的艾雪轻蔑地说道，他瞟了一眼躺在他脚下

的大僧正，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对艾雪说，"这个老家伙不告诉我剑所在的地方。哼，这就是不相信人类的力量，只依赖神啊什么的人的下场！"

忽然，贝尔加的身体里散发出七彩的光彩，就像在海内魔石矿里见到缪琳时的一模一样。

"这家伙已经被石头的力量控制了！"芙兰说道。

"哼，人造破魔石是人类的力量，只有敢于向众神挑战的人才能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人类的兵器，这才是适合真正的霸王的剑。像兰斯沃尔那种人，不过是个虚假的霸王罢了！看吧！真正的霸王之名将响彻整个伊瓦利斯，那个人会打破众神的意志，将历史重新夺回到人类的手上，那个人就是维因·索利德！那个人所建造的历史上不需要达尔玛斯卡这个名字。兰斯沃尔的后裔呵，你就消失在时代的黑暗中吧！"

"这家伙已经疯了。"贝尔加的狂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就跟缪琳失去心智一样。

"对于一个疯子我们应该怎么做？"巴尔福雷懒洋洋地问道。

"打！"梵话音未落就拔剑冲向了贝尔加。虽然贝尔加被破魔石所附身后力量极为强大，但毕竟双拳难敌众手，在众人的轮番进攻下最后还是败下了阵来。

"这个人身体里也有破魔石。"艾雪检查了一下贝尔加的尸体，虽然他死的时候身体中的魔雾散了出去，但残留的魔雾那不稳定的波动正好验证了之前大家的猜测。

"大僧正呢？"潘妮罗问道。艾雪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大僧正摇了摇头，他的双眼紧闭，看来已经死去了多时了。

"对了，拉萨殿下！"潘妮罗叫了起来，自从刚才进这间屋子就没见到拉萨的身影，难道……潘妮罗不敢再想下去了。

"他被加布拉斯带走了。"阿尔希德在秘书的搀扶下艰难地走了过来，显然，他也受伤不轻。

"那家伙也来了……"巴修听到加布拉斯的名字皱起了眉头。这个人的出现显然让事情复杂了许多，但他知道加布拉斯绝不会加害于拉萨，这也让他稍稍宽了下心。

"拉萨为了避免发生争执跟他走了，但是裁判长贝尔加却不知为何发了狂，他连自己的士兵也没放过。"阿尔希德稍稍喘了下气，"公主，本来我想让你逃亡到罗扎利亚，如果你希望那样，随时都可以告诉我。我国的军事部那帮家伙害怕维因，所以他们支持先制攻击。为了不让那帮老家伙随意发动战争，我希望公主能在暗中帮助我。"

"我拒绝。"艾雪的态度很坚决，"我还有事情必须去做，我要用霸王之剑破坏黄昏之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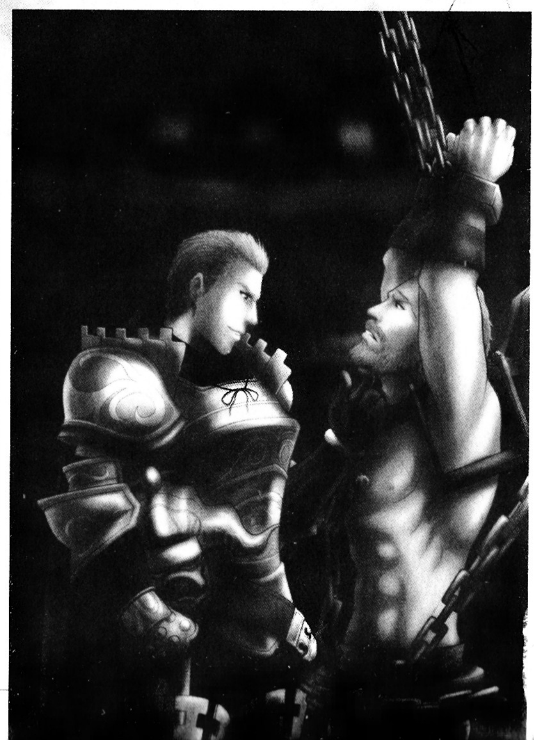
"你知道石头在哪里吗？"阿尔希德问道。

"知道，在帝都阿尔克迪斯的德拉库洛亚研究室，帝国军的兵器开发部都是那里一手包办的，我带你们去。"巴尔福雷说道。

"那么阁下就在阁下的国家好好干吧。"艾雪对阿尔希德说道。

"好，彼此彼此，我非常期待公主的工作。"见艾雪执意如此，阿尔希德也不好勉强，"对了，拉萨殿下让我转告一句话，他说'即使国家不联手，但人还是可以做相同的梦的。'告辞。"

阿尔希德依旧是那么潇洒，他优雅地戴上了他那副黑色的眼镜，在秘书的搀扶下离开了神庙。



第十三章 黄昏与黎明

前往帝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途不仅要避开帝国军的搜索还要注意路上有没有其他的突发事件。空中已经被帝国军控制了，时不时从空中驶过的飞空艇已经说明了一切。剩下的只能选择走陆路，这样一来速度未免慢了不少。

“好累。”梵喝下最后一滴水袋里的水无力地说道。

“坚持一下，前面那片海滩就有歇脚的地方。”巴尔福雷说道。

“少来！前几天你就说快到了，结果还要穿什么山洞，烦死了。少骗我！”

“呵呵，不骗你，主人公怎么会骗重要NPC呢？”巴尔福雷满脸堆笑地说道，“骗你是小狗，对了，忘了你是猪。”

看着巴尔福雷像逗宠物一样地逗着梵，众人只能无奈地听之任之。说实话，在这紧张的深刻，难得的轻松也成了奢侈品，而笑容已经很少看到了。

“快看，我们到了。”巴尔福雷指着前面说道，梵正要对嘴，却发现眼前的沙滩上真的零星地搭着几个帐篷，还有小贩在这里叫卖。梵兴奋地拉着潘妮罗的手去路摊商店买东西去了，完全忘记了巴尔福雷所说的那句话的后半句。

“为什么要去帝都？”看了身旁的艾雪一眼，巴尔福雷问道。

“当然是封印破魔石。”

“封印？我看你是想把它夺回来吧，你想靠石头的力量复兴达尔玛斯卡，我说得对不对？”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我心醉于力量，已经被破魔石控制了？”艾雪反问道。

“我认识那样一个人。他的眼中只有破魔石，对于其他事情却不闻不问，只会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什么艾德斯、维内斯什么的。总之他的一切都是靠破魔石，不管是飞空艇还是兵器。”一提到那个人，巴尔福雷不免显得有些厌恶，“比如他还叫我去当裁判……”

“裁判？你以前是裁判吗？”这件事情艾雪倒是第一次听巴尔福雷提到，她从来没想过像巴尔福雷这样喜欢自由的人会去当一名死板的裁判。

“呵呵，我也是有悲惨过去的人啊。”巴尔福雷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过我很快就逃了，逃离了裁判的义务，也离开了那个人……希德鲁法斯·蒂姆·布南萨，德拉库洛亚研究所的希德博士。他的心已经被破魔石所夺走，已经变得不再是原来的他了……我的父亲也因此没了。我希望你不要像那个样子。”

艾雪听到巴尔福雷的话沉默了，开始她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她。他想表达什么？还是想看到什么？艾雪一点都不明白，但当巴尔福雷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逃走了，不想再看到那个被石头迷惑了的人，我想，逃走了我就会变得自由了吧。但是我不知道黄昏之碎片是破魔石而向它出手，现在跟着你到了这里，结果我还是没能逃掉啊！”说到这里，巴尔福雷自嘲地笑了一下，“所以我想结束这一切，我不想被过去束缚了。”

“斩断过去就会获得自由……”巴尔福雷的话深深地触动了艾雪的心，她想到了拉斯拉，想到了那个原本是政治联姻的婚姻。她清楚地记得，那个清晨她对拉斯拉所说的那句话，“我会保护你。”

“我希望你的心不要被石头所束缚，公主殿下你可是很强的哦。”

“但愿吧……”

“巴尔福雷，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让我们走这该死的地道！”砍翻最后一个史莱姆后，梵的身上已经沾满了史莱姆那恶心的绿色液体，而巴尔福雷却事不关己似地擦着自己的爱枪。

“没办法，形势所逼嘛，你又不是不知道帝国那帮家伙有多狡猾，走地道才不危险。我这是在保住我们的小命，你不感谢我还骂我。啊，我的心受伤了。”

“住口！那为什么让我拼死拼活，你却在后面逍遥快乐！”

“哎呀呀，我的枪打史莱姆不行嘛。我这是给你表现的机会，免得别人说你是个毫无存在感的家伙。”

“你……”巴尔福雷那恶毒的话让梵气得说

不出话来。自从巴尔福雷说这条地道能通往帝都进来之后就没遇到什么好事，不是差点被魔物砍死就是差点掉进陷阱，现在最让人恶心的是沾了一身史莱姆的黏液。

"不说了，我们到了。"巴尔福雷不再理会梵，将一处石墙踢开，一条简陋的街道出现在众人面前。这里就是帝都的外围了，但是与帝都的名号不相称的是这里的房屋极为简陋，这里的人的生活似乎也不是很好。一打听才知道，真正能到帝都去的只有政民，而非政民只能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哟，这不是巴尔福雷嘛。"一个中年男子看到巴尔福雷高兴地向他打着招呼，但后者的表情显然像见到苍蝇一样地难看。

"这位是谁？"梵向巴尔福雷问道。

"旧识，他叫玖尔，一个小气的情报贩子。"巴尔福雷显得极为不耐烦。

"呵呵，小气的情报贩子也有起到重大作用的时候，比如，怎么上去。"玖尔看着位于平民区上面的帝都，似乎话中有话。

"少废话，多少钱。"

"不多不多，1500。"

"你吃人啊！"

"呵呵，那就算了。"

沉默。

"算了，给……梵，掏钱！"

"为什么是我！"

"不是你还有谁！"巴尔福雷怒道，梵只得从钱袋中掏出了硬币。

还别说，这个叫玖尔的情报贩子的确有一手，他叫走了守住通道的士兵，梵一行很轻松地就来到了帝都。一进帝都梵才感觉到这才是帝国应有的景象——高耸的大楼，现代化的设备，川流不息的人群，衣着华丽的绅士与贵妇人。

"梵，真没想到我们会到这里。"潘妮罗感叹道。是啊，原本梵只是潜入达尔玛斯卡王宫偷一颗不起眼的石头，但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还牵扯到了国家的战争中，能够有这样境遇的人可能世上并没有多少人。

当众人靠近通往德拉库洛亚研究所的巴士站，却发现一队队表情紧张的士兵正在忙碌着。

"难道出什么事了？"梵向巴尔福雷问道。

"估计是，但这样能让我们更容易进去，跟我来。"巴尔福雷向所有人一招手，众人坐上了通往研究所的巴士。巴士在研究所门口停了下来，但令人奇怪的是研究所的门大大开着，里面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奇怪，这也太安静了。"巴尔福雷紧锁眉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呵呵，会不会我们运气太好了？"



“你可真乐观。”说实话，有时候巴尔福雷挺羡慕梵的那种豁达的性格。

“但大家还是要谨慎。”巴修提醒道。

“嗯。”巴尔福雷点了点头示意大家跟上自己，这个研究所对他而言太熟悉不过了。

研究所内众多士兵的尸体说明了现在的情况极为微妙，看来是有人潜入到了研究所里。

“呼，终于到最上层了。”希德的研究室就在研究所最上层，一路通顺地坐电梯上来不免让梵减少了一些警戒。

“小心！”忽然巴修从一旁将梵撞开，接下了迎面砍来的双刀。

等梵从惊异中清醒过来巴修已与那个人过招了数十个回合。那是个光头的有些上了年纪的男人，漂亮的银色胡须错落有致地蓄在鬓角与下颚的胡须连成了一片。他的双刀挥舞得极为犀利，巴修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与他打成平手。

“抱歉，看来你们不是希德的手下。”那个男人架住了巴修的剑说道。巴修并没有向他下杀招，多以防御为主，男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也及时收手。

“呵呵，看来你就是那位先来的‘客人’了。”巴修也笑着说道。

那个男人也笑了一下收起了双刀，他径自奔向了最上层，众人也跟着他来到了希德的研究室。来到研究室时，男人已与希德对峙上了。希德高高在上地站在高处，一脸嘲笑地看着下面那个男人。

“你想阻止我吗？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分量。别逞强了，想想你的年纪吧。”这时希德注意到男人身后的巴尔福雷以及所有人，他笑了一下，对巴尔福雷说道，“你们这帮空贼来干吗？”

“当然是来拿黄昏的碎片咯，就像空贼那样。”巴尔福雷说道。

“你想要那东西？真是无聊的家伙。啊？嗯？”希德对着身边的空气说着什么，仿佛他的身边有另外一个人，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看不见，这样情况看上去非常诡异。

“你就是达尔玛斯卡的公主吧？”希德忽然对着艾雪说道，“你想试试吗？”

“你说什么？”希德话让艾雪觉得莫名其妙。

“哦，你说要试一下了！”希德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就像是一个找到对手的小孩一样，“你想要石头的力量吗？”忽然希德变得极为严肃，他盯着艾雪，让艾雪觉得极为不舒服。

“别听他的，他只会利用你！”那个光头男人向艾雪喊道。

“呵呵。”希德打了一个响指，几个机械装置慢慢地向他身边靠拢，将他围了起来。

“大家小心，那跟贝尔加一样，是人造破魔石。”芙兰提醒道。

“连你也……连你也这样！”看到希德这个样子让巴尔福雷心痛不已，他咆哮着举起了手中的枪，瞄准了希德。

希德哼了一声，使出了破魔石的力量。他的机械装置在周围不时发射着破坏光线，这对众人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但由于有了之前与贝尔加战斗的经验，众人很快就制住了希德。

“机会！”光头男人见希德体力不支跪了下去，提起双刀就向他砍去，但这时希德身体的周围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护罩，将那个男人弹了开去。

“还真花了些时间呢，维内斯。”希德又开始了自言自语，但这时大家发现在希德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幻影。那个幻影与在海内魔石矿中缪琳身上出现的幻影一模一样，看来它就是希德所说的维内斯了。

“维内斯？这就是维内斯！”巴尔福雷惊讶地看着那个幻影。

“艾雪·巴纳尔冈·达尔玛斯卡，你会追求力量吗？你想得到破魔石吗？”希德的提问让艾雪无法回答，这让希德非常高兴，“呵呵，说中了吧。这才是霸王的后裔！那么你就去基尔维冈吧，在那里你也许会获得新的石头的眷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艾雪问道。

“把历史重新夺回到人类的手上，我也会去基尔维冈，你们就来追我吧，空贼！”不知何时一架小型的飞艇从空中降下，希德抓住了扶手微笑着向众人道别。

“真是个胡来的家伙。”巴尔福雷望着希德渐渐消失的身影，无可奈何地说道。

“刚才真是抱歉。”那个中年男人将双刀收了起来，微笑着对艾雪说道，“你是达尔玛斯卡的公主吧？我是巴冯海姆的雷达斯，也是个空贼。”

经过残酷的肃清，元老院解体，维因·索利德全权掌握了整个帝国。帝国的国家机构虽

然一时间有些混乱，但军队的士气反而变得高涨起来。裁判的统治、罗扎利亚帝国的威胁，使帝国的将士集结了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义勇军在边境的空域囤积实力，为了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定伊瓦利斯下一个时代的战斗已经迫在眉睫。

——哈尔姆·翁德尔4世《回忆录》第17章 黄昏与黎明

港町巴冯海姆，这里是即使为义勇军提供补给，但也不会与之共同战斗的都市。这里是空贼和海盗的聚集地，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国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城市。雷达斯将艾雪一行带回了自己的官邸，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些许的休息，而翁德尔侯爵也来到了这里。

"大叔，难道真的要发生战争么？"艾雪担心地问道，就目前的局势，维埃尔巴与罗扎利亚的联军与阿尔克迪亚军队的正面交锋在所难免。

"嗯。"雷达斯也显得无可奈何，"侯爵必须与帝国做一个了断。他让你从利维亚桑里逃了出来，现在他已经处于与裁判对立的局面，事态已经严重到不能再忽悠过去的情况了。虽然我也希望不要发生战争，但一旦发生，那么双方就会不择手段了。"

"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进行舰队的演习，如果我们有更强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有与维因交涉的主动权了。"翁德尔侯爵说道。

"但是维因拥有破魔石，那可是能够毁灭利维亚桑的王牌啊，我认为他不会答应交涉的。"雷达斯说道。

"所以我才希望你能支援我们潜入帝都。正如你所说的，如果破魔石是强力的兵器，那么就请你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夜光之碎片，我可没答应你把它交给你哦。"

"如果没有破魔石，那么我就要靠别的力量了。"

"你难道想跟罗扎利亚军联手？"雷达斯问道。

"我们不能失败。"翁德尔侯爵的话很坚决，他不能允许失败，如果这次失败了，那么将永无翻身之日。

"不行，你们这样正中维因下怀。"巴修说道，"如果义勇军和罗扎利亚军一起出动的话，那么维因正好可以靠破魔石把你们一网打尽。"

"放心，石头在希德那儿，只要我们抓住他，然后用霸王之剑把破魔石破坏了就行了。时间紧迫，不要浪费，我们追希德去！"巴尔福雷吹了个口哨，不紧不慢地说道。

"基尔维冈……"说道这个名字，芙兰沉默了一下，"在维埃拉的古老歌谣里曾经提到过——遥远的时之彼岸，为凶猛的魔雾所守护，休眠的圣地基尔维冈，通往圣地的道路无人所知。"

"在亚科特·迪弗尔，位于哥尔摩亚大森林的深处，在幻妖之森某个魔雾非常混乱的地方。"雷达斯给了众人答案。

"哦，大叔貌似很熟悉嘛，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去？"巴尔福雷笑了一下，这个雷达斯让人捉摸不透，这更加引起了巴尔福雷对他的兴趣。

"不，我不相信希德的话，我从别的路去追。"

"哦，看来大叔你还有另外的想法啊。呵呵，你蛮熟悉他的嘛。"

"你还不是一样？"雷达斯向巴尔福雷笑了一下，这个笑容让巴尔福雷的心微微跳了一下，显然，雷达斯的话里还有另一个意思。难道他知道我是谁？巴尔福雷想到。不对，也许他跟我有相同的经历。呵呵，不管怎么说都是个有趣的家伙。想到这巴尔福雷不再问下去，两人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巴尔福雷很快离开了座位去准备要带的行李了。

"艾雪公主，请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当屋子里只剩下艾雪时，雷达斯向艾雪问道，"如果希德的话是真的话，那么你也许会在基尔维冈得到新的破魔石……那么我想知道，你现在还想要石头吗？"

"我想要力量，但是我也有些害怕。真可笑，保护达尔玛斯卡我应该什么都不怕才对。"

"不要忘记纳布迪斯，我要说的只有这些。"



第十四章 不灭者

在雷达斯的指引下众人很快找到了圣地基尔维冈，这里的魔雾比外面要浓密，但这里的魔雾却透出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就像是那个维内斯。圣地中到处都给人奇特的感觉，在这里甚至可以看到陨石大小的破魔石，这不仅让艾雪惊奇无比，也让她充满了希望。在圣地的最深处矗立着一座转移装置，上面用古代语刻着"此为通往不灭者之圆桌的惟一道路，其将引导选中之人。"艾雪小心地将手放在了装置的水晶上，忽然她觉得周围刮起了飓风，四周也变成白茫茫的的一片，过了良久她慢慢睁开眼睛。她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圆形的石台上，而这个石台居然是悬浮在空中的。

"大家呢？"这时艾雪忽然发现周围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她独自站在这个圆形的石台上。

"不用害怕，达尔玛斯卡的公主。"一个空灵的声音在艾雪的耳旁响起，这个声音就像是许多声音的集合体，有点像男性，但却似乎夹杂着女性的柔和。艾雪惊恐地望着石台的四周，但除了几座雕像外别无他物。

"我们奥丘利亚只选择了你。"几个灰色的幻影出现在了雕像的前面。他们没有实体，外形也各不相同，但当艾雪看到他们时第一个想到的却是维内斯，因为这些幻影的感觉与维内斯一模一样——冷漠，毫无生气。

"艾雪·巴纳尔冈·达尔玛斯卡，你那寻求力量的心将你带到了我们的圣地。现在你要去寻找沉睡在绝海之塔的'天阳之茧'，那是所有破魔石之母，它是力量的源泉。霸王的遗产不过是从茧上切下来的一小块而已。"

"一小块就有那么强大的力量！"那些自称为奥丘利亚的生物的话让艾雪吃惊不小。如此一小块就有那么强的力量的话，那么作为破魔石之母的天阳之茧的力量简直不可想象。

"古往今来，我们拯救着伊瓦利斯。我们选择了兰斯沃尔，赐予了他剑。王用剑从天阳之茧上切下了三块破魔石，因此成为了霸王。继承其血脉的人啊，你注定将走向与你的先祖相同的道路。与兰斯沃尔签订的古老契约已经失去了力量，现在我们将与你签订新的契约，作为我们奥丘利亚的代行者，我们将赐予你新的契约之剑。"一把晶莹剔透的大剑出现在了艾雪



的面前，它散发着冷彻的寒光，让人即使看上一眼也会觉得不寒而栗，"快去找到天阳之茧，切下破魔石，这样你才能得到与霸王相同的力量，讨伐维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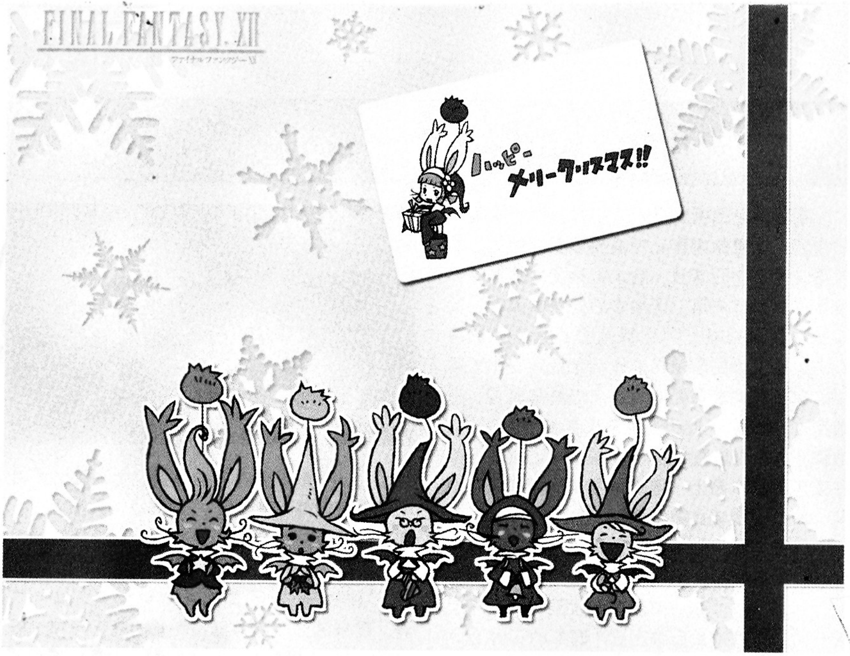
"维内斯……"艾雪此时肯定了之前的猜测，看来这些自称为奥丘利亚的存在与那个维内斯一定是一样的，"它和你们一样是奥丘利亚么？"

"它是异端者！"奥丘利亚们发出了怒吼，连周围的风也变得凌厉起来，几乎让艾雪站不稳，"破魔石只会赐予我们选中的人，但是维内斯却将它的秘密告诉了人类，做出了那些冒牌货！这种制造虚假的破魔石的家伙我们不会原谅它！拿着我们赐予的真正的破魔石，去给那个家伙灭亡的制裁吧！"

"灭亡？你是说……灭亡帝国？"不知为什么，当艾雪听到奥丘利亚说出这个词时感到了一丝恐惧，这时拉斯拉的幻影再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他的目光还是那么温柔，他的笑容还是那么让人感到惬意。

"人类总是让历史疯狂，他们为自己短暂的生命而焦虑，为无聊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只会重复错误，最终走向灭亡。如果我们不灭的奥丘利亚不引导无知的人类，不给予惩罚的话，伊瓦利斯已经灭亡了。我们不灭者有纠正历史的义务，而被我们选中的人，则有给予扰乱历史的人惩罚的义务。公主啊，你就是被选中的人，去向夺取你国家的人复仇，成为救国的圣女，完成被选中的人的义务吧！"

艾雪用颤抖的手握住了那把水晶剑的剑柄，接受了这个新的契约。但不知为什么，她的心中却有种反抗的情绪，这样的情绪让她感到不安，同时也让她感到巨大的压力。



“艾雪！”梵叫着跑了过来，刚才的情况让人有些觉得不可思议，艾雪突然就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那些叫奥丘利亚的家伙的语气让人听了很不是滋味，“那些叫奥丘利亚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怎么说出那样不知所云的命令？”

“你真的会按他们所说的去复仇么？”芙兰问道。

“我们只听到了声音，他们也许是跟神一样的存在，但我还是反对。即使是帝国，但让它毁灭也太说不过去了。”巴修对艾雪说道。

“对了，希德博士呢？他不是说会到这里来么？”潘妮罗向四周望了望没有发现希德的身影，事实上一进这片圣地，除了他们自己，就再也没感觉到有其他的人类进来的痕迹。

“是啊，也太慢了吧。”梵也觉得很奇怪。

“哼哼，我们还是发现得迟了，那家伙不会来了。”巴尔福雷忽然想到了什么，“我们中计了。大家想想德拉库洛亚的情形，他说想让艾雪得到石头，所以他谈到了基尔维冈，于是他让艾雪与奥丘利亚见面了。”

“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破魔石，那不就成为了帝国的障碍？”

“也许他想看到两颗破魔石撞击在一起的情形吧，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事情。”虽然巴尔福雷的语气有点像是开玩笑，但是这样的可能也并不是没有，毕竟希德是个沉迷于研究的人。

“那我们去找天阳之茧吧。”艾雪说道，但巴尔福雷却陷入了对自己父亲的回忆。

“那家伙说历史是人类所建造的，对于用奥丘利亚的石头来推动的历史那个人是绝对接受不了的，他……一直都在和维内斯对话，并不是变得精神有问题。”巴尔福雷将以前希德老是自言自语地一个人说话的情景与自己看到的稍作了一下对比，似乎看出了什么。

“我们应当与艾雪公主和解，并承认达尔玛斯卡的独立。”拉萨向维因说道，“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只能这样。”

“这场战争是有必要的。”维因不紧不慢地说道，如果是普通人他早就发火了，但提出建议的人是拉萨，所以维因并没有在意，“原本是她本身从心底里渴望战争吧？为了向我们国家复仇。”

“不，我不那么认为，艾雪殿下不是这样的人。”

“真幼稚。”维因不屑地哼了一声。

“为什么你就这么肯定？”对于哥哥的执迷不悟拉萨也非常焦急。

“那么好，加布拉斯，你怎么看？艾雪公主要的是和平还是战争啊？”维因向站在自己面前的裁判长问道。

“如果她想向我国复仇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她，这样如何？”加布拉斯的话很简洁，也

很干脆。

“在下相信她，也相信你的眼睛，在下想在你身上赌一把，在下相信你。”

“遵命。”加布拉斯向拉萨行了一个礼后大步离开了会议室，而拉萨在看了自己的哥哥一眼后也径自离开了。等拉萨走出了房门，站在维因一旁一直没有发话的希德说道：

“你弟弟比想像中的还要天真。”希德啪地一声合上了手中的书说道。

“拉萨就别管了。”

“呵呵。嗯？什么事，维内斯？”希德笑了一下，忽然他似乎从维内斯那里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不一会他满脸兴奋地对维因说道，“他们上钩了，奥丘利亚已经把剑赐予公主了。”

“不灭的众神所引导的守护正确历史的圣女，她会得到新的破魔石吧。”

“哼，奥丘利亚的石头，虽然力量大但无法控制也是白搭，反正不过是实验材料罢了。为了那个我们可进攻过两个国家啊，真要感谢那些牺牲的家伙。拜他们所赐，人造破魔石已经完成了，那可是优秀的实战兵器啊。维内斯，我算一个不错的弟子吧？”希德倒是并不在意艾雪是否与奥丘利亚有什么接触，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反而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实上这件事的发生也是因为他自己而导致的。希德像一个做了什么事而向父母邀功的孩子一样问着维内斯，维内斯渐渐在他面前露出了身影。

“我不过只是给你一些提示而已，完成那个是你们人类本身。”维内斯向希德赞道，“真不错，仅仅花了六年的时间，人类的热情果然可以超越想像与不可能。”

“人生苦短，我们不能像你们不灭者那样悠闲。”希德向自己的这位师长说道。

“的确，如果不前进，那么最终会一事无成。”维内斯对维因说道，“你的工作现在才开始，你要超越那些自以为是神的奥丘利亚的意识，将历史重新从他们手里夺回到人类手上。像那些只会龟缩在基尔维冈停留在不灭时刻的老顽固是没有资格引导历史的！维因，我会为你祈祷，希望你达到更高的一层。”

“我会达到的，我会达到一个适合我的地方的。”维因坚定地说道。

虽然在圣地没有见到希德，但艾雪还是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以及希德的某些目的。利用霸王之剑破坏天阳之茧那么就不会有新的破魔石出现，这样一来连黄昏之碎片都会没用，但是这个方法虽然可行，但对人造的破魔石而言估计没什么用处。而用契约之剑切出一块新的破魔石用它与黄昏之碎片和人造破魔石抗衡虽然可行，但这样只会又回到以前的路子上，而且雷达斯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但不管怎样，现在找到绝海之塔是关键。据雷达斯的线报，前往纳尔德亚还大灯塔的调查船只遇到了意外，而原因则是那里有让机械失控的强大魔雾，将这些事情连在一起，足以证明了那个灯塔就是天阳之茧的所在地，而那座灯塔实际上就是那些不灭者所说的绝海之塔。

“但是那片海域是亚科特，我们要怎么去呢？”巴尔福雷问道。

“给。”雷达斯扔过来一颗红色的飞空石，“这是专门对应亚科特的飞空石，你把它装在你的飞空艇上吧。我的飞空艇是维埃尔巴造的，它不符合规格。”

“呵呵，德拉库洛亚的战利品？”巴尔福雷看了看手中的石头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公主殿下。”雷达斯对艾雪说道，“请让我跟你同行如何？”

“可以，但我希望你能告诉这是为什么？”

“死都纳布迪斯。”雷达斯的回答多多少少让艾雪有些意外。

“那是你的故乡吗？”艾雪问道。

“是一个让我不能忘记的地方。”

绝海之塔位于利德尔亚纳大瀑布的最边上，是一个非常难找到的地方，要不是有了新的飞空石，这里由于有亚科特地带还不知道该怎么进呢。一进塔众人就被这个宏伟的建筑所折服了，但艾雪却无心去看这些。她现在忐忑不安，心里的矛盾让她非常为难。

“啊，就快见到天阳之茧了。”随着一层层往上爬，离天阳之茧也越来越近。

“殿下真的想复仇？”巴修见艾雪一言不发地只顾着前进非常担心，“”属下很理解在那次战争中失去重要的人的痛苦，但是请殿下不要这样。

“我们还不是一样。”梵和潘妮罗对试了一眼，深有感触地说道。

“但是死去的人的心已经不会跳动了，无论发生什么还是做什么。闭上眼睛浮现在脑海中的毕竟是幻影，一切都不会改变。”潘妮罗对梵说道。

“是啊，一切都不会改变。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但回过头去想想，那些幻影还是非常清晰的。”梵点了点头，同意潘妮罗的这个想法。

“过去就像这样束缚着人类。”

“看来我真的要斩断幻影寻找真正的道路了。”

终于，众人来到了塔的顶端。一个巨大的茧一样的物体被摆放在祭台上，它的周围有许多丝线状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真的茧一样。

“兰斯沃尔王用这把剑切过茧，获得了力量。”拿起手中的霸王之剑，艾雪略有感触地说道。

“但是现在你要靠这把剑破坏茧。”梵说道。

“我说过不要说‘你’这个词么？”当梵这么称呼艾雪时，艾雪总会这么说，但现在她已经不会生气了。艾雪拿出了霸王之剑与契约之剑，忽然一股强烈的气流出现在艾雪周围，这股气流甚至刮到了塔外，当气流消失的时候天阳之茧外面的那些丝已经不见了，露出茧的真正样子。

“拉斯拉殿下！”拉斯拉的幻影再次出现了，这次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幻影，他们惊呼着，甚至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

“你想让我用破魔石毁灭帝国么？”看着拉斯拉伸出来的手，艾雪问道，但那个幻影却无法回答，“你真的希望破坏么？我的义务是复仇？”

“怎么还在犹豫不决，那是赐予你的复仇之刃，用那把剑去报你的杀父之仇。”一个声音从塔外响起，从塔的阳台上，一个穿黑色铠甲，拿着双刀的人走了过来，这人正是阿尔克迪亚帝国裁判长加布拉斯，“不错，假扮成巴修杀死达尔玛斯卡王的人就是我，难道你不想报你的杀父之仇么？”

“你！”艾雪与梵同时叫了出来，加布拉斯杀死了达尔玛斯卡王，而梵的哥哥雷克斯则背上了叛徒的罪名，他们的痛苦全因此人而起。艾雪紧紧握住契约之剑，因为激动她的手都开始颤抖起来。

“不错不错，就这样，拿着武器来报仇吧！”加布拉斯说着提起刀就向艾雪砍了过去，但旁边窜出一个人，将一刀挡了下来，这人却是雷达斯。

“曾经有一个裁判长，这个男人发动了从纳布拉迪亚抢来的夜光之碎片，将纳布迪斯毁灭了。他想知道破魔石的威力，所以接受了希德命令的实验。两年前，他发誓封印那危险的力量舍弃了裁判的铠甲与名字……”雷达斯仿佛在叙述着一个别人的故事般缓缓地说着。

“裁判泽库特！”

“哼，好久不见了，加布拉斯。”雷达斯对着加布拉斯笑了一下，看来雷达斯就是加布拉斯所说的那个泽库特了。雷达斯挥剑向加布拉斯砍去，但被却加布拉斯打倒在地。

“不管你怎么往前看，人类都不可能从过去逃避。”加布拉斯指着雷达斯对艾雪说道，“这个男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你还是按照以前那样去复仇吧，这也是死者的愿望。”

死者的愿望……艾雪看着拉斯拉的幻影，再看了看身边的梵，最后她终于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拉斯拉，我相信你！”艾雪举起了手中的契约之剑向那个幻影拦腰劈了过去，“你……你不是那样的人！”

幻影惊讶地看着艾雪，第一次发出了声音：“艾雪·巴纳尔冈·达尔玛斯卡，你是利用破魔石引导正确历史的圣女……”这个声音艾雪再熟悉不过了，那些不灭者的声音无论是谁也会过耳不忘的。

“我不是什么圣女！”艾雪向拉斯拉的幻影疯狂地挥舞着契约之剑，直到那个幻影消失，“达尔玛斯卡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一次都没有使用过黄昏之碎片，达尔玛斯卡是一个即使再苦也不会依赖那些石头的国家。我要夺回来的正是这样一个达尔玛斯卡！如果我依靠了石头的力量，那么我跟叛徒没什么区别。我会打碎天阳之茧，我会舍弃破魔石！”

“你不要力量了？”加布拉斯轻蔑地哼了一声，他觉得这个公主是否是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居然说出这样的昏话来，“那么亡国的屈辱怎么办？死去的那些人的仇恨怎么办？”

“不对，什么都不会改变，哥哥的仇恨不会消失，但是哥哥已经……已经不在了！”梵对加布拉斯说道。

“即使有力量，但过去也不会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已经没用了。”艾雪将晓之碎片扔到加布拉斯的面前。

“但是没有力量的人就没有未来，任何东西也保护不了！”

“那么就让我来保护。”巴修拦在了艾雪的面前，他盯着加布拉斯，那冷酷的目光让加布

拉斯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就凭你？你连兰迪斯和达尔玛斯卡都没保护好。我就教教你没有保护好应该保护的东西会有什么后果吧！"加布拉斯举起了双刀袭了过来，但巴修对他的招式太熟悉了，即使这么多年，他对加布拉斯的习惯、弱点以及一些破绽丝毫没有忘记。交手不到三十个回合，加布拉斯就败下了阵了。

"住手！太丢人了。"加布拉斯正要再次进攻时，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打断了他。那个中年男子的穿着依旧是那么华丽，整洁，头发以及胡须也永远都梳得干干净净。

"你还不明白吗？当你把剑对准公主的时候你就已经是背叛者了。"希德拣起了艾雪扔在地上的晓之碎片一脸惋惜地说道，"你已经背叛了拉萨殿下的信任。现在我解除你拉萨殿下护卫的职务，你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什么！"加布拉斯愤怒地攻向希德，但希德头也没抬直接就把他击飞了出去，他的身上散发着七彩的光芒，这个景象众人再熟悉不过了。

"看来这家伙也被附身了。"巴尔福雷说道。

"不不不，我和他是同志。"此时维内斯从希德的身体里显现了出来，希德得意地说道，"奥丘利亚将人类作为饵食，但与此同时传授人类力量。但我拒绝了它，我们第一次与那些家伙的石头背道而驰，第一次赢得了人类自由地运作历史的胜利。"

"为了得到破魔石，难道就要夺取达尔玛斯卡的自由！"艾雪厉声说道，"我不会把破魔石交给你，我会毁掉天阳之茧。"

"哦？貌似没破坏嘛。"一瞬间希德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瞬移到了天阳之茧的前面，行动之迅速让人叹为观止，"不过封印倒是给我解开了。可不要使用奥丘利亚的剑哦，这样会失去积蓄在茧里面的魔雾哦。用的应该是这个！来吧，维内斯！"



希德从怀里掏出三颗石头向空中抛去，在维内斯的作用下，它们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破魔石啊，天阳之茧啊，现在就让你使放出所有的魔雾吧！让天地的魔雾都吞噬掉巴哈姆特吧！"希德陶醉在这片光芒之中，他的举动也越发疯狂，"看，这是光的狼烟！这是无视神的意识将历史夺回人间的吼叫！"

"那不过是人造破魔石罢了，难道你仿造了一个奥丘利亚的石头你就能说自己是神了？"巴尔福雷反问道。

"把神当成跳板有什么错？你太让我失望了，即使现在也没有逃掉，事到如今又回到我面前了。来吧，法姆兰，让你尝尝我的石头的力量！"

希德疯狂地叫嚷着，他拿出了自己的武器，这次大家不能再轻视他，有了人造破魔石，希德的力量呈几何数地增长。但他还是败了，败在了自己的儿子手上。

"你……"看到希德双脚一软跪在地上，巴尔福雷还是不忍，当他正要过去的时候维内斯拦住了他。

"没关系……维内斯。"希德挣扎着站了起来，即使到最后，他都是个注意风度的人，"这六年来我很快乐。"

"应该是我谢谢你。"维内斯温柔地说道，就像是两个老友在聊天一样。

"你……"巴尔福雷忽然看到希德的身体渐渐变成透明，无数光点从他的身体中飞了出来。

"呵呵，别作出那副窝囊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儿子，希德说道。

"你是个笨蛋。"看着渐渐消失的父亲，巴尔福雷低声地骂了一句，但却透露出无限的悲伤。

"芙兰！"潘妮罗的一声尖叫将众人从茫然中惊醒，芙兰痛苦地倒在地上。显然，这里的魔雾浓度已经超过了一定界限。天阳之茧此时释放出大量的魔雾，强大的气流几乎能将人吹飞。

"艾雪！剑！阻止茧！"梵拿起地上的契约之间向艾雪叫道，但魔雾的气流太强劲了，让人根本无法靠近它。

"你们快逃！"雷达斯拦在了艾雪的面前，"已经到界限了，复合崩坏已经开始了，这个破坏力可要比那个时候强上几千倍啊。"雷达斯忽

然笑了起来，他拿过了艾雪手中的霸王之剑。

“这就算是我对纳布迪斯的赎罪吧！”雷达斯举起了霸王之剑砍向了天阳之茧，“哼，不要小看裁判长！”

随着天阳之茧的破坏，魔雾的气流向四周疯狂流窜，整个塔在这些气流的冲击下毁于一旦，而雷达斯则永远地消失在里面再也没有从里面出来。

雷达斯的牺牲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沉重起来，当回到巴冯海姆的雷达斯官邸时，阿尔希德已经端坐在里面。他带来了一个并不好的消息——战争已经开始了。有一些义勇军的战舰在训练的时候无视命令私自脱离，在旧纳布拉迪亚空域与帝国军交战。但其实这些部队都是罗扎利亚方面的，他们一意孤行入侵帝国领域，从而挑起了战争。而翁德尔侯爵对此不能坐视不管，只得下令让主力舰队出击，而战场就在达尔玛斯卡。如果义勇军与帝国军的战斗陷入僵持阶段，那么罗扎利亚就会找个保护达尔玛斯卡的借口参战，这也正是他们的目的。但是，维因虽然失去了黄昏之碎片，但他还有另一张王牌——空中要塞巴哈姆特。天阳之茧暴走所散发的魔雾正好成为了巴哈姆特的动力，如果不是雷达斯阻止了茧的继续暴走，那么巴哈姆特还会再吸收数千倍的力量。现在所有人要做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阻止巴哈姆特，保护达尔玛斯卡。

终章 自由

帝国的舰队终于和罗扎利亚以及义勇军的联军正面交锋了，双方的战机在空中交错疾行，爆炸的火光将天空映成了血红的一片。帝国战舰的主炮由于有了破魔石的力量显得无坚不摧，联军逐渐失去了优势。

“后方发现未确认机体！”侦察员向翁德尔侯爵报告道。

“是我！我们现在正前往巴哈姆特阻止维因！”

“殿下！”显然，坐在那架飞空艇中的正是艾雪以及她的同伴们，“你这样太鲁莽了！殿下的职责是在战后。”

“但是就这样败了，战后就什么都没了！请掩护我们！”

但侯爵还是不想让艾雪冒险，他甚至下达命令阻止修特拉尔的前进。

“等一下！”梵一把抓过巴尔福雷那个会变声的步话机，将音频调到了拉萨的位置。

“我是拉萨·索利德，我跟艾雪殿下一起的，请放心，我会保护公主殿下的。”

“拉萨？”听到拉萨的声音，翁德尔侯爵又惊又喜，“我明白了，你们是把他当人质吧。”

“不，我们要一起与维因战斗。”艾雪说道。

“笨蛋，拉萨从来都不说‘我’的，他都用‘在下’，你以为人家一个王族会像你这么不懂礼貌么。”潘妮罗敲了一下梵的脑袋笑骂道。

凭借芙兰高超的驾驶技术，修特拉尔在炮火中灵活地穿梭着，很快他们就进入到了空中要塞巴哈姆特。此时的联合军已经改变了作战方式，他们利用灵活的战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战机成为了奇兵，让帝国军有些措手不及。

“这帮义勇军还很善战嘛。”芙兰赞道，“我们也别落后了。”

“当然，我们会赢的，艾雪可是女王陛下啊。”梵说道。

“女王！好厉害，不过成为女王那可有些累了。”潘妮罗似乎有些担心。

“到那个时候，名声大噪的可是将女王拐走的空贼哦。”巴尔福雷笑着说道，“不过艾雪有能力自己逃掉吧。”

“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强？”巴尔福雷的话让艾雪一下子笑了出来。

“你不强也没关系。”

“既然我们一起来了。”

“那我们就要一起离开。”

巴修并没有理会那帮人，他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另一个方向。

“没想到你还活着。”巴修向那个身着黑色铠甲的男人说道。

“我可是裁判长！”加布拉斯大声说道，但之前的伤显然没有痊愈，他甚至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站稳。

“但现在却跟一条狗一样。”巴修说道。

“这都是我向毁灭我故乡的帝国摇尾乞怜的

报应。"加布拉斯的声音有些凄然，也透露出一丝无可奈何。

"别这样了，你不要小看自己。"

"你明白什么！"忽然加布拉斯指着巴修大骂道，"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兰迪斯和达尔玛斯卡的你现在还没有失去自我！为什么！"

"因为我有我要保护的人，仅此而已。你站在这里，不也是一心想保护拉萨么？"

"住口，我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我不会原谅抛弃故乡的你！现在我只有这一个想法。越想保护却越是保护不了，不对吗？"

"回答你这个问题，是我作为哥哥的职责。"见加布拉斯拔出了双刀，巴修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长剑，今天他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弟弟，让他好好清醒一下。

受了伤的加布拉斯显然不是巴修的对手，他甚至连剑都拿不稳，巴修很轻松地就战胜了他。

"这下你满足了吧？"加布拉斯再也支持不住，跪坐在了地上。

"这句话应该由我说才对，是不是，诺亚？"

"呵呵，我已经没资格叫那个名字了。"加布拉斯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

"活下去，这就是你赎罪的方式。"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众人一起来到了巴哈姆特的中央控制室，这里只剩下了两人，一个是维因，而另一个则是与他对峙的拉萨。

"欢迎来到我的巴哈姆特，艾雪殿下，没能给你一个王室的欢迎方式让我深感抱歉。"维因很有绅士风度地向艾雪行了一个礼，忽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对艾雪说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亡国的复仇者，还是救国的圣女？"

"我哪个都不是。"艾雪朗声回答道，"我就是我，我只是想要自由而已。"

"呵呵，这样的女人不能背负国家的重任啊，你还是放弃达尔玛斯卡吧。"维因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他向拉萨瞟了一眼说道，"看好了，拉萨。你要记住，作为一个君王没有力量是多么痛苦。"

"在下，不，我讨厌这样！即使没有力量我也不会放弃的。"拉萨举起了手中的剑。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多说无益了，艾雪决定尽快与维因做了了断。虽然维因很强，但在众人的围攻下还是倒下了，拉萨关心哥哥正要跑过去，却被维因周围的一股雷电击中，倒在了地上。

"人造破魔石！"艾雪惊呼了一声，此时维因的身体散发出奇特的魔雾，并且开始变大，他的肌肉隆起，而那原本俊俏的脸也变得极为狰狞。

"这是我的朋友给我的遗产。"维因笑着说道，"加布拉斯，保护好拉萨殿下。"维因向蹒跚着几乎是用爬过来的加布拉斯说道。

"我会保护拉萨殿下。"加布拉斯举起了手



中的刀，但他对准的目标却是维因。

"哼，你这条狗，就让死来让你赎罪吧。"

"正有此意。"说着加布拉斯加入到了队伍中。

发挥出人造破魔石力量的维因的确是强大了不少，但加布拉斯显然不是拉萨能够相比的，他的加入对维因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忽然，巴修向维因的腰部一剑刺了下去，为了躲开这一下维因不得不转过了身子，但就是这一下让加布拉斯抓住了目标。当维因看到他时为时已晚，加布拉斯已经冲到了维因的面前，他的刀狠狠地刺入了维因的身体。

"狗也是有它自己的意识的。"加布拉斯一字一句地对维因说道。

"滚！"维因一拳将加布拉斯击飞了出去，巴修赶紧过去将他抱了起来。

"呵呵，这就是我的赎罪。"看着巴修，加布拉斯这么多年第一次对他露出笑脸。

"别说话，休息一会。"巴修温柔地对加布拉斯说道，但丝毫没有注意维因召唤出来的几把无形剑已经飞向了自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拉萨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拿出了那颗人造破魔石，高举头顶：人造破魔石发出蓝色的光彩，那几把无形剑瞬间化为乌有，但人造破魔石也破碎了。

"呀！"见维因没有防备，梵忽然向他冲去将他打倒在地，但他正准备上前给几剑时，维内斯忽然出现挡在了梵的面前。

维因挣扎着走出了控制室，他步履蹒跚，看来不会支撑太久了。维内斯离开了梵来到他的面前。维因无可奈何地对维内斯说道："维内斯。看来我是成不了霸王了，你的愿望只能托付给其他人了。"

"不。"维内斯温柔地说道，"茧已经碎了，破魔石的历史已经结束，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不灭者了，我将和你一起看着你走下去。"

说着维内斯化为无数的光点，这些光点一



颗颗渗入到维因的身体里，维因的身体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他的身体似乎有了磁性，将飞空艇上钢铁都吸了过来，转瞬间维因就变成了一个全身布满钢铁，有一对巨大翅膀的怪物。

"让我们解脱他吧。"梵对艾雪说道。

"嗯。"艾雪点了点头。她知道，这个东西也许是她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强的对手。但是，即使是再强的对手，在一群有着信念的人的面前也不会有多强大，随着艾雪的最后一剑，那个怪物化为了天空中的一丝火光。

"任务完成，走！"巴尔福雷提醒道。大家飞快地跑回了修特拉尔号，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此时修特拉尔的主引擎居然没燃料了。

"梵，你来开！芙兰，跟我到引擎室。"巴尔福雷将主舵交到了梵的手上。虽然巴尔福雷教了他许多飞行知识，但他却从未驾驶过飞空艇，一上来就是在着最危急的时候，这让梵吓了一跳。

"快看！巴哈姆特的主引擎也停止了！"艾雪惊叫道。

"听着，修特拉尔的主引擎一启动你就出发，就跟我平时教你的一样，你能行的！"

"潘妮罗，你要注意巴哈姆特的飞空石的干扰，你能控制好修特拉尔的感情的。"芙兰向坐在控制席的潘妮罗叮嘱道。

"拉萨殿下就拜托你了。"被抬上修特拉尔号的加布拉斯向巴修嘱咐道，"如果现在索利德家毁灭的话帝国就会崩溃，战乱就会向内战扩散，拉萨殿下是最后的希望。帝国上下并不是一条心，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他，这也是为了达尔玛斯卡。"

"我知道了。"巴修握住加布拉斯的手轻声说道。

"对不起……哥哥。"看着弟弟渐渐闭上的眼睛，巴修忽然发现，他脸颊上不知何时已经沾满了泪水。

"动力恢复了！"密切注视着动力仪的潘妮罗忽然大叫一声，"梵，出发！"

"嗯！"梵驾驶着修特拉尔离开了巴哈姆特，而随时观察着他们的翁德尔侯爵见巴哈姆特陷落立刻下达命令歼灭帝国的舰队。

"停止攻击！我是裁判长加布拉斯！"修特拉尔号上发出的电波传到战场上的各个角落，巴修利用变声步话机向战场上所有人说道，"通告阿尔克迪亚军全部战舰，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军已与达尔玛斯卡王国艾雪·巴纳尔冈·达

尔玛斯卡公主达成了停战协议。”

“在下是拉萨·法尔纳斯·索利德。”拉萨接过巴修的步话机说道，“在下的兄长维因已经光荣战死，从现在开始所有舰队由我指挥。”

“裁判长加布拉斯与拉萨·索利德的话都是实话，请大家停止战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自由了！”艾雪的话消除了翁德尔侯爵的疑虑，他立刻下令停止进攻。但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由于巴哈姆特的动力没有恢复，它会坠落到地面的拉巴纳斯塔市内，现在城市的防护罩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侯爵阁下！亚历山大来电！”

“接通！”

“这里是阿尔克迪亚军达尔玛斯卡方面第12舰队旗舰亚历山大，我是裁判长加尔加巴斯，我们将阻止巴哈姆特的下落，请攻击我们在冲撞巴哈姆特后的碎片。”

“哟，现在是不是流行自杀啊。”忽然一个声音通过通讯器传到了所有人的战舰上。

“巴尔福雷！”艾雪惊讶地叫起来。

“巴尔福雷，你在哪儿！”梵也急忙问道。

“呵呵，小子，看来你逃出去了嘛。修特拉尔是艘不错的飞空艇吧。”

“巴尔福雷，你在干什么！”只能听到声音但却见不到人，连翁德尔侯爵也有些急了。

“我说大叔，你能不能阻止那个亚历山大的白痴裁判？我可是在这里拼命地修理主引擎啊。”

“你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吗？”通过无线装置，艾雪焦急地问道。

“公主殿下，请不用操心。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主人公是绝对不会死的。”巴尔福雷虽然嘴巴上说不停，但手上也没闲着，他飞快地将动力能源换好，随着一声轰鸣，巴哈姆特的动力室再次运作了起来。

“成功了，芙兰！”巴尔福雷兴奋地叫起来，但他回过头来发现芙兰已经被掉下的钢筋砸倒在地。

“拜托了，巴尔福雷，赶快从巴哈姆特里出来！拜托。如果你死了，我……”

“呵呵，帅哥真是累啊，巴尔福雷。”芙兰虽然已经受伤，但她还是取笑了一下自己的搭档。

“你这个笨蛋。”巴尔福雷一把抱起了芙兰，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脸居然红了。

“听好了，梵！”巴尔福雷大声叫道，“修特拉尔就先放你那儿了，我一定会回去拿的，如果有什么损伤我饶不了你！”

“嘿嘿，当然，当然，你放心。”梵笑着说道，他坚信巴尔福雷会回来的，毕竟空贼没了飞空艇，那就不是空贼了。

恢复了部分动力的巴哈姆特避开了拉巴纳斯塔，但是破坏严重的战舰最终还是呼啸着坠向了城外的沙漠。夹杂着公主的呼喊声，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只是……

“那个暴力公主什么时候关心起那个痞子空贼来了？”梵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也许这个问题他很久都不会弄明白吧。

尾声

亲爱的拉萨：

你好！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拉巴纳斯塔也恢复了以前的样子，跟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一样。当然，失去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我希望忘掉过去，只看着未来。下个月就是艾雪的加冕仪式吧。啊，感觉艾雪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那也没办法，毕竟人家是女王陛下嘛。(ˆ_ˆ)不过加冕仪式的时候能够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对了对了，巴修大叔还好么？为了伊瓦利斯的和平他代替加布拉斯大叔到你那里去了，原以为他会回到艾雪身边呢。她有她的立场和责任，所以没说什么，但一定很寂寞吧。啊，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忘记告诉你了。放在我们这里的修特拉尔号被偷了，好遗憾，我才当上修特拉尔的整备员呢。但是，毕竟是被它的真正主人拿走了，那也没办法啊。离加冕仪式还有足够的时间，梵说要去见你们两个，当然，我也跟他一起去。呵呵，这是我第一次做空贼哦。(\^o^/)

潘妮罗

文 邪魔天使 美编 NINA



FINAL FANTASY XII
REVENANT WINGS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 レヴァナント・ウイング

亡灵之翼 剧情小说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

游戏原名	FINAL FANTASY XII Revenant Wings		
机种	NDS	发售日	2007年4月26日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Enix

人物介绍



梵 在经历了之前的冒险后，梵已经成长为一个勇敢的"在蓝天中描绘自由"的少年。他摆脱了国家与民族的束缚，成为了一个自由的空贼，与女友潘妮罗一起翱翔天际，似乎在寻找某个"重要的东西"。



潘妮罗 梵的女友，曾与他一起经历祖国陷落直至解放的冒险，总是非常担心梵的安危，对梵时而温柔，时而又很严格。在梵有了自己的飞空艇后，她以副驾驶和导航的身分陪在梵的身边。



巴尔福雷 在《FF XII》的故事后行踪不明的自由空贼，而这次因为传说中的古雷巴德斯秘宝再次出现在梵的面前。一直称自己是主人公的他这次却说出了"主人公已经引退了"的台词，但在这一次的冒险中依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芙兰 巴尔福雷最值得信赖的搭档，维埃拉族强大的战士，也是飞空艇的调整师。芙兰知道古雷巴德斯秘宝与"永恒"相关的传说，为帮助巴尔福雷得到秘宝而忠心追随。



翼之裁判 现身于雷姆勒斯的身着厚重铠甲的神秘人物，据说他拥有能读取他人内心想法的能力，还能够操纵强大的召唤兽，有着支配雷姆勒斯的野心。其本名和种族都是谜。



艾雪 曾是拉巴纳斯塔义勇军的核心人物，性格坚强、勇敢。现在是新生的达尔玛斯卡王国的女王，在战争结束后致力于整个伊瓦利斯大陆的和平事业。



巴修 有着传奇经历的英雄。在上次大战中作为达尔玛斯卡的将军一直支持着艾雪，战争胜利后他穿上铠甲，成为帝国的裁判长辅佐拉萨。

序章

伊瓦利斯的天空依旧是那么蓝，这是属于空贼的天空，在这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修特拉尔，这是属于大陆最速空贼的飞空艇，它的每一处都透露着持有者那奔放、桀骜不逊的性格。今天，它又将前往一个新的冒险之地，不过这次，在它的身边多了一个略显生涩的身影。

“喂！”梵在空旷的神殿里喊了一嗓子，虽然他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但潘妮罗不在身边的确让他担心。“不是说你。”梵看着眼前蹦达着的那团红色粘稠液体状的东西无奈地耸了耸肩。虽然轻松解决掉这只布林，但梵知道潘妮罗肯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你真慢。”看着梵优哉优哉向自己走来，潘妮罗有些不满，真是的枉费还这么担心他。

“抱歉。”梵搔了搔头，的确，让一个女孩子等并不是一个绅士之举。不过我又不是绅士，我可是空贼。梵在心中给自己找了个比较合理的理由。

“猪头，受伤了不是。”虽然潘妮罗有些懊恼，但看到梵手臂上的擦伤还是有些紧张，在轻声咏唱了一句咒语后，潘妮罗向梵扔出了一个回复魔法。

“巴尔福雷呢？”梵动了动胳膊问道。

“你动作慢如蜗牛，别人早走了。”

“哎哟，不好，别让他抢先了。你别慢了，跟紧点。”一听到巴尔福雷已经先行一步梵立刻撇下了潘妮罗。

“……”没想到梵会倒打一耙，潘妮罗呆了一下。

好不容易找到了巴尔福雷，但巴尔福雷那张毒口还是嘲笑了两人那乌龟般的速度。在他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一个空旷的房间，没想到遗迹中还有如此大的空地，在房间的中央建有一个祭台，而一紫、一绿两颗闪烁着神秘光芒的水晶正安静地悬浮在祭台上。

“古雷巴德斯的秘宝有两个。”芙兰不紧不慢地说道。

“正好，那我们一人一个。”梵兴奋地说道。

“真没追求。”巴尔福雷嘲笑了一下。不过紧接着出现的巨大怪兽让所有人都集中起精神，没时间开玩笑。

“哟，有东西来欢迎我们了。”不过即便是这个时候，某人还是喜欢开玩笑。

“唔……”魔雾的突然絮乱让芙兰有些难受，“好冷……我感到失去了些什么？”

“要休息吗？”巴尔福雷对自己的搭档还是非常关心。

“没关系。”芙兰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战斗很快开始，但结束得也很快，对于这几个经历过大风浪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梵蹦蹦跳跳地准备去拿那个所谓的古雷巴德斯的秘宝，但巴尔福雷却问道：

“你知道古雷巴德斯秘宝的传说吗？”

“有这回事？”

“真败给你了，居然对猎物毫无了解。听着，看我的口型，我只说一遍。这个秘宝与‘永恒’有关联。”

“永恒？”梵的头上现在满是问号。

“就和充满谜团的女性一样，你要拿它可是要很大勇气的。对于你而言也许这个负担太重了，那这个秘宝我就拿了。”

“那我会从你那里抢过来。”

“哈哈，真是个精力旺盛的家伙，给你，就当首次成功的礼物吧，不过要小心使用哦。”说着，巴尔福雷将一个秘宝扔给了梵。

就像每个冒险故事一样，拿到宝物后洞窟或是神殿都要塌方，然后我们的主人公都会艰辛地逃出来，中间可能还会牺牲几人。当然，这次不会死几个人来增添一份凄美，不过梵却失去了他来之不易的飞空艇，这对一个空贼来说估计是个更大的打击吧。



因为这件事，我们失去了飞空艇，我们的旅行在一瞬间就告一段落了。梵说还会再买一架飞空艇，一点都不沮丧，而秘宝的秘密还是老样子，没有结果。冒险就像一场梦，拉巴纳斯塔的天空依旧如此平和，我们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直到那件事情发生为止……

第一章 幽灵船飞来

失去飞空艇梵就会消沉？显然不是，这个精力旺盛的小子仍然是那么活跃。

"梵那家伙又干掉了一个巨大莫布，原以为飞空艇没了他会消沉一点，没想到还是这么有精神。"托玛基有些不甘心，原以为他能成为最强的赏金猎人。

"是啊，还没带我们去看飞空艇呢。"菲洛遗憾地说道。

"是啊，我们也想去冒险啊。"凯兹附和道。

"但我却认为这是件好事，平静的日子是最棒的。"对于喜好平静生活的潘妮罗而言，这次失去飞空艇无疑能让她安心不少。

"大新闻，大新闻！"忽然梵大喊着跑了过来。

"怎么了？"

"外面来了一艘看上去是从远古来的飞空艇，你们也知道吧，传说中的浮游大陆？"

"难道是'天空的彼岸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大陆'这个传说？"菲洛问道。

"难道这艘飞空艇是从那里飞过来的！"

"首先我们要去确认一下。"一谈到飞空艇梵就无比兴奋，而潘妮罗只得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众人跑到街上，一艘巨大的飞空艇划过天际，带着黑色的浓烟。看着这个奇异的飞空艇，梵一脸的兴奋，眼中闪烁着异样的神情。

我不好的预感果然应验了，看梵的那个眼神，他一定有什么企图。

潘妮罗的担心并没有错，对于飞空艇，梵是不会放弃的。当夜，他就拉了菲洛和凯兹偷偷跑了出来，但忽然出现怪物让他们吃了一惊，貌似和以前知道的怪物有些不一样。"看了看怪物的尸体，凯兹说道，"难道是跟着那艘飞空艇来的？"

但这显然不是目前大家关心的问题，梵现在一心系在飞空艇上。

"梵大哥，巡逻的走了。好像她们说船里面窜入了盗贼。"菲洛勘察了一下情况回来报道。

"那我们也赶紧。"梵说道。

"梵大哥，你想干嘛？"听梵这么说，凯兹就知道梵又有什么计划了。

"当然是比那帮盗贼早一步夺取飞空艇了！"

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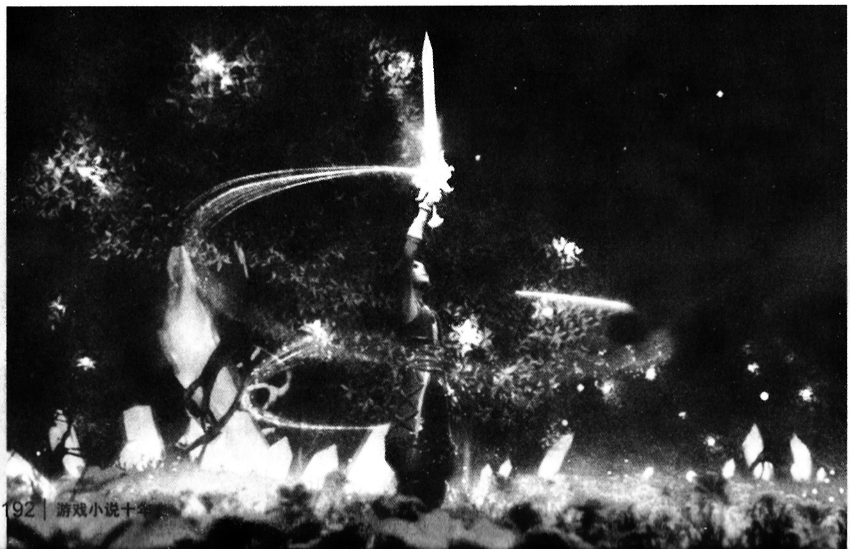
"让我们赶走盗贼，揭开飞空艇的秘密吧！那艘船上反正也是没人，就像一艘幽灵船，在它主人找到它之前，我们要保护好它。"

"我也想坐飞空艇。"虽然觉得有些危险，但乘坐飞空艇的欲望显然超过了害怕。

"但是潘妮罗姐姐会生气的。"凯兹还有些担心。

"这个作战计划对潘妮罗保密就行了。"

飞空艇内的构造显然与梵平时所见的大不



相同，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方形平台，之前见过的怪物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涌出来，看来之前的猜测没有错误，当众人接近平台时突然梵身上的古雷巴德斯的秘宝闪耀了起来，

"看来这个秘宝与这艘船有关系。"梵说道。

"嗯，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菲洛说道。

潘妮罗和托玛基也来到了神秘飞空艇所在之地，她看到门口倒在地上的士兵。

"有人入侵了飞空艇。"在潘妮罗的治疗下士兵终于恢复了意识。

"难道是梵？"潘妮罗第一反应就是梵把士兵撂倒跑到飞空艇上去了，这帮家伙太过分了，必须把他们带回去！"

与此同时梵一行来到了飞空艇的舰桥，舰桥上有个类似驾驶装置的物体闪着蓝光。

"别碰这个，这是我的！"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几个蜥蜴一样的邦加族冲了出来，为首的那个向梵咆哮着。

邦加莫南众！

"原来你们还活着，真是缠人的家伙。"

"啊，你是跟着巴尔福雷那家伙的小子！"邦加莫南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毛头小子。

梵拔出剑正准备迎敌，但菲洛和凯兹因为害怕逃了，梵见势不妙也只得逃走。追到刚才的方形平台出已无路可退，梵灵机一动召出了召唤兽。以多打少，自然是胜券在握，结果邦加莫南的手下把他留下来自己逃了。但此时不知为什么飞空艇忽然发动了。

"梵，你在干什么！你想去哪？"潘妮罗大喊着冲进了舰桥。

"当然是新的冒险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飞空艇会启动，但梵已经有预感，又会有新的事情的发生了，说不定比上一次更有趣。

第二章 飞向天空的彼岸

飞空艇将大家带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大陆悬浮在空中，感觉自己身处在云海之中。

"梵大哥，这里应该是那个地方吧？"看了看四周，菲洛问道。

"空贼的传说！"凯兹兴奋地叫了起来。

"未知的浮游大陆！"菲洛也确信这里就是空贼口中流传的未知大陆。

"现在怎么办？"潘妮罗可不管这是不是空贼的传说，现在她只想赶紧解决问题。

"没关系，飞空艇的驾驶就交给我了。"梵说道。

"你倒很看得开。"潘妮罗给了梵一个白眼。

"那么……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托玛基问道。

"先给空贼团取名字吧。"梵提议。

"赞成。"

"啥时变成空贼团了。（＝＝）"凯兹咕哝了一句。

"这可是大家梦想的冒险啊，取个好名字更有感觉。嗯……叫贝露诗吧。"

"就这么决定了。"

"好，贝露诗空贼团第一个任务就是探索这片岛屿！"

第一个目标就是波斯柯岛。

"对了。"潘妮罗突然发话了。众人吃了一惊，以为潘妮罗又要阻止，"我当然不会阻止你们冒险，但我想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不要像没头苍蝇一样漫无目的地冒险，在旅途中大家一定要找到'重要的东西'。"

"我在之前的战斗中就找到了。"梵说道。

"告诉我！"

"不自己找是不行的。"

"给点提示嘛。"

"对于空贼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宝物'啦。"

"就这个？"菲洛显然不信。

"一开始是这个了……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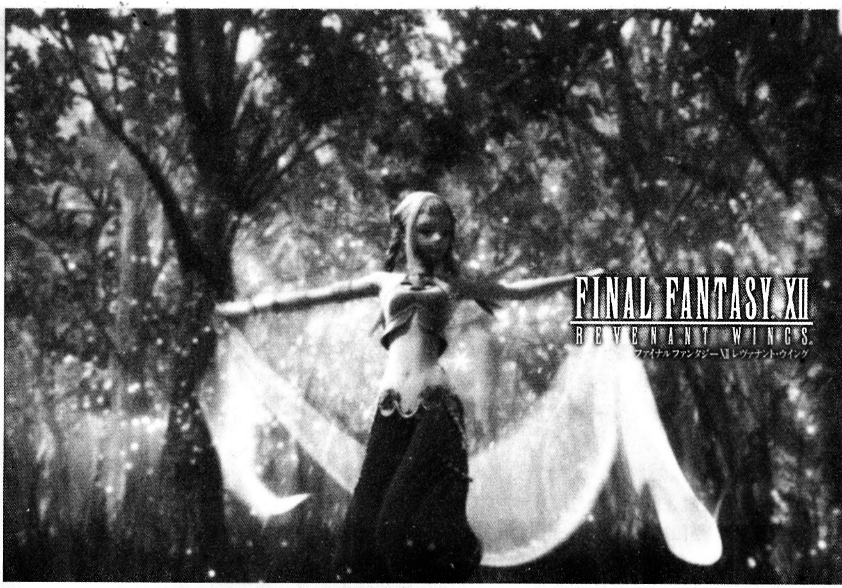
"菲洛、凯兹还有托玛基，你们各自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的。"潘妮罗说道。

"对了，在找到前大家轮流写航行日记吧。"凯兹提议道。

"啊，好烦哦。"菲洛和托玛基同时发出了抱怨的声音。

潘妮罗怒视，两人只得答应。

潘妮罗："这是个好提议，这是大家旅行的



作业……梵也是。"

梵："啊，我也要？好，明白了。"

这里不愧是空贼向往的天堂，到处都是宝物，就连在森林中也能找到宝箱。

"哎呀，不好！"就在大家乐在其中时，潘妮罗注意到远处几只怪物正在袭击一个人。

"去帮忙！"梵一声令下众人就冲了上去。救下的这个人显然与一般人不同，因为他长有一对红色的羽翼，这是梵他们从未见过的。潘妮罗在找到一些草药制成药剂之后给那个有翼人服下，在潘妮罗细心的照料下有翼人很快就恢复了意识。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叫琉德，你们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空贼？"那个自称琉德的有翼人问道。

"不错，正是由我梵船长率领的贝露诗空贼团，你好。"梵说道。

"是吗……"一听到梵说自己的空贼，琉德的表情有些异样。

"那个……请问这里是哪里？我们迷路了。"潘妮罗说道。

"这里是雷姆勒斯大陆，由许多岛屿组成，我们艾格尔族一直生活在这里。"

"但是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梵问道。

"都是因为空贼。"

"空贼！"琉德的回答无疑让众人大吃一惊。

"现在外界很多空贼来到雷姆勒斯大陆，这里已经开始渐渐荒废了，幻兽也开始狂暴。原本这个世界有很强的结界，我们艾格尔族常年和平地生活在这里，但是……"

"现在难道都是因为空贼的错？"梵有些不高兴了。

"在之前，外界释放出大量的魔雾，因为这结界有一部分打开了。"

"释放出大量的魔雾……这难道是……"梵忽然想到了上一次事件的情形。

"难道是那个时候……没想到居然能影响到这么高的地方。"潘妮罗也想到了。

"我们原本想一直这么安静地生活，但是……"

"那我就帮你把那些可恶的空贼赶出去。"梵对琉德说道，虽然琉德没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已经写满了不信任。"

"相信我，别以为空贼都是坏人。"梵说道。

"有困难的时候大家要互相帮助，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潘妮罗拍了拍琉德的肩膀。

"是吗……"

"喂喂，拿出点精神来。"梵一掌拍在琉德背上。

来到神殿，但这里已经被空贼占领。

"啊，那帮家伙也有召唤兽。"梵看到空贼们身边的召唤兽说道。

"召唤兽？啊，你是说幻兽吧。"琉德解释道。

"幻兽？原来叫这个。对了，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梵问道。

“这是沉睡在这个世界上的圣石所带来的力量。”

“圣石？”

“空贼的目标应该是圣石了。”琉德继续说道。

“不用说了，我们在这里磨磨蹭蹭的会被空贼发现的。有什么话之后再说，现在先搞定那些空贼。”梵对大家说道。

在轻松击退空贼后，大家终于可以静下来讨论一些问题了。

“那么说所谓幻兽应该就‘神的使者’了？”潘妮罗问道。

“是的。这是创造雷姆勒斯的神赐予我们艾格尔族的力量，通过使用圣石将幻兽从幻兽界召唤出来，并使役他们。”

“那么梵大哥拿到的古雷巴德斯的秘宝就是圣石了？”凯兹问道。

梵看了看手中的圣石，顿时觉得这块石头非比寻常。

“这应该是不同于普通圣石而拥有特殊力量的圣石，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石会在地上的遗迹中。”琉德说道。

“对了对了，刚才打倒的那些家伙身上有很小的圣石。”菲洛忽然想到了什么。

“将圣石集中在一起可以与新的幻兽签订契约并召唤出它们。”

“这是与幻兽签订契约所必须的执照之轮，给你吧。”说着，琉德拿出一枚戒指把他交给了梵。

行动非常顺利，不过在进入中央地带时发生了意外，原本逃出的空贼却折返回来将众人关在了里面并召唤出了泰坦，正在大家苦苦支撑之时，一个人冲了过来，几下就战翻了泰坦。

“邦、邦加莫南！”菲洛看了眼来着惊呼了起来。

邦加莫南唧唧歪歪正要动手突然被猛烈的电流击倒地，此时托玛基也出现了。

“托玛基，这是怎么回事？”梵问道。

“那家伙居然这么听话。”凯兹也很好奇。

“嘿嘿，这是我特制的邦加之环，下次叫一声托玛基老大吧。”托玛基邪邪地笑着说道。

梵觉得这东西好玩也把邦加之环拿来用。

“还不错。”梵赞道。

“你想干吗？”潘妮罗知道这小子有了新鲜玩意儿一定不会拿来干什么好事。

“我觉得这和幻兽差不多，应该能起到点作用。”

“不会马上就背叛我们吧？”凯兹有些担心。

“就目前的状况应该不会。”

“你说什么臭小子！没这个环我一定干掉你！”邦加莫南向梵咆哮着，但却无济于事。

“还说这些，你其实很害怕吧。”

“什么！小鬼！”被梵说中了心事，邦加莫南更狂暴了。

来到神殿最深处，看到四个空贼，但他们显然不是梵的对手。

“喂，你说有人统率整个空贼，那是谁？”梵从这个叫托基的空贼听说了这件事，觉得事情并不是太妙。

“将圣石分给了每个空贼，然后命令他们去做坏事，是谁在做这事？”潘妮罗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策划这样的事情。

“哼，不用问了，这是秘密。”托基冷冷地说道。

“邦加莫南，这家伙就随你处置了。”

“哇哈哈，好像这家伙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邦加莫南正愁没人发泄，现在正是机会。

“喂喂！你比我们更邪恶！好吧，特别告诉你们。给我们圣石的是一个叫翼之裁判的奇怪家伙，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

“翼之裁判？难道是帝国的？”一听到裁判，梵立刻想到了帝国。

“你这个笨蛋，裁判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他穿着一件有翅膀的铠甲，所以我们这么称呼他。”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翼之裁判准备解开雷姆勒斯的结界，然后进攻伊瓦利斯，制裁生、死以及所有的命运。”托基说道。

“进攻伊瓦利斯？那可不行！”潘妮罗一听，这事情非同小可。

“我知道了，是他命令你们来神殿的吧？”梵继续问道。

“很遗憾，你们以为这个神殿有晶石那就大错特错了，答案是巨大的圣石结晶——圣晶石。”

趁众人惊讶的时候托基赶紧跑掉了，没办法，现在大家只得回到飞空艇重新商量。

“琉德，那家伙说的圣晶石是什么？”现在梵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个浮游大陆原住民的身上。

"圣晶石是支撑这个世界并拥有巨大力量的万物之源，一共有三个。"琉德顿了顿继续说道，"在数千年前，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使用三颗圣晶石的力量张开了结界，那个神叫弗尔萨诺斯，现在他依然守护着雷姆勒斯。"

"不会吧，他活了几千年？"菲洛不相信有人居然会活这么久。

"据说弗尔萨诺斯拥有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古雷巴德斯的秘宝与永恒有关……"潘妮罗喃喃地说道。

"怎么了？"琉德问道。

"没什么，我们出发吧，你也想守护圣晶石不被那个翼之裁判抢走吧。"梵说道。

"圣晶石是神的力量，是雷姆勒斯的基石，我必须保护它。翼之裁判……你想对抗神吗？还是想自己成为神。"

"想成为神的人……真无聊。"这句话又勾起了梵不好的回忆。

"你知道圣晶石的所在地吗？"潘妮罗问道。

"只知道一个。"

"好，我们要赶在那些空贼前面找到它！琉德，地点告诉我。"

"从这个岛向西，一个浮游石突出的大陆。"

"那么贝露诗空贼团，出发！"

第三章 最速的空贼，陨落

来到基斯内之丘正看到空贼们正肆意虐杀艾格尔族人，梵见到这个情景不禁热血上涌。在众人的努力下他们终于救下了残存的艾格尔族人。"如果想要圣晶石怎么还要向艾格尔族人出手！"潘妮罗有些不解。

"那是因为大家不一定都是义贼啊，也有些人为了夺取不择手段的。"

"梵，那先让这些艾格尔人去飞空艇避一下难如何？如果再来袭击怎么办，这里又没躲的地方。"潘妮罗还是很担心。

"当然可以，那艘飞空艇是大家的家，我就是父亲，潘妮罗就是母亲。"

"怎么我觉得这个称呼那么怪……"对于梵擅自取的称号潘妮罗有些茫然，但心中却觉得甜滋滋的。

来到特贝·克尔神殿但这里已经有很多空贼把守，原本梵想强行突破，不过好在琉德告诉了他隐藏入口的所在地。从密道来到神殿，



众人看到空贼们正在对圣晶石做着什么，而圣晶石前还有个奇怪的装置。

"这个伤痕……结界被打开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这个装置是什么……"琉德看着那装置不解地说道。

"应该是翼之裁判干的好事吧。"

"哇！好像有谁来了。"凯兹忽然叫了起来，一个身着黑色羽翼铠甲的人缓缓走了进来。

来自地上的空贼们，拥有强大力量的人啊。

"他能直接与心对话？"众人感到那个声音直接传入到自己的脑海中。但虽然这个声音很低沉，但却能听出是个女人的声音。

"这是什么？"

服从我吧，只要找到沉睡在这片大陆的另两块圣晶石，我就能赐予你们想要的圣石。

"我拒绝！"梵大声喊道。

那么支配伊瓦利斯的权利呢？只要服从我，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我们才不会要那些东西。"

哼哼，空贼不管到哪都是贪婪的家伙，那么你们想要'永恒'吗？

"永恒？"

原来如此，是那个空贼的同伴啊……就让你们尝尝欲望的终结的滋味吧。

翼之裁判的力量让所人有看到了她与巴尔福雷的情景。

“你想获得永恒吗？”翼之裁判问道。

“脾气不好的女生是我忍受的界限了，如果是恶毒的话，那我可不要。听清楚了？靠石头，是永远不会改变什么的。”

轻描淡写的一枪，巴尔福雷击碎了圣石。

“永恒不过是幻想，我不过是从一个被失去的梦所缠绕中脱离出来的空贼。”

“幻想就是真实，永恒是对不灭的生命的憧憬，只要你求我我就能让永恒变为现实。”

“梦话还是在恋人怀里说吧，就让我来结束你的‘梦之石’吧，让你在‘现实’中醒过来。”

忽然翼之裁判冲向巴尔福雷将他击退。

“真是个乱来的小妞，让我来教你懂一些礼貌吧。”

“不用。”翼之裁判轻蔑地说道，说着召唤出一个幻兽击倒了巴尔福雷。

“刚才是什么？”潘妮罗与众人都一片迷惘。

“我只是把你们想看的给你们看了而已。”

“你把巴尔福雷怎么样了！”梵大喊道。

“我赐予了他自由，活着逃出来的自由。”

“骗人！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给我们看的这些幻象？”

“将你的愤怒、悲伤以及一切，都献给永恒吧！”说着翼之裁判走向装置，并从怀中掏出了一块晶石。

“古雷巴德斯的秘宝！你果然是伊瓦利斯的人。”

翼之没有理会梵，召唤出幻兽，并启动了机器，这时蓝色的圣晶石开始变得通红。

“住手！”梵大喊着，但破坏装置最终还是毁掉了圣晶石，翼之裁判像看丧家犬一样地扫了众人一眼，径自离开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看着地上的碎片，菲洛喃喃地说道。

“……”琉德也沉默不语。

“对不起琉德，我们没有保护好它。”

“不明白。这个时候我要到底怎么跟你们说才好呢……我不知道。”琉德的表情依旧是那么呆滞。

“别勉强，这怎么说也不是件好事吧，现在我们还是先去追那家伙。”梵安慰道。

走出神殿就碰到了邦加莫南的三个手下，但此时他们也拥有了圣石，看来这应该与翼之裁判有关了，虽然战胜了他们，但大家却没感觉到一丝高兴。



“潘姐，我们真的要和那个翼之裁判打？我们必须跟他战斗么，连巴尔福雷都败了。”凯兹有些丧气。

“巴尔福雷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击倒的。”梵说道。

“那个翼之裁判利用空贼破坏三个圣晶石，企图扰乱整个伊瓦利斯，是这样的吧？”

“我们就是要阻止他这么做！”

“啊，难道凯兹在害怕？”菲洛的语气中有一丝嘲笑。

“你太欠考虑了！这么做太勉强了。”凯兹说道。

“你什么意思？”菲洛也急了，不禁抬高了嗓门。

“你们都别吵了。”还是潘妮罗出马镇住了两人，接着，她向琉德问道，“琉德，圣晶石已经被破坏了一个了，如果结界完全被解开的话那雷姆勒斯会怎样？”

“不知道，不过有结界应该是有什么理由，如果将被封印的过去解放，一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凯兹，其实我也有些害怕和不安，但是……我们要找的‘最重要的东西’应该要跨过这个困难啊。巴尔福雷一定还活着，梵这么说一定没错，你要相信，要努力，好吗？”

“让我们拯救这个世界吧！如果是我们，一定会成功，不是吗？虽然现在不知道剩下的两个圣晶石在哪，但首先我们要追翼之裁判。”梵定下了之后的计划。

“对了，刚才那帮小弟说翼之裁判在海岛。”

“琉德，海岛你知道在哪儿么？”

“从这里一直向东有一片广阔的大陆，不会看漏的。”

“好，我们去吧！”

第四章 圣石争夺大作战！

来到港町玛利利斯，这里的气氛与之前的完全不同，显得很热闹繁华。令人意外的，梵在这里碰到了里奇，貌似他也碰到了翼之裁判，不过他对翼之裁判也没什么好印象，而他似乎正在举办什么"圣石争夺大作战"的活动，不过现在可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途中令人惊讶的是居然碰到了跑掉的邦加莫南，但控制他的环不知被谁除下了。除下控制环的他又向梵发难，不过结局可想而知。在热云洞窟，这个可怜的家伙再次被打翻在地。

"他看起来好可怜。"菲洛戳了戳倒在地上的邦加莫南同情地说道，突然邦加莫南从地上蹦了起来，一把抓住了菲洛。众人赶紧追进洞窟，这时又碰到了里奇，在他的帮助下菲洛毫发无伤地回到了队伍中，而里奇也顺手将邦加莫南这个悬赏对象抓住了。正在大家正要离开时，一个意识侵入到他们的心中。

"这感觉……为什么那么悲伤……"潘妮罗感到这意识中的不安。

"可恶，是那个家伙。"梵啐了一口。

"翼之裁判？"

"难道巴尔福雷那时也感到这个了？好像这感觉是从里面传来的。"

"那要不要去看看？"

"好。"梵点了点头。

来到洞窟最深处，一颗巨大的晶石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不是圣晶石，只是圣石而已。"琉德说道。

"快看！"潘妮罗突然发现了异样。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翼之裁判正在一个魔法纹章前举行着什么仪式。

"你在干什么！住手！"梵叫道。

但为时已晚，古代君主巴哈姆特被翼之裁判召唤了出来，地面开始发出剧烈的震动，仿佛一切都被破坏了一般，正在这时一个人影冲了上来……

第五章 空贼团漂流记

这个仪式的结果是破坏性的，不仅飞空艇被巴哈姆特弄坏，而且浮游大陆也遭到了攻击，众人被冲击波震到了一个地方。

"我们马上就要追到翼之裁判了，可是……可恶！"看着浮游大陆残破的样子，梵恨恨地说道。

"梵，你知道翼之裁判在那做什么吗？"潘妮罗问道。

"不是在召唤巴哈姆特么？"

"不仅是这样，那个时候召唤门已经有反应了。"琉德说道。

"对了，那时又来了一个人。"梵忽然想到了什么。

"我也看到了，应该是那个人救了我们吧。"

"难道是邦加莫南或里奇？"菲洛推测道。

"我觉得不是。"凯兹说道。

"可恶……居然让整个岛陷落了，那家伙夺走了艾格尔族的故乡……"梵还在自责中。

"对不起，琉德，我们没有阻止裁判。"潘妮罗走到琉德面前，抱歉地对琉德说道。

"岛陷落不过是它的命运而已。"琉德还是面无表情，语气依然是那么冷漠。

"什么命运！别用命运来敷衍了事！不自己去争取的未来是没有的，你至少给我后悔一下吧！"梵终于忍受不了琉德的这种语气，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梵！"这次是潘妮罗一巴掌扇在了梵的脸上。

"我是不会道歉的！"梵气呼呼地独自走开了。

托玛基的漂流日记·避难第一天

就这样，我们的野外生存生活开始了。首先是食物的调配，托玛基大人顺便也担任修理工兼记录员。写航海日志已经成了习惯，不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新的地方自然会出现新的事情，自从众人救下了一个青年之后，事情就朝着另一个方向

发展了。

流浪日记·避难 第三天

梵他们带回来的男人对我们还心存戒心，醒来之后就没说过一句话，就坐在那沉默不语，说他是酷好呢，还是闷骚好呢？最重要的是，我很不爽。但是……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

"告诉我们你是谁啦，你在这干什么？"青年自从被救下来后就一直沉默不语，梵对此很不满。

"你受伤了，别乱跑，相信我们，好吗？"潘妮罗温柔地说道。

"被救了一般要对救命恩人感谢一下吧。"

"对了！"潘妮罗忽然想到了什么，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掂了掂手中的法杖，然后开始翩翩起舞。

"怎么样？"一曲完毕，潘妮罗笑着对青年说道。

"谢谢。"

"哈哈，太好了。"潘妮罗高兴地说道，果然这个青年应该是中了什么魔法，"我叫潘妮罗，你叫什么？"

"威利斯。"青年很有礼貌地说道。

不过这一切在梵看来却很不是滋味，因为潘妮罗的舞蹈是给特殊的人跳的，这人怎能看呢！梵哼了一声，对这个叫威利斯的青年更不爽了。

身处异地，寻找食物这样的事情自然落在了梵这个仅存的最强劳动力身上，他也很乐意，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看到威利斯那张让人讨厌的脸了。

"潘姐的舞蹈效果真棒啊，我失落的时候也跟她一起跳呢。"同行的凯兹回味着潘妮罗的曼妙舞姿。

"我不想看。"

"潘姐对大家都很温柔，所谓母亲就是那样的吧。"

"可能吧。"

"对了，对于梵大哥而言潘姐更像母亲呢还是恋人？"

"好啦别问了，赶紧找吃的。"梵终于忍不住了，不过凯兹却大笑起来。

回到营地，梵老远就看到托玛基鬼鬼祟祟偷看着什么。

"你在干吗？"梵靠近托玛基小声问道。

"嘘，看。"

远处潘妮罗和威利斯坐在篝火旁说着话，看上去很融洽的样子。

"这两人在谈心呢。等等，让我去侦察一下。"托玛基正要悄悄靠近，但梵一脸不高兴地径直走了过去。

"潘妮罗。"

"啊，你回来了。对了，威利斯貌似在找某个人。"潘妮罗见梵回来了高兴地起身打招呼。

"谁？"梵有些好奇了。

"是他的恋人，叫米蒂娅，是个维埃拉族人。"

"嗯……"

"他们因为战争分开了。"

"战争？"

"纳尔比纳战役。"

"什么！"一听纳尔比纳战役梵的心中不禁一紧。

"嗯，那场战役后帝国支配了我们国家。"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个好的回忆。

"那么为什么纳尔比纳的人会在雷姆勒斯？"梵问道。

但菲洛的叫声结束了这次交谈，野生幻兽又来了，但潘妮罗显出对威利斯的特别关心再次刺痛了梵的心。



漂流日志 避难第七天

不好，我们的野外生存生活越来越没方向了，潘妮罗和威利斯的关系越来越深入。以我恋爱猎人托玛基大人的预想来看，两人的相性太合适了，怎么办，梵！

击退野生幻兽那日的晚上，威利斯找到了潘妮罗。

“什么事威利斯，你说有重要的话告诉我？”

“潘妮罗，能遇见你真的太好了。”

“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说？”听威利斯这么说潘妮罗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很感激只有你会相信我。如果没碰到你，不知道我会怎样……听我说，事实上我……”

突然威利斯化为了魔雾消失了。

“这是什么？”梵看到这一幕，惊奇地问道。

“不知道，但他应该已经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死了为什么会在这里？”

“潘妮罗，别轻易就这么说别人死了啊。”梵说道。

“但威利斯让我看到了，我相信。”

让我来告诉你们。

忽然众人感到一个意识入侵了心中，脑海中出现了翼之裁判在神殿中样子。

“弗尔萨诺斯，请赐予我力量。”翼之裁判咏唱着咒文，当一束光照下来之后威利斯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威利斯……我的威利斯……”裁判抱住威利斯，突然她尖叫一声一把将其推开，“不！不！你不是威利斯！为什么！为什么！”

这时翼之裁判来到梵一行面前。

“翼之裁判，你来干什么！”

“不是你们想见我么？”

“难道……难道你是米蒂娅？”潘妮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我不认识什么米蒂娅，我已经舍弃了我的名字。”翼之裁判冷冷地说道。

“那你在那个洞窟干什么？”梵厉声问道。

“让灵魂自由。”

“就是因为你这种人！”梵说着一剑向翼之裁判刺去，但却被轻易地弹开。

“看来疑惑已经消失了。”翼之裁判一步步逼近，突然威利斯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住手，米蒂娅！”威利斯喊道。

“说起来之后应该就是了结你的事了。”翼之裁判举起了晶石，将原本还是人类样子的威利斯突然变为了幻兽。

“威利斯，不，威利斯！”看着变为幻兽的威利斯，潘妮罗发出了绝望的哭声。

“哼哼，应该称幻兽才对，反正对你这个幻影而言这个样子更适合一些。”

化为幻兽的威利斯一步步逼近梵，这时潘妮罗挡在了面前。

“不要，威利斯！醒过来吧，威利斯！”

“潘妮罗，你让开，这人已经不是威利斯了。潘妮罗，一起来战斗吧。”

“不，我不能！你是威利斯啊……”潘妮罗绝望地坐在地上，眼泪已经忍不住流了出来。

“如果威利斯真的死了的话，我们绝不能让他这样。”

“为什么？好不容易见面了，我已经不想再悲伤下去了。我……我不想变坚强！”

一场充满悲伤的战斗在所难免，翼之裁判显得相当冷静，而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结果。

“由召唤而来的威利斯与艾格尔族一样是不完全的存在。”翼之裁判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梵问道。

“这个世界只有毁灭，我要夺取剩下的圣晶石带回伊瓦利斯。”说完，翼之裁判退出了战场。

面对威利斯，梵挡在潘妮罗面前。

“不要！这是威利斯啊！”潘妮罗拉住了梵。

“但这样的话……”看着痛苦的潘妮罗，梵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我来吧。”琉德冷静地说道，毫不犹豫将枪刺进威利斯的身体。

琉德拔出枪干掉了威利斯。

“啊！威利斯……对不起、对不起……”潘妮罗看着倒下的已经化为幻兽的威利斯悲痛欲绝，“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反正我们艾格尔族跟人类不一样，没有‘心’，正如裁判所说的，我们是不完全的存在。”琉德冷冷地说道。

“所以你……”

“我不明白你的眼泪的含义，像那样的生

物，最好消灭掉。”

“琉德……”

漂流日志 最终日

在那帮家伙在外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机械师托玛基已经通宵将飞空艇修好了！跟漂流生活说拜拜了！但是他们居然对我的辛苦毫无所知，那帮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啊，已经是早上了啊。

第二天清晨，令人意外地，琉德走到了潘妮罗面前。

“潘妮罗，有件事我想拜托你……”琉德想了想，说道，“能让我看你跳一次舞吗？”

“哎？”

“威利斯那个时候笑了，那么我想我也会……如果可能的话……”

潘妮罗点了点头，再次起舞，但这次却充满了悲伤与眼泪。

“呵呵……”琉德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啊，刚才我是在笑吗？”

“琉德，算了，别勉强自己……对了，琉德，还有大家听我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也许会失去自己的心吧。艾格尔族是这样，来这里的空贼也是这样，如果不是里奇来的话我们也许也会就那样失去心了。”

“但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潘妮罗问道。

“不知道，但万一真的是这样那怎么办？说什么寻找重要的东西，说不定我们会永远地失去自我。”

“我讨厌那样。”

“不会吧！”

“所以，如果之后有谁失去了‘重要的东西’，那么大家就让他回忆起来，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帮助他。”

“嗯，即使他不答应，但我们也要让他想起来。”潘妮罗也同意梵的想法。

“琉德也一样，如果琉德也失去了‘重要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梵……这个时候我应该说‘谢谢’可以吗？”

“大家快来，飞空艇修好了！”这时托玛基兴奋地跑了过来，并且还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还有，我看到修特拉尔了！我发现了巴尔福雷的修特拉尔了！”



对于翼之裁判和威利斯的关系，大家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而且还有太多的谜团未解开。

“翼之裁判是威利斯的恋人吧，为什么到来雷姆勒斯呢？”菲洛有些不解。

“也许是为了复活威利斯吧，也许米蒂娅也知道秘宝与永恒相关的传说。”

“她认为如果有永恒的生命那么死人也能复活吧。”凯兹推测道。

“但是她的计划失败了。”琉德说道。

“没有了希望，连自我也失去了。”梵叹了口气。

“所以她想消除结界进攻伊瓦利斯？”

“那可不行。”

“所以我们要阻止米蒂娅！”

“对了梵，巴尔福雷的目的一定跟我们一样，那我们就去见他吧。”

“如果想法一样也许还可以合作呢。”一想到巴尔福雷梵就很兴奋，这么久没见，他有很多话想对巴尔福雷说，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第六章 强夺永恒的义贼

来到尤米尔·克尔集落，一进去就看到芙兰。芙兰告诉了众人巴尔福雷就在山脉里面，但自己却没有进去。一进山脉又碰到邦加莫南众的几个小弟，他们自称引巴尔福雷去抓芙兰。

"好在我们及时赶到。"梵说道。

"但芙兰可是很强的啊，被反K也说不定。"菲洛说道。

"哼哼，现在的邦加莫南众你以为只有我们几个就大错特错了。"

"什么！"梵这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大家赶紧回到尤米尔·克尔集落，发现芙兰正被包围，不过好在回来及时，芙兰并没有受伤。

"芙兰，你没事吧？"梵关心地问道。

"没事，谢谢你们来救我。"

"当然，同伴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唔……"忽然芙兰很痛苦地蹲下来。

"怎么了芙兰，你身体不舒服？"潘妮罗紧张地问道。

"没什么。"芙兰摇了摇头，不想多说什么。

"跟以前一样，还是有什么都憋在心里。"

"芙兰，你和我们一起吧，你一个人估计很勉强。你在这里那些搭讪的男人会很烦的吧。"梵说道。

"你能保护我吗？"芙兰听到这句话笑了起来。

"难道对我就那么没信心？"

"放心，我看你的眼睛就明白了。"

进入尤米尔·克尔山脉，芙兰一直沉默不语，潘妮罗觉得应该打破这沉重的气氛。

"对于芙兰而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潘妮罗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相互信任的感觉，你满意了？"

"相互信任的感觉……对了芙兰，如果你有永恒的生命，你会干什么？如果你能永远地和你信任的人在一起的话。"潘妮罗问道。

"时间是有限的，我祈求永不光明的黑夜。因为永恒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所以才产生了相互信任的想法，你记住这个。"

在弗莱的带路下众人进入了山洞，芙兰看了眼梵手中的圣石说道。

"圣石？不要太依赖于石头的力量哦。"芙兰提醒道。

来到山脉的最深处还是没发现巴尔福雷，但芙兰还是轻易找到了封印。

"我察觉到魔雾的热量了，走吧。"

一进尤米尔·克尔洞窟，众人就看到了圣晶石。

"这里居然有圣晶石？"琉德有些惊讶。

但梵却发现在圣晶石前巴尔福雷和翼之裁判正对峙着。

"巴尔福雷，我们现在就去帮你！"梵欢喜地叫了一声就冲向袭击巴尔福雷的幻兽，翼之裁判见势不妙赶紧离开了。

"巴尔福雷！"见到巴尔福雷梵无比的兴奋。

"真是的，入口好不容易隐藏起来了。"巴尔福雷看了芙兰一眼说道，"芙兰，我不是让你去准备修特拉尔吗？"

"我等烦了。"

"这可不是我想听的答案，我以为你会说'我忘了'。好了，没人妨碍我了。"巴尔福雷理了理衣服转身面对圣晶石说道，并走向圣晶石破坏装置。

"巴尔福雷！"梵被巴尔福雷的举动吓坏了。

"梵，我召唤出来的客人就交给你了。"巴尔福雷笑了一下对梵说道，与此同时启动了装置。

"你做了什么？"



“正如你看到的，我要启动这家伙，然后破坏这石头。”

“你疯了？别开玩笑了！你太乱来了！主人公怎能做这样的事情！”

“主人公已经引退了。”巴尔福雷的脸上挂着的依旧是他那玩世不恭的微笑。

“巴尔福雷，住手吧，我们不想和你为敌。”

“那么你就看着，别说话。”巴尔福雷的语气突然重了起来，但最终的结果梵还是选择了阻巴尔福雷。

“梵，你还是太冲动了。”

“难道你想破坏这个世界？”梵问道。

“这个世界可不是你认为的那么简单的。”

“我们有责任拯救艾格尔族！”

“说得很好，但即便如此，这个石头还是破坏了为妙。”

巴尔福雷向装置连开数枪，最后还是破坏了圣晶石，此时琉德的身上也发出了光芒。

第七章·前篇　幻影在心中

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

梵醒过来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像雷姆勒斯，但感觉又不是。忽然他看到潘妮罗他们，但这些熟悉的身影一个个消失了，梵觉得自己已经堕入了黑暗之中，他在黑暗中奔跑，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那是琉德。琉德所说的话毫无感情，但梵明白，悲伤、愤怒，和他是一样的。忽然，他看到了巴尔福雷和芙兰，但巴尔福雷举起了枪向他发射。

梵，你能听到吗？这是你心中的世界，也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现在你怀疑巴尔福雷吗？你恨他吗？你现在的心情是真实的吗？梵，你还记得与大家的约定吗？当找不到“重要的东西”的时候，要全力支持他。现在你希望谁在你身边？梵，找回你自己真正的感觉，寻找你最重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潘妮罗也正寻找梵的踪影。

“梵大哥在这森林里？”凯兹问道。

“一定，他一个人啥都做不了。”潘妮罗对自己的感觉很有信心。

但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梵的身影，这时潘妮罗也有些动摇了，忽然一个声音响起，这是直接传入内心的声音——这里是我们幻兽的世界，是大家心所汇聚的世界。

“是梵？”潘妮罗问道。

“我觉得不是。”凯兹摇了摇头。

“如果想见到梵就必须坚信，如果我们都这么想那么一定会实现的。我也想见到梵。”

“琉德……”琉德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让潘妮罗吃惊不小。

“也许我已经找到重要的东西了……”

潘妮罗继续寻找着梵，但似乎是老天都在与她作对，她始终没有发现梵的身影。

“梵，你不是说过吗，如果迷惘的话不是有我们在吗。巴尔福雷、翼之裁判、艾格尔，如果这些事都要你一个人承担那太不像你的性格了。自从我们见面开始，一直都给我添麻烦，但我已经习惯了，别在意。我有时真的很害怕在天上飞，但你总是说有我在，没关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因为有你在，所以我才能在天空翱翔。”

突然梵出现在了潘妮罗的面前。

“潘妮罗！”梵轻轻喊了声潘妮罗的名字。

“哎？”潘妮罗叫了一声，情不自禁地扑在梵的怀里亲了他的脸颊一下。

众人来到觉醒之地。

“巴尔福雷做的事虽然不可原谅，但我还是想相信他。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但只有我一个人烦恼，不想靠大家……对不起。”梵有些不好意思向众人道歉。

“梵大哥一个人烦恼？那可不像你的性格。”菲洛说道。

“痛苦和快乐要大家一起分享啊。”

“就像食物一样。”梵俏皮地说道。

“那么梵，接下来怎么办？”琉德问道。

“就像相信大家一样相信巴尔福雷，从这个世界出去，再去问一次巴尔福雷。”

接下来是前往幻兽之古里，一进去那个声音又响起了。

你们终于来了，这里是我们的世界，大家的心所汇聚的世界。

这时大家看到好多幻兽，一道光闪过，从里面走出一个人。



“威利斯？”看清了来人，潘妮罗惊叫了起来。

“怎么会是你！”梵也觉得奇怪。

“抱歉，我希望你听到我们的话。”威利斯歉意地向大家笑了笑。

“空贼无论何时都会超越未来去飞翔，越过痛苦的过去，眼中只有天空的尽头，不会像你这种家伙，只会玩弄感情！威利斯，住手吧！”面对幻兽突然发起的进攻梵劝道。

“悲伤、愤怒、活着的喜悦……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而言什么都不是，我们是米蒂娅所说的‘不完全的存在’。”

“不要说这么伤心的话，我不想和你战斗！”潘妮罗说道。

“我是从米蒂娅的心里产生的幻影，我和那些野生的怪物一样是邪恶的，我已经不被控制了。”

“战斗吧，为了拯救威利斯！”琉德说道。

再次与威利斯的战斗是更加让人心痛的，特别是对于潘妮罗而言。

“这里是我们幻兽居住的世界，是被圣晶石吸收的由艾格尔族人的心所汇聚的世界，如果心带有邪恶那么我们就会变成魔物，为了与那些魔物战斗艾格尔族得到了召唤的力量。但是，召唤是削减使用圣石的人的心创造出幻兽的法术。”威利斯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梵问道。

“召唤会夺取心，如果持续使用，你们也会失去心，就像艾格尔族人那样。”

“这就是召唤的真相？”琉德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作为米蒂娅所召唤的心的形态，所以我也是幻兽，在我还有意识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听一下我的愿望。”

当梵最后一剑向威利斯砍过去时，威利斯终于倒在了地上。

“谢谢……”笑着说道。

“威利斯！”潘妮罗正要跑向他。

“潘妮罗，不要再靠近我了。”

“说什么没有心，你这是骗人的吧！你想帮助我们。”潘妮罗已经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想救的并不是你……还有你们。”

威利斯发出光，让众人看到翼之裁判当时召唤的情景。

“弗尔萨诺斯，请赐予我力量！”那是翼之裁判召唤时的情景。

夺取米蒂娅心的是这个世界的神——弗尔萨诺斯，弗尔萨诺斯为了夺取米蒂娅仅存的最后的感情召唤了我，并让她知道我是个不完全的存在。弗尔萨诺斯从太古时代开始就将艾格尔族人的心汇聚在圣晶石里，聚集在圣晶石中的心所沉睡的地方就是这里——幻兽界。艾格尔族、幻兽都被弗尔萨诺斯支配、被他利用了。

“那么米蒂娅也被弗尔萨诺斯夺走了心？你为了救米蒂娅所以把我们叫到了这里？”潘妮罗问道。

“如果我消失的话，也许她的感情会恢复少

许吧。"威利斯苦笑着说道。

"因此你牺牲了自己？"

"但是，仅靠这样是不够的。拜托了，请你们把我们幻兽从弗尔萨诺斯的手中解放出来吧。弗尔萨诺斯要将汇聚在圣晶石中的'心的力量'聚集在米蒂娅身体里，然后进攻地上世界，也就是伊瓦利斯。"

"那我们要怎么做？"潘妮罗问道。

"比米蒂娅早一步破坏圣晶石，解放里面的'心'。"

"那巴尔福雷破坏圣晶石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梵终于明白了巴尔福雷为什么会那么做。

"因为那个空贼帮我破坏圣晶石，所以我才将你们叫到了这里，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同伴。"

"嗯，我们可是很擅长将'希望'抢回来的。"梵坚定地说道。

"梵……"琉德突然发现梵站在了自己面前看着自己。

"这就是愤怒、悲伤、活着，有时还很痛苦，但却很快乐，琉德你在笑出来之前就跟着我们吧。"

"最后的圣晶石在弗尔萨诺斯所居住的消失的时之城，破坏掉最后的圣晶石，解放所有的心，以及……打倒弗尔萨诺斯，夺回懂得生存含义的世界。艾格尔族、幻兽还有米蒂娅，我们的心一定会回来的。"

"消失的时之城在哪？"潘妮罗问道。

"前往那里的道路米蒂娅知道。"

"如果心被夺走，那我们夺回来就行了。"

"拜托了，拥有希望的空贼们……"

威利斯最后向潘妮罗笑了笑，他的身体正在化为魔雾，忽然无数的光聚集在一起，形成一把美丽的剑出现在了梵的手中，这把剑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阿纳斯塔西娅。

第七章·后篇　决意成为誓言

众人醒来发现已经在飞空艇上，潘妮罗发现梵躺在自己旁边，本能地给了他一耳光。

"你干吗！"捂着脸，梵委屈地说道。

"没什么。"

"是一场梦？"

"我可是真实的！"

"我也是。"

忽然他们看到远处诺诺正蹦蹦跳跳地在忙活着什么。

"啊，有客人等着哦。"这时托玛基走了上来。既然有诺诺，那么……果然，那位客人就是巴尔福雷。

"哟，睡懒觉的家伙。"巴尔福雷依旧一副欠扁的懒散样，但这次梵却的的确确一拳打在了巴尔福雷那自以为很帅的脸上。

"巴尔福雷，你这家伙太自以为是了！你知道得到秘宝后会这样吧，我也是空贼，既然我分到了秘宝，那我就有跟你一起承担责任的觉悟，你一个人扮演坏人的角色知道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呵呵，你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主人公了啊。"揉了揉脸，巴尔福雷笑着说道。

"我？"

"对，这次的主角是你。"芙兰说道。

"好了，既然大家和好了那么你也该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了吧。"

这时却发生了突发事件，艾格尔族的人开始进攻飞空艇，也许是才恢复了感情，所以他们还不懂得控制，正因为这样他们一开始必定按本能的情感去做事。

"艾格尔族、这个世界，都是奥丘利亚的牺牲品。"在击退艾格尔族人的进攻后，芙兰说道。

"隐藏在这片天空的悲剧都是伊瓦利斯的神的杰作。"巴尔福雷开始讲述一些关于神的故事，"伊瓦利斯有一种叫奥丘利亚的'不灭的存在'，他们支配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自称神，数千年前众神时代制造了艾格尔，奥丘利亚接触艾格尔，但艾格尔有翅膀脱离了神。神因此愤怒了，他们张开结界，封印了雷姆勒斯。这时艾格尔族疯狂了，他们开始对地上报复，最终他们还是被遗忘了，成为传说。在天空的彼岸有一个未知的大陆，那里有与永恒的生命有关的东西。这就是石头的记忆，埋藏在伊瓦利斯天空的历史。"巴尔福雷顿了顿，说道，"我们找到了古雷巴德斯的秘宝，秘宝与永恒相关，传说成为了现实，成为了连接这个世界的钥匙，这宝物现在已变成了包袱。

"永恒是虚幻的，只有翼之裁判一个人还做着那样的梦。"芙兰说道。

"翼之裁判是一个叫米蒂娅的伊瓦利斯

人。"梵说道。

"她的恋人叫威利斯。"

"看来你已经见到过他了。"芙兰笑了一下。

"米蒂娅被雷姆勒斯的神弗尔萨诺斯利用了。"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不管怎样都是个让人不爽的家伙，其实每次自称是神的家伙都让人不爽。"巴尔福雷有些厌恶地说道。

"生者的心是不会被束缚的。"

"你是说米蒂娅进攻伊瓦利斯是她自己的意识？"潘妮罗问道。

"那我们只能阻止她了。"

"好了，梵，现在怎么办呢？"巴尔福雷看着梵问道。

"将自由翱翔在天空的人封在天空里，这样的奥丘利亚是不可原谅的！而用封印的浮游大陆夺取艾格尔族人的心，这个弗尔萨诺斯也是不可原谅的。为了解放这个世界以及夺回艾格尔族人被夺走的心，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最后一个圣晶石！"

"但愿破坏圣晶石后希望在雷姆勒斯觉醒。"

"而且没了结界我们随时都可以再会。这就是朋友，这也是'重要的东西'中的一个！"

"那我们现在去哪？"巴尔福雷问道。

"去找米蒂娅，她应该知道最后的圣晶石的下落。"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米蒂娅会来雷姆勒斯呢？"芙兰陷入了沉思。

"而且关于秘宝我们还是一无所知。"潘妮罗也开始思考起来。

"哎呀，又出大事了！伊瓦利斯的飞空艇舰队正在接近！"托玛基又紧张兮兮地叫喊着跑了进来。

"呀！是艾雪女王的旗舰！"看着窗外，眼尖的诺诺立刻看到了那艘美丽中透露出庄严的飞空艇。

第八章 前往伊瓦利斯

来到艾雪女王的新旗舰新利维亚桑号见到艾雪，但她的脸上丝毫没有朋友相见的喜悦，反而有些凝重。

"真遗憾，我们没时间来叙旧。"艾雪说道。

"现在伊瓦利斯出现了不明怪物，好像是空贼们使用神秘的石头召唤出来的东西。"巴修告诉了众人现在地面的一些情况。

"神秘的石头……难道是圣石？怎么地上也有幻兽了？"梵有些好奇。

"我已经从抓获的空贼那听说了雷姆勒斯以及幻兽的事情，如果拥有那种力量的石头流传开来的话，可能又会引起大的战乱。"艾雪接着说道。

"听说你们已经掌握了操纵幻兽的技巧，帝国虽然也在进行调查，但为了缓解目前的事态，希望你们能帮忙。"

"当然要帮，你们也有很多麻烦吧？"对于艾雪的请求梵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么你们能来一趟地面么，还有协助者那里。"巴修说道。

众人怀着对那个协助者的好奇来到东达尔玛斯卡沙漠，出现在这里的那位协助者居然是拉萨皇帝。

"大家好久不见了。"虽然拉萨还很年轻，但举手投足已经是一个威严的皇帝了。

"拉萨……陛下！你在这里干吗？"潘妮罗问道。

"我听到大家要来了很激动，而且这次的问题可不是小事，大家知道翼之裁判这个人不？"

"知道，我们也在找她。"梵回答道。

"看来以裁判的名义对帝国抱以不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那个人协同怪物侵略了伊瓦利斯各地，我们必须要阻止他。"拉萨说道。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立刻去追这个主谋者。"

"但对地上的幻兽也不能放任不管，那么请把出现在伊瓦利斯的幻兽情报报告给我，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交给我们吧！"梵拍着胸脯说道。

"那我们还要在这待多久？看着这么多大人物真麻烦，要开作战会议还是进去说吧。"巴尔福雷不耐烦地说道，外面风沙又大，又热，他才不想受这个罪。

众人从一个士兵那里获得了一个消息，最

近一个热衷于询问幻之浮游大陆情况的女性，那是个皮肤白皙一头金发的可爱姑娘，而且还是个维埃拉族的，但却是白皮肤、金发，而且耳朵比较短小，名字居然叫米蒂娅。

“果然。”梵知道那个维埃拉族人是谁了。

“米蒂娅是对异类维埃拉族的称呼。”芙兰说道。

“异类维埃拉族？”

“嗯，想想刚才士兵的话，白色肌肤、金发、耳朵很短，而寿命比任何维埃拉族的人也要长。由于数量稀少，很久以前就认为是禁忌的种族被赶出了森林，我听说他们已经绝种了。”

“看来翼之裁判米蒂娅应该就是异种维埃拉族了。”潘妮罗说道。

“但为什么她还很热心调查雷姆勒斯的情况？”巴尔福雷还是不明白米蒂娅的企图。

众人又来到了帕拉米纳大峡谷。

“据说这里也有人看到翼之裁判。”潘妮罗说道。

“她在这里干吗？”

“梵大哥，快来！”菲洛兴奋地向梵喊道，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这是什么？”来到菲洛站着的地方，梵看到一座碑一样的东西。

“这是纪念纳尔比纳战役阵亡士兵的墓碑，战后因为这里离神都近，所以建在这里了。”艾雪说道。

“这东西对米蒂娅有什么用呢？”

“啊，梵大哥，这里好像刻有‘威利斯’的名字。”菲洛忽然发现了什么。

“原来如此，威利斯说过他在纳尔比纳战役



里……”潘妮罗似乎明白了什么。

“难道翼之裁判来这里为她恋人扫墓？”

“这不是不可能，裁判也是人。”巴修说道。

“难道是为了取回消失的心来这里的？”

“是说弱小的人被过去所束缚吗？”艾雪说道。

“还是想来回忆一点什么？她居然还有这种感情……”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不错，我的心丢在了雷姆勒斯。说着翼之裁判出现了。

“这里就交给我吧！”巴修迎了上去。

翼之裁判举起圣石，巴修被一团光罩住痛苦地蹲在地上。

“虚假的裁判，煽动战争，帝国的走狗。”翼之裁判对巴修轻蔑地说道。

“你说什么？”

“让你也尝尝你所背叛的那些人的灵魂痛苦的滋味吧！”说着翼之裁判召唤出许多不死者。

“的确，我是个虚假的裁判，但正因为如此我有失有得，我要为活着的人创造未来。翼之裁判，你如果明知道是虚幻的，但还是要靠那些已经离开的人的话，那我就来切断你这种想法！”

“刚才那些不死者是战死的人？”战胜了那些幻兽，潘妮罗问道。

“这也许正是她的本意。”芙兰说道。

“可能想用死者来挑衅我们吧。”巴尔福雷猜测道。

“就因为这样故意招出那些不死者幻兽？”梵有些不解。

“因为她憎恨夺走威利斯生命的战争吧。”

“如果经历过那场战争，谁都会这样。”艾雪想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深有感触地说道。

“现在她得到了力量，满脑子都是复仇。”

“但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艾雪说道。

“即使时代改变了，但人的心还没变。”这时拉萨走了过来。

“陛下！”拉萨的到来让巴修吃了一惊。

“就让我们完成这件事吧，携手共创属于我们的未来。”艾雪说道。

“那么，如果你们有困难就来找我吧。”梵向昔日的同伴笑着说道。

接下来是前往古雷巴德斯遗迹，重回故地

梵感慨万千。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梵问道。

"加上米蒂娅所持的，秘宝有三个。"巴尔福雷说道。

"也就是说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房间？"

"这里！"突然潘妮罗发现了什么。

果然，一扇秘门已经打开，里面是个看上去封闭了几百年的密室，看来米蒂娅所持的另一个秘宝就藏在这里。

"石碑……，芙兰，你过来。这貌似是以前留下来的信息，你能看懂吗？"看了眼密室里的石碑，巴尔福雷对芙兰说道。

"这是古代文字，这是……吾名弗尔萨诺斯，献给我美丽的维埃拉族妻子和孩子们。"

"雷姆勒斯的神居然将秘宝放在这里？而且妻子和孩子是……"梵也觉得奇怪。

"真让人不爽。"巴尔福雷有些厌恶地皱了下眉头。

"怎么？"

"父亲留给孩子的礼物，这个居然是秘宝。"

"那人怎么了？"

"向往自由的男人逃跑了。弗尔萨诺斯居然和一个维埃拉族人建立了家庭，他们的孩子就有着白色的肌肤，金色的头发，耳朵也很短。"

"对了，贝露诗应该是对秘宝有反应才来的吧？"

"难道是弗尔萨诺斯为了将家人带回雷姆勒斯去？所以才造了贝露诗？"潘妮罗猜测道。

"原来贝露诗的主人是弗尔萨诺斯啊。"梵终于恍然大悟。

"没想到指引我们的是神的船……弗尔萨诺斯，曾经也在地面过，但为什么……"

掌握了这么多情报，现在是将其集中整理的时候了。

"让我们整理了一下目前所知道的信息吧。"梵说道。

"首先是翼之裁判的真实身分是米蒂娅，她不是普通的维埃拉族人，是被称为异种维埃拉族人的珍惜种族。"潘妮罗说道。

"对于雷姆勒斯我们也有详细的情报了。"

"那里沉睡着永恒。"

"是啊，在战争中失去恋人的米蒂娅，为了得到与恋人永远在一起得到了与永恒有关的古雷巴德斯的秘宝。"

"之后米蒂娅就化身为了翼之裁判，得到秘宝后又有什么？"

"这就是秘密所在了。"

"我说一句。你们还记得我说的在很久以前被赶出森林的异种维埃拉族以及石碑上弗尔萨诺斯所说的他孩子的特征吧。"芙兰提醒道。

"特征？白色肌肤、金发、短耳……啊！"

"好像，难道是……"梵似乎也察觉到什么。

"看来所有的线索都串在一起了，米蒂娅和雷姆勒斯的神弗尔萨诺斯相关联的钥匙，异种维埃拉是弗尔萨诺斯的子孙。"巴尔福雷作了最后的总结。

"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米蒂娅会困在了地上，好像是在指引我们一样。"艾雪说道。

"是啊，她还有什么企图？"梵也陷入了沉思。

正在大家要出发的时候菲洛带来了古代的地图，芙兰在阅读了上面的文字后知道了异种维埃拉族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罗达火山。

来到堕落维埃拉之乡，但进去看到的是惊人的一幕，翼之裁判正在将这里的异种维埃拉人一个个杀死。

"住手，米蒂娅！你在干什么！"

"我在亲手终结我们种族。"翼之裁判冷冷地说道，"与失去思想相比生命算不了什么。"

"你已经恢复心智了，回想一下吧，你思念威利斯的心情以及你爱他。威利斯不想你成为这样子，米蒂娅！"

"住口！悲剧只要我一个人承担就够了！"

米蒂娅将圣石扔向岩浆，召唤出更多的幻兽，但在众人的围攻下还是失败了。盔甲下的翼之裁判看上去是个弱不禁风的维埃拉少女，只是她的皮肤白皙，有一头金色的长发和一对相对短小的耳朵。

"真是的，你是故意被击败的吧。为什么你没逃？还有，为什么你把秘宝扔了？"巴尔福雷问道。

"这样才能斩草除根，这样谁都不会将自己的心给那个人了，我的悲剧也不会发生了。"米蒂娅说道。

"笨蛋。"

"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突然米蒂娅身上发出了光芒，让众人看到了一个情景。

"怎么了，米蒂娅，和妈妈吵架了？"

"为什么我们要关在这个地方？"年幼的米

蒂娅向母亲问道。

"总有一天我们会去天上，所以在这之前我们不能出去。"母亲说着拿出一本书。。

"这是？"

"这是我们一族流传下来的古文书，你拿着。"

"我不会读……"看了看上面的古代文字，年幼的米蒂娅说道。

"等你长大了就会了。"

对不起，我没有遵守约定，我离开了故乡，再也不能与母亲见面了。但是在外面的世界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听我说，还有……我遇到了威利斯，他是个认真但却很棒的人。我们是在拉巴纳斯塔相遇的，我们总是在南门相见，这个地方属于我们。拉巴纳斯塔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好多有趣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带母亲你去那里看看。

但是，妈妈，我最后还是孤单一人。战争结束了，但是他没有回来，我好伤心啊。

想到母亲，我拿出了她给我的那本古文书，那是关于我们堕落维埃拉族的故事。在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拥有永恒生命的弗尔萨诺斯，他还有翅膀。

这是母亲的遗物，我只能相信它。

在古雷巴德斯遗迹，我感到我与父亲见面了，那是温柔地包围着我的安宁，我感到这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父亲应该能接受我，而且能救我。连同母亲的那份关爱，会很疼我。我会好好孝顺他。我决定去天上。

"你和我们一样，不都是人吗？独自一人，只是想见自己的家人，但你为什么……为什么连心也交给了弗尔萨诺斯？"梵心痛地质问道。

"我只是想相信我不是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却没有回应我，他一定是忘记了这份感情。"

"弗尔萨诺斯不是不灭者吧？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弗尔萨诺斯是古代艾格尔族的族长。"米蒂娅回答道。

"那他为什么要靠夺取艾格尔族人的心来支配他们？"

"而且他还活了几千年。"

"我们的祖先弗尔萨诺斯已经被永恒所束缚，所以……拜托了，让他获得解放吧。"

"那可是要打倒他的啊，这样可以吗？"

"失去心而活着，这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我明白了，交给我们吧。"梵向米蒂娅点了点头，说道。

"谢谢……"米蒂娅对着梵笑了笑，最终化为了一团七彩的烟雾，消失了。

"恕罪的方式还有很多……"望着消散的烟雾，芙兰轻声说道。

"一切的元凶都是弗尔萨诺斯，我们去他所在的消失的时之城吧！"梵向大家说道。

"但我们要怎么去呢？"

"米蒂娅的心已经告诉我们了，在雷姆勒斯的上空。"琉德说道。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真是不可思议的力量。"

第九章 消失的思想

来到时之城的城门，迎接梵的是艾格尔的战士们，但不知为什么，大家从这些战士身上感到的是怨恨、悲伤以及不想战斗，但是大家寻找了很久还是没看到弗尔萨诺斯的身影。

"弗尔萨诺斯不在吗？"梵有些奇怪。

"应该在城里面等着我们。"琉德说道。

"刚才真的是弗尔萨诺斯给我们看的过去？"凯兹还是很在意刚才的战斗。

"不是他给我们看的，弗尔萨诺斯只是聚集了生活在悲伤中的艾格尔族人的'心'而已，那些幻影从以前开始一直在这里战斗。"芙兰说道。

"那我们输了的话岂不是永远都要在这里战斗下去？"

"也许这就是弗尔萨诺斯的目的。"潘妮罗说道。

"不如我们去问问本人如何，梵？"巴尔福雷说道。

进入消失的时之城，在王座上端坐着一个金发男子，他长着一对黑色的翅膀，表情严肃而庄严。

"你是弗尔萨诺斯？"琉德问道。

我的黑暗来自于心中，一切从我被放逐出伊瓦利斯那一天就开始了。我们艾格尔族在这片天空相互争夺、战斗，被封闭的大地最终忘记了其理由，我们只是抱着伤痛去继续战斗。

弗尔萨诺斯的嘴没有动，但大家还是听到



了他的话。弗尔萨诺斯缓缓走下了王座，一件长着羽翼的铠甲包裹在了他的身上，不理会任何人，他独自走向了门外。突然外面传来了惨叫声。

“不好！”梵惊呼一声，赶紧冲了出去，但为时已晚，无数的艾格尔族人已经倒在了弗尔萨诺斯的剑下。潘妮罗和艾雪惨叫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如果你不正视它，那你的前方只有黑暗了。”巴修对艾雪说道。

“潘妮罗，睁开眼睛吧，我在你的身边。”梵温柔地抱住了潘妮罗的肩膀。

为了寻求在天空的自由，我们来到了这片大地。但是，封闭的天空也将我们的心也封闭上了，产生的只有悲伤。心的残骸支撑着我走下去。

为了不让人民更加悲伤，我用这石头吸取心，这是我惟一的赎罪方式。

“弗尔萨诺斯，艾格尔族人一直认为你是神，但是……”琉德说道。

“弗尔萨诺斯！你不是想结束战争吗？你夺取了别人的心难道就会实现这个愿望了？”梵喊道。

病态、相互争斗的心没必要留着，没有了心那就永远不会有悲伤和愤怒。现在艾格尔族在这片天空获得了平和的生活，几千年的平和。

“即使这是错误的，但总有一天会被纠正，但你没有那样做，你只是逃避悲伤而已！”梵说着举起了手中的剑。

“如果说违背神的意志的人是背叛者的话，那我就成为背叛者吧。弗尔萨诺斯，你就永远长眠于此吧！”琉德高举手中的长枪，虽然他的话还是没有一丝感情，但谁都能体会到他的愤怒。

激战开始了，在众人的围攻下，弗尔萨诺斯渐渐处于了下风。

“解放你的心吧，弗尔萨诺斯！”看着弗尔萨诺斯，梵说道。

“抱着空想的希望会再次成为无休止争斗的种子，这愤怒、这悲伤，将成为你们的心。给我吧！”弗尔萨诺斯举起剑向梵发出一个光球想吸收梵的内心，这时琉德挺身替梵挡住了这一击。

“琉德！”尖叫了起来，琉德的身体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艾格尔族是已经被吸取了心的残骸，已经没价值再吸了。”弗尔萨诺斯哼了一声。

“琉德在打倒你之后会笑的，一定，他会和我们一起笑。”梵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弗尔萨诺斯这时才察觉到异样。

“唔……这个艾格尔的背叛者！你想让我看那些死者的思想吗？”弗尔萨诺斯才发现原本没有心的琉德已经有了感情，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毒药。

这时弗尔萨诺斯的内心再次展现在众人面前，此时他在古雷巴德斯遗迹。

“把伊瓦利斯变为石头？”艾格尔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族长会这么想。

“我无法飞的妻子和孩子无法在浮游大陆生活，作为族长，选择了领导大家，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我已经决定了。”说着弗尔萨诺斯走向晶石，“这就是我的心。在能够刻下记忆的圣石上献上我的心，这个圣石会与心相连，成为我与家人的羁绊。”

“这是献给您家人的礼物？”

“留在这里的心就是……”

一阵闪光伴随着一声惨叫，一切又回到了现在。

“让我看这个有什么用！你想让我现在反悔？让这么久一直接受着你们悲伤的我反悔？”弗尔萨诺斯咆哮着，突然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巴尔福雷不解地问道。

“那是魔雾制造的幻影，本人应该在别的地方。”芙兰说道。

“你的意思是一切都是虚假的？”艾雪问道。

“不，回忆是真实的。”

“没想到弗尔萨诺斯连自己的心都交给了晶石。”巴尔福雷叹了口气。

"但代价是很大的。"芙兰轻声说道。

这时琉德站了起来，看了大家一眼。

"我没事，怎么，为什么我流泪了？"琉德摸了摸脸颊上略有咸味的液体，有些不解。

"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么？"潘妮罗问道。

"啊，琉德居然哭了！"菲洛惊呼了起来。

"难道琉德的心还……"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直到琉德笑出来为止，我们会一直跟着他。如果心被夺走了，那我们无论试多少次都要夺回来！"

众人来到弗尔萨诺斯的王座前，这里通往弗尔萨诺斯内心的最深处。

"我们终于要和神面对面了。"巴尔福雷显出少有的严肃表情说道。

"数千年夺取艾格尔族人的心，最后……"艾雪说道。

"也许他已经不是人了。"芙兰看了艾雪一眼。

"去吧！"梵望了周围的同伴一眼说道。

来到最深处，众人看到弗尔萨诺斯身体已长出结晶的翅膀，正如芙兰所说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人类了。

"这就是被称为神的人的最后样子么？"巴尔福雷这时感到的并不是害怕，而是同情和悲哀。

"感觉魔雾好沉重……愤怒、悲伤、恐怖、绝望……各种心的沉积形成了一个漩涡。"浓烈的魔雾让芙兰有些受不了。

"这是……圣晶石。"看了弗尔萨诺斯一眼，琉德肯定地说道。

"你说这是最后的圣晶石？"梵顿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弗尔萨诺斯与圣晶石同化来持续吸取人的心。"

"这么做是不是太难看了点？"巴尔福雷摇了摇头。

"来了，大家小心！"艾雪提醒道，而下一秒所有人都投入到战斗之中。

地上的人啊，这片大地不管是被天空所封印还是关闭，我都会用我不朽的身体背负着"永恒"继续下去，这是地上的神给予我们的鼓励。为了逃避这个束缚，我接受了人的心，开始复仇。这到底归咎于谁？

"不对！我们是自己斩断神的束缚的。"梵喊道。

"艾格尔也许是被不灭者煽动了，但是……"潘妮罗说道。

"不管怎样，夺取别人的心都是绝对错误的。"

"而且这和地上的人也毫无关系，你这是毫无根据的理由！"

"用夺取人民的心来建造的和平，这和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区别？你想想，你守护的到底是什么？"艾雪说道。

"如果说产生争端的源头是'心'的话，那么超越它、分享它的也是'心'。"

"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未来在心中，这片天空不管有怎样的未来，不是都能去创造的吗？"

"一个人干不了的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你也是有'心'的啊。把心还给琉德，还给艾格尔族的所有人！"

自以为是的人，正因为这样才不需要'心'。

"你连作为你子孙的米蒂娅都不信任。"芙兰冷冷地说道。

"是啊！米蒂娅将心给了你，将这片天空交给了你，难道你不明白她是多么崇拜你这个父亲，是多么需要你的帮助？"潘妮罗说道。

你说她？

这时弗尔萨诺斯召出了米蒂娅，并给她穿上了翼之裁判的铠甲。

"适可而止吧！你要践踏别人的心到什么时候才够？"弗尔萨诺斯的举动惹怒了梵，这种随便侮辱人心的举动让他感到愤怒。

这与死者生者无关，心都是虚假的，夺取、给予都很容易。

"我绝不原谅你！"梵怒吼道。

"弗尔萨诺斯！将米蒂娅从痛苦的永恒中解放出来！"战胜米蒂娅的梵对弗尔萨诺斯喊道。

什么……那个心是什么！那是伊瓦利斯的人的心？是我没夺取的真正的心？

"心的沉淀越来越浓了。"芙兰觉得自己快透不过气来了。

"这可不好。"巴尔福雷扶住了自己搭档。

"要怨要恨那就怪你自己也是有心的，你好好想想吧！"梵喊道。

"思念是不能从人身上夺走的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寻找的东西！"潘妮罗说道。

如果这是战斗的结果，那么我情愿自己的心毁灭！

最终章 永远之翼

众人退了出来，在稍作休息之后，梵作出了最终决战的决定。

“大家准备好了吗？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了！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回到贝露诗！”梵对琉德说道，“我们一定会让琉德笑出来的。”

再次进入城里，但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是……”潘妮罗有些吃惊。

“像幻兽界，但又有点不同。”凯兹搔了搔头，虽然有感觉，但却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表达。

“他在等待死之黑暗，这里的魔雾充斥着悲伤的感觉。”芙兰冷静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是由弗尔萨诺斯的心产生的世界？”梵问道，芙兰没有回答，是不知道？还是肯定？但梵心中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

面对最后的战斗，梵深深吸了一口气，巴尔福雷看了他一眼，走上前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终于轮到你出场了。”巴尔福雷说道。

“大家听我说。”梵显出少有的认真，这个时候他真正觉得这次自己才是一个主人公。

“菲洛，你一直以来都让我们很有活力，最后也要笑着去啊。”

“凯兹，你还害怕吗？凯兹，这次就靠你的魔法了！”

“谢谢。”梵笑着对巴尔福雷说道。

“我们任何时候都会按自己想做的去做。”

“那个……巴尔福雷你还是稍微率真一点吧。”

梵走到艾雪面前，忽然单膝跪下。

“艾雪陛下，我以我的剑发誓，我会保护您。”

“怎么这么突然？”艾雪还从未见过有这种举动的梵，还将她弄得有些手足无措。

“陛下，这个人可能并不是本人。”巴修拔出了手中的佩剑。

“巴修，怎么你也开始开玩笑起来了。”艾雪嗔道，不过她那紧绷的神经显然松弛了不少。

“哈哈，你老是对大家皱着眉头，那可是很容易衰老的哦。”梵笑着说道。

艾雪：“你这小子……”

“琉德，就快了，打倒那家伙后，我们可要一起笑哦。”梵对琉德说道。

“只要战斗胜利。”

“嗯。我们要一起走到这一步……”

“那以后也会一起走下去！”

终于，大家迎来了最后的战斗。

“弗尔萨诺斯！如果你的翅膀是艾格尔族人的心的话，那我们会解放他们，让他们飞向天空。”梵大声说道。

击倒弗尔萨诺斯的同时梵又看到了他的回忆。

留在这里的心……总有一天会成为那些无法飞翔的孩子们的翅膀，他们会张开这翅膀到我的身边去。呵呵，你以为我在说梦话？我们是不会失去希望的。我坚信那一天总会到来的，永远相信……

“结束了？大家到哪去了？”渐渐地，梵恢复了意识，但他发现其他人都没了踪影。

年轻的空贼啊，翱翔于天空的地面的战士啊，拿起你的剑来挑战我的心吧！

弗尔萨诺斯出现在了梵的面前，但他实在是太强大了，梵觉得自己只能招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怎么了，你的‘心’只有这种程度？”弗尔萨诺斯傲慢地说道。

“尝尝艾格尔族的愤怒吧！”

“梵！”

“保护朋友的想法，羁绊可以超越痛苦！”

“但只要在身边，就可以打消悲伤。”

“善意的谎言有时也会让你振作起来。”

“相互信任的心是谁也夺走不了的，即使失去，还会产生出真正重要的东西。”

同伴一个个回到梵的身边，他们聚集在梵的身边共同面对着弗尔萨诺斯。

“弗尔萨诺斯！我们会成为你的战友！我们会让你回忆起消失的心的！作为朋友，我们要结束这一切！”梵对弗尔萨诺斯大声说道。

在众人合力下弗尔萨诺斯终于倒在了地上，但他的眼中却没有一丝遗憾，却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琉德，艾格尔的未来就交给你了，我们所寻求的飞向天空的梦……如果是你的心，那么

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说着弗尔萨诺斯将自己的力量输入到琉德体内。

"弗尔萨诺斯，你的思想将刻在我的翅膀上。"琉德坚定地弗尔萨诺斯说道。

"梵，还有伊瓦利斯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作为战士、作为朋友引导我走向了终结，这将与我的翅膀一起传到天空的尽头。"弗尔萨诺斯站了起来，他张开双翼飞向了伊瓦利斯的天空，渐渐消失。

"切，装什么帅。不过我不会输给你的！"梵说道。

正要跑出快坍塌的时之城，这时幻兽们出现了。

"你们……"

"是来说再见的吧。"潘妮罗说道。

"弗尔萨诺斯所聚集的心会释放到世界各地。"

"这个世界其他的幻兽们会怎样呢？"

"应该会变回应有的形态吧，现在……"琉德说道，"未来将由艾格尔族自己的心来决定。"

"艾雪，我们该退场了。"巴尔福雷拍了拍艾雪的肩膀说道。

"哎？"

"现在配角该谢幕了。梵，在修特拉尔的宴会准备好了吗？"

"你貌似忘记要把我们送回伊瓦利斯了。"巴修提醒道。

"交给我吧！"

"你也来。"芙兰对托玛基说道。

"那贝露诗怎么办？"

"当然是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了。"

渐渐的幻兽消失化为七彩的烟雾。

"琉德也会消失吗？"凯兹向琉德问道。

"不会，我不是幻兽。但是现在失去了圣晶石的力量，雷姆勒斯将会坠落，我必须将艾格尔族人引向新的天空。"

"琉德……"梵欲言又止。

"我继承了弗尔萨诺斯的心，还有你们帮我找回的我自己的心，为了大家，我会将这颗心带向新的世界……天空很广阔，没有边际，我将去寻找艾格尔新的家园。"

"那我们要说再见了？"

"那就让我们笑着欢送你吧。"潘妮罗说道。

"你们有飞空艇，但艾格尔族人有翅膀，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琉德说道。

"啊，对了，最后要笑着分别啊。"潘妮罗对着琉德说道。

"嗯"琉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梵……琉德、菲洛、凯兹，你们找到重要的东西了吧。虽然对未知的未来感到害怕、迷惘、烦恼，但没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会张开翅膀描绘我们的梦想与希望。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所想的，让我们继续飞翔吧！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未来，我们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对吧？

——以上 最后的航海日志担当者 潘妮罗





圣龙王的试炼

《最终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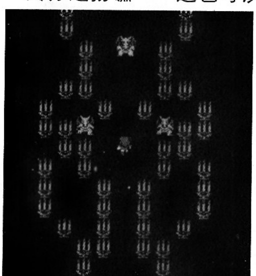
世界被黑暗笼罩着。风静止了、海啸跟着出现、大地也在腐败……

人们相信一个预言，并且在等待着预言的应验——

"当这个世界被染成黑暗时，将会有4名光之战士出现！"

大贤者鲁卡恩的启示，拉开了《最终幻想》（以下简称《FF》）中四位光之战士壮阔冒险的序幕。虽然在故事主线剧情的发展上，初代《FF》有些略显老套。但游戏中仍然存在很多值得玩家回味的美好记忆。龙王巴哈姆特对光之战士们的试炼，就是一个需要细细品味的经典事件。

在远古时代，龙族和人类曾经和平共处，并共同谋求发展之路长达千年之久。但人类与日俱增的野心与贪婪，让两个种族最终分道扬镳——这也可以理解成生存理念的不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后人类的发展一波三折、几起几落。而龙族则在北方洞穴地带过起了隐居生活。现代人类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龙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但龙族却仍然牢记着这份跨越种族的友谊，并时刻关注着人类世界的变化……



在北方岛群的龙之洞窟中，4位光之战士会与隐居的龙族以及龙族之王巴哈姆特邂逅。除了龙族对人类溢于言表的怀念之情外，巴哈姆特还会对战士们进行勇者的试炼。当光之战士们费尽心力地登上布满陷阱的试炼之城三楼，寻找龙王口中的勇者之证时，却只能在尽头处找到一根老鼠尾巴。以为被戏弄的光之战士回到龙之洞窟去质问龙王时，巴哈姆特却告知他们，那条老鼠尾巴正是所谓的勇者之证！这一瞬间的怒喜转换，以及巴哈姆特随后为光之战士赋予的称号（其实就是引发战士们的潜在能力），让游戏者在恍惚中似乎明白了什么东西——

"让我赐予你们称号吧……勇者的灵魂啊！在此集结！"

这充满威严与认同的话语中，洋溢着对这场世界危机的关注之情，以及对光之战士所寄予的希望。这种来自于异族的关爱与祝福，在FC时代那简陋的色块所构成的角色演出中，似乎很容易被玩家忽略。但在经过20年的细细体味以及对《FF》世界观逐渐深入的了解，这个龙族之王的试炼背后所隐含的深意，已逐步被一部分粉丝挖掘出来。并最终成为一个令玩家难以忘怀的经典场面。

敏武的决意

《最终幻想II》

在帕拉美吉亚帝国的疯狂侵略和大规模屠杀中劫后余生的菲利奥尼尔等四名孤儿，在起义军的姬蕾妲公主和白魔导师敏武的帮助下，投身到了对抗帝国皇帝的战斗中。在反抗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无数热血志士向菲利奥尼尔一行伸出了以生命为代价的援助之手——寻找女神之铃而牺牲于大石之下的约瑟夫、掩护众人撤退而惨死于皇帝之手的龙骑士理查德等纭纭众生，每一位都演绎得个性分明、不落俗套。在为游戏者留下无尽的遗憾与惋惜的同时，也将他们的个人魅力深深地植入了玩家的脑海中。但在所有的烈士之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要数那位为取得创世魔法而毅然决然地献出生命的白魔导师敏武……

为取得足以和已魔物化的帝国皇帝对抗的力量，菲利奥尼尔一行历尽艰辛来到了米西迪亚被封印之塔的十楼。在这里他们意外的看到了久违的敏武，而在敏武身后则是一扇被强大的魔法之力牢牢封印的大门。

“我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前面的这道门用魔法力封印住了，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将其打开……”





也许在这一刻，菲利奥尼尔尚未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敏武自己却是心知肚明的。当敏武将全身的魔力化做一道白色的光波打开那扇禁闭的大门时，敏武倒了下去……而他最终却只是留下了一句：

“我感到好累……我需要……躺上一会儿……”

之后就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没有多余的煽情，也没有过分的铺垫。可是，却给游戏者留下无尽的回味。此时回头细细体会在之前的剧情中，出自敏武之口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一切的疑惑似乎都被揭开——

“我能够看到你的命运，它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初次见到菲利奥尼尔时）

“活着的人总有一死，拯救痛苦的人是我的职责。”

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知道自己已经注定的命运。而能够承受这份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敏武他做到了！作为玩家来讲，敏武的死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过多的伤感，而是一份在白色面罩下所隐藏的坚强和毅力。也正是这种不朽的精神，坚定了菲利奥尼尔讨伐暴君的决心，并最终指引他们走向胜利。

多加与乌那的复杂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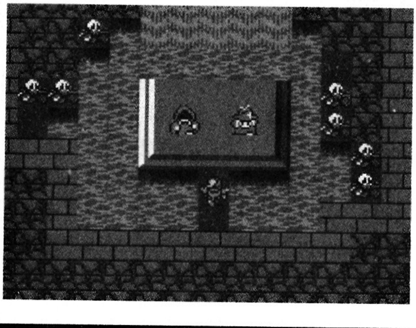
《最终幻想III》



几百年前，曾经有一位名叫诺亚的伟大超级魔导师出现在《FFIII》的历史上。他的存在不仅令魔法理论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且很多由他发起的新概念均惠及后世，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说。但是，即使是能够成功召唤出巴哈姆特及利维亚桑的诺亚，也无法摆脱一个人类最终需要面对的归宿——死亡。

在临终前，诺亚分别赐予了3个弟子不同的遗产：大弟子多加继承了强大的魔法力量；二弟子乌那成为了梦中世界的守护者；而诺亚送给小弟子山德的是他认为最珍贵的东西——人的一生。错误地认为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山德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利用古代遗留的装置和水晶，并借助暗之力量对世界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光与暗的平衡被打破的结果，就是令四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的光之战士横空出世。于是，一场光之战士与魔王山德之间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在光之战士拯救世界的冒险中，给予他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多加和乌那。在多加的洞穴中，他们俩会在对光之战士们进行最后的考验后，牺牲生命制作出通往最终决战地水晶塔的关键物——艾乌雷卡之键和西路克斯之键。将一切的希望寄托给光之战士，然后离开了人世。



"坚强之心、温柔之心、爱人之心、信赖之心，这一切都会化为光之力量。"（多加）

"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的，请务必拯救山德。"（乌那）

从多加和乌那在多加洞穴中帮助身负打倒山德宿命的光之战士们时的言行中，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他们对山德的憎恨。相反，却能明显地体会到一种对山德出自内心的同情与怜悯。这种复杂的情感，应该是源自于师弟山德对恩师诺亚的真实意图不理解的无奈吧？尽管最初他们选择了避世，但当世界真正面临大危机时，他们仍然站了出来，并主动去帮助一群有为的年轻人拯救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多加和乌那始终没有想过以自己的双手去制止师弟的暴行，这其中应该还包含了一份对山德倍加爱护的同门之谊。试想，如果山德不是一心想要毁灭世界，而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征服世界。多加和乌那很有可能会对山德的行为坐视不管吧？尽管这两位魔导师在《FFIII》中戏分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却以其实际的行动，给玩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同时，他们对魔王山德复杂的情感心态，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被玩家铭记的经典剧情。

龙骑士的自我救赎



《最终幻想IV》

《FF IV》中围绕着主人公塞西尔，存在着两段“兄弟”之情——象征憎恨、和塞西尔有真正血缘关系的兄长高贝兹；以及象征嫉妒，塞西尔从小的挚友凯因。对比塞西尔与高贝兹的兄弟之情在表现手法上的突兀。龙骑士凯因与塞西尔之间的感情纠葛则要相对复杂精彩得多。

凯因的名字与《圣经》中因嫉妒而杀死自己弟弟的男子相同。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凯因与塞西尔之间就注定会发生一系列受命运作弄的故事。在游戏中，凯因先后两次背叛了塞西尔。虽然在后来故事情节中，我们得知那是因为凯因被高贝兹控制了意识所致。但事情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凯因从小就暗恋着故事的女主人公罗莎。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罗莎的意中人却偏偏是赤翼飞空艇团的队长暗黑骑士塞西尔。这就让凯因在潜意识中产生了一份对塞西尔的嫉妒和竞争意识。但是，多年的好友身分以及塞西尔高尚的品格，又让他在主观意识里去强行抑制那种因嫉妒而去憎恨塞西尔的心情。另一方面，凯因所率领的龙骑士团，在巴隆国的地位一直被塞西尔领衔的赤翼飞空艇团所压制，这事业上的挫折又让凯因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此之多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令凯因在心态上极度矛盾。而就在这时，发现其弱点的高贝兹趁虚而入，控制了凯因的意识。如果设身处地站在凯因的角度来看待其被控制的事，其实大可以得出——凯因在有意识地借高贝兹之手，将对塞西尔的嫉妒转化为憎恨的结论。这一点，从其恢复意识后的诚心忏悔中似乎也可以得到佐证。



协助塞西尔消灭真正的罪恶之源塞姆斯后，凯因独自一人来到试炼之山，希望通过不断的修炼，在黑暗中寻找失落的光明。当得知塞西尔和罗莎的婚礼举行在即时，在试炼之山的山顶眺望远方的凯恩摘下了一直戴在头上的头盔。这是凯恩敞开心扉，展示真实自我的一个暗示。虽然暂时还是无法向塞西尔和罗莎送上祝福，但此时凯恩真诚的话语让游戏者牢牢地记住了眼前的这一幕。并深深体会到了凯恩这个复杂人物的个人魅力。

“现在的我还是无法祝福你们……我会在这座山里磨练自己……当我成为超越父亲的龙骑士时，或许才能……回到巴隆。”（凯恩）

飞龙涅磐

《最终幻想V》



世界被复苏的无之力量肆意地破坏着，为了打倒邪恶的暗黑魔导师艾克斯迪斯。继承了晓之四战士遗志的巴兹等四人，在合并后的第三世界中展开了力量储备的探索之旅。他们在贤者基德的帮助下，先后解除了12件古代圣兵器的封印，并通过四块石板获得了神圣、核融、陨石、利维亚桑、巴哈姆特等一系列的禁断之力。随后，他们将下一步的目标定在了西南方的凤凰之塔上……

当巴兹一行人成功登上凤凰之塔时，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为帮助蕾娜而筋疲力尽的飞龙。飞龙作为一种濒临灭绝的种族，一直以来都伴随在蕾娜的身边，并成为泰昆王家族重要的一员。而蕾娜对飞龙深厚的感情，在蕾娜跟随巴兹冒险的过程中，那先后两次为救治生病的飞龙而冒险采集飞龙草的行为中可以得到体现：在北之山上，蕾娜不顾有毒的植物，只身到悬崖边采摘飞龙草；以及在飞龙之谷取得飞龙草后，为哄不肯吃下飞龙草的飞龙吃药。自己率先以身试草，因而中毒倒下的情节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一份区别于普通友情之外的情感。这一切的答案在凤凰之塔的最顶层，得到了揭示。

自知命不久矣的飞龙，为了继续留在蕾娜身边并帮助蕾娜。毅然从高塔上跃下，舍身化作具有复活能力的召唤兽凤凰。而这一瞬间，伤心的蕾娜回想起了一段久违的往事——在蕾娜小时候，她的母亲重病在床，只有吃下飞龙的舌头才可能康复。蕾娜为救母亲，拿着小刀来到飞龙面前。这时仆人告诉她，这是最后一只飞龙，如果割了舌头，飞龙一族就会灭亡。年幼的蕾娜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抉择。最终在父亲泰昆王的开导下，蕾娜扔掉了手中的小刀。从此将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在了飞龙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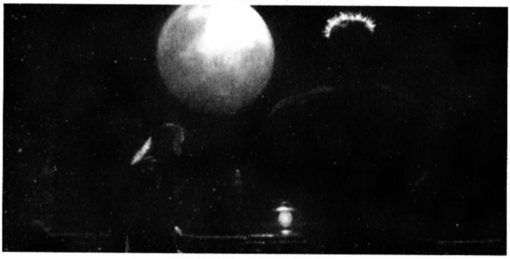
所以说，飞龙对于蕾娜来讲并不完全是一个从小在一起的玩伴，更多的是一份对母亲的依恋。而作为异族的飞龙对蕾娜又何尝不是呢？所以，飞龙转生为凤凰的一瞬间。不仅令身在其中的蕾娜潸然落泪，也令置身事外的游戏者受到了感染。这种浑然天成的煽情场面，也造就了《FFⅤ》的经典场面之最。





双面相同的硬币

《最终幻想VI》





为寻找在雪原幻兽保卫战中暴走离去的蒂娜，加入反帝国组织回归者的一众同伴踏上了向南方的行进之旅。在沙漠中他们来到了艾德迦和马修的故乡费加罗城。在这里，艾德迦和马修会在布满繁星的午夜，不约而同地登上城楼，回忆起一段只属于这对亲生兄弟的往事。

在老费加罗王驾崩之时，曾经留下了一句将费加罗王国留给两位王子——艾德迦和马修的遗言。在兄弟俩还在为父亲的死而伤心难过的时候，朝野中的群臣却已经在为哪位王子继承王位而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弟弟马修在骨子里充斥着一种憧憬自由，厌恶王位的想法。感受到弟弟这种想法的艾德迦虽然与马修拥有相似的心态。但他深深知道，一旦这个国家失去了两位继承人，必将分崩离析……

"马修，我们用父王的硬币来决定吧。如果是正面就是你赢，如果是反面就算我赢，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不许有怨言。"（艾德迦）

于是在一个星辰漫天的夜晚，兄弟两人决定在城楼上以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出究竟是谁离开费加罗，去寻求向往自由的梦想。结果，艾德迦输了。于是，马修选择了自由。而艾德迦则默默地留在费加罗城中，有条不紊地治理国家长达10年。只是，那时的马修并不知道——艾德迦掷出的那枚硬币的两面其实是相同的——两面都是正面！

作为兄长的艾德迦，因为深深地了解到弟弟马修的真实心情，所以用一种让弟弟问心无愧的方式成全了弟弟的梦想。这种情节上的安排，不仅体现了这对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之情，同时也将艾德迦的直率坦诚、敢于担当，马修的粗枝大叶、坚定执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彰显了出来。

当十年以后，这对兄弟再次在自己祖国的那座城楼上聚首时。彼此的心中，除了那份不需多言的兄弟之情外，剩下的就只有对那段往事的追忆。

"十年了……你这小家伙也变得这么魁梧了。"（艾德迦）

"哥哥才真是适合当国王呢。"（马修）

"马修啊……我真是个……无愧于父亲的国王吗？"

"父王在那边一定为哥哥很自豪呢。"

"十年了……好漫长啊。"

"是很漫长呢。"

"我们俩都长大了。来一杯如何？喝吧，为父亲……干杯。"

"也为母亲。还有费加罗。"

小小的城楼之上，凝聚了尽在不言中的亲情。尽管反抗帝国的路崎岖且布满荆棘，但两人却始终坚信——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是不知道此时的马修，是否已经了解了那枚硬币的真相，以及艾德迦当年的那一片良苦用心？



艾莉斯之死 《最终幻想VII》

为阻止萨菲罗斯发动究极黑魔法陨石，艾莉斯孤身一人前往传说中的忘却之都。克劳德追寻着她的足迹，也随后赶到了这座腐朽的古代都市。在映射着圣洁气息的水坛前，克劳德找到了让他魂牵梦系的那个女孩。当艾莉斯从虔诚的祈祷中睁开柔美的双眼，克劳德的脸上显出阳光般微笑之时，温馨的气氛突然被一道从天而降的不祥黑影彻底打破。那是杀戮与死亡的使者——片翼天使萨菲罗斯……

萨菲罗斯的正宗刀，那细长的刀身刺穿了艾莉斯娇弱的身躯。这一刻艾莉斯似乎并没有感到多余的痛楚，但她却永远地闭上了美丽的双眼。当艾莉斯的身体倒下，白色魔晶石落入水中的一瞬间，所有玩家的心，都为之抽搐。

“艾莉斯她……她再也不会笑、不会哭……不会发怒了……我该怎么办？”



克劳德痛心疾首的呼喊声，与无数玩家此时的心态产生了共鸣。悲伤的心已经不是将萨菲罗斯的幻影劈成碎片所能够平复的。伴随着耳边低沉的音乐，一个带有无尽遗憾的经典场面就此诞生于世间。

艾莉斯之死，不仅是游戏史上一个永恒的经典，同时也是游戏电影化过程中一个难以逾越的起点。悲剧永远都要比喜剧更容易被观众所牢记，而艾莉斯之死恰恰是以此为依据而造就的无上杰作。以至于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浸在哀伤中的玩家无不试图以自己之手来改变那早已成为事实的悲惨宿命。

若从之后“《FF VII》补完计划”所缔造的整个《FF VII》故事体系来看，艾莉斯之死乃是命中注定的现实。原因很简单，艾莉斯她并不属于克劳德，甚至她也并不属于这个纷繁的花花世界。对克劳德，她只是透过这个青年看到了自己始终思念的初恋。而对这个世界，她只是个生命短暂的圣洁救世主。

在游戏的结局中，艾莉斯牺牲生命所发动的神圣魔法，配合着从世界各地源源涌来的生命泉，粉碎了即将毁灭星球的陨石。当艾莉斯的笑脸浮现在星空之上时，艾莉斯的圣洁形象与她的死亡一同化为唏嘘和感叹深深的印入了游戏者的记忆深处。

埋藏于和风山庄中的记忆

《最终幻想VIII》



未来魔女阿尔迪米西亚被来自于巴拉姆Garden的Seed所击败，因压缩而混乱的时空，最终被同伴之间彼此的思念所征服。"爱、友情与勇气的大作战"最终取得了完美的胜利。在斯考尔与莉诺雅于庆功酒会上相拥到一起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男子孤单地站在和风山庄那宁静的小山坡前，似乎正在想着什么。那个男子正是艾斯塔现任大总统——拉格纳。

岁月的残酷，造化的唐突，如梦如幻的十几年，令拉格纳产生了恍如隔世般的感叹。如今，他回到了承载着他宝贵记忆的小山村。望着依稀中的一切，一直埋藏于拉格纳记忆深处的那段不忍回忆的往事，终于涌上了心头。那是一个属于拉格纳与玲的故事……

十几年前一个夜晚，同样是在这和风山庄的小山坡前。拉格纳怀着揣揣不安的忐忑心情，在山坡下的旷野边不停地徘徊着。时不时，他还会摊开手掌，用温柔的眼光看一下手中的物品。这时，他身后走来了一位白衣女子。拉格纳略显慌忙地将手中的物品藏在身后，以一副尴尬的表情，面对他苦苦等待的这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玲。看到拉格纳这个好笑的样子，玲在自然的微笑中，透出了一丝疑惑。拉格纳似乎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几次欲言又止后的他，挠了挠自己的头发，转身想要离开。看出他有话要说的玲，上前想要拉住他的手臂。与此同时，鼓足勇气的拉格纳，突然握住了玲的左手，并将一直藏于手心中的东西戴在了玲的无名指上。那是一枚朴素的戒指。惊喜中的玲，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反复看着手上这象征着拉格纳爱意的信物。当她抬起头来带着幸福的笑容望向面前的男子时，她看到他伸出的左手无名指上，也戴着同样的一枚戒指。这一刻，这对男女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没有意料中的卿卿我我，没有多余的海誓山盟，只有那满天的星斗和皎洁的月光来见证这对情侣之间坚贞的爱情。

无情的时光，冲散了曾经的美好，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似乎只有拉格纳永远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与旷野间那座刻着玲的名字的墓碑。才能够唤醒拉格纳这沉睡中的记忆。拉格纳与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却是他传奇而忙碌的一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如果时光可以真正的倒流，不知道这位传奇英雄将会如何对未来进行重新的抉择？



因为你说你要走

《最终幻想IX》



在召唤士的故乡玛塔因·萨里，得到暂时休憩的众位同伴。在这个洋溢着古老气息的破败村落中，各自展开了属于自己的小故事。而在各个同伴之间进行穿针引线的人物就是吉坦。在打败受布兰妮雇佣的乱入刺客红发男撒拉曼达后，吉坦发现嘉妮特公主不知何时不见了踪迹。追寻着嘉妮特"Melodies Of Life"的歌声，吉坦在桥下的小船上找到了她。

在船上，嘉妮特与吉坦进行了一番长谈。他们谈到同伴的关怀与帮助，谈到了嘉妮特肩头的重担，也谈到了现实中的诸多不如意之处。最后，嘉妮特问了吉坦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选择和我们在一起？"

睿智的吉坦则引用了一出戏剧中的桥段，对嘉妮特进行了赋有深意的回答——

Ipsen和他的好朋友Colin在Treno的一家酒馆工作。一天，Ipsen收到一封信，但信已被雨水打湿，很多字都模糊得看不清。惟一能看清楚的一段话写着："快点回家"。在那个没有飞空艇和充足燃料做代步工具的过去年代中，想要出门旅行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虽然Ipsen不知道为什么要他回家？但他还是抓紧时间，收拾了一下行李，随即开始



了他的归家之旅。他在迷雾中穿越了无数的地方，不时的还会遇到一些邪恶的怪兽袭击他。但是这些困难都被他克服了，因为他的好朋友Colin始终和他在一起。在上路一段时间后，他不得不去问Colin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和我一起上路呢？"

而Colin的回答则是："因为你说你要走……"

"因为你说你要走"，透过这平凡却又令人无限感动的话语，吉坦向嘉妮特传达了深深的爱意。在这含蓄的表达方式背后，体现出了吉坦花心外表下隐藏的真情。也正是与众不同的示爱，成就了日后两人刻骨铭心的相恋。





悲伤的异界送

《最终幻想X》

艾本·罪被消灭了，尤娜优美的舞姿，依旧那么令人心旷神怡。但这次的超渡之舞，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伤与凄凉。一直伴随在我们身边的召唤兽在异界送下化为了虚无。奥隆大叔的肉体，也渐渐地化为了七色的幻光虫，消逝在天际。这一切，曾令尤娜产生过些许的犹豫。但为了终止这场千年浩劫，她只有含着眼泪，继续着那神圣的舞蹈。

祈之子之梦的完结，意味着幻之扎那尔港多从此将不复存在。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个尤娜始终爱恋着的人即将离开这个本不属于他的真实世界。那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泰达。

尽管曾经立誓要保护尤娜一生，但为了无数生灵的延续，为了死之螺旋的终结，泰达还是选择了带着歉意与伤感的心，永远地告别了他心爱的女人。

“尤娜，我不能带你去扎那尔港多了，对不起！我要走了，再见！”

当尤娜向着泰达的背影飞奔过来，泰达转身想要拥抱住她的时候，尤娜却穿越了泰达那已经成为了虚幻的肉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诞生自梦幻，消失于虚无。

虽然泪水在两人的眼眶中不停的萦绕，但他们仍旧代表着坚强。

“泰达，谢谢你。”

尤娜平淡的谢意背后，包含着的却是海枯石烂的生死相许。已不存在实体的泰达，用他那虚无的双臂，紧紧地拥抱住了尤娜。这一瞬间，两人似乎都再次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

泰达跳下飞空艇，永远离开了。带走了他在斯彼拉所撰写的故事与传奇，带走了伙伴们对他的追忆与思念，同时也带走了一份生死不渝的爱情。泰达用属于他的一切，换来了斯彼拉世界“永远的那基节”的到来。在整个世界为之欢庆的时候，那位为祈祷泰达的归来，而在卢卡港口的码头上，对着大海不停地吹着口哨的女孩，印证了为达成眼前这份和平而付出的沉痛代价。

“我有一个愿望……我们在得到平静生活之后……还可以记起那些已经不在的人……”

尤娜那平静的讲演，向全世界的幸存者们，宣告了和平的到来，以及和平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自己对泰达那深深的思念。



要塞巴哈姆特上的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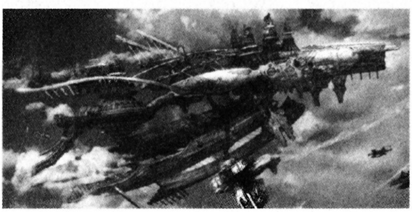
《最终幻想XII》



不可否认，作为一部松野大神未能真正完成的史诗级巨作。《FF XII》在剧情的铺垫与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方面，为一部分粉丝级玩家留下了些许的遗憾。但其故事背景之凝重，世界观塑造之完美，依旧让无数的游戏者眼前为之一亮。而在这部游戏之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始终是一个被玩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凭心而论，由于故事设定等方面的局限和仓促。在人物的演出上，《FF XII》很多本应出彩的人际关系，最终都没有被彰显出来，但空贼巴尔福雷却始终是一个例外……

要塞巴哈姆特上，在拉萨的帮助下，艾雪一行人成功地消灭了与邪神维内斯结合的野心家维因。当维因带着一丝对帝国和拉萨的遗憾彻底倒下，众人登上飞空艇修特拉尔时，大家发现飞空艇的主引擎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燃料。这时，巴尔福雷和芙兰将飞空艇的操纵权交给了年轻的后辈梵和潘尼罗之后，就双双冲进了引擎室内。

在两人不懈的努力下，飞空艇修特拉尔终于恢复动力，并成功离开了坠落中的要塞巴哈姆特。当双方首领同时宣布，战争因维因之死而终结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坠落的巴哈姆特即将与地面上的王都拉巴勒斯塔相撞。也就是说，无数的平民可能因巴哈姆特坠毁时的大爆炸而无辜牺牲。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还留在巴哈姆特引擎舱内的巴尔福雷再次站了出来。在短暂的时间内，暂时性地修复了巴哈姆特的动力系统。尽管要塞的坠落轨道偏离了王都拉巴勒斯塔的方向，但坠毁的命运却仍旧无法避免。面对同伴的呼叫声，巴尔福雷并没有露出一丝惊慌失措。相反，却一边抱着被钢板砸伤的芙兰，一边与伙伴们进行着充满了个人魅力的调侃。



“巴尔福雷，我求你了，请你离开巴哈姆特，如果你死了的话，我……我……”（艾雪）

“公主殿下，你就不用担心我了，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主人公是不会……死的！”（巴尔福雷）

伴随着艾雪撕心裂肺的呼喊，巴哈姆特坠毁了。爆炸的火光将夕阳染成了一片血红色，并最终在飞空艇凄凉的轰鸣声中消失在拉巴勒斯塔的上空。

巴尔福雷真的死了吗？游戏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至少对艾雪来讲，巴尔福雷依旧是那个活在她心中的新的情感寄托。他们两人也许并没有恋人那样深厚的情谊，但那份在旅途中积累而来的淡淡情愫，却仿佛一壶清淡的花茶那样，散发着让游戏者细细品味的魅力与香气。也许，巴尔福雷只是借此机会进行了策略性的逃避——逃避那份与空贼生活格格不入的情缘。总之，不管真相到底怎样？这个经典场面，已经成功地将一种悬念与遐想留给了我们这些痴情的观众，并让我们永远铭记。



最终幻想Ⅶ 再临之子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最终幻想Ⅹ

最终幻想Ⅻ



游戏小说十年

幻想之卷

《游戏机实用技术》十周年纪念系列丛书
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社 编著

游戏小说十年

幻想之卷

最终幻想VII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VII
地狱犬的挽歌 最终幻想VII
最终幻想X
最终幻想XII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